武俠世界

英雄淚（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 狄心・著

英雄淚，不輕彈，彈淚盡是傷心人！殺手趙長恨脫離組織，被組織下令追殺，以致亡命天涯；再為救紅顏，更開罪一個江湖幫會，在敵明我暗，兇險重重之際，幸遇浪子雷烈風，為朋友不惜兩脅插刀，不為惡勢力低頭，捲入了這一個漩渦，引起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戰……



第28年
42

$5.00

編者話　新進作家狄心繼32期「皇上有難」後，今期再度爲本刊撰著一部湖海恩仇錄——「英雄淚」。這是一個可歌可泣、氣勢磅礴、感人肺腑的故事，內容敘述一個殺手脫離本身組織之後，到處被人追殺，無意間爲了救助一個少女，因而又開罪了一個江湖幫會，在敵明己暗情形下，危險重重，幸遇一名浪子，忠肝義胆，爲朋友不惜兩脇插刀，鼎力支持，不甘爲惡勢力低頭，捲入了這個漩渦，引起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戰，結果……欲知整個故事發展如何？請看今期本刊。

東方白結束了「彈劍狂歌」故事後，今期隨即又一部新作「仇海騰龍」刊出，這是一部讎仇恩怨，倫理親情的故事，內容充滿哀感纏綿氣氛，情節緊湊動人，首期刊出，請參閱內文第54頁。

☆　☆　☆

下期西門丁的殺手傳奇故事「殺手血」，相當精采，內容講述「一劍三影」江滿楓及其兩位助手自從崛起江湖之後，所向披靡，後來，江滿楓有了心上人，決定退出江湖，可是在最後一宗買賣中，却連番發生意外，最後竟被送進大牢……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42期
（總號143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新派俠情湖海秘辛錄／狄心·文 可飛·圖

英雄淚

殺手無情人有義

江湖上有一個秘密組織，名叫「無情會」，知道這組織存在的人並不少，但沒有人知道他巢穴所在，更沒有人知道「無情會」的首領是誰？只知道他別號「無情」。

「無情會」是一個殺手組織。

江湖上的殺手很多，「無情會」的殺手只有十三人，但沒有人知道，江湖上那一個殺手是「無情會」的人？就連「無情會」中的旗下十三殺手也不知其餘十二人的身份，因爲即使十三名殺手聚會在一起，每人都是蒙着面的，大家都以神秘姿態出現，就連「無情會」的首領「無情」也不例外。

無情當然對旗下十三名殺手的身份都很清楚，否則如何做首領？

三個月前，「無情會」其中一名殺手脫離了組織，所以，無情不得不派旗下一名兇悍異常的殺手去追殺這脫離組織的人，因爲這人知道組織的秘密太多了，因此，這人絕不能留在世上。

* * *



一個陰森可怖的殿堂，堂上居中坐着一個蒙面人，原來此人就是「無情會」的首領——無情。

此時，有一名也是蒙着面的人走了進來，然後單膝跪地，作個揖，道：「頭兒，有何命令？」

無情在懷中取出一塊手掌般大小的木牌，向蒙面人一拋，蒙面人拾起木牌一看，只見木牌寫着一個「殺」字。

蒙面人目光一閃，說道：「誰？」

無情陰惻惻的道：「本會叛徒，趙長恨！」說完，向蒙面人使勁飛出一個信封，無情的手勁相當強勁，那信封在他手中一甩，便彷似一塊鐵片般飛向蒙面人，蒙面人微一側身，食中二指一挾，便把那信封夾在兩隻手指之中，這一份能耐實在也不簡單。

蒙面人在信封內抽出一張紙箋，打開一看，只見箋上寫着：

趙長恨，外號「管中劍」，三十六歲。

兵器：一柄短劍。

武功：一流之上，精通拳脚功夫及十八般武藝，獨愛使用一柄短劍。

性格：沉默寡言，心狠手辣，視死如歸。

追殺原因：背叛本會；必殺！

* * *

清明時節，細雨紛飛。

在一個小山丘下，一個滿面于思，頭髮蓬鬆，神情冰冷的漢子正站在一個新墳面前，在漢子身旁則站立着一個年約廿三四歲的青年，這青年身型高大，面上神威凜然，充滿正氣。

那漢子大約卅五六歲年紀，只見他呆呆的站在墓前，木無表情的注視着墓碑，墓碑上寫着：「愛妻歐陽冰雪之墓，愚夫趙長恨立，八月二十日。」

原來那漢子就是被譽爲江湖上最可怕的殺手，「管中劍」趙長恨，站在他身旁的就是他唯一的朋友，雷烈風。

（作者按：關於趙長恨與雷烈風的事跡，請參閱「武俠世界」第二十二期，拙作「清理門戶」，自有詳盡交代。）

墓前的冥鏹早已熄滅，但趙長恨並沒有離開的打算，雨水洒在他身上，也洒在他面上，在他面上流着的，也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但他身旁的雷烈風看得出，趙長恨已傷心到了極點。

雷烈風長歎息了一聲，不禁又想起去年八月十八日，與柳常春那一場激戰，當時歐陽冰雪爲救愛郎趙長恨，因而被柳常春一刀劈死……

雷烈風歎息一聲後，以無奈的語氣說：「趙兄，傷心地不宜久留，我們走吧！」

趙長恨好似沒有聽見他的說話，仍舊呆呆的看着那一堆黃土，看神情，是那麼的淒涼。

過了一會，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馬嘶之聲，趙長恨好似沒有聽見，雷烈風驟聞這馬嘶之聲，令曠野更加充滿淒涼味道，不禁回頭向聲音傳來處望去，只見有一乘快馬從遠方向兩人奔了過來。

那乘快馬馳至二人身旁不遠處，騎者忽然從馬背有如大鵬展翅一般躍了起來，接着一個觔斗，在半空中翻了兩翻，便平平穩穩的站在離兩人不遠處。

只見此人大概三十歲，身材魁梧，面色青白，他的神情，就彷似一塊冰一樣冷，一看就教人心中打個寒噤。

那人手執一柄九環鋼刀，眼睛有如兩把利劍直盯着趙長恨背影。

雷烈風見那人似乎衝着趙長恨而來，對趙長恨道：「趙兄，此人來意不善！」

趙長恨緩緩回轉身來，望了那人一眼，仍舊木無表情的道：「『喪魂刀』段星雲？」

雷烈風心頭一震，心想：「原來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喪魂刀』段星雲！」

段星雲面上肌肉跳了兩下，道：「正是我！」

趙長恨淡淡的道：「甚麼事？」

段星雲面上殺氣暴現，說道：「一入無情會，終生無反悔。」

趙長恨聞言，微一動容，知道是首領無情派人來殺自己了。

段星雲大喝一聲，九環鋼刀一晃，响起如奪人魂魄的聲音，便提刀向趙長恨撲去，趙長恨見狀，身子一躍而起，在半空中從靴側抽出短劍。

段星雲一撲個空，身子也向上一躍，鋼刀直砍向趙長恨，趙長恨在半空中擋了段星雲兩刀，接着短劍直取段星雲胸膛，段星雲瞧個準確，右脚一踢，把趙長恨握劍的右手踢開，接着兩人也跌回地上。

甫一着地，雙方又使出最狠辣招數向對方攻去，兩人身手快速無比，一時間，但聞「叮叮噹噹」的兵器碰撞聲……

雷烈風見兩人甫一交手，便打得兇狠無比，不禁呆了半晌。

雷烈風是趙長恨唯一的朋友，自己雖然手無寸鐵，此時已忍不住向打鬥處衝了過去，實行與趙長恨以二對一對付段星雲。

段星雲見雷烈風加入，擋了趙長恨幾劍後，便一刀向他劈下，但雷烈風身手也不慢，馬步向旁一踏，避了這一刀後，便從旁一拳攻向段星雲左腰，而趙長恨亦已一劍殺了過來，段星雲忙用左手擋了雷烈風一拳，同一時間，亦以鋼刀直殺向趙長恨，趙長恨向上一跳，避了段星雲的攻擊

，同時飛快的向段星雲連刺五劍，段星雲一邊擋格雷烈風的拳脚，一邊應付趙長恨的短劍，竟然一點也不含糊。

雙方又鬥了過百招，互有攻守，也分不出勝負，雷烈風不禁覺得，段星雲是一個不簡單的人物。

再打不久，趙長恨見雷烈風手上無兵器，不時遇上險着，忙叫他退下。

雷烈風本想助趙長恨一臂之力，但這兩人鬥得猛如野獸，自己也捏了把汗，當趙長恨叫自己退下時，他知道不能不聽趙長恨的話，所以，只好退下一旁觀戰。

「無情會」旗下十三名殺手都是兇悍之輩，這兩人也不例外，因此一經交手，就好像非把對方置諸死地不可一般。

雨水越下越大，還不時夾雜着嘯嘯風聲，這些風嘯之聲，彷似在嘲笑世人總是喜歡互相殘殺，永無休止一般。

趙長恨與段星雲已鬥了千招過外，雙方仍在抖纏不止，而且都已打得性起，好似世事已沒有別的事物存在一樣。

就在兩人鬥到難分難解，天昏地暗之際，此時，遠處有一人快步走了過來。

雷烈風向來人望去，認得此人就是狄乘歡，而且還手拿一把大刀，連忙向狄乘歡快步迎了上去。

狄乘歡見了他，叫了聲「雷兄」，雷烈風急道：「快把刀交給我！」

狄乘歡把大刀交在雷烈風手上，望了望打鬥處，奇道：「趙兄因何與人交手？」

雷烈風把大刀接過手後，也不回答狄乘歡的說話，便快步衝向趙段二人打鬥處。

雷烈風拳脚功夫有限，但他是一個用刀的高手，大刀在手，如虎添翼，便向段星雲砍了過去。

段星雲見剛才雷烈風拳脚功夫有限，招數也尋常得很，現在見他雖然有刀在手，但毫不放在心上，只把攻擊目標放在趙長恨身上——因爲他得到「無情會」的命令，不得不拿着趙長恨的首級回去向「無情會」覆命。

段星雲不把雷烈風放在心上，豈知他一加入，竟然刀法凌厲無比，還險些兒中招。

段星雲的武功與趙長恨都不相伯仲，雙方要把對方打敗都非易事，對於這一點，段星雲當然很清楚，何況還多了一個雷烈風？

段星雲以一敵二，再打百來招，已漸感吃力，知道再鬥下去將討不了好處，於是思量着：好漢不吃眼前虧，在尋得機會之際，便跳離兩人攻擊範圍，接着翻了兩個觔斗，幾個起落，便向騎來的一匹馬衝了過去。

趙長恨見他逃走，那有如此容易就此讓他一走了之？登時雙眼發紅，向前一翻的追了上去。

雷烈風知道，若然段星雲此一走，將會爲日後留下後患，便也把身子向前一縱的追了上去。

段星雲見二人從後追了上來，急步奔走中，驀地躍起，一個「鯉魚翻身」，便四平八穩的騎在馬背上，然後雙腿一夾，那匹馬就好似知道主人有難一般，立時邁開大步向前直奔。

趙長恨眼見已追不上，恨得牙癢癢的，連忙把手中短劍向前一揮，那柄短劍便疾似流星的直取段星雲背心。段星雲能成爲「無情會」旗下一員殺手，絕非泛泛之輩，他好似早料到趙長恨有此一着，立時把韁繩一扯，那匹馬在急步中向右一拐，堪堪避了趙長恨那飛來的致命一劍。

雷烈風見這一擊落空，感到萬分可惜，只好目送段星雲一人一騎漸漸遠去。

趙長恨仍舊木無表情的站着。

雷烈風望了望趙長恨一眼，一會才道：「趙長恨，這段星雲爲甚麼要殺你？」

趙長恨沒有答他，雷烈風當然知道，江湖上風險重重，隨時都有殺星降臨身上，一個人只要身在江湖，惹下殺身之禍的理由端的數不勝數。

狄乘歡也走到雷烈風跟前，說道：「雷兄，這是怎麼回事？」

趙長恨見狄乘歡走了過來，忽然一聲不響的向前行，朝太原市而去。

狄乘歡知道趙長恨對自己並無好感，內心有點不是味兒。

雷烈風見趙長恨離開，又望了望狄乘歡一眼，然後雙手一攤，道：「我也不知道。」停了停，又說：「這段星雲兇悍得很，幸好你及時出現，否則他與趙兄打下去，也不知打到何時，更不知誰勝誰負。」

狄乘歡道：「我見你與趙兄拜祭歐陽姑娘久久未返，所以來看看你們，想不到竟碰上這件事。」

雷烈風見趙長恨越行越遠，說道：「我們回去再說吧。」二人便跟着趙長恨向前行。

這個卅一二歲，身材高大，面貌忠厚的狄乘歡，乃是以前柳家堡三級侍衛領班，後來離開柳家堡，便與雷烈風浪跡江湖，狄乘歡自認識雷烈風後，對雷烈風的武功及爲人甚爲佩服，而雷烈風也覺得，狄乘歡也是一個值得相交的朋友，兩人相遇，有相逢恨晚之感，大家相識雖然不到一年，但已成爲推心置腹的義氣之交。

趙長恨由於行刺柳家堡堡主柳常春時，被狄乘歡破壞好事，因而趙長恨對他含恨在心，正想把他殺了，後經雷烈風斡旋之後，趙長恨才去了殺狄乘歡的念頭，但從此，趙長恨對狄乘歡便全無好感。

半年多前，趙長恨心愛的歐陽冰雪爲柳常春所殺，從此萬念俱灰，人也變得更冰冷，他把歐陽冰雪葬在太原市郊野後，便與雷烈風分道揚鏢。

雷烈風是一個性情中人，而且十分念朋友之情，自與趙長恨分別後，內心惦掛得很，但天大地大，欲想與他再見一面也就難了。

雷烈風知道，趙長恨一定會在清明時節拜祭歐陽冰雪的，所以與狄乘歡重臨山西太原，希望能碰上趙長恨，果然，雷狄二人抵太原市不久，便遇上了趙長恨。

趙長恨被譽爲江湖上最可怕的殺手，更被目爲一個毫無感情的人，所以，他在世上連一個朋友也沒有，與雷烈風初遇時，不但不把雷烈風當朋友，還把他當作敵人看待，正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後來趙長恨知道雷烈風爲人以義氣爲重，內心才把雷烈風當朋友，但趙長恨對雷烈風這一份友情，都一直埋藏於心中，外表對雷烈風仍是冰冷如舊，雷烈風不在乎，因他知道這是他的性格，更加知道，趙長恨並不是江湖上傳說中的毫無感情的人。

＊　＊　＊

趙長恨住在太原市的泰和客棧，雷烈風與狄乘歡則同住在他的鄰房。

清明時節，雨水總是下個不停。

雷烈風與狄乘歡回到房中後，洗了個澡，換上了套乾爽的衣服，二人便坐在房中，談論着剛才與段星雲一戰。

就在此時，忽然有人拍門。

雷烈風把門打開，原來是趙長恨。

趙長恨是不會主動找人的，即使對雷烈風也不會，雷烈風見了他，微一詫異，隨即說道：「趙兄，是你？進來坐吧。」

趙長恨走了進來，狄乘歡忙拿過一張櫈子，說道：「趙兄請坐！」

趙長恨沒有坐，只神情肅穆的站着，過了一會，才道：「你們快離開山西，走得越遠越好。」

雷烈風一怔，道：「趙兄，你是不是不想見到小弟？」

趙長恨仍是那末的冰冷，道：「不是！」

雷烈風道：「那你爲甚麼叫我們離開？」

趙長恨道：「我不想連累你們！」

雷烈風登時明白過來——段星雲要殺趙長恨，但雷烈風橫加插手，段星雲一定也不會放過雷烈風的。

雷烈風微笑一下，道：「區區一個段星雲，我們何必怕他？」

趙長恨道：「你的想法太簡單了。」

雷烈風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趙長恨道：「你知不知『喪魂刀』段星雲是什麼人？」

雷烈風道：「他只是一個江湖殺手。」

趙長恨又道：「你又知不知道『無情會』是什麼？」

雷烈風道：「『無情會』就是江湖上的一個殺手組織。」

「段星雲就是『無情會』的人。」

雷烈風道：「這並不奇怪，江湖上任何一個殺手，都有可能是『無情會』的人。」

趙長恨道：「但你知不知道，我也是『無情會』的人？」

雷烈風心頭一震，心想：「他竟然是『無情會』的人！」隨即說：「既然你也是『無情會』的人，段星雲爲什麼要殺你？」

趙長恨道：「因爲我私自脫離了『無情會』，而且知道組織的秘密太多，所以首領無情就派段星雲來殺我。」

雷烈風道：「我們三個人合力，我不相信對付不了段星雲。」

趙長恨冷哼一聲，道：「你的想法簡直太幼稚。」

雷烈風登時無話可說。

趙長恨又道：「『無情會』除了我之外，還有十二名殺手，無情見段星雲殺不了我，一定下令十二名殺手來追殺我，除了段星雲露了身份外，其餘十一名殺手我都不知他們是何方神聖，正是敵方在暗我在明，根本防不勝防，這是我個人的事，爲免連累你們，所以你們速速離開爲妙。」

趙長恨不是一個多話的人，但爲了雷烈風的安全，竟一口氣說了這許多話，對他來說，簡直就是破天荒。

此時狄乘歡開口道：「既然無情要追殺你，我們做朋友的，更加不能視而不見。」

雷烈風道：「狄兄說得對。」

趙長恨聞言，雙眉一蹙，內心忽然泛起一絲溫暖感受，頓覺雷狄二人義薄雲天，不禁有點感動，但他面容仍舊那末的冰冷，說道：「你們簡直是婦人之見。」

雷烈風道：「江湖上，爲了朋友，不惜兩脅插刀的人大有人在！我雷烈風既然當你是朋友，現在有人要對你不利，我豈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說走就走？」

狄乘歡也說道：「不錯，趙兄，無論你對狄某人的看法如何，我終歸都當你是朋友，就算『無情會』的人出什麼手段也好，狄某人就算萬箭穿心也毫不在乎，總之一句話，無論怎樣，狄某人都會站在你一邊聯手對抗無情對你的追殺。」

人生在世，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換作別人，若聽了雷狄二人那一番大義凜然的說話，說不定已感激涕零，但趙長恨聽了，卻無動於衷，這是他的外表，可是內心已感激得幾乎想上前抱着二人大叫起來，趙長恨沒有這樣做，也絕不會這樣做。

趙長恨當然很清楚無情要殺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走到天涯海角，到頭來都是難逃一死。無論什麼人要殺趙長恨，對方多強，趙長恨一點也不怕，因爲他是一個視死如歸的人，但怕的，就是怕連累了雷、狄二人，令他更可怕的，就是連敵人是誰根本也不知道，這些日後的敵人，可能是他身邊的人，也可能是一個極不顯眼的小人物。

趙長恨更知道，既然雷烈風已插上了手，就算他從此離開自己身邊，無情仍是不會放過他的，所以他感到有點爲難。

趙長恨站在雷狄兩人面前，不發一言，雷烈風說道：「趙兄，所謂擒賊先擒王，射人先射馬，既然無情派人追殺你，我們倒不如搗進『無情會』的巢穴，把無情殺了，豈非來得乾脆？」

趙長恨道：「到底無情的眞面目是什麼人，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殺他？而且『無情會』根本沒有一個固定巢穴，我們如何搗進去？」

雷烈風嘆了口氣，說道：「不錯，若果『無情會』有一個固定巢穴的話，也無可能在江湖上存在着這麼久。」

趙長恨道：「你知道就好了。」

狄乘歡道：「這一仗，我們豈非很吃虧？」

雷烈風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怕他什麼？」

狄乘歡道：「不錯，做人總不能畏首畏尾的。」

趙長恨眼光投向兩人，目光如炬，面上神情冰冷，忽然冷冷的道：「你們快離開這裡，走得越遠越好！」

雷烈風正容道：「我們不能走。」

狄乘歡也道：「趙兄，無論你說什麼，我們絕不會走的。」

趙長恨面上肌肉一跳，凌厲的目光向二人掃了一眼，冷嘿一聲，接着頭也不回的走出二人的房間。

雷烈風與狄乘歡見他一聲不响，頭也不回的說走就走，登時面面相覷起來，狄乘歡忍不住說：「這人脾氣眞怪！」

雷烈風作了個苦笑，他是個聰明人，可是他好似至今也猜不透趙長恨的心事。

義救孤女殲殺手

清明過後，天仍舊下着微微細雨，這種天氣實在令人有點煩悶。

雖在白天，由於整天下着雨，太原市的街上行人卻稀少。

此時，大街上有一乘人馬冒着雨在街上穿插。

騎者是一個白衣少女，只見她面容漂亮可人，是個令人一見就覺得可愛的女孩子，她衣衫已盡濕，面上沾滿了水珠，望上去，更覺楚楚可人。

天氣有點寒意，少女衣衫盡濕，看樣子似是冷得有點難受。

那少女騎着馬兒，在街上穿插了一會，向前望去，忽見前面有一個招牌寫着「泰和客棧」四個字，登時眼前一亮，還吁了口氣，那模樣兒，就更形嬌俏可愛。

少女見了客棧，嬌喝一聲，在馬身上一推，那匹馬便朝着「泰和客棧」奔了過去。

當來到客棧門前時，少女一跳下了馬，接着在馬鞍上取下行裝，還有一柄劍，便向內行了進去。

一名店小二見了她，連忙迎了上去，哈腰道：「姑娘是打尖還是投店？」

少女冷得聲音有點顫抖，道：「投店！」

小二道：「那麼姑娘請先進內，馬兒就交給小的料理吧。」

那少女便把馬匹的韁繩交給小二，然後向客棧行了進去。

她來到掌櫃處，辦完了住房手續，便在另一名店小二帶領下拾級登上二樓的房間。

當少女行經樓梯口時，發覺梯口數尺處有一個漢子正獨個兒在喝着酒，她見這漢子神情古怪，頭髮蓬鬆，看樣子似有無限心事，忍不住望多了兩眼，接着便跟隨着小二登上二樓。

那個漢子就是趙長恨，他見那少女看了自己一眼，雖然那少女容顏漂亮可人，但他仍無動於衷，繼續在喝他的酒。

此時，雷烈風與狄乘歡也從二樓房間走了下來，兩人瞥見趙長恨，便向他行了過去。

二人來到趙長恨跟前，雙雙說了聲「趙兄」，便想坐了下來，趙長恨忽然冷冷的道：「你們滾！」

雷狄二人也就沒有坐下，同時面面相覷起來，雷烈風望了趙長恨一眼，說道：「趙兄……」

雷烈風的話還沒有說下去，趙長恨又冷冷的說：「我叫你們滾，你們聽見了沒有？」

雷烈風神情無奈的道：「趙兄，我和狄兄是不會走的。」

趙長恨沒有說話，接着把一杯酒一喝而盡，然後又想斟酒，發覺酒埕的酒已斟完，便叫過一名店小二，說道：「再來三斤燒刀子！」小二應了一聲，便回頭取酒去了。

雷烈風道：「既然無情要殺你，走到越遠越好的人應該是你才對。」

趙長恨連正眼也沒有望他一眼，說道：「廢話！」

雷烈風又想坐下來，趙長恨忽然飛快的在靴側取出短劍，然後「啪」的一聲大力放在枱上，他此一舉動，似乎在警告雷烈風；你若然還不滾的話，老子可就不客氣了。

雷烈風被他弄得愕了然，那個送酒上來的店小二也被他嚇了一跳，幾乎連酒埕也掉落地上。

雷烈風苦笑一下，知道留下來就只有令他作出更古怪的行動，只好與狄乘歡坐在另一張桌上。

雷狄二人坐在趙長恨隣座，坐下來後，趙長恨忽然說道：「吃了這一頓飯後，你們最好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現。」

狄乘歡道：「爲什麼？」

趙長恨冷哼一聲，道：「不爲什麼。」然後又在喝他的酒。

雷狄兩人對望了一眼，面上充滿無奈神色。

* * *

初夏時節，太原市外繁花似錦，大地充滿生氣，但這一切對趙長恨來說，似乎都無關重要，趙長恨的生命裡，有的只是一具軀殼，就好似沒有靈魂一樣。

晨光熙微，趙長恨走在曠野之中，他只知道向前行，而沒有目的——對他來說，生存本來就毫無目的。

行走了一會，此時，有一乘人馬從他身旁掠過，騎者是一個穿着白色衣衫的少女——正是在泰和客棧投店那少女。

那少女騎馬經過趙長恨身旁，忍不住望了望趙長恨，還收慢了馬匹的腳頭，但趙長恨彷似渾然不覺一般。

少女望了望趙長恨一眼後，便又驅馬向前奔去。

白衣少女策騎走了一會，來到一個樹林邊，便從馬背跳了下來，然後把馬兒驅到一旁，自己則站在一棵樹下。

少女站在樹下，不時左張右望，手中長劍握得緊緊的，神情顯得有點緊張。

大概過了一炷香時分，此時，有六乘人馬向着少女站立處快步馳了過來，那少女見了六人，劍握得更緊，神情更加緊張起來。

只一會工夫，六乘人馬已相繼走到少女面前，六人陸續跳下馬背，然後站在少女跟前，這六人中，其中一人面色黝黑，身材高大，手執兩根狠牙棒，樣子十分兇惡，那少女見了他，也禁不住吃了一驚。

這黑面漢子顯然是五人的頭兒，只見他跳下馬來後，便向白衣少女面前行去，那少女看樣子是一個十分胆小的女孩子，她見黑面漢向自己行來，害怕得連忙向後退了數步。

黑面漢見她害怕，便停了腳步，怪笑兩聲，道：「程小姐，三仟兩銀票帶來了沒有？」

那少女原來名叫程燕，乃是白雲鎭首富程萬財之女。

程燕聽黑面漢說了，怯生生的說：

「銀票我已帶來了，但我弟弟呢？爲什麼不放我弟弟？」

黑面漢冷笑兩聲，道：「程小姐，你以爲我們是三歲孩兒嗎？」

程燕咀兒一扁，彷似想哭的樣子說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黑面漢道：「妳應該知道，銀票要拿到錢莊去才能換銀兩的，若果我們收了妳的銀票就把妳弟弟放了的話，說不定你們就立刻報官，然後官府的人設下埋伏來抓我們。」

程燕神情懊喪的道：「那你們想怎樣？」

黑面漢道：「妳把三千兩銀票交給我們，我們兌換了銀兩後，自然會放妳弟弟，妳放心吧。」

程燕無奈，只好在身上取出銀票交到黑面漢手上，黑面漢接過銀票，點算過後，忽然發出狡猾的笑容，說道：「程小姐，咱們幫主有令，五天後再預備三千兩來換取妳弟弟的性命，否則，妳弟弟就會死無全屍。」

程燕聞言，又焦慮、又憤怒，大叫道：「你們好卑鄙。」

黑面漢面色一沉，道：「住口！」

程燕急得在頓足，又叫道：「你們快把我弟弟放了。」

黑面漢道：「五天後，妳若果還不把銀兩帶來，妳弟弟就只有死路一條。」

程燕雖然胆小如鼠，但見黑面漢咄咄迫人，內心又惦掛弟弟安危，一個憤怒，便抽出長劍，口中大叫：「我跟你們拚了！」便握劍向黑面漢撲去，黑面漢見她一劍刺來，側身一閃，右手狠牙棒在程燕背上一打，程燕登時慘叫一聲，背上淌滿鮮血的倒在地上。

黑面漢見程燕倒地，冷哼一聲，道：「臭丫頭，若果不是幫主有令，我就會把妳就地强姦，然後把妳殺了。」

程燕背上鮮血淋漓，痛苦萬狀，但仍强忍着掙起身來，便又握劍向黑面漢攻去，黑面漢壓根兒不把她放在心上，見她一劍刺來，一棒把她來劍格開，接着一腳踢向程燕胸膛，程燕後腳一移，便避了黑面漢一腳，接着長劍直取黑面漢面門，黑面漢頭一低，避了這一劍後，馬步向前一踏，左手狠牙棒直擊程燕小腹，程燕見這一擊兇險，忍着背上痛楚，向後一跌，黑面漢這一擊便落了空。

黑面漢見一擊不着，老羞成惱，右腳使勁向躺在地上的程燕猛力踏下，程燕忍痛向旁一滾，避了黑面漢這一腳，但黑面漢毫無憐香惜玉之心，另一腳又向程燕踏下，程燕受了傷，動作已慢了下來，眼看黑面漢這一腳要踏在程燕身上了，就在此時，黑面漢忽然神情痛苦的大叫一聲，那隻左腳登時停在空中踏不下去。

原來，黑面漢正當一腳向程燕踏下之際，遠處忽有一塊拳頭般大小的石頭激射而來，那塊石頭不偏不倚的打在黑面漢足踝上。

黑面漢中此一擊，又痛又怒，向石頭飛來處望去，只見不遠處站立住一個頭髮蓬鬆，木無表情的傢伙，不禁大怒，叫道：「你是什麼人，竟敢管大爺的閒事？」

那人正是趙長恨，他沒有答話，便緩緩向黑面漢行前，其餘五名大漢見了，連忙拿起兵器戒備着。

程燕亦已站了起來，她背上的傷痛得她面容也扭曲了。

趙長恨瞥了程燕一眼，認得她就是在泰和客棧見過的少女，剛才還在自己身旁策馬經過。

程燕見了趙長恨，下意識覺得；有救星了。

那黑面漢望着趙長恨，咬牙道：「你是誰？」

趙長恨冷冷的道：「你們快放了這姑娘，然後馬上離開這裡。」說完，回轉頭的走了，就好像什麼事也與自己無關一樣。

程燕見他離開，大叫道：「這位大哥，他們捉了我弟弟，向我家勒索金錢……」

趙長恨聽而不聞，繼續向前行。

黑面漢見剛才吃了趙長恨一記，痛得幾乎流下眼淚來，早就怒火中燒，見他離開，那有如此容易就此讓他一走了之，當腳上痛楚過後，便拿着兩根狠牙棒，如大鵬展翅一般，向趙長恨躍了過去，然後落在趙長恨跟前，雙眼似要噴出火來一般直盯着趙長恨，然後說道：「老子就是『長虹幫』青旗堂堂主劉傲，有種的，就報上名來吧。」

「長虹幫」在江湖上是一個聲名狠藉的幫會，江湖中人若果沒有必要，絕不會與「長虹幫」的人打交道，也絕不會開罪「長虹幫」的人，以免招惹痲煩，劉傲以爲向趙長恨報上名頭，趙長恨一定怕得要死，豈料趙長恨卻無動於衷，就好似劉傲根本不在他面前一樣。

——若果趙長恨向劉傲表明身份，說不定怕得要死的人是劉傲自己，江湖上有誰不知道趙長恨心狠手辣？

劉傲見趙長恨竟然若無其事的繼續向前行，一個震怒，揮舞着兩根狠牙棒便向趙長恨撲去，趙長恨根本不把劉傲放在心上，見他向自己衝了過來，冷冷的說：「找死！」便向劉傲迎了上去。

劉傲雙棒齊齊攻了過來，趙長恨不慌不忙，左脚飛快一踢，便踢開了劉傲右手，頭一側，避開左手一棒後，便一拳轟向劉傲胸膛，劉傲中此一拳，一個踉蹌，向後退了兩步，然後咬緊牙齦，便又向趙長恨撲過去，趙長恨見他來勢兇猛，連忙一躍跳了起來，在半空中以左手從靴側抽出短劍，右手飛快的拔出短劍。

劍身發出青光，有一種奪人心魄的力量。

趙長恨拔出短劍後，再向前一翻，在劉傲身後落了下來，手中短劍朝劉傲身後一削，劉傲背心登時中了一劍。

劉傲中招，忙向前衝了兩步，以避開對方的攻擊，當他回轉身來，向趙長恨一望，發覺他手中已多了一樣兵器，再看個眞切，登時睜大了雙眼，面色變青起來，脫口叫道：「你就是『管中劍』趙長恨？」

趙長恨面罩嚴霜，說聲「正是」，便一側身向劉傲攻了過去。

劉傲當然有聽過趙長恨的名頭，也很清楚趙長恨的手段，他見趙長恨兇猛無比的向自己攻來，連忙以兩根狠牙棒封住上

中下三路，趙長恨一攻不着，一個轉身，轉到劉傲身後，劉傲忙以一記反手，狠牙棒直打趙長恨面門，但趙長恨左脚飛快踢出，這一踢，踢中劉傲手臂，登時把劉傲的右手震開，劉傲右手被踢開後，左手亦已攻至，但趙長恨右脚踢得更快，劉傲以爲趙長恨這一脚會踢向自己左手脈門，連忙把手一縮，誰知趙長恨這一脚卻踢向他的胸膛。

劉傲胸部吃了一脚，登時向後退了兩步，口中大叫道：「大夥兒上！」他的五名手下聽了，各掣出兵器向趙長恨攻了過去。

趙長恨見大漢們殺了上來，不慌不忙，先向劉傲衝前，然後一劍直取劉傲心窩，但劉傲也非弱者，見趙長恨一劍刺來，左手狠牙棒一格，右手棒以第一時間向趙長恨掃去……

趙長恨的劍被擋了開去，見另一棒又攻來，忙向上一躍，劉傲見了，也一躍向他迎了過去，趙長恨在半空中連攻六劍，劉傲見他出手快若閃電，心中微微一驚，顯得有點手忙脚亂，但終於也接了趙長恨六劍，然後雙雙墮回地上，此時，那五名大漢亦已殺了上來。

趙長恨見五種不同兵器向自己招呼過來，又向上一跳，這一跳，快若野兔，身手很敏捷的落在五人身後，然後飛快的向五人連攻十劍，那五人便每人被他刺了兩記，回轉頭來又想向趙長恨攻去，但趙長恨身子向下一跌，便躺在地上，接着來一記「掃堂腿」把其中三人掃跌在地上，趙長恨立刻一彈而起，手拿短劍便向三人撲下，那三人看也沒有看清楚，便每人胸口各中一劍死去。

趙長恨連斃三人，手法乾淨俐落，便又一個翻身，直逼劉傲。

劉傲見趙長恨勇猛無比，心頭一驚，一眼瞥見程燕呆呆的站在一旁，忽然向程燕衝了過去。

程燕見劉傲向自己衝來，緊握長劍向劉傲一劍刺去，但程燕武功有限，劉傲很輕易的把程燕的招數化開，然後閃到她身後，立時用兩根狠牙棒架在程燕頸上，口中向衝來的趙長恨大叫道：「你再衝前一步，我就把她……」

趙長恨對劉傲的要脅一點也不放在心上，繼續握着短劍向劉傲衝過去，劉傲立時想起，趙長恨是絕對不會把任何人的生死放在心上的，心中吃了一驚，連忙把身前的程燕向趙長恨一推。

趙長恨在急速攻勢中，見程燕身軀向自己撲來，一個收勢不住，竟一劍刺在程燕小腹之上。

程燕中此一劍，慘叫一聲，鮮血直流的躺在地上。

趙長恨見了倒地的程燕，又望了劉傲一眼，不禁怒火中燒，一個震怒，口中大喝一聲，便如受了傷的猛獸般撲向劉傲。

此時，劉傲另兩名手下亦提刀向趙長恨迎了上去。

劉傲見有兩名手下迎向趙長恨，便趁機退了下來，還快步向一匹馬走去。

趙長恨見劉傲想走，也不與兩名衝上來的大漢糾纏，當下施展輕功，在兩名大漢頭上掠過，直向劉傲撲過去。

劉傲正想騎上一匹馬之際，趙長恨已落在他面前，而且向自己一劍攔腰攻至，劉傲只好被逼迎戰，但趙長恨這一擊只是虛招，當劉傲用狠牙棒向橫一擋之際，趙長恨已收回短劍，同時一劍直取他左胸，劉傲擋格不及，左胸當時中了一招，鮮血直向前噴。

趙長恨得勢不饒人，另一劍又向劉傲胸口刺去，劉傲忍痛以左手棒擋開，但趙長恨左手已飛快一拳擊向劉傲面門。

劉傲門面吃了趙長恨重重一拳，登時脫了兩顆門牙，身子也向後退了兩步，還未站定脚步，趙長恨又赤紅雙眼向他橫掃兩劍，劉傲見狀，又吃了一驚，連忙向旁閃了開去……。

這邊廂，趙長恨把劉傲逼得喘不過氣來，在另一邊，忽然有一乘快馬向打鬥處馳了過來。

那馬上的人，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粗壯大漢，只見他左手執着馬匹韁繩，右手握一根大概三尺長的銀色鉄棒，看他的樣子，面無半點人氣，彷似一個來自地獄的鬼魂一般。

他策馬飛馳着，本想向太原市而去，但忽然瞥見有人打鬥，本來也不放在心上，但遠遠看見打鬥的人其中一人是趙長恨後，便向打鬥處馳了過去。

趙長恨已把劉傲打得無還手之力，而且劉傲還傷痕纍纍，但趙長恨仍然毫不放鬆的向他着着進逼。

就在劉傲心中叫苦連天之際，那策馬而至的漢子亦已衝前，然後在馬背上一躍而起。

趙長恨在酣鬥中見有人從天而降，而且來者顯然身手不凡，向劉傲攻了兩劍後，便停了下來，雙眼直盯來者。

那大漢站在趙長恨身前，他的神色比趙長恨還要冷，過了一會，那大漢道：「『管中劍』趙長恨？」

趙長恨目光如炬的盯着那人，說道：「『陰冥客』南宮霧？」

那個外號叫「陰冥客」南宮霧的大漢陰惻惻的道：「你果然在太原。」

趙長恨冷冷的道：「看你的來意，你是想來殺我？」

南宮霧道：「一入無情會，終生無反悔。」

趙長恨聞言，已知南宮霧是無情派來的另一個硬手。

南宮霧把手中銀棒抬起，兩手在棒上一旋，那根銀棒忽然「颼」的一聲，棒身登時彈出另一截，而那根銀棒也長了一倍，棒的前端還多了一柄鋒利無比的匕首，這就是南宮霧行走江湖用的獨特武器。

南宮霧面色一沉，手中銀棒一揮，正想向趙長恨攻去，但身旁不遠處的劉傲忽然叫道：「南宮兄，在下乃是『長虹幫』香旗堂堂主劉傲，你若把姓趙的殺掉，敝幫幫主一定對你器重有加。」

南宮霧聞說，目光向劉傲一掃，忽然以快速無比的身法向劉傲欺了過去，劉傲一個愕然，忙用狠牙棒格開南宮霧攻來一棒，南宮霧牙一咬，另一棒又快若閃電的攻至，劉傲已受了傷，擋格不及南宮霧擊來一棒，棒頭匕首不偏不倚的直插入劉傲心窩，劉傲登時慘叫一聲，立時死去，他

的兩名手下見了，登時呆若木雞起來。

南宮霧殺了劉傲後，掉轉棒頭，指着趙長恨道：「現在輪到你受死。」

南宮霧雖然這樣說，但他沒有向趙長恨發動搶攻，因他知道趙長恨是一個不簡單的人物，所以也不敢太大意。

趙長恨也站着不動，雙眼直望着對方。

雙方都久聞對方大名，所以誰也不敢托大。

劉傲的兩名手下見兩人都在僵持，趁南宮、趙二人不覺之際，便悄沒聲息的騎上馬背，然後溜之大吉。

程燕背上中了劉傲一棒，小腹又吃趙長恨一劍，傷口不斷流出鮮血，此時已暈了過去。

趙長恨不其然的瞥了程燕一眼，見她暈倒在地上，回想剛才無意刺了她一劍，至令她身受重傷，內心竟然生出一絲歉意。

南宮霧與趙長恨僵持了一會，這時候，兩人忽然不約而同的大喝一聲，便向對方衝了過去。

兩人都是獨當一面的江湖高手，一經碰上，刹那間，便鬥至難分難解。

趙長恨精通各門派的武功，自己則憑着一柄短劍行走江湖，他短劍武功的招數都是自創的，但仍不離正道武術範疇。

南宮霧號稱「陰冥客」，手中兵器非槍非棒，他的招數也是自創，但每一招每一式都透着怪異，甚至有點邪門外道。

兵器之中，刀走剛，劍走柔，趙長恨的短劍招數可剛可柔，使用起來，可以比刀還要剛猛，也可以比劍還要陰柔，所以，趙長恨對着各種兵器時，往往能克敵制勝。

長槍，在兵器譜中排名首位，被譽爲兵器之王，南宮霧手中的兵器非槍非棒，但類似矛槍，所不同的，就是他的槍頭是一柄匕首，這匕首，比矛槍的槍頭還要霸道，加上他脫離正道武術的招數，還有南宮霧每次對敵時，都有一份視死如歸的精神，所以江湖中人，聽見「陰冥客」這個人，都有聞名喪胆之感。

南宮霧是「無情會」旗下一名殺手，「無情會」的殺手要殺一個人，無論如何，這個人就只有死路一條，所以，南宮霧非要把趙長恨殺掉不可。

江湖中人都知道，要單對單的殺死趙長恨，簡直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因爲趙長恨除了武功高強之外，還以「心狠手辣，視死如歸」馳名於江湖。對于這一點，南宮霧當然很清楚。

趙長恨也很清楚南宮霧這個人，雙方對于對方可說知己知彼，但這是否可以百戰百勝？

雙方都是視死如歸的人，但論到出招的毒辣，南宮霧還不及趙長恨。

南宮霧雖然武功不弱，但與「喪魂刀」段星雲比較，南宮霧還是稍遜一籌，所以趙長恨打得也不及對付段星雲般吃力，但要能在千招之內打敗南宮霧也非易事。

雙方已打了七八百招，已開始互有損傷，趙長恨在劇鬥中，見程燕仍倒地不起，也不知她是死是活？想起她爲自己而身受重傷，竟然生出要救她一命的念頭。

趙長恨要救程燕，第一步就要殺了南宮霧才行，但要殺南宮霧，絕非易事。

此時，南宮霧又跳了起來，一招「鬼哭神號」手中銀槍有如風車轉動般直罩向趙長恨，趙長恨見這一招來勢洶洶，忙以一招「散花處處」相迎，實行來個以柔尅剛……

趙長恨兵器雖短，但一招「散花處處」使將開來，就彷似一陣狂風暴雨般直捲向南宮霧，雙方兵器一接觸，立時爆發出一連串扣人心弦的兵器碰撞聲……

兩人身在半空，雖只是一刹那間，但已互相向對方攻出不下數十招，端的快若流星，疾似閃電，然後雙雙墮回地上，趙長恨那招「散花處處」還未使完，南宮霧招數已用老，唯有用另一招「鬼王夜譙」向趙長恨殺了上去，趙長恨見這一招怪異中透着邪門，立時變招，連忙以一招剛柔並重的「龍游九天」向南宮霧迎了上去。

南宮霧這一招「鬼王夜譙」虛虛實實，長槍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的，就好似有無數個幽靈一樣纏着趙長恨，目的似在擾亂敵人陣脚，尋得空隙向敵人來一招結結實實的殺着，但趙長恨身經百戰，什麼險着未見過？這一招「龍游九天」也是以虛招擾亂敵人，趁機施展殺着的。

雖然兩人的招數殊途同歸，但趙長恨無論功力、經驗都勝南宮霧一籌，趙長恨化開南宮霧的招數後，尋得空隙，馬步一進，直欺南宮霧，接着手中短劍直取南宮霧心窩，南宮霧兵器太長，不及趙長恨的短劍靈活，竟被趙長恨一擊得手。

趙長恨把短劍從南宮霧胸膛抽出來後，劍身已染滿了鮮血，接着左手手掌使勁一推，南宮霧登時四脚朝天的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死了。

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趙長恨勝得也很險。

趙長恨殺了南宮霧後，便在南宮霧身上抹去劍上血漬，接着把劍還鞘，便插回靴側。

趙長恨走到程燕身旁蹲了下來，以手指探了探她的鼻息，發覺她仍有微弱呼吸，便在身上掏出一個藥瓶，不避男女之嫌的解開程燕傷口的衣衫，便把藥散敷在程燕傷口處。

他替程燕敷完藥後，又抽出短劍向南宮霧屍旁行去，以利劍割下南宮霧的上衣，便又走回程燕身旁，利用從南宮霧身上割下的衣布包紮好程燕傷口。

趙長恨替程燕包好傷口後，站起身來，回頭便走，也不再理會程燕。

在不遠處有六匹馬，這六匹馬其中四匹是劉傲和另三名死去的大漢騎來的，另兩匹分別是程燕與南宮霧的坐騎，但趙長恨並不揀其中一匹馬來騎，只徒步向前緩緩而行。

趙長恨行了一會，忽然回轉身來，向躺在地上的程燕呆呆的望着。

程燕暈了過去，雖然經趙長恨料理好了傷口，但還未醒過來，而且面色異常蒼白。

趙長恨好似不忍心放下程燕一樣，這時，他竟然向着程燕緩緩行了過去。

他來到程燕身旁，呆望了一會，想了想，還是蹲了下來，接着把程燕身軀打橫

抱起，便向一匹馬行了過去。

趙長恨把程燕橫放在馬背上，自己也跨上了馬背，發一聲喊，便把馬匹驅向太原市而去。

流星一劍長埋恨

趙長恨帶着傷重昏迷的程燕來到市中，便找到一家名爲「永祥」的客棧，租了房間後，便抱程燕帶回房中。

他把程燕放在床上去，只見她仍舊人事不省，面無人色，知她失血過多，他知道，若不向她施以急救，恐怕性命難保，此時，竟然有點情急，想了想，還是找個大夫替她好好料理爲要，於是匆匆走出房間，來到大堂後，便以銀子使一名客棧伙計去找大夫，還聲言要找最好的，那伙計接了銀子後，也不怠慢，連忙向街上快步跑了出去。

趙長恨回到房中，目光不停注視着程燕，彷彿對程燕的生死極爲關注，過了一會，忍不住伸手指探了探程燕鼻息，發覺她呼吸越來越微弱，不禁微微一驚。

趙長恨雖然替程燕敷了葯，但他身上帶備的葯，只可以料理一般尋常刀劍之傷，止血止痛確有功效，但程燕體魄柔弱，受傷也較重，而且受傷時間太長，所以趙長恨的葯對她的傷根本起不了作用。

過了一頓飯時間，趙長恨見大夫仍未來到，恐怕程燕難以支撐下去，竟然有點心急，顯得坐立不安起來，他實在不忍心看着程燕死去。

若果程燕就此死去，致命傷當然就是腹部中的一劍，這一劍是趙長恨無意中刺的，即是說，程燕是趙長恨間接殺的。

趙長恨雖然殺人無數，但不會殺無辜者。

若果程燕眞的死去，趙長恨的感受會如何？這一點，就連趙長恨自己也料不到。

再過不久，房門忽然响起拍門之聲，趙長恨驀地向房門望去，接着一個箭步衝前，便把門打開。

門打開後，果然見那名伙計身旁站立着一個斯斯文文的中年人，那伙計道：「大爺，大夫請來了，這位就是韋一清大夫。」

趙長恨雖然急着等韋一清醫治程燕，但面上表情毫無半點急的樣子，看了韋一清一眼，淡淡的道：「進來吧！」

韋一清進入房中後，那伙計也走了，趙長恨便把門關上，回頭望着韋一清，指着床上的程燕，道：「她受了重傷，我要你把她醫治好。」

韋一清應了聲「是」，便向床邊走去，趙長恨則站在床邊。

韋一清探了探程燕的脈搏，接着搖了搖頭，趙長恨見了，知道不妙，心中忽然跳了一下。

韋一清再拆開程燕腹部的傷口，只見這傷口極深，幾乎傷及腸臟，端詳了一會，又搖了搖頭，回轉身來，望了趙長恨一眼，說道：「這位姑娘的傷很重。」

趙長恨目光一閃，冷冷的道：「你只要把她醫好，我多少錢也可以給你。」

韋一清見他神情冰冷，目露兇光，不禁打了個寒噤，接着眼光不敢望他，道：「這不是多少錢問題，這姑娘受傷實在太重，我恐怕無能爲力救她，你還是另請高明吧。」

趙長恨聞說，心頭又是一震，這時，他神情更冰冷，更怕人，忽然抬起右脚，在靴則抽出短劍，然後把那柄精光閃閃的短劍拔了出來，用劍指着韋一清，冷哼一聲道：「你若果不把她醫好，你只好陪她死。」

趙長恨把那個「死」說得很重，韋一清見他以利劍向着自己，已嚇得面色變青起來，聽他說了，更怕得身子直震。

韋一清被他嚇得語氣有點顫抖，道：「那麼……我……我就盡力而爲吧。」說完，便又走回床邊，然後震着雙手打開葯箱，趙長恨此時才把短劍收了起來。

韋一清先把一些葯丸磨成粉狀，再和以清水，然後替程燕洗了傷口，再把她的傷處重新敷了些葯，然後又開了些葯灌進程燕口中。

韋一清一邊替程燕料理傷口，一邊額上冒汗，他實在有點緊張，因爲他怕醫治不好程燕的話，趙長恨會殺了自己。

趙長恨心頭也有點緊張，這是他自從當殺手以來的第一次感受，自己也不知爲何會對一個陌生人的性命關注起來。

韋一清已替程燕重新包紮好了傷口，但程燕仍然不省人事，面色蒼白如舊，看樣子，就與一個死人沒有分別。

韋一清回轉頭對着趙長恨，怯生生的道：「大爺，這位姑娘的傷已包好了。」

趙長恨仍舊神情冰冷，道：「她能不能活過來？」

韋一清道：「若果這位姑娘能在四個時辰之內脈搏加速跳動的話，性命將會無大碍。」

趙長恨盯着韋一清，道：「否則呢？」

韋一清心中一寒，道：「這也難說得很。」

趙長恨面色一沉，道：「這是甚麼意思？」

韋一清一驚，道：「這位姑娘失血太多……」

趙長恨不讓他說下去，又道：「我只對你說一句話，無論如何，你要把她救活，你也無需說太多話。」

趙長恨的談話，簡直强人所難，韋一清知道，現在這個情形，程燕的性命，就是自己的性命，所以他絕對不能讓程燕死去，他怕得身子直震。

趙長恨又瞪了他一眼，道：「在她未醒來之前，你絕不能離開這裡，直至把她醫好爲止。」說完，在韋一清身上點了幾處穴，韋一清登時暈了過去，然後，趙長恨把韋一清搬到另一張床上。

＊　＊　＊

趙長恨伏在案上，不久，便沉沉睡着了，過了一會，趙長恨被一陣强烈撞門聲驚醒過來，連忙跳起身來。

房中那扇門被人撞開了，接着一個三十多歲，披頭散髮，面容陰森的人閃了進來。

那人手握一柄長劍，似來意不善，趙長恨見了，淡淡的道：「『游魂劍客』呂淚？」

那叫呂淚的人面上肌肉一跳，道：「一入無情會，終生無反悔！」說完，倏地拔劍，便向趙長恨砍去，趙長恨見他砍來，身形疾閃，避了這一劍後，正想從靴側抽出短劍，但呂淚招數是那末的瘋狂，令他難有拔劍的機會。

趙長恨見呂淚招數有如無數孤魂野鬼一樣纏着自己，但絕不慌亂，先竄高伏低的閃避，尋得空隙之時，便向呂淚追擊。

趙長恨以空手應付呂淚的長劍，一點也不含糊，打得也異常兇狠。

再鬥一會，趙長恨怕呂淚會傷及房中的程燕及韋一清，心念一閃，當即破窗飛了出去，呂淚身手也異常敏捷，身子一縱，也連忙追出窗外。

趙長恨向窗外一撲之際，右手亦已從靴側抽出短劍，接着，便在半空中與呂淚連過數十招。

二人從三樓落到街上，街上的人見忽然有人從天而降，接着便火拚起來，登時嚇得四散奔逃。

兩人甫一落到街上，交了十來招之際，這時，忽然有一人從旁掠了過來，趙長恨在酣鬥中見有人影一閃，接着感覺到有兩件物體向自己身旁有若流星般飛了過來，這電光火石一刹那，趙長恨知道不妙，忙向旁一閃，那兩件物體堪堪從他眼前飛過，但只瞬息間，那兩件物體又向自己背心飛至，同時，呂淚的劍影也罩向自己，趙長恨連忙舉劍化開呂淚攻勢，然後頭一低，再向旁一跳，才避開從後攻來的兩件物體。

趙長恨定睛一看，只見那兩件物體原來是兩顆長滿利釘的流星鎚，再向那人一看，脫口道：「『鬼流星』沈奔？」

這「鬼流星」沈奔，年紀與呂淚差不多，形貌也與呂淚差不多，與呂淚乃是一雙結拜兄弟，同是無情會旗下一名殺手。

呂淚與沈奔名頭在江湖上也甚响亮，江湖中人只知道他們兄弟都是殺手，但沒有人知道他們也是「無情會」的人。

江湖上的殺手，多是兇狠之輩，「無情會」的殺手更加兇狠，呂淚與沈奔也不例外。

趙長恨的狠勁與這二人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沈奔一出現，一雙流星鎚便招招殺着的攻向趙長恨，但趙長恨應付得一點也不慌忙。

呂、沈二人與趙長恨交了百來招之際，忽然雙雙停了下來，然後肩並肩的站着。

趙長恨知道他們想以戰陣對付自己，在他們未使用聞名江湖的「一劍雙流星」之前，來個先下手爲强，便向二人攻了過去。

呂、沈見趙長恨攻來，「喝」的一聲，同時叫道：「一劍雙流星，擋者即喪命。」說着，呂淚倏地彈起，招數直攻趙長恨頭部，而沈奔兩顆流星鎚則直攻趙長恨中下二路，但趙長恨也不弱，忙以一招「龍吟虎嘯」相迎。

這一招「龍吟虎嘯」使轉開來，不但有無數劍影，也彷似有無數個趙長恨一樣到處游走，一瞬眼功夫，便把對方的招數化解於無形。

呂、沈二人那有見過如此飄忽無定，又招招殺着的招數？見招數被解，忙整頓好陣勢，便想快速突擊，但此時，趙長恨乘勝追擊，繼續以「龍吟虎嘯」向二人纏了上去，二人只好被逼分開迎戰。

這呂、沈二人合作也眞純熟，沈奔的一雙流星鎚在空中飛舞，着着蓋向趙長恨，但絕對不會失手飛向呂淚處。

趙長恨以一招「龍吟虎嘯」把二人逼得嚴加防守之際，忽然身子一轉，騰空掠起，使出另一招殺着「旋風殺」。

趙長恨身形暴升，在半空中彷似一陣旋風般，招數密密痲痲的把二人罩着。

呂、沈二人心中一寒，便也向他迎了上去，在半空中，呂淚利劍狂揮向趙長恨，沈奔的流星鎚也虎虎生風的直飛向趙長恨。

趙長恨在半空以劍擋了二人的兵器後，身子再轉了轉，一柄短劍便瘋狂向二人橫削直刺的殺上，呂、沈見了他那不要命打法，又是心中一寒，竟不敢迎戰，雙雙向旁飛了開去。

趙長恨見分開了兩人，便向左邊的呂淚欺了過去，呂淚牙一咬，舉劍抵擋，但趙長恨手勁相當强勁，呂淚接了十來招之際，虎口也被震得一陣痲痹，趙長恨再向他攻上十多招，呂淚連握劍也無力，趙長恨馬步向前一踏，短劍直取呂淚心房，呂淚忙以左手橋手格開，趙長恨右手一沉，接着飛快的向呂淚右脅刺上一劍，呂淚閃避不及，登時中了一劍，趙長恨想乘勝追擊，但突聞身後風聲急勁，忙向呂淚踢出一脚，借這一踢之勢向旁跳開避過了飛來的流星鎚。

趙長恨向呂淚踢出一脚，力度萬鈞，又剛好踢在呂淚的傷處，呂淚痛苦萬狀不在話下，人也急向後飛了出去，口中也噴出了一蓬鮮血。

趙長恨避開沈奔的流星鎚後，便一閃閃到沈奔身後，一劍攻向沈奔後心，但沈奔的流星鎚又「呼」的一聲殺至，趙長恨頭一側，避了一鎚，另一鎚又從旁飛了過來，便以短劍擋住，接着左手一抄，便抓着了沈奔左手流星鎚的一條鐵鍊，沈奔知道不妙，右手流星鎚又閃電般向趙長恨飛去，趙長恨見流星鎚雖然來勢兇猛，但不避反攻，看準來勢，便閃電飛出一脚踢中沈奔右手脈門，沈奔右手登時一痲，手中鐵鍊也掉下來，趙長恨左手握着沈奔左手的鐵鍊，此時順勢一扯，沈奔身子便向前一跌，趙長恨右手握着短劍，從下而上的直插向沈奔心窩，沈奔口中登時爆出一聲淒厲的慘叫聲，趙長恨右手一收，沈奔胸膛立時噴出一支血箭。

呂淚見沈奔被趙長恨殺了，驚得呆了半晌。

趙長恨不給呂淚有半點喘息機會，殺了沈奔後，便疾步欺向呂淚。

呂淚躺在地上，見趙長恨殺了過來，忙向旁滾了開去，接着想拾回長劍，趙長恨見被他避開了，又見他想拾回長劍，身形疾閃，「呼」的一聲，便已一脚踏在呂淚在地上的劍身上。

呂淚見拾劍被阻，知道趙長恨又有殺着攻下，又向旁滾了開去，趙長恨也不追趕，把在地上的劍柄一踢，那把劍便有如

一支箭般飛向呂浪。

呂浪見一劍飛來，嚇得張大了口，一個閃避不及，那把劍已激射進入呂浪腹部，而且直沒入柄，劍身從背部穿了出來，呂浪登時慘叫一聲，接着倒地不起。

* * *

趙長恨殺了呂、沈二人後，連忙走回客棧，用銀兩吩咐一名客棧伙記找來一輛馬車，伙計應了，便向街上走去。

趙長恨回到房中，見程燕仍昏迷未醒，也不知是否可以活過來，用手探了探她的鼻息，發覺呼吸已較暢順，脈搏跳動也加速了，不禁心頭一喜。

趙長恨知道「無情會」的殺手將陸續追殺自己，本來想留下來把「無情會」的殺手逐個引出來，然後逐個殺之，以去後患，但他恐怕連累了程燕，所以打算先把程燕帶走方作計較。

過了一會，有人拍門，趙長恨隔着房門叫道：「誰？」

門外的人道：「大爺、馬車已預備好了。」門外那人正是受命於趙長恨出去僱馬車的伙計，趙長恨聞說，應道：「叫車伕在樓下等我。」

伙計應了聲「是」，便走了。

趙長恨先抱起床上的程燕，然後拿起韋一清的葯箱，也不再理會韋一清，便行出了房門。

來到樓下，果見一匹馬車在門外等着，趙長恨把程燕放在車上，然後拿出一錠黃金，交在車伕手上，道：「你這馬車賣給我吧！」

車伕見了那錠黃澄澄的金子，眼也定了，接着眉開眼笑的說：「大爺，車子你拿去用吧。」

趙長恨再也不理會車伕，坐在馭馬處，便驅車向市外而去。

馬車走到官道上，趙長恨不敢把馬車趕得太快，因恐怕馬車行走會震動程燕傷口。

這樣在官道上行走了個多時辰，已遠離了太原市，此時，車廂內忽然傳出微弱呻吟聲，趙長恨勒停馬匹，回頭一看，原來是程燕口中發出呻吟聲。

趙長恨連忙走進車廂內，見程燕已開始甦醒，禁不住心頭一喜，便把她抱了起來，程燕神智不清，口中夢囈的說：「水……水……」

趙長恨身旁沒有水，聽她說了，便把她放下，然後跳下車來，但在這荒山野嶺，何來水源？也不想許多，便又走回車上，把馬車的速度提高，希望能找到水源。

再走了大概小半個時辰，時已接近黃昏，遠遠望去，只見前面是一個市鎮，精神為之一振，便朝那市鎮而去。

這小鎮名叫白石鎮，趙長恨來到鎮上，找到一家客棧，便把程燕抱了出來，向客棧而去。

趙長恨先拿水給程燕喝，然後租了一間房。

來到房中，把程燕放在床上，再探她的脈搏，發覺脈搏跳動已趨於正常，然後再替她換了葯。

趙長恨知道程燕性命已無碍，心中竟產生出一絲喜悅。

他見程燕身上衣衫破碎露出了雪白的肌膚，看了看，不禁砰然心動，接着連忙把視綫移開。

趙長恨想着要替程燕買些新衣，便離開房中，走到街上。

他知道程燕似乎獨愛白色衣衫，便替她買了兩套純白色的衣服鞋襪，然後回到客棧，也忘了肚子已餓，先回房去看程燕。

趙長恨回到房中，又看了看程燕，見她面色又較為好轉，這才放下心來，此時已感到肚子餓了，於是便走到客棧的酒樓去，胡亂吃了些飯菜，便又回到房中。

那時，天色已入黑很久，趙長恨也感到有點疲倦，於是便和衣在另一張床躺了下來，不久也沉沉的睡着了。

說是無情實有情

一宿無話。

翌日，太陽已昇得很高，趙長恨仍未醒來。

此時，程燕緩緩睜開眼睛，環視四週一下，這顯然是一家客棧的房間，不禁滿面詫異神色，再向另一張床望去，但見有一個男人睡在其上，不禁大吃一驚，身子一震，這一震，震動了傷處，登時想起自己昏迷前曾受了重傷。

她向自己身上望去，發覺自己腹部與背部的衣衫被撕了下來，她當然明白，是因為自己受了傷，有人替自己治傷撕下來的。

程燕又不其然的望向背着自己而睡的趙長恨，心想：「他救了我？那麼我的身體豈非被他看見了？也被他觸摸過？」

需知道，在那個年代，一個女子，尤其是未嫁的黃花閨女，身體肌膚被一個男子看見過或是觸摸過，簡直是一件大事。

程燕想起來，面上發熱，看神情，眞想哭上一場一樣。

這時候，趙長恨轉了個身，面孔向着程燕，而程燕才把他認了出來。

程燕望着趙長恨那冰冷而又滿面于思的面孔，心頭不禁砰砰亂跳，也不知是害怕還是害羞？

她掙扎起身來，坐在床上，只怔怔的望着趙長恨出了神。

再過不久，趙長恨也醒來了，程燕見他醒來，心中跳得更急，登時把視綫也移開，連看也不敢看他一眼。

趙長恨睜開眼來，但見程燕坐在床上，便走下床來，程燕見他走向自己，害怕得縮在一邊，神情煞是惹人憐愛。

趙長恨見她怕了自己，只好站定脚步，淡淡的道：「妳醒了？」

程燕羞怯的點點頭，低聲道：「你救了我？」

趙長恨道：「不錯！」

程燕一雙眼不敢看他，把頭垂得低低的。

趙長恨又道：「妳的傷很重。」

程燕見他語氣溫和，似對自己並無惡意，這才去了害怕之心，她垂頭蚊吶般的聲音道：「多謝你救了我，我……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趙長恨對着程燕，語氣才有點生氣，他道：「不用謝。」

程燕嬌憨的望了趙長恨一眼，接着又低下頭來，道：「我名叫程燕，恩公怎樣稱呼？」

趙長恨面上竟綻出一絲笑容，說道：「我名叫趙長恨！」

程燕並不是個江湖人物，顯然沒有聽過趙長恨的名字，聽他說了，又道：「原來是趙大哥。」說着走下床來，向趙長恨襝衽行了一禮。

趙長恨想把她扶回床上去，但當雙手與她雙手一接觸，程燕嚇得把雙手縮回。

趙長恨知她害羞，只好道：「程姑娘，妳身上有傷，要多多休息。」

程燕咬着下唇，不敢望他，又說道：「難為趙大哥照料小女子。」

趙長恨道：「不要說了，我現在替妳換藥吧。」說着，打開韋一清的藥箱。

程燕聞說，想起換藥他就會觸及自己身體，登時滿面通紅起來。

趙長恨拿着藥物，抬起頭來，望了望她，只見她神態嬌憨，又極之不自然，煞是惹人喜愛，心頭不禁一跳。

程燕見他手拿藥物要替自己換藥，心中也砰砰亂跳，怯生生的道：「我自己換好了。」

趙長恨道：「自己換不方便，我替妳換吧。」便向程燕行去，程燕見了，不其然向後退了兩步。

趙長恨無奈的停了下來，道：「妳怕我接觸妳的身體是嗎？」

程燕低頭不語。

趙長恨道：「妳昏迷過去後，我已替妳敷過兩次藥。」

程燕聞言，更加羞怯。

趙長恨道：「在下行走江湖以來，名聲雖不太好，但也不會卑鄙到乘人之危的，在下自問還對得住姑娘，至於接觸姑娘嬌軀，實在逼不得已，還望姑娘見諒。」

程燕聽他說話斯文又得體，深信他不會對自己作出獸性所為，一顆心才稍定下來。

趙長恨拿着藥物，也再不避男女之嫌，便走到程燕面前，程燕也再不躲避，只好滿帶羞怯的接受趙長恨替自己換藥。

趙長恨悉心的替程燕料理好傷後，便拿出替她買的衣服，說道：「程姑娘，這些衣服是我昨天替妳買的，妳現在把它換上吧。」

程燕接過衣服，以異常感激的眼光望着趙長恨。

趙長恨的外表教人一看就有點怕，程燕初次見他時也有此種感覺，但現在程燕的感覺又不同了，她只覺得眼前的人實在心地善良，而且很懂得照顧他人。

趙長恨見她接了衣服，道：「我現在到樓下的酒樓等妳，妳換了衣服後就下來吧，相信妳也肚餓了。」

程燕眸子一轉，點了點頭，趙長恨便行出房門，然後把門關上，便向樓下行去。

趙長恨在酒樓找到一個座頭坐了下來後，一名店小二走上前去，哈腰道：「客官要吃點什麼？」

趙長恨道：「先來三斤燒刀子。」

小二應了聲，便回轉身而去，趙長恨忙把他叫着：「等一等！」

小二回轉頭來，問道：「客官還有什麼吩咐？」

趙長恨道：「我有一個朋友受了傷，失血很多，身子虛弱得很，你替我告訴廚子，叫他弄一些補血的食物拿來。」

小二道：「好的。」便回轉身去了。

趙長恨忽然覺得，自己今天心情有點開朗，也不知為了什麼，這是他幹殺手以來的第一次感受。

趙長恨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心情開朗是另一回事，但神色仍是那麼呆板。

他在等程燕，一邊等，一邊在喝着酒，不覺間，已把三斤燒刀子喝完，便又向小二要了三斤。

這樣又等了一會，忽然耳邊响起如出谷黃鶯般的聲音叫道：「趙大哥。」

趙長恨回頭一望，程燕已站在他身旁，趙長恨見了她換了一套純白色的衣衫，頭髮又重新梳理過，面色雖然有點蒼白，但美得簡直令人忘了呼吸。

趙長恨知她重傷未癒，行動也顯得有點不便，忙起身來把她扶着坐下。

程燕神情靦覥的接受趙長恨的摻扶，便端端莊莊的坐了下來。

趙長恨面對着程燕，見她溫柔可人，不禁想起已死去的歐陽冰雪，覺得她的神態，她的溫婉與歐陽冰雪實在有幾分相似，所不同的，程燕較害羞。

趙長恨呆望着程燕，心中竟然有如鹿撞一般，程燕被他望得羞怯的低下頭來。

趙長恨發覺自己的失態，輕咳了一聲，也把視綫移開，然後說道：「程姑娘，妳想吃點什麼？」

程燕低頭道：「我不餓！」

趙長恨道：「妳身子虛弱，要吃點東西才行的。」

程燕是一個少與異性接觸的人，見趙長恨關懷自己，內心竟產生一陣興奮感受。

趙長恨又道：「我已叫了店小二拿些補品給妳吃了。」

程燕又低頭不語。

趙長恨也不知該說什麼才好，此時，他又斟了杯酒，把酒一飲而盡。

程燕見了桌上的酒壺，知他已喝了不少酒，輕瞄他一眼，溫柔的道：「酒喝多了是無益的。」

趙長恨道：「我知道。」

程燕輕柔的道：「既然你知道，那為什麼喝那麼多酒？」

趙長恨嘆息一聲，又把一杯酒一飲而盡，然後道：「一醉解千愁。」

程燕又望了他一眼，道：「你有很多心事？」

趙長恨忽然目光呆滯，道：「葡萄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事惹塵埃？」

程燕聽他忽然諗起佛經，實在有點不明所以，但看得出，他的確有很多心事。

趙長恨又道：「程姑娘，江湖上風險重重，妳一個大姑娘，本不該涉足江湖，待妳的傷好了之後，我送妳回家去吧。」

程燕忽然面露憂色，趙長恨見了，道：「什麼事？」

程燕咀兒一扁，道：「不知我弟弟現

在如何？」

趙長恨道：「妳弟弟？」

程燕道：「『長虹帮』的人捉了我弟弟去，要我家交出三仟兩銀票贖人，還聲言只要我一個人前去付贖金，也不准報官，否則把我弟弟殺掉，但那天，我把三仟兩贖金給他們，他們都不守諾言，還要我五天後再拿三仟兩去把弟弟贖回來……」

昨天，趙長恨無意中撞見劉傲要對程燕不利，後來出手阻止，本不知此事就裡，現在聽程燕說了，才明白過來。

這是一個原與趙長恨無關的人，但不知為何，聽了程燕的遭遇後，竟覺得「長虹帮」實在太可惡，當下說道：「現在距離交贖金之期還有四天，他們如何與妳聯絡？」

程燕道：「之前，他們是叫我在太原的泰和客棧住下來的，然後以書信與我聯絡。」

趙長恨目光一閃，道：「我會把妳弟弟救回來的，妳放心。」

程燕一喜，望着他道：「是眞的？」

趙長恨也望着她，道：「是眞的！」

二人這一個對望，只說了一句話，便四目交投，無言以對，趙長恨見程燕面容俏麗，心中竟生出一種莫明的興奮，程燕也給他眼光吸引住，她只覺得，趙長恨的目光充滿了熱情與溫柔，內心也產生出一種難以描述的感受，只感到臉龐發熱，心也加速跳動。

＊　＊　＊

趙長恨與程燕兩人同住客棧一間房，程燕得到趙長恨悉心照料，四天後，傷口已接近痊癒。

兩人雖同住一間房，但趙長恨對程燕却是以禮相待，對她極為尊敬。

四天來，趙長恨心情也較開朗，說的話也多了。

他向程燕說了很多關于自己的事蹟，程燕也很有耐性的聽他述說往事，趙長恨還告訴程燕，自己本來是一個無根的浪子，六年前，由于心愛的歐陽冰雪另嫁他人，令自己大受打擊，從此性情大變，還加入了江湖上一個名為「無情會」的殺手組織，以殺人來換取生活。

出道以來，殺人無數，更被視為「江湖上最可怕的殺手」，後來與歐陽冰雪重逢，原來歐陽冰雪另嫁他人是有極大的苦衷。

與心愛的人重逢後，本以為可以長相廝守，豈料好景不常，歐陽冰雪為了救自己，竟然犧牲了自己性命。

歐陽冰雪死後，趙長恨萬念俱灰，於是脫離「無情會」，但却被首領無情下令追殺……

程燕聽完了趙長恨的往事後，也為他慨嘆了一聲，覺得他的人生路途實在太多坎坷，不由對他生出了一點憐憫之意。

趙長恨把往事向程燕娓娓道來，似乎對程燕產生了另一種看法，不然也不會告訴她有關自己的往事了。

這世上，沒有人了解趙長恨，但程燕與他相處數天後，不禁覺得，自己很了解趙長恨。

這是為甚麼呢？

程燕無法解釋。

計中計借刀殺人

四月初七，早上，陽光熙微。

今天正是程燕向「長虹帮」交贖金之期。

趙長恨決定要把程燕之弟救回，於是一早起了床，然後駕着馬車向太原市而去。

兩人並肩的坐在馬車頭，程燕對着趙長恨，已去了先前那一份羞怯，還不時以含情脈脈的眼光望着趙長恨，她與趙長恨一起坐着，覺得有一份安全感，內心不其然的有一份甜蜜地感受。

馬車走在道上，初夏時節，四週風光明媚，微風輕拂，二人只感到心曠神怡，就好似世上只剩下二人一樣，這種感受，程燕感覺得份外強烈。

馬車飛快的走了大概一個時辰，便已抵達太原，在街上穿插了一會，便來到泰和客棧門前，然後二人便雙雙進入店內。

程燕走到掌櫃處，對掌櫃道：「掌櫃先生，我名叫程燕，請問我有沒有信件？」

掌櫃的道：「姑娘稍等。」便在一堆信件中翻查起來，一會，果然發現有一封信是給程燕的，掌櫃的便把信交給程燕。

程燕接過信後，心情有點緊張，便向趙長恨行去，然後微笑望了趙長恨一眼，接着把信交給他。

趙長恨從信內抽出一張紙箋，只見箋上寫着：「四月初七，午時，帶備三千兩自由兌換銀票在修竹林等候，一手交銀票，一手交人。」

這信沒有上下欵，似乎也沒有這個必要。

趙長恨把信看了，面上發出憤怒神色，便把信撕毀，然後在懷中取出一疊銀票，交在程燕手上，說道：「待會我事先在修竹林埋伏，妳準午時把銀票帶去交給他們，只要他們放了人，我就會教訓教訓這些人。」

程燕幽幽的道：「把銀票交給他們算了，你不要與這種人衝突。」

趙長恨道：「妳照我的話去做吧。」

程燕低頭道：「你的話我當然聽，但你這樣做是很危險的。」語氣充滿關懷。

趙長恨道：「放心，我會沒事的。」

程燕似乎對他甚具信心，聽他說了，便點了點頭。

＊　＊　＊

過了一會，趙長恨便獨個兒向修竹林而去。

這是一個竹林，每一棵竹樹都生長得修長而强勁，因此人稱這竹林為修竹林。

趙長恨在林邊找了一個叢林躲起來。

在林中等了大概半個時辰，此時，向來路望去，程燕已騎馬馳了過來。

程燕來到林邊，便下了馬，然後若無其事的站着等候長虹幫的人。

程燕心情有點緊張，她不知道待會見了弟弟之後心情會如何？又担心「長虹幫」的人會不會如此順利放了弟弟？更担心趙長恨與「長虹幫」的人發生衝突會有什麼後果？

程燕的心情說什麼也不能定下來。

趙長恨躲在草叢中，只一心的等待

「長虹幫」的人到來，他只盤算着，只要對方一放了程燕之弟後，就給對方來一個迎頭痛擊，其餘的，也不去想他。

午時已過，但四週仍毫無半點動靜，程燕更急了。

趙長恨抬頭望了望天上的太陽，但見太陽已向西偏去，仍不見「長虹幫」的人，不禁有點生氣。

兩人一直等下去，又過了個多時辰，「長虹幫」的人仍舊未露面，程燕已等得不耐煩起來，此時，趙長恨也忍不住了，在草叢中行了出來。

兩人相對，滿面無奈之色，過了一會，趙長恨道：「時間已過了這麼久，相信他們是不會來的了，我們先回去吧。」

程燕掛念弟弟安危，咀兒一扁，幾乎哭了出來，道：「現在怎麼辦？」

趙長恨道：「先回客棧去，他們一定會與你再次聯絡的。」

程燕點了點頭，到這個時候，她已六神無主，一切只好聽趙長恨的話去做了。

趙長恨來時，是徒步而行的，回時，只好與程燕共乘一匹馬。

趙長恨坐在前面，程燕則坐在後面。

馬匹一路放慢脚步而行，二人身身體緊貼着，趙長恨但覺身後的程燕吹氣如蘭，心中又是一跳。

＊　＊　＊

二人回到客棧後，趙長恨也覺得有點肚餓了，便在酒樓坐了下來。

坐下來後，一名店小二恭恭敬敬的走到二人面前說道：「兩位客官，要吃點什麼？」

趙長恨道：「先來三斤燒刀子，然後弄幾味小菜來。」

小二應了聲，便回轉身去了。

程燕呆呆的坐着，看神情似是想哭，趙長恨知她掛念弟弟，便從旁安慰。

不久，小二把三斤燒刀子送了上來，趙長恨拿起酒壺，把酒杯斟得滿滿的，舉起酒杯，把酒杯送到唇邊，正想飲下之際，身後忽然响起一聲喝聲：「此酒喝不得！」

趙長恨一個詫異，便沒有把酒喝下，回轉頭一望，只見雷烈風與狄乘歡站在自己身後。

那聲喝聲是雷烈風發出的。

雷烈風喝了那聲後，那個送酒給趙長恨的小二忽然神色恐懼起來，接着向大門奔了出去，狄乘歡見狀，忙掣出單刀把小二去路攔住。

小二見眼前那把明晃晃的刀，嚇得雙腿一輭的跪了下來，向狄乘歡道：「大爺饒命。」

雷烈風走到趙長恨面前，微笑的點了點頭，接着拿起桌上的酒壺，朝地上一倒，那些酒便從酒壺內傾瀉出來，酒一落地上，登時發出「吱吱」之聲，接着升起一縷青烟，雷烈風見了，驚歎一句：「好劇烈的毒藥。」

程燕知道酒內有毒，嚇了個花容失色，心想：「若果趙大哥喝了，那豈非死得很慘？」不禁捏了把汗。

趙長恨望了望地上的毒酒，也不禁心中一寒，望了望雷烈風，道：「你怎知酒內有毒？」

雷烈風笑了一下，道：「我和狄兄剛走進來，就無意中看見那小二把一些粉末倒進一個酒壺內，然後神情古怪的把酒壺送給你。」

若果雷、狄二人來遲了一步，趙長恨現在已是一個死人了，這也合該他命不該絕了。

趙長恨忙站起身來，朝那小二行了過去，那小二見他目露兇光，嚇得不斷顫抖着。

小二本來跪在狄乘歡面前，趙長恨行前兩步，抓着他的衣襟，把他抓了起來，恨恨的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小二見趙長恨神情可怖，嚇得面也青了，說道：「大爺饒命……小的是……」話還未說完，忽然口中發出一聲慘叫，在小二慘叫聲的同一時間，但見五度寒光閃閃的東西向趙長恨與狄乘歡激射過來。

趙長恨手急眼快，立時抽着小二向五度寒光擲過去，那小二又爆出一聲慘叫，便身中五柄飛刀死去。

狄乘歡向小二屍體望去，只見小二身上插着七柄飛刀，原來他事前已中了兩刀。

趙長恨擲出小二的同時，發覺有一條人影快步衝出酒樓——他顯然是施放飛刀的人，趙長恨連忙追了上去。

雷烈風瞥眼看見與趙長恨一起的程燕，只見她已嚇得面無人色，便向狄乘歡叫道：「照顧這姑娘。」便也身形疾閃的跟着趙長恨追了出去。

雷烈風去後，狄乘歡又向地上的小二屍體望了一眼，發覺小二的屍體開始呈現紫藍色，失聲叫道：「飛刀有毒！」

趙長恨與雷烈風的脚步走得雖快，但那施放暗算的人走得更快。

這人輕功造詣甚高，在街上奔走了一會，便把趙、雷二人遠遠抛離，二人再追一會，那人便已在街上消失了。

二人見被對方走脫，只好停了下來，趙長恨冷峻的目光向雷烈風一掃，但沒有說話。

雷烈風望了他一眼，道：「『無情會』的人手段果然毒辣。」

趙長恨淡淡的道：「他們不是『無情會』的人。」

雷烈風一愕。

趙長恨又道：「『無情會』的人雖然心狠手辣，但絕不會做暗箭傷人這些下三濫的勾當。」

雷烈風道：「那麼那個人是誰？」

趙長恨殺了「長虹幫」三人，對於與「長虹幫」已結下樑子之事，似乎已心中有數，他道：「他是『長虹幫』的人。」

雷烈風道：「『長虹幫』的人為甚麼要殺你？」

趙長恨目光向雷烈風一掃，道：「因為我多管閒事。」說完便向來路而行，雷烈風只好跟在他身後。

＊　＊　＊

當晚，趙長恨為了要保護程燕，仍舊與程燕在泰和客棧同住一房。

雷烈風與狄乘歡原來一直未離開過太原，當晚也住在趙長恨鄰房。

次天一早。

趙長恨一早起來，便與程燕來到客棧

的酒樓用早點。

當他們來到酒樓後，發覺雷、狄二人已坐在一個座頭處。

趙長恨經過大堂，發現大堂中央放有一個大概五尺長的木箱，也不以爲意，便想找個座頭坐下來，但此時，那位掌櫃先生卻走上前來，對着趙長恨，向那木箱一指，道：「大爺，剛才有兩位大爺說，要把這份禮物送給你。」

趙長恨望了那木箱一眼，眉頭一皺，那掌櫃又向他面前遞出一封信，道：「這封信是那兩位大爺說要交給你的。」

趙長恨接過那封信，只見信封上寫着：「趙長恨啓」，另一行則寫着：「先拆禮物後拆信」。

趙長恨又皺了皺眉頭，便向那木箱行近，端詳了一會，便以強大的手勁把那木箱的上蓋弄開。

那木箱一打開，趙長恨登時呆住了，程燕望了木箱一眼，「哇」的一聲，叫道：「弟弟！」便立時暈了過去。

趙長恨先把她扶着，此時，雷、狄兩人也走了過來，向木箱內一看，只見箱內躺着一具童屍，那具童屍，大概只有十一、二歲。

在童屍身上還有一封信。

雷烈風望了趙長恨一眼，只滿胸詫異，不明所以。

趙長恨已知道那具童屍就是程燕之弟，登時怒得咬牙切齒。

趙長恨望了童屍身上那一封信，對雷烈風道：「把那信拿起來。」說完便把昏迷了的程燕抱回房中。雷烈風則拿着那封信跟他登上二樓。

回到房中後，趙長恨先把程燕放在床上，然後以葯物把程燕弄醒。

程燕醒來後，便撲到趙長恨懷中啕號大哭起來，口中還大叫「弟弟」。

趙長恨見程燕倒在自己懷中，望了望面前的雷、狄二人，竟有點尷尬。

在雷、狄二人面前，趙長恨不知如何安慰程燕，只好先打開自己的一封信，信一打開，只是寫着：「與『長虹幫』作對，只有死路一條。」

趙長恨看着那封信，恨得身子也震了。接着把在童屍身上的一封信拿在手中，信封上寫着：「程燕啓」三個字。

趙長恨把信交給程燕道：「這信是給妳的。」

程燕抬起頭來，已哭成一個淚人，搖頭道：「我不看，你替我看吧！」

趙長恨只好把那信也拆開，信箋寫着：「妳不守諾言，找來幫手，這就是妳弟弟的下場。」

趙長恨見了，怒得面上肌肉不停跳動，目光更猶如兩把利劍一樣。

過了一會，趙長恨對懷中的程燕道：「對不起，我害死了妳弟弟。」

程燕已傷心欲絕，她只在不停的哭。

趙長恨面上呈現殺氣，咬着牙，道：「我要『長虹幫』玉石俱焚！」

雷烈風聽他說了，心想：「要應付『無情會』的追殺已非易事，現在竟然還惹上了『長虹幫』。」

狄乘歡道：「『長虹幫』無惡不作，我們要把他消滅。」

雷烈風道：「恐怕並不容易。」

狄乘歡正想說話，就在此時，房門忽然發出一聲巨响，接着，兩扇門成爲四分五裂。

趙、雷、狄三人忙向房門望了過去，但見一個人從外跳了進來。

只見此人四十歲左右年紀，身材瘦削，面色蠟黃，神情極之可怖。

那人手執一柄半月形彎刀，進來後，目光銳利的瞪着趙長恨。

趙長恨見了他，面上肌肉又一跳，道：「奪命彎刀仇蒼天？」

那個外號「奪命彎刀」的仇蒼天一整面容道：「一入無情會，終生無反悔。」說着，拿着彎刀便向趙長恨砍去。

趙長恨忙放下懷中受驚的程燕，便拔出短劍向仇蒼天迎了上去，接着便激鬥起來。

雷烈風也不坐視，接過狄乘歡手中單刀，也加入了戰圈。

狄乘歡則走到程燕身旁，加以保護，她實在需要別人保護。

這仇蒼天的武功雖然不弱，但趙長恨與雷烈風都是獨當一面的能手，在以一敵二的情形底下，仇蒼天要殺趙長恨簡直難比登天，鬥得數十招之際，仇蒼天已然抵擋不住二人的猛烈攻勢，再接十來招，仇蒼天情知不敵，一個轉身，便朝房門奔了出去，趙長恨發一聲喊，直向仇蒼天撲了過去，仇蒼天見趙長恨追來，便向趙長恨攻了幾招，然後奪路而逃，而且走得有點狼狽。

雷烈風見仇蒼天不敵而逃，趙長恨尾隨而追。當機立斷，便向窗外躍了出去。

雷烈風從房中窗門跳出街外，便快步向客棧正門走去，以攔截仇蒼天。

仇蒼天果然在趙長恨追趕下走出客棧大門，雷烈風舞着大刀把仇蒼天去路攔住。

仇蒼天見前後受敵，被逼迎戰，於是，雙方又在街上劇鬥起來，這個變故，只把街上行人嚇得四散奔逃。

仇蒼天見擺脫不了二人，乾脆來個一決生死，心意已定，竟打得更加兇猛。

趙長恨是一個遇强越强的人，對手出手狠毒，他則比對方更加狠毒，再鬥五十招過外，仇蒼天手中兵器已被趙長恨以强大的手勁震脫。

趙長恨見仇蒼天兵器脫手，馬步一進，手執短劍便向仇蒼天刺去，仇蒼天忙以橋手格開，但雷烈風又一刀劈將過來，仇蒼天當即一低頭避過，雷烈風一刀劈空，趙長恨亦已衝至，仇蒼天手無寸鐵，只好竄高伏低的閃避。

趙長恨把仇蒼天攻得狼狽不堪之際，雷烈風覷準機會，手握單刀，從後向仇蒼天一刀劃去，仇蒼天背部中刀，一個劇痛，忙向旁跳了開去，但雷烈風身形疾閃，已閃到他身後，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呼」的一聲攻到，仇蒼天避無可避，雷烈風那把大刀便已架在他頸上，仇蒼天登時不敢動彈。

趙長恨見雷烈風制住了仇蒼天，眼光充滿殺氣，便一劍向仇蒼天心窩刺去，仇蒼天見趙長恨一劍飛快刺來，知道必死無疑，竟閉起眼睛受死。

當仇蒼天閉起雙眼之際，但聞「噹」的一聲，仇蒼天見趙長恨那一劍仍未刺來，睜開眼一看，原來趙長恨那刺來一劍被雷烈風擋開，隨即聽雷烈風說道：「趙堂主，且慢。」

仇蒼天一怔。

趙長恨忽聞雷烈風稱自己爲「趙堂主」，也不禁一愕。

雷烈風那把刀仍架在仇蒼天頸上，此時，他對仇蒼天道：「哼！你們『無情會』是甚麼東西？竟然要殺我們的趙堂主？」

趙長恨的呆木表情中透出一絲愕然。

仇蒼天瞪着雷烈風，道：「他背叛組織，非殺不可。」

雷烈風道：「趙堂主自從脫離了『無情會』後，便加入了咱們『長虹幫』，後來本幫青旗堂堂主劉傲被『無情會』的『陰冥客』南宮霧殺了之後，趙堂主便升爲青旗堂堂主，無情要殺趙堂主，即是說擺明與『長虹幫』作對，本幫幫主是絕對不會罷休的。」

趙長恨聽了雷烈風的說話，登時明白過來，雷烈風在挑撥「長虹幫」與「無情會」，讓兩路人馬結下仇怨，然後來個互相廝殺。

趙長恨不禁心中暗讚一句：「雷烈風果然聰明。」

仇蒼天聽雷烈風說了，恨恨的道：「敝會與貴幫素來河水不犯井水，今天你既然挑起火頭，也休怪敝會不客氣了。」

雷烈風冷哼一聲，道：「仇蒼天，我今天不殺你，我要留下你一條命，好讓你回去告訴無情，『長虹幫』要『無情會』的走狗全部消失在這世上。」

仇蒼天目光充滿仇恨，道：「有種的，留個萬兒。」

雷烈風道：「『無情會』的走狗沒有資格知道我的名字。」

仇蒼天咬牙道：「你今天不殺我，你會後悔的。」

雷烈風面色一沉，道：「我不殺你，但我要挖去你一隻招子，好讓你記得你的招子是被『長虹幫』兄弟毀去的。」

雷烈風說完，左手食中二指飛快向仇蒼天右眼插去，仇蒼天來不及閃避，右眼登時被雷烈風挖了出來。

一隻眼被挖去，當然痛楚萬分，但仇蒼天卻忍得住這種痛楚，他仍筆直的站着，但強烈的仇恨在面上暴現。

雷烈風挖去仇蒼天一隻眼後，接着一腳踢向仇蒼天胸膛，仇蒼天登時四腳朝天的向後直飛，待站起身來時，雷烈風大喝一聲：「滾！」

仇蒼天滿面都是從右眼流下的鮮血，神情極之可怖，咬牙切齒的道：「總有一天，我要你碎屍萬段。」說完便悻悻然的走了。

雷烈風望着仇蒼天在街角消失，回頭望了趙長恨一眼。

趙長恨仍是那麼的毫無表情，說道：「你又何必淌這趟渾水？」

雷烈風道：「你的事亦即是我的事，你說我該不該淌這渾水？」

趙長恨雙眉一蹙，道：「你還是那麼愛管閒事！」

雷烈風微笑一下，道：「這是大事，不是閒事。」

趙長恨道：「得罪『無情會』與『長虹幫』，你知有甚麼後果？」

雷烈風又一笑，道：「得罪這兩幫人馬，我只知道隨時隨地都要打架，其餘的，我不知道。」

趙長恨目光凌厲的盯着他，道：「你太自信了。」

雷烈風道：「做人自信一點，總好過對自己一點信心也沒有。」

趙長恨又向他望了一眼，然後一聲不响的朝客棧大門行了過去，雷烈風聳聳肩，只好跟在他身後。

行了幾步，趙長恨忽然回轉身來，對雷烈風道：「我看你最好買一口刀在身。」說完便回轉身向前行。

雷烈風平日不愛帶兵器在身，這點趙長恨是知道的，所以趙長恨才給了雷烈風這個忠告。

雷烈風當然也知道，身在江湖，風險重重，尤其是開罪了「無情會」與「長虹幫」，煞星隨時都會降臨，所以，他必定要接受趙長恨對自己的忠告。

＊　＊　＊

翌日，趙長恨等人把程燕之弟葬了。

程燕站在墓前，倒在趙長恨懷中哭得死去活來。

趙長恨見程燕哭得甚是傷心，只感到有滿胸仇恨，而且是那麼的强烈。

雷烈風與狄乘歡知道，惹怒了趙長恨，實在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趙長恨實在不忍心眼看程燕傷心欲絕，在墓前燒了冥鏹後，便把程燕帶走。

回到客棧後，程燕仍在不停抽泣，雷、狄二人見了，只好分別從旁勸解。

程燕的傷心，趙長恨看在眼裏，實在有點心痛。

過了一會，趙長恨行到程燕面前，說道：「程姑娘，妳家在那裏？明天我就送妳回家去吧，然後我才替妳弟弟報仇。」

程燕一雙晶瑩的淚眼望着他，神態更加惹人憐愛，就道：「不，趙大哥，我要跟着你。」

趙長恨搖了搖頭，道：「跟着我只有受苦。」

程燕道：「我不怕。」

雷、狄二人在一旁冷眼旁觀，知道程燕已對趙長恨產生了情愫，二人不禁爲趙長恨感到高興。

雷、狄兩人見趙、程似在說着私事，感到不方便留下來，便對望了一眼，然後雷烈風對趙長恨道：「趙兄，你與程姑娘慢慢談，我們先出去。」

趙長恨不置可否，雷、狄兩人便離開了他們的房間。

二人走後，程燕望着趙長恨，道：「趙大哥，無論怎樣苦也好，我都要跟着你。」

趙長恨無奈的道：「妳知不知道，我在江湖上仇人衆多，妳跟着我，是會連累妳的。」

程燕幽幽的望着他，搖頭道：「我不怕。」

趙長恨道：「妳一個千金小姐，令妳受苦我已是不忍，更何況和我一齊隨時有生命危險？」

程燕咀兒一扁，帶着眼淚，說：「你是不是不喜歡我和你一齊？」

趙長恨聞言，只是目光呆滯，神情肅穆，他當然知道程燕已對自己產生了感情——一種可以置生死於度外的感情。趙長恨又何嘗不想與她在一起？但他明白到，程燕的生命在自己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

趙長恨忽然覺得，這世上任何人的性命都比不上程燕性命寶貴，所以，他絕對不能讓程燕有任何兇險，甚至任何人都不能碰她一根頭髮，但她在自己身邊，可以說比在野獸羣中還要危險，所以，為了她的安全着想，趙長恨不能不設法令她回家。

程燕說了那句話後，見趙長恨沉吟不語，又道：「無論怎樣，我都要跟着你的了。」

趙長恨道：「妳是一個明白事理的女孩子，我勸妳別一時意氣用事。」

程燕又一扁小咀，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趙長恨道：「無論甚麼意思也好，妳一定要回家去。」

程燕滿帶哀怨的一雙眼望着他，道：「你不喜歡我和你一起？」

趙長恨只覺心緒紊亂，眼光不再望她，忽然斬釘截鐵的道：「不錯，我不喜歡妳跟在我身旁，妳回家去吧！」趙長恨說完，只覺心中一陣刺痛。

程燕聽了，登時目瞪口呆，過了一會，語氣有點激動，道：「你不喜歡我？」

趙長恨心弦為之一震，他不敢望她，只忍住內心難過的道：「不錯，我根本不喜歡妳，所以你別跟着我。」說着，心中彷似插滿了箭一樣。

程燕聽他說了，神情異常激動，「哇」的一聲又大哭起來。

趙長恨遇上了一個心愛的人——程燕，但卻不能相愛，因為自己只是一個亡命天涯的浪子，浪子本來就無根，更何況，自己不但是一個無根的浪子，更是一個受人追殺的對象。

——她是一個萬金之軀的富家小姐，我本就不應該對她產生感情。

程燕是一個未嘗過感情的少女，今番只覺得被趙長恨欺騙了，在她有生以來，本來從未受過挫折，只受過無數呵護、憐愛，她本是個生活在保護罩內的人，今番被騙，只感到有如五雷轟頂一般，這滋味，甚至比死了弟弟還要痛苦得多。

程燕傷心難禁，想起趙長恨為自己治傷時，觸摸過自己身體，自己又曾三番四次情不自禁的依偎在他懷中，倒頭來，對方卻說「根本不喜歡自己」，這種感受，對一個感情豐富的未嫁少女來說，簡直是天大的恥辱，這對她來說，實在有點殘酷。

趙長恨當然不知道程燕的心在想甚麼，只知道自己內心充滿歉疚及無邊的痛苦。

——為了她的生命安全，我不能心軟下來。

他走到哭成淚人的程燕身旁，無奈的道：「程姑娘，妳年輕貌美，只要回到家中，就有無數年青英俊的公子哥兒等着妳。」

程燕更加傷心，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趙長恨神情苦澀，見她傷心，實在於心不忍，一個衝動，幾乎想衝前把她抱在懷中，然後說聲：「我其實很喜歡妳！」但他強自抑制住這般衝動，只說道：「妳住在什麼地方？我明天送妳回去吧。」

程燕張開口，大叫一聲：「我不需要你送我，你別管我！」說完，打開房門，便向外直奔了出去。

趙長恨見了，張開口，望着房門，但沒有追上去，神情痛苦，喃喃的道：「燕！原諒我！我實在逼不得已，妳跟着我，實在不會有好日子過。」說着，眼睛也開始濕了。

雷烈風與狄乘歡坐在客棧大堂，忽見程燕滿面淚珠的走了下來，接着奔向大門，不禁一個詫異，二人對望了一眼，便尾隨追去，當二人來到大門口，正想向街上追出去之際，忽聞一聲低沉的叫聲：「不要追！」

二人回頭一望，只見趙長恨站在二樓的欄杆處。

趙長恨叫了那聲後，便回轉身，拖着無奈的腳步走回房中。

雷狄兩人只覺事情透着古怪，又對望了一眼，接着雷烈風便登上二樓，與狄乘歡一起向趙長恨房中而去。

趙長恨的房門並沒有門上，所以雷烈風一推，那門便應聲而開了。

雷烈風把門關上，走到趙長恨面前，說道：「趙兄，什麼事？」

趙長恨神情冰冷，道：「沒事！」

狄乘歡道：「程姑娘什麼事？」

趙長恨道：「她死了弟弟，所以很傷心。」

二人當然知道事情不會如此簡單，更加明白到，以程燕柔弱的性格，是絕不會離他而去的，所以雷烈風道：「但她哭着走了。」

趙長恨道：「女人都是喜歡哭的，哭過了就會沒事，她會回來的。」

雷烈風道：「若果她不回來怎辦？」

趙長恨道：「若果她不回來，這表示她已回家去了。」他這個想法實在有點粗心大意。

雷烈風道：「但我想知道，她為什麼哭得如此傷心的一走了之？」

趙長恨冰冷的眼光向他一掃，他沒有答雷烈風的問題，改變話題道：「我叫你去買一口刀來防身，為什麼還不去買？」

趙長恨的說話，似乎意味着：我們與「無情會」及「長虹幫」的大戰將會隨時展開。雷烈風當然聽得出。

雷烈風明白到，這世上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比知道了還要好，所以，這世上無知的人活得比誰都愉快。

所以雷烈風也不再追問趙長恨有關程燕的事，因為即使再問下去，趙長恨也不會說的。

* * *

在太原市的郊野外，有一間破舊不堪的廟宇，廟的內外都已封滿塵埃，結滿蛛網，廟內更給于人有一種陰森的感覺，儘管是在夏天，但這裡却有點寒氣。

廟門外佇立着一個人，此人以黑布蒙面，身材健碩，雖然看不清此人面貌，但

單看此人站立的姿勢及身形，已給人有一種威猛的感覺。

他雙眼烱烱有神的望着遠方。

此時，有一人向着蒙面人走了過來，待得接近時，此人原來正是「奪命彎刀」仇蒼天。

仇蒼天走到蒙面人身前，先單膝跪地，然後作個揖，道：「頭兒！」他的神情實在有點懊喪，說了兩個字後，便垂下頭來。

蒙面人盯了他一眼，陰惻惻的道：「怎麼了？」

仇蒼天表情仍是那麼的懊喪，垂頭道：「下屬本來可以殺了趙長恨，但有人橫裡插手，以致下屬不能完成任務。」

這蒙面人原來就是「無情會」的首領無情，聽仇蒼天說了，目光變得更銳利，道：「這橫加插手的人是誰？」

仇蒼天道：「下屬查過了，他叫雷烈風，大概只有廿三四歲，武功相當高强，自稱是『長虹幫』的人，趙長恨更加入了『長虹幫』，晋升為青旗堂堂主，這雷烈風還聲明要與本會勢不兩立。」

無情聽後，沉思片刻，然後淡淡的道：「起來。」

仇蒼天便站了起來，但仍垂下頭來不敢望無情一眼。

無情就站在他面前，看態度是那麼的悠閒，驀地裡，無情忽然伸出右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直向仇蒼天印去。

仇蒼天猝不及防，見無情忽然動手，已來不及閃避，登時發出「碰」的一聲，胸膛便中了無情結結實實的一掌，人也向外飛了出去，在仇蒼天向外飛出去的同時，無情又夾着斗大的雙拳直轟向仇蒼天胸部。

仇蒼天登時跌了個四脚朝天，同時口中噴出一蓬鮮血，此時，無情又向他雙掌攻來，但仇蒼天也不弱，忙向旁一滾，避過了無情雙掌後，再滾兩滾，立時彈地站起身來，大叫道：「頭兒，這是幹什麼？」

無情冰冷着語氣，道：「我要殺你！」

仇蒼天一驚，道：「為什麼？」

無情道：「『無情會』的所有兄弟都是身份神秘的，你殺趙長恨不成，又露了身份，對本會大大不利，所以你只好死！」

那個「死」字還未說完，雙掌又向仇蒼天攻去。

到這個時候，仇蒼天豈會坐以待斃？連忙掣出手中彎刀加以還擊。

仇蒼天見無情雙掌攻至，不避反攻，彎刀便向無情雙手迎上去，但無情在急速攻勢中，雙掌一沉，待避了一刀之後，雙掌直攻仇蒼天面部，仇蒼天向後一仰，避了這攻來雙掌後，又一刀劈向無情，但無情動作比他更快，他這一刀還未劈到，無情已疾閃到他身後，再以快速無比的速度一掌印向仇蒼天背心。

仇蒼天中此一掌，又噴出一口鮮血。

無情攻了仇蒼天一掌後，也不追擊，只目光灼灼的望着他。

仇蒼天在激鬥中，震動了右眼的傷處，眼孔的鮮血又汨汨流出，但他仍忍着痛楚，大喝一聲，彎刀又向無情招呼過去，無情氣定神閒，待他一刀攻來後，以左手輕描淡寫的格開仇蒼天握刀的右手，然後來一記擒拿手法，牢牢的扣着仇蒼天右手，接着右手快捷無倫的向仇蒼天胸膛連攻三拳。

仇蒼天中無情第一掌時已受了內傷，戰鬥力也大大減少，根本敵不過無情的快速攻勢，他吃了三拳後，已胸骨折斷，成了强弩之末，但仍鼓其餘勇的向無情進攻。

無情見他一招攻至，連忙一跳而起，仇蒼天撲了個空，無情已在半空中向他天靈蓋擊中一掌，仇蒼天登時慘叫一聲倒在地上。

無情一雙眼好似一頭餓鷹般盯着倒在地上的仇蒼天，過了一會，忽然拾起仇蒼天的彎刀，便一刀向仇蒼天咽喉劈下。

無情殺手有情天

在太原市中，有一條極不顯眼的橫巷、巷內有一間極不顯眼的鋪子，這鋪子沒有招牌，但行走江湖的人及武林人仕，都知道這家沒有招牌的鋪子叫「英雄店」。

在尋常百姓眼中，「英雄店」根本是一間對他們無關重要的鋪子，因為「英雄店」是一間售賣各式各樣兵器的鋪子。

雷烈風知道有這麼一間鋪子之後，便到店中選購了一口刀。

無論什麼兵器也好，只要在一個江湖人物手中，它的作用只是用來防身殺敵。

無論什麼刀，只要能夠保護自己，就是好刀，所以雷烈風只選購了一口普通的戒刀。

即使是一把未開鋒的生銹刀，只要在雷烈風手上，都可以殺人於無形，因為雷烈風出手實在太快。

雷烈風所購買那把戒刀，當然不是未開鋒，也絕不是一把生銹刀，他對這把刀已很滿意了。

雷烈風離開「英雄店」後，走出橫巷，便向大街行去。

雷烈風在大街朝泰和客棧而行，行了一會，忽然有兩名大漢從他身旁快步擦過，其中一人還把他碰了一下。

他見此兩人行色匆匆，碰了自己一下也不回轉頭來道歉一聲，不禁向兩人望了過去，他在背後看不清此兩人面貌，只見他們都是身形高大，而且還手拿武器，其中一人拿口大刀，另一人則手握長劍。

雷烈風見兩人在鬧市中快步向前走，街上不少人見了他們都退避三舍，他覺得，此二人顯然不是善類。

雷烈風見了他們的行色，好奇心起，竟跟了上去，行了數步，雷烈風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個熟悉的背影，但想不起此人是誰，而此時他也發覺，那兩人好似一直在盯着那熟悉的背影，雷烈風好奇心更加重了，立時把脚步加快。

兩名大漢快步走了一會，這時候已超前那個熟悉的背影。

兩名大漢走到那人面前後，竟然一言不發的掣出兵器便雙雙向那人攻去。

雷烈風清楚看見，那人使用的是一把九環鋼刀，雙方鬥了十來招之際，那人回轉身來，雷烈風朝那人一看，脫口道：「『喪魂刀』段星雲？」

雷烈風知道，段星雲是一個殺人無數

的江湖殺手，樹敵衆多，與人發生恩怨本就不奇怪，這事根本與自己無關，他更知道，段星雲要殺趙長恨時，自己橫加插手，可以說與段星雲已結下樑子，也不想再與他糾纏下去，看了一會，便掉頭離開了。

段星雲一把九環鋼刀舞得虎虎生風，兩名大漢雖然武功也不弱，且以二敵一，但鬥了百來招，已顯然敵不過段星雲的兇猛招數，再鬥一會，那兩人已然雙雙掛彩。

江湖中人都知道，惹上段星雲，簡直就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再打不久，兩名大漢身上又添多幾記刀痕，段星雲見他們已漸減氣力，但仍一點也不放鬆，來個乘勝追擊，向着兩人一輪快刀猛力攻去，一時間，但聞「噹噹」之聲響個不絕，也不知攻了多少刀。

段星雲這一輪快刀，就好似一陣狂風一樣，兩人根本抵擋不住，狂風過後，段星雲驀地收招，而那兩人在段星雲停止了動作後，忽然動也不動的站立着，而且神情變得甚是呆滯。

段星雲收起招式後，好整以暇的整理一下衣衫，然後便頭也不回的向原來的方向行去。

段星雲行了數步，那兩個原本站立着的大漢忽然雙雙向後倒了下去，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接着，身上各處汩汩流出鮮血，直把街上染成深紅色。

* * *

趙長恨獨個兒坐在客棧的酒樓處，一邊在喝着悶酒，一邊在想念着程燕。

他與程燕相處了一段日子，內心對程燕產生出難以磨滅的好感，每當想起與她相處那一段日子，心中就不其然有一陣陣刺痛的感受。

他爲了程燕的生命安全着想，因而着令她離開自己，心中本就感到痛苦，到頭來程燕又不明白自己的心意，因而令她傷透了心，這一份感受，實在也難受得很。

一醉眞的可以解千愁？然則，醒了之後又如何，豈非比醉前更痛苦？

趙長恨已不理會醉前與醉後的感受，他只知道要飲酒，不斷的飲，但奈何，無論他怎樣飲，他仍不會醉，仍是那麼清醒，仍然要受想念一個人的痛苦。

他突然覺得，自己實在不適宜涉及那個「情」字。

對他來說，愛情實在太殘酷，令他一生痛苦的，也就是愛情，他本就不應該有情，可是，他不能控制自己，所以，他只好接受「情」所帶給他的無邊痛苦。

這世上，是否眞有毫無情慾的人？

趙長恨希望自己是這種人。

他仍呆呆的坐着，眼神是那麼的呆滯，也不知喝了多少酒，只可惜，酒並不能痲醉自己。

當他喝完了另一埕酒後，又叫店小二要了一埕，小二見他已喝了不少，本想勸他不要再喝了，但見了他那冰冷而可怕的神情，心中也打了個寒噤，所以他不敢不拿酒給趙長恨。

過了一會，小二又拿了一埕酒放在趙長恨的桌上，趙長恨呆望着酒埕，伸出右手，便向酒埕的泥封拍下，但他這一拍，他的手忽然被人擋開了，

趙長恨的手被擋開了，但沒有望擋自己的手那人，因爲他已知道此人是雷烈風，雷烈風進來的時候，他已看見了。

趙長恨連望雷烈風一眼也沒有，便又伸手去拍酒埕的泥封，但這一拍之下，酒埕已被雷烈風拿開了。

趙長恨驀地抬起頭來，以淩厲的目光瞪着雷烈風。

雷烈風望了望他桌上的三個酒埕，然後坐了下來，向趙長恨搖了搖頭，說：「不要再喝了。」接着把酒埕放回桌上。

趙長恨不理，便又把酒埕拿到手中，然後拍去泥封，便又開始喝他的第四埕酒。

雷烈風見了，不禁搖頭嘆息了一聲，他知道趙長恨太想念程燕，程燕這一走，也不知有沒有機會再與趙長恨相見？所以趙長恨便來個借酒消愁。

雷烈風見他喝得很快，又搖了搖頭，忍不住道：「你又何必如此摧殘自己？」

趙長恨把一杯酒灌下之後，道：「我的事你最好別管。」

雷烈風道：「我這是爲你着想。」

趙長恨道：「不必！」說完，又喝下一杯酒。

雷烈風也無話可說了。

趙長恨望了望他手中新買的戒刀，道：「明天開始，我們開始部署如何殺進『長虹幫』總壇，然後把裘霸天殺了。」

裘霸天就是「長虹幫」幫主，雷烈風聽他說了，便道：「就憑我們三個人？」

趙長恨道：「你怕？」

雷烈風道：「若果我怕的話，我早就一走了之。」

趙長恨道：「好！」便又把一杯酒斟滿，然後倒進口中。

雷烈風道：「『長虹幫』人多幫衆，憑我們三個人根本無可能與他們硬拚。」

趙長恨道：「你想怎樣？」

雷烈風道：「不能力敵，只好智取。」

趙長恨望着他，眼神彷似在說：「如何智取？」

雷烈風果然說道：「最好的辦法就是挑撥『長虹幫』與『無情會』，讓他們來個互相廝殺。」

趙長恨道：「但我要親手殺掉裘霸天，方才消我心頭之恨。」

雷烈風正想說話，但一瞥眼，看見一個人走了進來，然後在一個座頭坐了下來。

此人正是「喪魂刀」段星雲，雷烈風見了他，心想：「他一定把剛才那兩人殺了。」又想：「今次碰上他，看來又有一場惡鬥了。」

段星雲坐下來後，他當然已看見了趙、雷二人，但他卻若無其事的坐着，就好似沒有發現兩人一樣。

雷烈風忍不住低聲對趙長恨道：「段星雲來了。」

趙長恨連望段星雲一下也沒有，看神情，似乎就算有十個段星雲在也不放在心上一樣，只淡淡的應道：「我知道。」

雷烈風知道趙長恨是一個很冷靜的人，就是泰山崩於前，也毫無懼色，但自己卻不能做到這一點。所以他又忍不住望了

仇蒼天追殺趙長恨失敗，無情不悅，突然出手把他擊殺。

段星雲一眼，而且開始顯得有點緊張，心裏早就作好了隨時一拚生死的準備。

但段星雲卻一點行動的表示也沒有，還開始在喝他的酒。

這個時候，酒樓的客人並不太多，所以，偌大的酒樓內顯得有點冷清，而且是那麼的清靜，段星雲來了之後，氣氛更有點不尋常。

趙長恨又把一埕酒喝完，喚過店小二，又要了一埕酒，但雷烈風卻道：「你已喝了很多，不要再喝了。」

趙長恨望着他，道：「爲什麼？」

雷烈風道：「酒喝多了，沒有益。」

段星雲忽然開口道：「誰說的？」

雷烈風見段星雲忽然插咀，不禁一怔。

段星雲並沒有望他們，忽然又道：「小二，拿一埕酒給趙大爺。」

小二應諾了一聲，便回頭取酒去了，此時，段星雲又道：「不用客氣，我做東。」他這句話似乎對趙長恨說的，但趙長恨卻毫無表情，雷烈風則愕了然。

不久，小二也把酒送上來了，趙長恨也不客氣，拍去酒埕的泥封，斟了一杯酒，對段星雲道：「多謝！」便把酒杯送到唇邊，但雷烈風卻阻止道：「等一等！」

段星雲道：「放心，酒內無毒。」

趙長恨也不理會酒內有沒有毒，便一飲而盡，接着又斟了另一杯，拿起酒杯，對段星雲道：「先飲爲敬，我也敬你一杯。」說着，把盛滿酒的一隻酒杯向段星雲擲了出去。

段星雲見一杯酒飛了過來，右手姆食二指握了個「杯手」，氣定神閒的接過飛過來的一隻酒杯，那酒杯便平平穩穩的座在段星雲的「杯手」中，而且涓滴不瀉。

段星雲接過酒杯後，便把一杯酒一飲而盡，然後把那隻空酒杯向趙長恨一擲，說道：「酒杯還你！」

趙長恨見那酒杯擲來，沒有伸手去接，那酒杯登時跌在地上粉碎了，口中說道：「酒杯不是我的，不用還。」

雷烈風知道段星雲此次出現，一定是衝着自己與趙長恨而來，但見他毫無動手的意思，也按奈不住了，站起身來，緊握着戒刀，對着段星雲道：「段星雲，做人何必轉彎抹角，你想怎樣？只管說好了。」

段星雲連望也沒有望他一眼，淡淡的道：「我沒有想怎樣。」

雷烈風知道什麼叫做「先下手爲强」，於是便把戒刀拔了出來，大有與段星雲一決生死之意，但趙長恨卻冷冷的道：「坐下來！」

雷烈風不理他，目光只盯着段星雲，心想：「此人今天若不把他除去，恐怕日後痲煩多多。」心念至此，大喝一聲，便握刀向段星雲衝了過去。

若果段星雲不是領教過雷烈風的高招的話，是不會把雷烈風放在心上的，見他提刀撲了過來，忙在桌上拿起九環鋼刀還擊，剎那間，又激鬥起來。

趙長恨見二人打起上來，連眼尾也沒有望他們一下，就好似沒有發生什麼事一樣，還把一杯杯酒灌進肚子裏去。

雷、段兩人仍打得異常激烈，此時，

「噹」的一聲，二人的兵器作了一個强大的碰撞，二人同時被對方的勁力震退了數步，雷烈風甫一站定脚步，握刀晃了晃，便向段星雲撲去，段星雲向旁一踏馬步，擋開了雷烈風一刀，但雷烈風變招奇快，一刀被擋，已閃到段星雲身後，然後一刀朝段星雲背心劈下，段星雲也不回身，後腦好似長了眼睛一樣，九環鋼刀向後一挑，便把雷烈風一刀擋開。

雷烈風一刀被擋，接着向段星雲攔腰一刀掃來，段星雲已回轉身來，見這一招兇猛，向旁一跳避過了，雷烈風想向他追擊，段星雲眼見他提刀撲向自己，大喝一聲，使一招「狂風掃落葉」，便向雷烈風一輪狂風般的快刀攻去。

雷烈風見一輪快刀攻來，招數就好似一隻巨網般蓋向自己，忙使一招「春雷乍响」相迎，這招「春雷乍响」與段星雲的「狂風掃落葉」有異曲同工之妙，一經碰上，登時發出無數碰撞聲，端的震耳欲聾。

雙方施展這一陣快速攻勢，互有攻守，也不知互相攻了多少刀。

在一旁的趙長恨見二人一輪不要命的快攻，也忍不住把眼光停在兩人身上，他知道段星雲是一個不好惹的人物，看了一會這一陣驚心動魄的劇鬥後，眼光出現一線關心的光彩——對雷烈風的關心。

此時，狄乘歡也從外走了進來，甫一進來，便看了這個光景，只把他看得呆了。

雷、段兩人仍在以快捷無比的刀法在拚鬥，狄乘歡只看了一會，緊張得手心也滲出了冷汗，不禁心想：「武林中，能有這種好刀法的人根本沒有幾多個。」

雷、段兩人同是身手敏捷之輩，尤以雷烈風身手更加輕靈。

二人已鬥了數百招，雙方仍討不了半點好處，「噹」的一聲，雙方又被對方震退了數步，二人相繼站定下來，雙方提着兵器在對望着。

過了一會，段星雲道：「果然好身手！」

雷烈風也道：「你也不錯！」

兩人各說了一句話後，又互相望着對方。

趙長恨又開始在喝酒。

狄乘歡呆望着二人，他見雷烈風身上並無任何損傷，這才吁了一口氣。

空氣出現一片沉寂。

雷、段兩人對望了一會後，雙方眼神忽然產生出一種互相佩服的眼光。

此時，雷烈風道：「段星雲果然名不虛傳。」

段星雲道：「雷烈風能對抗柳常春的『驚雷刀法』，果然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雷烈風去年與柳常春一戰，也曾在太原市一帶武林人物中起了一陣哄動。

雷、段兩人說了一句話後，忽然不約而同地向對方一拱手，道：「佩服！」

雷烈風向段星雲作了一個微笑，段星雲向他點了點頭。

狄乘歡看在眼裡，覺得二人好似打消了拚命念頭，倒抽了一口涼氣後，向二人行前，道：「既然大家識英雄重英雄，何不坐下來共謀一醉？」

雷烈風收刀還鞘，說了聲「好」，便首先向段星雲原本的座頭行了過去，然後拿起兩隻酒杯，把杯斟滿後，自己拿着一杯一飲而盡，另一杯則向段星雲擲去，段星雲見一杯飛來，用刀一接，便把那杯酒接住，然後又一飲而盡。

段星雲飲完那杯酒後，便把酒杯向雷烈風一送，雷烈風見那酒杯飛來，便伸出右腳，朝那酒杯輕輕一踢，再伸手一抄，便把那酒杯接在手中，段星雲見他似在賣弄身手，但的確身手不凡，也忍不住叫了聲「好」。

雷烈風又飲了一杯酒，然後道：「酒逢知己千杯少，段兄，坐下來，大家再喝個痛快。」

段星雲果然坐了下來，飲了一杯後，便向趙長恨行去，走到趙長恨跟前，便坐在趙長恨的桌上。

雷烈風恐怕他與趙長恨再次衝突，便與狄乘歡也走了過來。

段星雲瞪着趙長恨，道：「趙兄，無情已命令四大殺神來追殺你！我特意來告訴你。」

趙長恨冷冷的道：「你是其中一人？」

段星雲道：「不是！」

趙長恨道：「那你爲什麼要告訴我？」

段星雲道：「你脫離無情會後，無情下令要我追殺你，但我不能完成任務，又露了身份，無情認爲我已失去利用價值，便也派人追殺我，所以，現在我也不是無情會的人，即是說，我們已不是敵人。」

雷烈風插咀道：「剛才在街上與你對打的兩人難道就是無情派來殺你的？」

段星雲道：「不錯，但那兩人已被我殺了。」

雷烈風道：「你現在與趙兄是同一命運了？」

段星雲道：「可以這樣說，無情會本有殺手十三名，除趙兄和我之外，還有十一名殺手，但十一名之中，『陰冥客』南宮霧，『游魂劍客』呂浪、『鬼流星』沈奔、『奪命彎刀』仇蒼天已死了，昨天和今天又被我殺了三人，所以無情會還有四名殺手，連無情本人還有五人。」

雷烈風道：「他們都在追殺你和趙兄？」

段星雲道：「不錯！」

一直沉默的趙長恨終於開口了：「他們的身份你已查清了？」

段星雲道：「當然，所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

趙長恨道：「他們是誰？」

段星雲道：「他們就是『鬼槍子』鄧飛、『魔鬼雙刀』司空無敵、『雙斧泣鬼神』蔡三虎、『無敵鐧』耿星河，這四人都是令人聞名喪胆之輩。」

雷烈風道：「若果他們聯手，豈非難以應付得很？」

段星雲道：「他們各人互不相識，會不會聯手，就要看無情了。」說完，又喝了杯酒，然後在懷中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說道：「我要對你們說的已說完。」站起身來，說聲「告辭」，便朝大門行了出去。

雷烈風張開口，正想叫住他，但望了望趙長恨，便沒有說出口。

他目送段星雲走出大門，才對趙長恨道：「段星雲說的四人，都不是好惹之輩。」

趙長恨沒有說話。

雷烈風又道：「你打算怎樣？」

趙長恨道：「我從來不去想將來的事，根本無需要爲日後打算。」說完，便站起身來，一聲不响的行出酒樓。

雷烈風與狄乘歡眞拿趙長恨一點辦法也沒有，狄乘歡又忍不住說道：「這人的脾氣總是古裏古怪的。」

雷烈風只好作了個苦笑。

* * *

趙長恨行出酒樓後，拖着沉重的腳步在街上漫步着，好似不知道自己該去什麼地方——他的人生本來就沒有目的。

行了一會，另一邊忽然傳來一聲叫救命之聲，那是一個女子發出的叫救聲，趙長恨當然聽見了，但他卻無動於衷，只在走他的路。

過了片刻，又傳來連續幾聲救命聲，趙長恨再聽個眞切，忽然一個動容，心弦也爲之一震，原來這叫救命之聲是程燕的聲音。

趙長恨乍聞程燕大叫救命，知道程燕必定有難，一個情急，便向聲音傳來處發足奔去。

在街上向前走了一會，果見有三名大漢挾着程燕登上一輛馬車，趙長恨豈容程燕受人傷害？牙一咬，便向那三人衝了過去。

三名大漢見趙長恨，微微一驚，其中一人叫道：「趙長恨來了！」話音剛落，趙長恨已衝到三人面前。

三名大漢見狀，其中一人以刀架在程燕頸上，另兩人持刀向趙長恨撲了過去。

趙長恨也不拔劍，便向二人欺了過去，那兩柄刀砍過來之際，趙長恨以手格開，然後以閃電的速度向二人轟了數拳，二人中拳，向後退了數步，趙長恨在他們未站定之前，揮着雙拳向二人飛了過去。

兩人見他身法奇快，也避無可避，踉蹌中以刀向趙長恨揮了過去，但趙長恨雙腿齊飛，「啪啪」兩聲，踢在二人持刀右手的脈門，同一時間，以快速的手法向二人胸腔轟了十拳。

趙長恨出手力度奇重無比，那二人武功平常得很，吃了趙長恨一頓拳頭後，登時胸骨折斷，重傷倒在地上。

趙長恨打倒二人後，目露兇光的盯在挾着程燕的大漢。

程燕見趙長恨忽然出現，生出一陣興奮，忍不住叫道：「趙大哥！」

趙長恨聽她叫喚自己，心頭又一震，他重見程燕，內心也有一種難以描述的興奮，雖然如此，但他面上卻毫無興奮之色。

那名大漢見趙長恨一出手，便把那二名同伴打倒在地上，不禁面上發青起來，拉着程燕向後退了兩步，對趙長恨道：「你不要過來，你一過來我就把她殺了！」

程燕大驚，又叫道：「趙大哥救我！」

趙長恨以怨毒的目光盯着那大漢，咬着牙，冷冷的道：「把她放了！」

大漢見了他可怕的神情，冰冷的語氣，嚇得身子一震，挾着程燕，便想登上馬車，但只行了數步，趙長恨面色一沉，又冷冷的道：「站住！」

那大漢登時不敢再行，怕得忙站定了腳，趙長恨又道：「放了她！」

大漢顫抖着聲音，道：「你再行前一步，我就把她殺了。」

趙長恨投鼠忌器之下，也不敢再行前一步，但已怒得面上肌肉亂跳，道：「你敢傷她半根毫毛，我就要你嘗一嘗凌遲而死的滋味。」

大漢聞言，不禁心頭一震，僵持了一會後，他看得出趙長恨爲了程燕性命，也不敢莽動，登時壯大了胆子，便一步步向馬車行去。

程燕知道，若跟了他上馬車，後果不敢想像，想到這裡，想掙脫大漢，但見了頸上那把明晃晃的利刀，登時連動一下也不敢，口中只在叫：「趙大哥快救我！」

趙長恨見程燕受驚，不禁感到心痛，但他仍很冷靜，此時，他向地上一望，發覺地上有一塊拳頭般大小的石頭，眼看大漢要挾着程燕登上馬車了，忙向前踏上一步，向地上那塊石頭一蹴，那石頭便快若流星般向大漢飛去，不偏不倚的打中大漢的太陽穴，那大漢登時暈了過去。

程燕見大漢倒地，微一定神，便向趙長恨懷中撲了過去。

趙長恨實在太想念程燕，心中激盪之下，也把程燕緊緊的抱在懷中。

程燕倒在趙長恨懷中，一個激動，便哭了起來，抽泣着道：「趙大哥，我很想念你。」

趙長恨抱着心愛的人，但內心又出現一陣矛盾，心想：「我喜歡她是一回事，但我不能和她在一起，這實在太危險了。」想到這裡，便把程燕推開，說道：「妳爲什麼不回家去？」

程燕一扁咀兒，說道：「本來我想回家去的，但我內心太想念你，所以行了一天便又回來，我……我很想跟着你。」

趙長恨道：「妳不能跟着我的。」

「爲什麼？」

「我在江湖上的仇人太多，妳跟着我只有死路一條，妳明白嗎？」

「既然你在江湖上仇人太多，你何不退出江湖？」

趙長恨無奈的道：「我何嘗不想這樣做？只可惜，身入江湖，難以後退。」

程燕道：「無論怎樣，我都要跟着你，就算死，我也與你死在一起。」

趙長恨實在料想不到，程燕對自己竟然如此情深，這對他來說，實在是一種折磨，因爲他覺得，以自己的身份，本就不該與她發生情愫，他不想再對着她，以免難以自制，他回轉頭來，望了望暈倒在地的大漢，便向那大漢行了過去，然後蹲了下來，把大漢弄醒。

那大漢醒來，見趙長恨蹲在自己身旁，不禁嚇了一跳。

趙長恨拾起地上那把刀，架在大漢頸上，冷冷的道：「你們是什麼人，說！」

那大漢不敢不說，震着身子道：「我們只是『長虹幫』的小嘍囉，奉幫主之令把程姑娘捉回去。」

趙長恨冰冷着面孔，道：「裘霸天爲什麼要這樣做？」

大漢道：「我只是奉命行事，其餘的我什麼也不知道。」

趙長恨在盤問那大漢之同時，此時，程燕忽然從懷中取出一柄匕首，行到趙長恨背後，目露兇光，正想一刀向趙長恨背後一刀插下，遲疑了一會，忽見雷烈風與狄乘歡走了過來，心中一驚，在雷、狄二人未發覺自己行藏之前，忙把匕首收了起來，然後若無其事的站在一旁，面上還裝成很驚慌的樣子。

趙長恨見在大漢口中問不出什麼，便一刀把那大漢殺了。

此時，雷烈風與狄乘歡也走了過來，見了這個光景，知道趙長恨又遇上了敵人，瞥眼看了程燕一眼，對趙長恨道：「趙兄，這是什麼一回事？」

趙長恨沒有說話。

程燕則道：「那三人想對我不利，幸而趙大哥及時出現。」

趙長恨道：「他們一定想綁程姑娘回去，然後引我去救她，再把我殺了。」

雷烈風道：「他們是誰？」

程燕道：「他們是『長虹幫』的人。」

趙長恨再也不說話，拋下大刀便向另一邊走去，程燕見他不理自己，一急之下，便跟了上去。

趙長恨不知道程燕原來想殺自己，還一直當她是一個純潔的女孩子，見她跟着自己，爲了不想負累她，邊行邊道：「妳不要跟住我！」

程燕快步走在他前頭，叫道：「你難道眞的一點也不喜歡我？」

趙長恨不理，只繼續向前行，雷、狄兩人也跟在他身後。

程燕見雷狄二人跟在身旁，知道難有機會向趙長恨下手，此時面上露出一種爲難之色。

程燕跟着趙長恨行了一會，又快步走到他前頭，以幽怨的眼光望着趙長恨，道：「趙大哥，你去那裡？」

趙長恨道：「天涯海角，不知何處是吾家，我也不知該去那裡。」

程燕道：「無論你去什麼地方，我都要跟着你。」

趙長恨道：「妳還是早點回家去吧，妳父母一定很掛念妳的。」

程燕眼光充滿哀求，道：「你爲什麼老是喜歡趕我回家？」

趙長恨忽然大叫道：「不要跟着我，回去找個年輕英俊的青年嫁了豈非更好？」

程燕一副想哭的樣子，雷烈風見了，在她身邊說道：「程姑娘，趙兄這樣做，是不想連累妳，明白嗎？」

程燕道：「但我不怕。」

趙長恨望着她，冷冷的道：「我很討厭妳，妳知道嗎？」

程燕聽了，顯得甚是傷心，眼光充滿恨意的望着趙長恨，恨恨的道：「好，我走，我走了之後，你不要後悔。」說完，放聲大哭，然後拔足向前直奔。

趙長恨望着她的背影漸漸消失，內心又一陣難過，夢囈般的道：「我只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爲什麼妳偏偏要喜歡我？」

* * *

在距離太原市大概三十里處有一座山，名叫白雲山，山下有一條以人工開出來的小路，此條路是通往白雲山頂的。

程燕正沿着這條小路向山頂行去，一路前行，距不多遠便有四名持刀大漢站在路邊，程燕每見了這些大漢都出示一塊木牌，大漢們見了木牌都讓他通過。

她一路行，只見神情有點詭秘，大概過了一炷香時份，便上到山頂，向前望去，只見有一座如宮殿般外形的大宅。

程燕站在大宅前的空地上，抬頭望了望宅前的一塊寫着「長虹幫總壇」字樣的牌匾，眼光放出奇異光芒。

在宅前的大門兩旁各站了四名持刀的高大漢子，漢子們見了她，其中一人向她趨前，說道：「程姑娘，幫主正在等妳！」

程燕沉思片刻，便向大門行了進去。

進得宅內，已有兩名大漢在等着，其中一人說道：「程姑娘，請跟我來。」

程燕便跟在二人身後，一路行來之間，只感到宅內四週都陰森可怖，這樣行了一會，那兩人把程燕帶到一條長長的走廊，四週都是牆壁，一路都有火把照明，此走廊明顯是建在地底之下。

再行不久，已來到走廊盡處，這裏同樣有四名持刀大漢把守着。

那四名大漢見同伴把程燕帶到，互相交換了一個禮儀，其中一名大漢便把牆上插着的一個火把拿開。

那火把甫一拿開，走廊盡處的牆壁忽然緩緩的向旁移開，只一會工夫，走廊盡頭豁然而開，向前望去，前面原來是一個石室，面積也不小，室內兩旁各立着八名持刀大漢，牆上疏疏落落的插着火把，當中有一個三腳古鼎，鼎中正在燃燒着一些柴炭，室內除傳來一些燃燒柴炭之聲外，便一點聲響也沒有，加上火光暗淡，所以這裏的氣氛有點恐怖。

室內除了那個古鼎和一些火把之外，就只有一張空着的虎皮交椅，所以顯得有點蕭條。

程燕走進室內，便在那張虎皮交椅前的石階下單膝跪了下來。

過了一會，虎皮交椅後的一度石門緩緩開啟，接着有三人走了進來，而那度門也就自動關上了。

這三人走進來後，其中一人便坐在虎皮交椅上，另兩人則分站交椅兩旁。

那個居中坐在虎皮交椅上的人，原來正是「長虹幫」幫主裘霸天。

那裘霸天身形高大，四十來歲年紀，穿一套黑色勁裝，面上神威凜然，加上一雙有如夜鷹般的雙眼，教人一看便感到心裏發寒，果然不愧爲一幫之主。

站在裘霸天身旁的兩名大漢，原來就是「長虹幫」的兩大護法，武功都相當高强。站在左首的一名大漢，長髮披肩，面容陰森，手握一把長柄朴刀，此人乃是左護法『三招喪命』龍洛，站在右首的，是個普通身材，面容好似一個書生的三十歲漢子，只見此人皮膚白晰，樣子斯文，手握一把摺扇，有誰想到，此人乃是「長虹幫」殺人不眨眼的右護法『奪命秀才』柳無邪？

程燕見了裘霸天，行了一禮，說道：「拜見幫主。」

裘霸天銳利如鷹的眼光望了程燕一眼

，道：「本座命令妳殺趙長恨，妳爲何空手而回，而不把趙長恨首級帶來？」

程燕道：「稟幫主，趙長恨對屬下毫無疑心，屬下本來有機會殺他，但橫裏卻殺出一個雷烈風和狄乘歡，以致屬下不能完成使命。」

裘霸天面容一沉，冷哼一聲道：「別忘記，妳一家三十多口的性命都掌握在本座手上，如果五天之內妳仍不把趙長恨首級帶來，本座只要放出信鴿，妳一家三十多口就會全部都要死。」

程燕一驚，顫聲道：「幫主放心，屬下必會在五天之內把趙長恨首級帶回來。」說完，身子忽然不停在打震，過了一會，全身無半點血色，然後倒在地上，痛苦萬狀的在地上打滾，雙手抱着頭部在左搖右擺，只感到頭顱痛得快要炸開，口中大聲叫道：「幫主，請給屬下解葯。」

裘霸天看着程燕在地上痛苦的打滾，冷笑兩聲，然後向身旁的柳無邪道：「給她解葯吧。」

柳無邪應了一聲，便走下幾級石階，在身上掏出一個小葯瓶，走到程燕身旁，把葯瓶交給程燕。

程燕接過葯瓶，好似苦海中找到一根浮木一樣，顫抖着雙手把瓶塞打開，倒出三顆小指頭般大小的黑色葯丸，連忙放入口中。

程燕服過葯丸後，只過了片刻，全身登時痛苦全消，經過一輪痛苦掙扎之後，全身被汗水濕透，人也好似虛脫一樣仍然站不起來。

裘霸天見她痛苦過後，道：「這一次是不是比上次更難受？」

程燕忽然飲泣起來，並沒有答裘霸天的說話。

裘霸天又道：「本座可以告訴妳，下一次將會比這一次更痛苦五倍。」

程燕仍伏在地上，眼光充滿憐憫，流着淚道：「幫主，請你放過我吧！」

裘霸天冷冷的道：「妳父親家財萬貫，本座抓去妳弟弟，只要求六仟兩贖金，妳竟然找來趙長恨幫手，妳已害死了妳弟弟，本座本來要把妳宰掉，但念妳還有利用價值，才給妳一條生路，妳還敢胆要求本座放過妳？」

程燕只在哭。

裘霸天又道：「五天之內，妳若果還不把趙長恨首級帶來見本座，妳一家三十多口就只有死路一條，妳家人死後再過兩天，妳體內的『萬毒散』就開始發作，三天之內妳就要忍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然後全身肌肉潰爛而死。」

程燕聽得身子不停發抖，把她嚇得幾乎暈了過去。

裘霸天說完，在交椅上的把手一按暗掣，那塊地板便連同三人向下沉了下去。

* * *

原來程燕自離開趙長恨後，帶着一顆破碎的心離開太原回家去，但在回家途中，卻被『長虹幫』的人捉回山上。

裘霸天見趙長恨與「長虹幫」作對，便派人想把趙長恨殺掉，但他知道趙長恨是一個難以應付的硬手，而且身旁還多了雷烈風與狄乘歡，知道要殺趙長恨就會有很多無謂的犧牲，倒頭來也未必能完成任務，所以就想出了一個毒計——利用程燕去殺趙長恨，因他知道趙、程二人已發生了感情，趙長恨對程燕是不會有任何防範的，只要程燕接近趙長恨，程燕就有機會把趙長恨殺了。

裘霸天就是逼程燕服下在體內潛伏的「萬毒散」和要脅她家人的性命來控制程燕的。

程燕領教過「萬毒散」和爲了一家連下人共三十多口的性命，已不容她有任何選擇。

若果程燕眞的把趙長恨殺了，裘霸天會不會就此放過程燕，程燕當然沒有想過這問題。

程燕的一顆心當然很痛苦，因爲趙長恨是自己的心上人，何況他還救過自己一命？還悉心的照料過自己一段日子。

嬌娥逼殺意中人

日已偏西。

趙長恨獨個兒在房中，他握着那一柄短劍在端詳着，看着這柄殺人無數的短劍，眼光放出强烈的仇恨。

過了一會，他把短劍拔了出來，眼光仇恨更加强烈，他已打算明天就利用這把短劍殺上白雲山長虹幫總壇，然後把裘霸天殺掉，替程燕之弟報仇。

他呆望着手中的短劍，彷似裘霸天已站在他面前一樣，恨不得一劍就插進裘霸天心窩去……

就在此時，忽然有人在拍着房門，趙長恨望着房門，冷聲道：「進來！」

房門並未加上拴門，所以房外的人一推，那兩扇門便應聲而開了。

趙長恨看着走進來那人，登時呆住了，隨即心中一震，一個衝動，幾乎想向來人衝前，然後把來人抱在懷中，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爲他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進來的正是嬌俏可人的程燕。

她進來後，把門關上，然後就站在門前，以可憐兮兮的樣子望着趙長恨。

趙長恨也呆呆的望着她。

兩人互相凝望着，卻相對無言。

程燕爲免躭擱時日，把一家害死，於是來到客棧找趙長恨，再伺機把他殺了，這對她來說，簡直就是一件殘酷無比的抉擇，此刻她的內心在痛苦的交戰着，眼淚也忍不住的流了下來。

趙長恨見她淌淚，只以爲她太想念自己，但他又怎知道此刻的程燕內心是多麼的複雜？

程燕只要接近趙長恨，每一刻都有殺他的機會，但她怎忍心就此把趙長恨殺了？何況她還看得出趙長恨也很想念自己。

程燕內心痛苦萬狀，但想起一家三十多口的性命操縱在自己手中，又想起「萬毒散」發作時的可怕情形，心中感受簡直生不如死。

她當然有想過一死了之，但她知道死並不能逃避一切，因爲裘霸天不許她死，裘霸天恐嚇她，若果她自殺以求解脫的話，她家人將會死得更慘，所以她連自殺的權利也沒有。

程燕根本是一個不敢死的人，她個性

儒弱，說什麼也沒有自殺的勇氣，所以她只好接受眼前的痛苦。

兩人在沉寂的房中對望了一會，趙長恨見了她可憐的樣子，再也狠不下心趕她回家。

程燕一個忍不住，便向趙長恨懷中撲去，口中還大叫一聲「趙大哥」。

趙長恨此刻心情也異常激動，把程燕緊緊抱着，過了一會，終於吐出話來：「燕，我也很想念妳，明天我殺了裘霸天後，我從此退出江湖，隱姓埋名，與妳永遠在一起。」

程燕聽了，內心就好似被人割了一刀一樣痛苦，她知道，爲了家人，爲了自己，她不能不狠下心把趙長恨殺掉，所以她只好閉起雙眼，咬緊牙齦，流着眼淚在懷中抽出匕首，然後在趙長恨毫無提防之下一刀插向趙長恨腹部。

趙長恨忽覺得腹部一陣劇痛，忙把程燕推開，定睛一看，只見程燕手拿一柄匕首，匕首之上已染滿自己的鮮血，不禁一驚，他實在料不到程燕竟向自己下毒手，但此時程燕又持匕首向自己撲來。

趙長恨愛恨交織，見程燕撲來，忙抽出短劍，用劍格開程燕的匕首，手中短劍正想向程燕刺去，但劍至中途，竟刺不下去，他實在不忍心一劍把程燕殺了。

就在他遲疑片刻之際，程燕又一刀揮了過來，趙長恨竟呆呆的不懂閃避，左邊胸膛登時又中了一記。

程燕連傷趙長恨兩下，怕得雙手不停顫抖，內心更痛苦萬狀，第三下也就下不了手，只面容痛苦的呆望着趙長恨。

趙長恨被程燕匕首傷了第二下之後，一個痛楚，登時醒了過來，一個震怒，面上肌肉跳動，忍着痛便一劍向程燕腹部刺去，接着向她胸膛重重踢出一脚。

程燕在發呆之下中了趙長恨一劍，接着又捱了重重一腳，身子登時向後直飛，人也暈了過去。

趙長恨踢出一腳後，雙眼如要噴出火來，口中大喝一聲「賤人」，便咬牙一劍向倒地的程燕胸口刺去，這一劍離程燕胸口還有三寸方位之際，但是程燕一動不動的躺在地上，也不知她是死是活，心中感到一陣刺痛，在急速之下收起去勢，目瞪口呆的望着她，這一劍也就刺不下去。

他手中握着短劍的發着抖，望着心愛的人，說什麼也不相信她竟會對自己不利。

他呆望着程燕，額上冷汗源源冒出，口中夢囈的說：「燕！爲什麼？妳爲什麼要這樣對我……」

他腹部與胸膛各中一刀，傷口源源流出鮮血，只把他痛得面上陣青陣白。

就在他呆呆出了會神之際，此時，房門被人一推而開，進來的是雷烈風與狄乘歡。

原來雷、狄二人在隣房乍聞打鬥聲，覺得事態不妙，於是匆忙走了過來。

二人進來後，見了這個光景，登時嚇了一驚，雷烈風見趙長恨握劍站在程燕身旁，而程燕已受傷不輕，恐怕趙長恨再向她下手，便忙把滿身鮮血的趙長恨推開，口中叫道：「趙兄，發生什麼事？」

趙長恨目光呆滯，只呆呆的站着沒有說話。

雷烈風見了這個情形，滿腔詫異，他見趙長恨不答，也不追問下去，連忙把程燕抱了起來，然後放在床上，見她人事不省，回轉頭來，對狄乘歡急道：「狄兄，快去叫大夫來！」

狄乘歡應諾一聲，連忙奔出房中。

雷烈風見趙長恨仍呆呆的站着，而且傷口還不斷流血，忙問道：「是怎麼一回事？」

趙長恨低沉的道：「她要殺我！」

雷烈風一愕，又問道：「她爲什麼要殺你？」

趙長恨神情呆木的道：「不知道！」

雷烈風只感到此事透着古怪，他實在不相信程燕會有殺趙長恨的念頭，想到後來，只覺得程燕殺趙長恨的理由只有一個——因愛成恨。

雷烈風推測，程燕對趙長恨一片情深，但趙長恨爲了她的安全而不敢接受她對自己的感情，於是狠心說不喜歡她，還趕她回家去，致令程燕傷透心，因愛成恨之下才產生出殺趙長恨的念頭。

除了以上解釋之外，雷烈風便找不出第二個理由。

他見趙、程二人身上傷口都不輕，趙長恨還可以抵受得住，但程燕身體柔弱，恐怕她支持不住，便想先替程燕止血，但又碍於男女之嫌不敢有所行動，便只好等大夫前來再說。

過了一會，趙長恨從懷中掏出一個小藥瓶，交給雷烈風道：「先用這些藥替她止了血再說吧。」

雷烈風本來怕趙長恨會再加害於程燕，聽他說了這些話後，也去了担心，便道：「趙兄，我便不替她止血，還是你來吧。」

趙長恨明白雷烈風心意，便走到床前，以短劍割開程燕的衣衫，便把一些藥散倒在程燕傷處，然後才替自已傷口止血。

雷烈風見狄歡去找大夫已過了一段時間，但仍未回來，心中也有點急了，此時程燕仍昏迷不醒，急得手心也滲出汗來，在一旁的趙長恨雖然木無表情，但雷烈風看得出他也很着急。

雷烈風忍不住走到床邊，伸手指探了程燕鼻息一下，發覺程燕呼吸開始弱了下來，心中一驚，道：「趙兄，不妙！」

趙長恨微一動容，道：「什麼事？」

雷烈風道：「程姑娘越來越虛弱。」

趙長恨一驚，忙走上前一看，只見程燕咀角滲出了鮮血，登大雙眼，趙長恨大叫一聲，道：「燕，妳不能死！」

趙長恨當然明白，程燕腹部中的一劍可能不致於致命，但胸膛捱自已一脚可不簡單，她中此一脚已受了內傷，而致命傷可能就是這一脚。

趙長恨叫了那一聲後，回頭對雷烈風大叫道：「大夫爲什麼還不來？」他這一聲叫喊，充份表露出對程燕的關懷。

雷烈風更急了，便道：「趙兄，你先看着程姑娘，待我親自找大夫去。」說完快步走出房門。

雷烈風在太原住了一段日子，知道附近最出名的大夫就是韋一清，連忙向韋一清醫館快步走去。

他在大街走了一會，轉入一條必經之路的橫街，行了一會兒，向前望去，忽見一個血人倒伏在血泊之中，他爲了救程燕要緊，也不理會這血人，但當他行過血人身旁之際，發覺血人身上的衣衫很是熟悉，停了下來望了一會，忍不住便把血人翻了過來。

他把血人翻轉，血人便面部朝天，雷烈風一看，登時呆了起來，原來此血人并非別人，正是自已推心置腹的好朋友狄乘歡。

他見了好朋友這個情形，失聲叫道：「狄兄！」把狄乘歡抱起，但狄乘歡已一動不動，雷烈風大驚，伸出手指探了狄乘歡一下鼻息，這一探之下，雷烈風登時整個人都涼了，原來狄乘歡已呼吸全無——狄乘歡已死了。

雷烈風抱着狄乘歡，以面貼着狄乘歡的面，身子不停抽搐，傷心得全身也震了起來，而眼淚也忍不住奪眶而出。

好友遇害，他傷心欲絕，但他仍保持冷靜，看了看四週環境，再看着狄乘歡手中仍握着隨身帶着的大刀，知道狄乘歡遇害前并沒有作過打鬥。

狄乘歡身上只有一度傷口，就是在胸前，而這一度極深的傷口，就是可以置一個人於死地。

從種種蹟象顯示，狄乘歡死前確沒有與人作過打鬥。

狄乘歡武功也不弱，他顯然在毫無防備之下被人在胸前以利器刺了一下，但狄乘歡怎會如此大意？兇手又怎樣向他下手？

雷烈風傷心難禁，他知道死者已矣，爲了趕緊找大夫醫治程燕，也暫時不理會狄乘歡屍體，先把他的屍體搬到一旁，然後含淚向韋一清醫館而去。

雷烈風忍着眼淚，來到韋一清醫館後，便把來意向他說明，韋一清聽了，本着醫者父母心的心腸，提起藥箱便跟雷烈風向泰和客棧行去。

韋一清由雷烈風帶領之下進入趙長恨房中。

韋一清見了趙長恨不禁一愕，心想：「怎麼又是他？」想起上次他求自己替一個女子治傷時的兇惡情形，心中微微一涼。

趙長恨也認得韋一清，向他點點頭，道：「韋大夫，請！」便領他到程燕的床邊行去。

韋一清見了程燕，又是一愕，又想道：「怎麼又是她？」他知道趙長恨是一個惹不得的人，也不理會躺在床上的人是誰，當下不敢怠慢，便開始替程燕治傷。

雷烈風望了一會，把趙長恨拉到一旁，然後道：「剛才我在街上的時候，發覺狄兄被人殺了。」

趙長恨本來對狄乘歡沒有好感，但後來見狄乘歡爲了自已而不惜身犯險境，而爲人又以義氣爲重，內心才對他另眼相看，聽他爲人所殺，面容一動，雙眼放出怨毒光芒，道：「誰把他殺了？」

雷烈風心中難過，低頭道：「不知道，我見到他時，他已死了。」

趙長恨沒有說話，面上肌肉又不住的在跳，他下意識覺得，狄乘歡之死與自已有關，他是爲自己而死。

趙長恨知道，狄乘歡在江湖上并無仇人，今次遭遇，顯然與自己有極大關聯，兇手之殺狄乘歡，可能是給自已的一個警告，但誰人殺了狄乘歡？「長虹幫」的人還是「無情會」的人？是不是「無情幫」的四大殺神已進入了太原市？

狄乘歡的被殺，雷烈風感到，殺機隨時一觸即發。

雷烈風失去好友，只感到心中痛楚，眼眶又開始紅了，喃喃的道：「趙兄，我現在出去找幾個仵工把狄兄屍體收拾好。」

趙長恨緩緩點點頭，雷烈風便含淚走了出去。

* * *

雷烈風找來四個仵作，把狄乘歡屍體收好後，已天色入黑，便先把狄乘歡屍體放在客棧房中，打算明天買棺材把他葬了。

他把屍體放在房中後，抹乾眼淚，便走過隣房趙長恨的房間。

趙長恨傷口裹着布帶，坐在床邊呆望着熟睡的程燕，見雷烈風推門行了進來，只抬頭望了他一眼。

雷烈風看了看程燕，低沉的說：「她怎樣了？」

趙長恨仍是木無表情，道：「大夫給她服了藥，說已不礙事，她現在睡着了。」

雷烈風道：「趙兄，無論怎樣，程姑娘是一個好的女孩子，你日後要好好待她，她是眞心愛你的，你絕不能辜負她。」

趙長恨點點頭，低聲道：「從此以後，我絕不會再令她有任何損傷，我要一生保護她。」

雷烈風感到很安慰，過了一會，說道：「殺狄兄的人不是『長虹幫』就是『無情會』，我要爲他報仇。」

趙長恨也道：「待我的傷好了之後，我就會殺上白雲山。」

雷烈風道：「『長虹幫』一定不會就此放過我們，但我們不能坐以待斃，除殺上白雲山之外，也別無他法了。」

趙長恨道：「你說得對！」

雷烈風道：「至於『無情會』，我們根本防不勝防，所以只好等他們找上門來再說了。」

趙長恨點點頭。過了一會，道：「狄兄的屍體怎樣？」

雷烈風道：「我把他的屍體搬回房中，打算明天才安葬他。」

狄乘歡之死，趙長恨也很感難過，眼光又閃出一點仇恨。

雷烈風心內沉重的道：「有事明天才說吧，你身上有傷，多些休息吧。」

說完，便行出房間。

* * *

次天一早，趙長恨醒轉了過來，張開眼來後第一件事要向程燕的睡床望去，這一望，登時把他嚇了一跳，連忙跳下床來。

原來程燕竟不在床上，趙長恨之所以如此緊張，是因爲程燕身上帶傷，而且傷得不輕。

他呆呆的望着那張空床，只覺心亂如麻，一顆心砰砰亂跳。

此時他一瞥眼間只見案頭上放有一張紙箋，拿起來一看，只見紙上寫着：「趙大哥，對不起！請原諒我傷害了你，我是有極大苦衷的，今天一別，也許成永訣，忘記我吧，燕。」

他看着這張紙箋，內心痛苦萬狀，雙手不停顫抖，眼淚也開始流下來，低沉着道：「燕，不要離開我……」便開門衝了出去。

他來到掌櫃處，便向掌櫃的焦急地問道：「掌櫃先生，有沒有見一個姑娘走了出去？」

掌櫃的已知他口中的姑娘就是程燕，便道：「你是說那個喜歡穿白衣的姑娘嗎？」

趙長恨連忙點頭，道：「不錯，就是她。」

掌櫃的道：「天還未亮的時候，她就出去了，而且樣子顯得很傷心，我問她天還未亮去那裡，她也不答，只是叫我開門給她出去。」

趙長恨聽他說了，連忙向大門衝了出去，然後走到客棧的馬廐，胡亂拉了一匹馬便騎上。

他騎上馬後，便在太原市一帶街道穿插，過了半個時辰光景，仍不見程燕，便向郊外而去。

在郊野遍尋了大概兩個時辰，仍是人影不見，內心更加焦急了。

若果程燕不是在紙箋上寫着：「今天一別，可能成爲永訣」的話，趙長恨是不會如此緊張的，大不了以爲她回家去了，但看了那張紙箋後，趙長恨簡直心急如焚。

再找一會，仍不見程燕下落，人也洩了氣，於是只好折回太原市。

* * *

雷烈風清早起了床，也不打擾趙長恨，便到街上找到一家長生店買了口棺材，叫仵工抬回客棧，然後親手把狄乘歡屍體搬進棺材內，便叫仵工等他，自己則走向趙長恨房中。

雷烈風拍了一會門，見房中無人回應，便伸手把兩扇門推開，門開處，房中却空無一人，心中微微一愕，隨即發現地上有一張紙箋，拾起來一看，知是程燕寫給趙長恨的，細看一遍內容，已經猜到事情的始末，長長歎了口氣，便行出房中。

他回到自己房後，便對四名仵作道：「我們起程吧！」

四名仵工便把棺材抬了起來。

狄乘歡爲人忠厚，死後竟只有一個雷烈風送殯，可說是身後蕭條，雷烈風想起，也不禁黯然神傷。

仵工抬着棺材行了大概半個時辰，便來到一個僻靜處，雷烈風覺得這裡適宜下葬，便叫仵作把棺材放了下來。

仵工把棺材放下之後，便動手在地上掘墓穴，而雷烈風則站在一旁呆望着仵工在工作。

他見那墓穴越掘越深，想着一會兒之後，狄乘歡就會長埋黃土，不禁悲從中來，又流下滴滴眼淚。

四週繁花似錦，鳥語花香，大地充滿生氣，只可惜狄乘歡從此再也不能領受這一份人間的美好風光。

正在雷乘風呆呆的望着仵工工作之際・此時忽聞身後傳來「碰」的一聲聲响，接着一陣破空之聲從身後响起，他立感不妙，頭也不回，便向旁跳了開去。

當他向旁一跳之際，果見有一人握着雙刀向自己撲了過來。

只見那人面容兇惡，雙眼有如魔鬼一般，他雙刀向雷烈風一砍落空之際，一提氣，便又向雷烈風欺了過去。

雷烈風連忙抽出戎刀，與那人快捷無倫的過了幾招之後，再看個眞切，失聲叫道：「『魔鬼雙刀』司空無敵？」

司空無敵叫道：「正是！」便掄着雙刀向雷烈風攻去。

雷烈風知道司空無敵一定是趁自己離開房間那段時間趁機把狄乘歡搬離棺材，然後自己藏在棺材內，又恐嚇四名仵工不要揭發，然後伺機向自己下手，想到好友死後仍得不到安息，內心悲憤交集，牙一咬，便提刀向司空無敵迎了上去。

司空無敵以雙刀聞名於江湖，刀法相當凌厲，但雷烈風也不弱，雙方一交手，都使出了拚命招數，四名仵工見了，只嚇得目瞪口呆，定下神來後，恐殃及池魚，丟下工具，便慌忙逃走。

雷烈風滿腔仇恨，把招數運到最高境界，一跳而起，使一招「春雷乍响」便向司空無敵攻去，司空無敵見這一招彷似一陣狂風一般，忙使出化解招數，但雷烈風這一招「春雷乍响」凌厲無比，令他招架得有點吃力。

雷烈風知道要殺掉司空無敵非一招半式可以達到，又使出「驚雷刀法」另一招殺着「烈火驚雷」向司空無敵攻去。

這一招「烈火驚雷」，是在敵人身旁四週遊走，尋得機會便來一記石破天驚的殺着。

司空無敵雖被「春雷乍响」攻得措手不及，但他不愧爲高手，見雷烈風的「烈火驚雷」更加兇猛，也不給對方有半點機會，他見雷烈風在自己身旁遊走，想攻一記硬拚，便握着雙刀有如兩個車輪般向雷烈風殺去，但雷烈風步法靈活，司空無敵根本化不了他的招數。

雷烈風見身法擾亂了他的陣脚，大吼一聲，提刀向司空無敵作密集攻擊，但司空無敵雙刀舞得有如風車一般，雷烈風一時也攻不進去，雷烈風見快攻不着，急攻中驀地騰空而去，司空無敵見他驟然跳了起來，也向上一跳，雙刀砍了過去。

雷烈風在空中向司空無敵連砍十多刀，但每一刀都被化解於無形。

雷烈風雖然刀刀落空，但已取得了主動權，司空無敵只一味在守，久守必失之下，雷烈風在半空中一拗腰，便落在司空無敵身後，戎刀向司空無敵背心一揮，司空無敵反手刀一擋，但雷烈風出手奇快，這一擋只慢了一點點，登時背心一涼，便被雷烈風劃了一道口子。

司空無敵中了一招，立時好似受了傷的猛獸一般，狂叫一聲，雙刀舞得潑水不入，直逼雷烈風。

雷烈風雖然臨敵經驗尚淺，但應付得一點也不含糊。

司空無敵一陣快攻，雷烈風也以一輪快刀應付，且攻且守，一時間，响起連串扣人心弦的兵器碰撞之聲。

雙方打得難分難解之際，此時，忽有一條人影向兩人惡鬥處快步走來。

雷烈風在激戰中向來人一看，原來此人正是段星雲。

段星雲握着九環鋼刀，大叫一聲，便與雷烈風聯手對抗司空無敵。

司空無敵要應付一個雷烈風已非易事，現在又多了一個更難應付的段星雲，心中不禁叫苦。

雷段兩人聯手，再打一百招左右，司空無敵已頻頻中招，再鬥下去，司空無敵對於勝敗已心裡有數，明知不敵，便想借機逃出戰圈，但高手過招，尤其以一敵二，豈能說走就走？

雷烈風知道他已無心戀戰，便把他緊緊纏着，不給他有半點逃走的機會。

雷烈風當然知道，自己已捲入了「無情會」與趙長恨之間的漩渦，司空無敵既然是「無情會」的其中的一名殺手，今天若教他逃脫了，日後將會麻煩頻至，所以他絕不能讓司空無敵活着離開，段星雲也絕不會讓司空無敵逃走。

司空無敵不愧爲一名高手，雖然以一敵二，但兩人要殺他也不是易事。

再鬥不久，又有一人騎着一匹馬馳了過來。

來者正是趙長恨。

原來趙長恨騎馬到處找程燕，回程時無意發覺雷、段二人激戰，再看清楚對手，認得是司空無敵。

趙長恨見了司空無敵，知他是追殺自己其中一人，便抽出了短劍，在馬背上一躍便加入戰圈。

司空無敵已被雷、段二人攻得難以招架，現在又多了一個趙長恨，心中不禁叫苦。

趙長恨一加入，變成三人聯手，饒是司空無敵身手不凡，刀法凌厲，但要對付三個獨當一面的好手，簡直是一件苦事，再打二十來招，司空無敵已變成強弩之末，在三人的密集招數之下，再打不久，司空無敵便被三人聯手殺了。

趙長恨見司空無敵已死，便收劍還鞘，望了望那副棺材，說道：「先把狄兄葬了吧。」

雷烈風歎息了一聲，便把情形對趙長恨說了。

趙長恨當知道司空無敵原來藏身在棺材內伺機下手的事時，忽然沉吟起來，然後說道：「司空無敵不是『無情會』的人。」

雷烈風與段星雲微一愕然。

趙長恨又道：「『無情會』的人不會做暗箭傷人的勾當。」

雷烈風道：「那麼他是什麼人？」

趙長恨道：「不知道。」

段星雲道：「我查得很清楚，司空無敵確是『無情會』四大殺神之一。」

趙長恨目光向段星雲一掃，道：「我說他不是就不是。」

段星雲道：「那麼他是『長虹帮』的人了？」

趙長恨道：「也未必！」

雷烈風心中感到奇怪，若果司空無敵不是「無情會」的殺手，也不是「長虹帮」的人，他是那一路人馬？爲什麼要對自己不利！狄乘歡會不會是司空無敵所殺？

若果狄乘歡眞是司空無敵所殺，但司空無敵爲什麼要殺他？

雷烈風望了望段星雲，說道：「段兄，這件事你的看法如何？」

段星雲道：「趙兄說『無情會』不會做暗箭傷人的事，看來也未必。」

雷烈風望着趙長恨說道：「段兄說得對，『無情會』已損失了這麼多人，無情爲了要達到殺我們的目的，說不定會不擇手段。」

段星雲道：「雷兄說得對！」

趙長恨道：「無論怎樣也好，司空無敵已死了，我不想再提這件事。」

雷烈風此時想起在房中拾起程燕給趙長恨那一張紙箋，忍不住把此事問趙長恨，趙長恨也把此事說了。

雷烈風聽了，搖了搖頭，長長歎息了一聲，然後道：「你打算怎樣？」

趙長恨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此時段星雲道：「我們還是先把那口棺材抬回去，然後把狄兄葬了再說吧。」

* * *

雷烈風與段星雲抬着那口棺材回到市中，把狄乘歡屍體含淚放入棺內，再僱來四名仵工把狄乘歡葬了，這樣又折騰了一整天，雷烈風只感到身心皆疲，當晚連進食的胃口也沒有，便回房中倒頭大睡。

滿門被殺此恨綿綿

程燕知道自已無論如何再也狠不下心把趙長恨殺掉以換取一家人性命安全，思前想後，也不理會自己服下「萬毒散」，便帶傷騎着馬趕回白雲鎭家中，然後叫家人逃避「長虹帮」的毒手。

她在道上快馬加鞭的走了一整天，由於走得太激烈，血水也源源滲了出來，只把她痛得冷汗直冒，但她已把性命豁了出去，一顆心只惦掛着家人。

一路快馬行走間，身體漸感乏力，雙手一軟，竟從馬背掉了下來，然後便人事不醒的倒在荒郊上。

也合該程燕命不該絕，她暈了大概半個時辰光景，此時有一乘人馬從她身旁經過。

只見騎者大概廿五六歲年紀，手拿一根鑌鐵槍，擁有一張英俊的面孔，但神情却有幾分冰冷，原來此人乃是江湖上人稱「鬼槍子」的鄧飛。

鄧飛無意中發覺程燕暈倒在荒野，便跳下馬來，看清楚程燕面孔，雖見她面色蒼白，但不失爲一個美女，當下心中奇怪，心想：「這姑娘弱質纖纖，怎會一個人暈在這裡？」見她腹部流出鮮血，知她受了傷，便在身上拿出一些藥物，把她腹部的衣衫撕破，再拆去原來包着傷口的布條，把藥物敷在傷處。

鄧飛替程燕敷好藥後，再搽些藥物在她人中處。

程燕嗅了藥味後，悠悠醒來，朦朧中只見一個人蹲在自己身旁，心中一個激盪，「哇」的一聲便哭起來，然後撲到鄧飛懷中，叫道：「趙大哥！」

鄧飛緩緩把她推開，道：「姑娘，在下並非妳的趙大哥。」

程燕向鄧飛瞧個清楚，發覺原來是一個陌生人，微微一驚，把身子一縮，道：「你是誰？」

鄧飛向她一拱手，道：「在下名叫鄧飛，路經此地，發現姑娘暈倒在地上。」

程燕見他樣子斯文，說話有禮，這才消去害怕之心，當她發覺腹部衣衫被撕破時，傷口重新敷了藥，不禁面上發紅，神情靦覥的道：「多謝這位公子相救。」

鄧飛道：「姑娘不必言謝，對了，妳怎會一個人暈在這荒野之地的？」

程燕道：「我本想回家去的，但是我騎那匹馬兒把我拋了下來，所以才躺在這裡。」

鄧飛覺得事情可能不會如此簡單，但他沒有追問下去，只道：「姑娘家在那裡？」

程燕道：「白雲鎭。」

鄧飛道：「白雲鎭離此路程遙遠，現在已近黃昏，若果現在騎馬去的話，相信最快也在明天早上才能到達。」

程燕當然知道家鄉離此路途遙遠，所以天未亮就從太原起程，但現在又躭擱了一段時間，馬兒又走脫了不知所踪，一時間只覺六神無主起來。鄧飛見了她彷似歸心似箭，便道：「在下本來趕路前往太原的，這樣吧，我先陪姑娘去清溪鎭，明天才陪妳回白雲鎭去吧。」

清溪鎭離此大概只有三十里路，若果腳程快的話，可以趕及在入黑前到達，程燕見鄧飛斯文有禮，只好點了點頭，表示同意了。

鄧飛扶程燕上了馬，然後自己則坐在前頭，便二人共騎一馬向清溪鎭而去。

由於程燕身上有傷，鄧飛恐怕震動她的傷口，所以只放慢而行。

行了一會，程燕忍不住道：「鄧公子，你爲了我而躭擱了路程，眞不好意思。」

鄧飛道：「我到太原去不急於一時的，姑娘無需這樣說。」

程燕道：「鄧公子到太原市去幹什麼？」

鄧飛道：「找一個人。」

程燕道：「找親人？」

鄧飛道：「是仇人，然後把他殺掉。」

程燕道：「你們行走江湖的，爲什麼總是喜歡打打殺殺？」

鄧飛道：「妻子被殺，妳說該不該報仇？」說得有點淒涼。

程燕道：「誰人如此可惡，竟連女人也殺？」

鄧飛恨恨的道：「殺我妻子的人就是趙長恨！」

程燕聞言，張大了口，瞪大了眼睛，幾乎失聲叫了出來。

鄧飛又咬牙道：「我發過誓，不把趙長恨殺了誓不爲人。」

程燕忍不住問道：「你妻子是什麼時候被殺的？」

鄧飛道：「半個月前。」

程燕叫道：「半個月前？」

鄧飛道：「不錯！」

程燕道：「你怎知道是趙長恨殺的？」

鄧飛道：「我妻子臨死前說的，她說，兇手告訴她，殺她的人就叫趙長恨。」

程燕幾乎衝口就要說：「你妻子不是趙長恨殺的。」但她沒有說出來，因爲她見鄧飛滿腔仇恨，即使說了，他也不會相信，而且她也不敢告訴鄧飛自己與趙長恨相識。

程燕心裡雪亮，已猜到趙長恨可能爲人嫁禍，又問道：「趙長恨在什麼地方殺了你妻子？」

鄧飛道：「就在竹林鎭。」

程燕心想：「竹林鎭離太原市來回起碼三天路程，趙大哥在這一個月來根本未離開過太原市，誰人嫁禍於他？」

鄧飛道：「我十八歲開始闖蕩江湖，那時年少氣盛，滿以爲自己武功了得，便到處樹敵，永無安寧，半年前成親後，便退出江湖，與妻子隱姓埋名住在那小鎭上，我與趙長恨無怨無仇，他竟把我妻子殺了……」

程燕聽他說得咬牙切齒，心中掛着趙長恨，只怕趙長恨爲鄧飛所殺，一顆心只在亂跳。

* * *

天色已入黑。

由於鄧飛慢步而行，所以來到清溪鎭後已是萬家燈火。

兩人來到鎭上，鄧飛便在一家客棧租了兩間房，與程燕每人各住一間。

鄧飛雖與程燕素不相識，但見她一個柔弱女流，又身上有傷，恐她遭有意外，於是救人救到底，打算把程燕安全送回家後才前赴太原。

當晚，程燕獨個兒在房中，一顆心無論如何定不下來，她覺得鄧飛是一個好人，不想他與趙長恨互相拚鬥，但又不敢向鄧飛言明，心中又想念家人。

她恐怕鄧飛若果到太原眞的碰上趙長恨，會把趙長恨殺了，因此更感憂心如焚。想到後來，眞想折回太原，然後把情形告訴趙長恨，但又恐怕躭誤了回家時日，於是找來紙筆墨，寫了一封給趙長恨的信，內容大致說：鄧飛妻子被人殺了，有人嫁禍於趙長恨，鄧飛將於日內前赴太原報仇，着令趙長恨小心防範……

她把信寫完後，打算明天一早叫人快馬加鞭送給太原市泰和客棧的趙長恨，然後也覺疲倦了，便和衣倒在床上，不久也沉沉睡着了。

次天一早，程燕醒了過來，她見身上穿的衣服在敷藥時被鄧飛撕破了，而且還染有血漬，便打算另購一套新衣，於是便離開客棧到街上去。

在街上買了一套又是白色的衣服後，拿回客棧房中更換，然後又寫了一封致謝的信給鄧飛，把那封信從鄧飛房間的門縫送進去後，便來到客棧大堂，再以銀兩使一名店小二把信送給趙長恨，便又向街上行去。

程燕離家時，也帶了一點銀票在身，以備不時之需，當下用銀票買了一匹馬，便獨個兒朝白雲鎭家鄉而去。

她知道自己身上傷勢尚未復原，爲免震動傷口，再也不敢給馬兒走得太快。

程燕騎着馬，一路上不作稍歇，只知道要盡快趕回家去，以免「長虹幇」的人比她捷足先登，到時一家性命也不堪設想。

待得黃昏時份，終於重回白雲鎭，她

自幼甚少離家，此去一月有餘，今番重回故鄉，本來高興才對，但想起自己體內有「萬毒散」潛伏着，而且四天後就會發作，想到自己命不久矣，從此不能與家人團聚，這一種恐懼眞的前所未有，但想着能以一人之命挽回自己家人及趙長恨性命，雖感恐懼也覺安慰了。

她騎着馬在熟悉的街道穿插了好一會，已望見自己那間大屋。

向前望去，卻令她大感詫異，只見自己的大屋門前聚集着近百人，這近百人就好似在看熱鬧，再看清楚，又看見有十多名公差在維持秩序，而且還有些公差在自己大屋進進出出。

程燕看見這個光景，下意識覺得自己家出了事，不禁吃了一驚，這一驚非同小可，便策馬快步衝前。

人羣中已有人發現她，有人大叫道：「程大小姐回來了。」

這人一聲大叫，登時引起一陣哄動。

程燕連忙跳下馬來，向人羣奔去，圍觀人衆見了她，紛紛讓開一條路讓她通過。

程燕向大門直奔過去，口中焦急的叫道：「我家發生了什麼事？」正想奔進大宅之內，但有兩名公差說道：「程小姐，妳不能進去！」

程燕向大屋內望，卻一個家人也不見，只有十多名捕頭及公差在內，下意識感到大事不妙，她急得眼淚也流下來叫道：「這是我的家，我爲什麼不能進去？」

屋內的一名捕頭見了，便走了出來，走到程燕面前，知她是程家的大小姐，面露傷神之色，低沉的道：「程小姐，妳剛從外面回來，就碰上了一個壞消息。」

程燕大吃一驚，眼淚流得更急，她好似已猜到了家裡發生什麼事，但卻希望自己猜錯了，大叫道：「什麼壞消息？」

那捕頭表情顯得甚是難過，道：「妳一家三十五口在今早全都被强人殺了。」

程燕一聽，雙眼一翻，當場暈了過去。

* * *

趙長恨接到程燕的信後，也不去理會信中內容寫的是什麼，知她暫時無恙，登時放下心頭大石，然後問那送信的小二道：「你知不知道這位姑娘現在去了什麼地方？」

小二搖頭道：「不知道。」

趙長恨有點失望，小二又道：「我們掌櫃的說，那姑娘就是白雲鎭首富程萬財之女，她可能回白雲鎭去了。」

趙長恨在計算着路程，若果她眞的回白雲鎭去，現在應該抵步了，想到她已安全回到家中，內心更感安慰，當下拿了一兩銀子打賞給那送信的小二，小二道謝後，便離開了。

趙長恨又看了看那封信，知道鄧飛要來殺自己，也不放在心上，又知道鄧飛妻子爲人所殺，然後嫁禍於自己，更明白到這是江湖上一些敗類所作的挑撥離間技倆，也完全不當一回事。

這樣又過了數天，趙長恨身上的傷已然痊癒，便打算與雷烈風在次日殺上白雲山「長虹帮」總壇。

雷烈風本來勸他不要魯莽，凡事要慢慢計較清楚，但趙長恨覺得袞霸天所作所爲太可惡，便一意孤行，雷烈風知道要殺上白雲山實在太危險，但見趙長恨不理一切要替程燕之弟報仇，也無計可施，又不能撇開趙長恨不理，只好把性命豁了出去，打算與他攻上白雲山以死一拚。

* * *

程燕在極度傷心之情形下辦完全家的身後事，帶淚去到衙門，告知自己一家爲「長虹帮」所殺，要求衙門派人圍剿白雲山上「長虹帮」，但衙門卻說無証無據不能亂來，便不受理這件慘案，程燕知道衙門其實忌憚「長虹帮」的實力，而的確又毫無証據，苦無報仇之望，惟有憤然離開。

程燕慘遭滅門之痛，感到天地之大，卻無一處容身之所，而體內的「萬毒散」將會發作，慘痛之餘，眞想一死了之，但想着無論如何也要在臨死前見趙長恨最後一面，於是離開傷心地，策馬重回太原市。

* * *

程燕騎着一匹腳頭甚快的高大駿馬，一路奔向太原市而去，當晚披星戴月的趕路，不理身心俱疲，次日一早終於來到泰和客棧。

她把馬匹停在客棧門前，望着這一家帶給自己不少喜與悲的客棧，又不禁感懷身世起來。

她呆望了一會，眼淚又忍不住脫眶而出，在淚水模糊中，但見有三個人從客棧內行出來，擦去眼淚，清楚看見這三人行在前頭的是趙長恨，另兩人則是雷烈風與段星雲。

趙長恨甫一行出大門，便看見魂牽夢掛的程燕，登時呆了半晌。

程燕見了趙長恨，心中激盪無比，也分不出是喜是悲，連忙跳下馬來，向趙長恨懷中撲了過去，然後哭得甚是淒涼。

趙長恨把她緊緊的抱着，心中興奮無比，說道：「燕，妳不是回家去了嗎？」

提起家人，程燕幾乎暈了過去，語氣甚是激動的說道：「我一家三十五人已被袞霸天殺了。」

趙長恨聞言，大叫一聲，道：「是眞的？」

程燕哭道：「是眞的！」

趙長恨目光如要噴出火來一樣，咬牙切齒的道：「袞霸天，今天我就要你碎屍萬段。」

雷烈風聽聞程燕一家慘遭殺害，也恨得全身發抖，恨不得馬上就要殺上白雲山去。

程燕倒在趙長恨懷中哭得死去活來，趙長恨只覺心中在作痛。

過了一會，程燕忽然全身不停地抽搐起來，接着神情十分痛苦的大聲狂叫，趙長恨見了，大吃一驚，叫道：「燕！妳做什麼？」

程燕猛力推開趙長恨，然後倒在地上，雙手抱頭在地打滾，看樣子似越來越難受。

雷烈風見狀也大吃一驚，忙與段星雲及趙長恨把她四肢按着。但程燕體內「萬毒散」發作，只覺全身又癢又痛，體內更好似有一度烈火在焚燒着，頭顱彷彿隨時要炸出來一樣，端的痛苦莫名。

趙長恨見她受苦，只覺五臟俱焚，又

大叫道：「燕，到底發生什麼事？」

程燕雖被三人合力按着，但痛苦令她不知何來神力，四肢不停掙扎，三人合力也幾乎按她不住。

掙扎了一會，已面如紫金，神情變得極之可怖，她一邊掙扎，一邊叫道：「裘霸天逼我服下……『萬毒散』，現在……葯力發作……我……好辛苦……」

趙長恨聽了，恨得全身熱血澎湃，狂吼一聲：「裘霸天，我不殺你，誓不爲人……。」

程燕又痛苦的說道：「裘霸天……逼我把你殺掉……不然……就會殺死我……全家……我……殺不了你……所以全家被他……殺了……。」

趙長恨端的痛不欲生，若不是見程燕痛苦萬狀，眞想立刻衝上白雲山去。

正當趙長恨傷心得落下眼淚之際，此時有一人走了過來，來者正是「鬼槍子」鄧飛。

鄧飛見了趙長恨，仇恨湧現，鐵槍一抖，正想向趙長恨攻去，但見地上躺着的原來是程燕，一個詫異，便暫時去了殺趙長恨念頭，向程燕身旁快步行出，失聲叫道：「程姑娘，什麼事？」

程燕見了鄧飛，忍着全身痛苦，望着鄧飛道：「鄧公子……你妻子……不是趙大哥……殺的，趙大哥……他是被人……嫁禍的……好讓你們互相廝殺……你明白嗎？」

鄧飛見她痛苦得全身也扭曲了，也於心不忍，叫道：「程姑娘，我相信妳。」

程燕叫聲「好」，忽然發起神力的掙脫了右手，然後飛快的在趙長恨靴側抽出短劍，便一劍向自己心窩插了下去，四人見了，想阻止已來不及，只眼巴巴的看着程燕狠狠插了自己一劍。

程燕終於替自己解除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趙長恨在這一刹那，登時整個人呆若木鷄起來，稍一定神，彷似五雷轟頂一樣，狂叫一聲：「燕！」便把程燕屍體緊抱着不放，然後眼淚有如泉水一樣湧了出來。

雷烈風眼見這個變故，好似墮進了冰湖一樣，接着也忍不住流出眼淚。

鄧飛長長歎了口氣，段星雲則咀角發出一絲詭秘的微笑，接着裝成很傷心的樣子。

趙長恨五臟俱裂，神情有說不出的痛苦，他緊緊的抱着程燕屍體，口中叫道：「燕，我害死了妳一家人，又害死了妳……」然後抱着程燕屍體站起身來，目中淚水滾動，不禁想起以往與程燕相處時的每一段時刻。

雷烈風行到他身旁，低沉的道：「趙兄，不要太傷心了，我們把程姑娘葬了才去找裘霸天報這血海深仇吧。」

趙長恨傷心得全身在抽搐，他好似沒有聽見雷烈風的話一樣，只抱着程燕屍體向客棧走了進去。

雷烈風望着他行進客棧內，沒有跟進去，望着段星雲道：「段兄，我們現在就去替程姑娘買口棺材吧。」

段星雲點點頭。

鄧飛開口道：「這位兄台，我雖然與程姑娘只有一面之緣，但我已當她是朋友，我也和你一起去吧，算是盡了朋友之情。」

雷烈風望着他道：「在下雷烈風，閣下可是江湖上人稱『鬼槍子』的鄧飛？」

鄧飛作過揖道：「正是！」

雷烈風想起段星雲的話，知他是「無情會」四大殺神之一，登時有了戒備之心，道：「也無須勞煩閣下了。」便向前行去，段星雲則跟在他身後。

鄧飛覺得雷烈風似乎對自己含有敵意，也不跟上去，只從後叫道：「那麼雷兄就替在下燒多些冥鏹給程姑娘吧。」

雷烈風連答應一聲也沒有，只向前行。

那時還是大清早，街上行上不多，雷烈風行在前頭，段星雲則尾隨着，行了不久，此時段星雲忽然臉上面露猙獰表情，行在前頭的雷烈風根本不可能察覺。

此時，段星雲眼中放出殺氣，提起九環鋼刀，對準雷烈風背心，便狠狠向他一刀砍去，雷烈風忽聞身後有急勁風聲，立感不妙，連忙向旁一跳避開，但他與段星雲距離太近，這一避根本來不及，背心登時中了段星雲重重一刀。

段星雲見偷襲得手，第二刀又劈將過來，雷烈風中一刀後，戒刀力慌忙出鞘，見段星雲一刀劈來，舉起戒刀一擋，但他背心受傷太重，這一擋軟弱無力，段星雲劈下這一刀力度不輕，雷烈風一擋之下，戒刀登時被震脫離手，段星雲另一刀又砍了過來，雷烈風忍痛向旁跳開，段星雲一刀落空，馬步一踏，橫裡又掃出一刀，雷烈風已無力閃避，段星雲這飛快一刀便砍在他右胸處，雷烈風應聲倒地，眼光怨毒的盯着段星雲，說道：「你……」

段星雲見他已成强弩之末，忍不住仰天狂笑，然後道：「雷烈風，來生別輕易信任他人。」

雷烈風全身只感到劇痛難當，面無人色，眼光充滿疑問，說道：「你這是爲什麼？」

段星雲面露得意神色，道：「無情要我把你們三人殺掉，但我知道你們三人聯手難以應付，所以只好騙你們，說我自己也被無情追殺，讓你們相信我，然後把你們三人逐一除掉，這就不費吹灰之力了，你明白嗎？」

雷烈風眼光怨毒更深，道：「狄乘歡……也是你……殺的？」

段星雲笑得很得意，道：「不錯！你現在是不是很後悔信任我？」

雷烈風道：「我的確……有點……後悔。」

段星雲道：「只可惜太遲了。」

雷烈風道：「我現在有點明白了。」

段星雲道：「明白什麼？」

雷烈風道：「司空無敵果然不是『無情會』的人。」

段星雲道：「不錯，司空無敵的確不是『無情會』的人，我所說的『四大殺神』也不是『無情會』的人。」

雷烈風道：「你挑撥他們，好讓他們來殺我們？」

段星雲道：「一點也不錯，只可惜司空無敵太膿包，他殺不了你！我只好與你聯手對付他，只要我與你聯手把司空無敵

殺了，你就會更加信任我了。」

雷烈風道：「那麼，那一次在街上與你拚命的兩人也不是『無情會』的人了？」

段星雲道：「當然不是，他們只是我衆多仇人其中兩人，他們想向我尋仇，但剛巧被你看見，我把他們殺了之後，就對你和趙長恨、狄乘歡說，他們是無情派來追殺我其中兩名殺手。」

雷烈風傷勢太重，幾乎已無力說話，段星雲神情更加得意，又道：「你挑撥『長虹帮』與『無情會』想兩路人馬互相廝殺，而你們就來個坐山觀虎鬥，這一着很聰明，但你絕對想不到，其實無情就是裘霸天，裘霸天也就是無情，你這一着挑撥離間其實在自掘墳墓。」

雷烈風只有聽的份兒。

段星雲又道：「今天我殺了你，待會我就告訴趙長恨，說你是被『長虹帮』的人所殺，到時趙長恨一定會殺上白雲山，只要趙長恨殺上白雲山，就只有死路一條。」說完又哈哈大笑起來。

雷烈風身上不斷流出鮮血，已開始神智模糊起來，段星雲望着他，說道：「雷烈風，你是一條好漢，我本不該要你受太多痛苦，我現在就給你來個大解決吧。」說完，九環鋼刀刀尖朝雷烈風心臟一插，雷烈風慘叫一聲，一條好漢的性命就此完結。

段星雲把鋼刀從雷烈風身上拔了出來，傷口鮮血直噴在段星雲身上。

段星雲見殺了雷烈風，又仰天狂笑起來，笑得甚是愉快。

笑得很豪爽。

殺手成仁捨生取義

趙長恨把程燕屍體搬進房中的床上，對着這具屍體，傷心得幾乎暈了過去，此時鄧飛推門走了進來。

鄧飛見了趙長恨傷心的樣子，又想起妻子半月前爲人所殺，自己當時傷心的程度不比趙長恨弱，內心不其然產生同情之心。

過了一會，鄧飛道：「趙兄，拙荊被人殺了，據程姑娘說，有人殺了拙荊，然後嫁禍於你，我當然相信程姑娘的說話，但我想知道，到底誰人把我妻子殺了？」

趙長恨神情冰冷，道：「我不知道。」

鄧飛有點失望，過了一會，在懷中掏出一錠銀子，放在案頭上，道：「趙兄就替在下拿這一錠銀子去賣些冥鏹燒給程姑娘吧。」說完便行出房外。

鄧飛當行出房外時，便碰上了段星雲，段星雲向他打暈了一會，道：「鄧兄往那裡去？」

鄧飛道：「無論到了天涯海角，我也要查出殺妻兇手。」

段星雲道：「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兇手。」

鄧飛道：「多謝。」便向外行了出去。

段星雲望着他的背影，咀角發出一絲冷笑，心想：「鄧飛，你又怎料到你妻子其實是我殺的？」

段星雲殺了鄧飛妻子然後嫁禍給趙長恨，目的就是想借鄧飛殺了趙長恨。

段星雲不但殺了鄧飛妻子，還把司空無敵、「雙斧泣鬼神」蔡三虎、「無敵鋼」耿星河的親人殺了，然後全部嫁禍給趙長恨和雷烈風，目的就是來一着「借刀殺人」，只可惜司空無敵殺不了雷烈風，鄧飛又識穿了。蔡三虎和耿星河現在還未找上來，段星雲相信，蔡、耿二人還未進入太原市、趙長恨就會急不及待找裘霸天算賬了。

段星雲望着鄧飛離開，然後才進入房中。

趙長恨見他滿身鮮血的只有一個人回來，問道：「雷烈風呢？」

段星雲在趙長恨面前演着戲，裝成很難過的樣子道：「雷兄被『長虹帮』的人殺了。」

趙長恨霍地站起身，衝到段星雲面前，雙手搖着他兩邊肩膊，狂叫道：「你說甚麼？」

段星雲長長歎了口氣，道：「『長虹帮』的人太厲害，我和雷兄聯手也敵不過他們。」

趙長恨怒得面容也扭曲了。

在他未認識程燕之前，他的人生本來就毫無意義，自與程燕相識後，內心也就擦亮了愛的火花，心情也較前開朗得多，程燕之死，已令他感到了無生趣，現在世上唯一的兩個朋友——雷烈風與狄乘歡亦相繼慘遭毒手，更令他陷入了瘋狂境界。

他雖然外表對雷、狄二人顯得冰冷，但內心早已把他們當是知己一般，現在聽說雷烈風又被「長虹帮」所殺，登時傷心得抱頭狂叫了一陣。

段星雲見了他的模樣，本想趁他不防備之時把他殺掉，但又恐怕一時間殺不了他，到時死的就是自己，所以也不敢妄動，他深信趙長恨一定會殺上白雲山的，只要他殺上白雲山，就是他的死期，所以也不急在一時，讓他多活一會。

趙長恨傷心過後，回轉頭望着段星雲道：「你現在去把雷烈風屍體收拾好，然後把他與程姑娘葬了。」說完在手上掏出一張銀票放在案頭上，便滿腔仇恨的走了出去。

段星雲跟上去道：「你去那裡？」

趙長恨目光殺氣暴漲，道：「我現在馬上殺上白雲山。」

段星雲道：「白雲山上高手林立，你一個人如何對付？」

趙長恨道：「你不必多說。」

段星雲道：「我和你一起殺上去吧。」

趙長恨道：「這是我的事，我不想連累你，你還是替我把雷烈風與程姑娘的屍體葬了吧。」

段星雲其實知道趙長恨會這樣說的，所以才對他說了這一句多餘的說話，他裝成無可奈何的樣子道：「趙兄放心，我一定會好好安葬他們的。」

趙長恨聽他說了，便走了出去，段星雲望着他的背影，又不禁發出得意的冷笑。

＊　＊　＊

段星雲當然不會聽趙長恨的話去做，而眞的把雷、程二人的屍體「好好安葬」，當趙長恨離開客棧後，自己也快步的離開，然後走到另一間房，拿出紙筆墨、寫了一張字條，字條大意是說：趙長恨現在已開始殺上白雲山，帮主可預備人手迎擊。把字條寫完後，便在房中一個雀籠拿出一

隻信鴿，把字條綁在信鴿脚上，便往窗外放了出去，那信鴿便朝白雲山飛去了。

然後，段星雲則走出客棧，在馬厩拉出一匹馬，騎上馬後，便也朝白雲山而去。

＊　＊　＊

袭霸天收到段星雲的飛鴿傳書後，知道趙長恨即將殺到，爲了能讓趙長恨順利上山，便命人調走在上山小徑的守衞，然後在山上總壇大門前的空地兩旁叢林佈下人手。

一切準備就緒，只等趙長恨自投羅網，此時，段星雲已比趙長恨早登上山。

袭霸天見了段星雲，得意的笑了一聲，說道：「你做得很好！」

段星雲道：「多謝帮主讚賞。」

袭霸天道：「只要趙長恨一死，本帮副帮主的位就是你的了。」

段星雲道：「多謝帮主提拔。」

袭霸天道：「現在我們等着看趙長恨怎樣死法。」說完發出得意的笑聲，段星雲同樣笑得很得意。

、他們兩人就站在大宅的門前在等趙長恨。

過了不久，趙長恨果然手握短劍，殺氣騰騰的衝上山來，他一見了袭霸天，登時雙眼赤紅，如要噴出火來一樣，再看個清楚，站在他身旁的竟是段星雲，立時明白段星雲出賣了自己，想起雷、狄二人之死可能與他有關，便大喝一聲，握劍向兩人衝了過去……

但此時，宅前空地兩旁的叢林撲出三十人。這三十人全都是武功不弱，而且全都手握兵器把趙長恨去路攔住。

趙長恨見了這些袭霸天的爪牙，也自不客氣，他好似受了傷的猛獸一樣持劍殺了上去。

一時間，但聞呼喝連聲，三十件兵器齊向趙長恨招呼過去。

趙長恨恨得五臟俱裂，早已把一條性命抛掉，與三十人一接觸，便首先使一招「旋風殺」，立時响起無數兵器碰撞聲。

趙長恨把「長虹帮」每一個人都恨透，狂呼亂叫聲中，一招「旋風殺」把衆人逼得節節後退，然後一躍而起，跳在圍攻帮衆頭上，然後握劍俯衝而下，短劍飛快的攻出數十劍，一輪狂攻之下，立時有三人應聲倒地死去。

衆人見他兇狠異常，出手毒辣無比，也不禁心中發毛。

趙長恨殺了三人後，也已殺得性起，狂吼聲中，短劍拳脚齊施，只把衆人殺得慘叫連聲。

鬥到後來，自己身上亦已傷痕滿佈，但他彷似渾然不覺身上痛楚，在他不要命的拚搏之下，三十人全都被他一一殺了。

袭霸天與段星雲見了這個情形，心中也微微吃驚，一掉頭，連忙奔近大宅之內。

趙長恨滿身鮮血，雙眼赤紅，神情極之可怖，見袭、段二人進屋內，大叫一聲，便衝進屋內。

他進入屋內，進入大堂，四週却空無一人，便狂叫道：「袭霸天，段星雲，你們快給我滾出來！」

狂叫過後，便回復一片死寂，過了一會，忽然傳來一陣大笑聲，他抬頭望了望屋頂，但見屋頂四邊的橫樑滿佈弓箭手，而且有無數支利箭正居高臨下的對準自已，情形有一觸即發之勢。

趙長恨見了這批弓箭手少說也有三四十人，又大喝一聲，向屋頂一跳而起，正想以手中利劍把這批弓箭手解決，但當他一動身之際，三四十名弓箭手齊齊向他施放利箭……

趙長恨見四方八面的利箭有如飛蝗般向自己飛來，在半空中一旋身，雙手舞得有如風車般把射來箭支撥開。

當他把所有箭支撥開之際，人也已墮回地上，此時，衆弓箭手又各自搭起另一支箭，而且齊齊向他發射過來，他只好用同一手法把來箭撥開，但箭支從四方八面射來，趙長恨就算身手如何了得，身上仍被八支箭插着。

他雖然背心及手脚共插着八支箭，但仍奮勇無比，在衆弓箭手再搭起新箭之前，發一聲喊，便向屋頂橫樑躍上去。

在右邊橫樑的弓箭手見了他躍了過來，不禁嚇呆了，一呆之際，趙長恨短劍亦已殺到，那十名一字型排列的弓箭手看也沒有看清楚，便有六人被他殺了，屍體從樑上掉將下來，另四人見狀，慌忙跳下逃走。

趙長恨殺了六名弓箭手後，左手攀着橫樑，雙脚在牆上一蹬，身子便向前面另一條橫樑飛去，那些弓箭手見了，大吃一驚，紛紛從樑上跳回地上。趙長恨見了，也迅速墮回地上，然後握劍向一衆弓箭手殺了上去。

那些弓箭手丟下弓箭後，便全都手無寸鐵，不消一刻，便全都被趙長恨有如砍瓜切菜般殺了清光。

趙長恨殺了那些弓箭手後，瞥眼一看，但見袭霸天與段星雲在一條走廊閃身而過，便連忙向走廊奔了過去。

走進長長的走廊，已不見袭、段二人，當下先忍痛拔去身上箭支，便快步向前奔去，走了十來步，脚下觸動機關，頭頂登時有數十把飛刀射了下來，忍着全身痛楚在地上一滾避開來刀，但仍有兩柄飛刀插在身上，站起身來，咬緊牙齦把兩柄刀拔了出來，不理滿身鮮血，便又向前直走，走了一會，迎面又有兩根矛槍向他激射而來，這兩根矛槍來勢甚是急速，但趙長恨眼明手快，連忙向上一跳，兩根矛槍便向身後直飛。

墮回地上，繼續前行，行走間，脚下忽然一浮，整個人頓時向下直墮，原來脚下地板忽然向下一陷，他立感不妙，當機立斷，熊腰向後一扨，雙手在牆上一撐，再借力雙脚一蹬，便躍上了走廊地面，向下一看，只見脚下洞底滿佈向上豎立的尖刀，而當他躍上地面之際，原已向下陷的地板便自動蓋上了。

他在走廊繼續前進，爲了能避開機關，便步步爲營，走了一會，見前面並無去路，便想折回頭，正當他想回轉身來之際，走廊盡處的石牆竟緩緩開啓，門開處，但見有兩個手持大刀的大漢走了出來，然後那度石門便又關上了。

兩大漢見了趙長恨，便握刀殺了上來，趙長恨見走廊太窄，便先一跳而起，那兩人一撲個空，趙長恨已站在他們身後，然後短劍有如閃電般攻向兩人背心，但兩人也不弱，一回身，便把他的招數化開了。

兩人見化開了他的招數，便發動搶攻，左邊一人大刀向他一砍，趙長恨舉劍擋開，另一人又已攻至，趙長恨左手格開對方的手，便貼着牆壁與二人激鬥起來。

此時，趙長恨擋了一刀後，另一刀又迎頭劈下，連忙一低頭避開，而那把刀也就砍在牆上，趙長恨一低頭之同時，短劍向前一送，那人連廻刀擋格的機會也沒有，胸口便吃了一劍，慘叫一聲便倒地不起。

另一人見同伴死去，大叫一聲，大刀向横掃來，趙長恨看準來勢，舉脚向那人脈門一踢，對方大刀立時脫手，趙長恨再向他脚下一掃，那人便跌了個四脚朝天，在他倒地之同時，趙長恨狂吼一聲，緊握短劍向他凌空一撲，一柄短劍登時沒入對方心臟處。

趙長恨再殺了那人後，毫不猶疑，站起身來直盯着那度石門，此時，那度石門又再度開啓，他想也不想，便衝了進去。

進入石門，前面原來是一間偌大的石室，向前一望，只見袭霸天在左右兩護衞保護下站在居中，段星雲則站在另一旁。

趙長恨見了袭霸天，仇恨湧現，雙眼充滿殺氣，狂叫一聲，便向前衝去，袭霸天見了，面容一沉，雙手一揮，叫聲「上」，左右兩護衞龍洛及柳無邪便雙雙迎了上去。

龍洛使一柄長柄朴刀，柳無邪則使一把鉄扇向趙長恨作兩面夾攻。

龍洛與柳無邪雖見趙長恨已受傷不輕，知他已成不了氣候，滿以爲很易應付，豈知趙長恨却越打越狠，打到後來，竟被趙長恨逼得只有招架而無還手之力。

段星雲見了趙長恨果然名不虛傳，見他已受傷不輕，竟然連武功一流的雙護衞也被逼得節節後退，也不禁心中暗暗佩服，此時，他見雙護衞也難以應付，於是向前一跳，便加入了戰圈。

趙長恨見段星雲加入，想起他可能殺了雷烈風及狄乘歡，又害死了程燕一家，已然喪失了理智，狂吼一聲，便向段星雲欺去，但他已受傷不輕，招數已開始散亂，體力也漸感不支，再打了三十來招，已被段星雲砍了兩刀，而此時，龍洛又一刀劈至，他已不理一切，直向龍洛撲至，龍洛閃避不及，便被他雙手牢牢抱着。

趙長恨抱着龍洛後，雙眼閉起，手中短劍在龍洛身上狂刺十多劍，只把龍洛刺得慘叫連聲。

趙長恨把龍洛活生生刺死的同時，柳無邪從後偷襲，鉄扇向他背心一揮，背心登時又多了一條又深又長的傷口。

趙長恨背心吃痛，驀地回頭，見柳無邪鉄扇又攻到，狂叫一聲，向柳無邪踢出一脚，他這一踢軟弱無力，被柳無邪很輕易避開，此時的柳無邪見他只是作垂死掙扎，竟生出了輕敵之心，他避開趙長恨一脚後，見趙長恨已全身無力，便站在趙長恨面前冷笑幾聲，神情甚是愉快。

柳無邪笑聲過後，馬步一進，鉄扇直取趙長恨咽喉，趙長恨已無力招架，當下豁出性命，鼓其餘勇向柳無邪一撲，柳無邪一個托大，竟被趙長恨雙手牢牢抱着不放。

趙長恨見抱着了柳無邪，便用殺龍洛同一手法，握着短劍在柳無邪身上狂插，直把柳無邪插得一命嗚呼仍不罷手。

趙長恨在狂插柳無邪之同時，段星雲從後向他狠狠劈上了一刀，他中此一刀，發出一陣淒厲的慘叫聲，便倒在地上，但未立時死去，只眼光怨毒的盯着段星雲，段星雲見了他垂死的樣子，開心得仰天狂笑起來。

袭霸天也走了過來，站在段星雲身旁，望了望趙長恨，也忍不住狂笑數聲，笑聲過後，以很得意的眼神望着趙長恨道：「趙長恨，你們是正，我是邪，自古有道：邪不能勝正，今天我要推翻這個論調。」說完又哈哈大笑。

段星雲又冷笑數聲，接着舉刀向趙長恨頸項砍下，刀鋒過處，趙長恨登時身首異處。

袭霸天望了望趙長恨的屍體，又望了望段星雲，得意的道：「這一着逐個擊破果然奏效，否則他們三人殺上來，恐怕要損失更多兄弟了。」

段星雲沒有說話，此時，他眼光忽然放出殺氣。

驀地裡，段星雲忽然一刀向袭霸天迎頭砍下，袭霸天與他距離太近，見他一動手，倏地跳開，但前胸仍中了一刀。

段星雲見他跳開，一咬牙，又提刀向他攻去，接着使出一輪快刀，但袭霸天果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雖然吃了一刀，又手無寸鉄，仍能把段星雲的快刀避開。

段星雲不給他有半點喘息機會，九環鋼刀舞得更快，另一輪猛攻又殺至，袭霸天手無兵器，只好竄高伏低的閃避，但段星雲招數太快也太密，左閃右避中，胸膛又被劃了一刀。

袭霸天中刀後，瞥眼一看，便看見龍洛那一把長柄朴刀，連忙在地上一滾，接着拾起龍洛的朴刀。

袭霸天武功本已在一流之上，現在有刀在手，更如虎添翼起來。

段星雲見他有刀在手，不敢大意，立了個馬步在盯着他，在思量着如何進攻。

袭霸天一向極信任段星雲，無論如何也料不到他竟會向自己下手，大怒之餘，叫道：「你幹什麼？」

段星雲冷笑着道：「你說過，只要我殺了趙長恨，你就提升我爲副幫主。」

袭霸天道：「不錯，本座已向所有兄弟宣佈了這消息。」

段星雲又冷笑着道：「但我不甘心做副幫主，我要做名正言順的幫主，所以你只好死。」那「死」字一出口，立時面色一沉，便提刀向袭霸天殺上去，袭霸天怒火中燒，朴刀一抖，大喝一聲，也向段星雲衝去，兩件兵器一碰撞，發出「噹」的一聲，這一聲响起，也揭起了這一場殊死戰的序幕……

此兩人一戰，不論誰勝誰敗，已無關重要，這一戰只象徵着江湖上的恩怨就有如怨海狂潮一般，也象徵着江湖上的殺戮永無休止，江湖上的惡勢力也永遠存在……

（全文完）

一月完新派武俠故事／范禮．文　可飛．圖

魔與俠

護送孤兒

天色陰霾得可怕，烏黑的雲層，像是直壓到人眉際一樣，天並沒有下雨，但是天地之間，却瀰漫着一重看不見摸不到的雨粉，使得每一個人身上的衣服，都是濕甸甸地，緊貼着皮肉，極不舒服。

一條筆直的道路，鋪着青石板，兩旁全是參天古木，直通向一度全用兩尺見方的大石塊砌成的古墳，那條石板道上的石板，由於天氣的潮濕，水珠似乎是從石板中滲出來一樣，再加上雜亂的脚印、蹄印，是以弄得石板上，一片泥濘。

在那座宏偉聳立的古墳之上，有四五十人，正用粗大的繩索，圍在腰際，掛住了身子，以尖利的鑿子，在石縫中用力地鑿着，石頭和尖鑿相碰，發出刺耳的聲響來，而在離古墳約兩丈開外處，豎着一根丈許來高，徑可尺許的大木柱，那根木柱之上，有一隻大絞盤，絞盤上纏着兒臂粗細的麻繩，麻繩的一端，已被引到古墳的一塊大石上。兩個大漢，赤着上身，各自握着巨大的鐵鎚，一下又一下，在將麻繩頂端，一枚巨大的，精光四射的大鋼釘，釘進那塊大石去。而別的人，仍繼續在那塊大石四周圍的縫中，用力地鑿着。

每個人看來，都在忙碌，忙得滿頭大汗，但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那人不但只是站在一株古松之旁，什麽也不做，而且他的裝束打扮，體態神情，也和眼前的那種紛擾，顯得大不合襯。他穿着一件湖綠色的長衫，手中執着一柄摺扇，那摺扇的扇骨，碧也似綠。

雙魔攔截

他約莫三十上下年紀，星眉朗目，英俊瀟洒，抬頭望着烏雲越來越厚的天空，彷彿是一個詩人，有所靈感，想要吟哦一番一樣。

而在那條直通古墓的林蔭大道口子上，却靜得出奇，鑿子聲、鎚聲，隱隱傳了出來，然而並不引人注意。惹人注目的，倒是在路口的兩株大樹的樹身之上，各掛着一塊徑可兩呎的圓形金牌，那兩塊金牌，有一分來厚，看來是純金所鑄，雖然天色陰沉得可怕，但仍然閃閃生光，那兩塊金牌上，各繡着一個字，一個是「潛」字，另一個是「龍」字。

遠處，一陣蹄聲傳來，一輛馬車，順着小道，向前駛了過來，天雖然未曾下雨，但是趕車的却是簑衣雨笠，車直來到了通向古墳的大道口，便聽得車中，傳出了一下清脆悅耳的聲響，道：「趙大哥，停停車！」

那趕車的一聲吆喝，將馬勒定。

馬車停下之後，趕車的掀了掀竹笠，這才看清他的臉面，只見他濃眉、高顴、左頰之上，還有一道極其明顯的疤痕，晶紅發亮，乍一看，只覺得這個人，可怖之極，但如果細細看來，却又覺得他目光如電，英武非凡，另有一股男子的氣概。

他一掀斗笠，略一抬頭間，就看到了路口，掛在大樹之上的那兩塊金牌，當他的目光一接觸到那兩面金牌之際，他的神色，便變了一變，立時道：「青青姑娘，天快下大雨，這裏停久了，未免不便，我們還是快趕路的好！」

可是他的話並沒有發生作用，只聽得「拍」地一聲，車廂的門，已然打開，一個少女，自車廂之中，跳了出來，那少女約莫二十上下，一身青衣，清秀絕俗，她一下了車，便抬頭向天上望了一眼，搖頭道：「老天爺也是，陰得那麽可怕！」

接着，她伸手向前一指，道：「趙大哥，那邊樹上，釘着兩塊金牌，是什麽意思？」

那漢子的神色一沉，在他神色一沉之間，更顯得威嚴無匹，只聽得他沉聲罵道：「武林敗類！」

那少女睜大了眼睛，望着那漢子，現出十分驚訝的神色來，道：「武林敗類！趙大哥，那是什麽意思？有什麽人在這裏做壞事？」

她一面說，一面就向前走了過去，車座上那漢子陡地喝着道：「別去！」

他叫着，身子着地翻起，在半空中陡地一翻，「呼」地蕩起了一股勁風，便已在那少女的頭頂翻過，落在那少女的身前，阻住了她的去路。

那少女吃了一驚，道：「我只不過想去看看，趙大哥……別生氣！」

那少女在說話之際，語音委婉，臉上也帶着受了委屈的神氣，一副楚楚可憐之模樣，任誰瞧了，也得心軟，那漢子嘆了一聲，道：「青青姑娘，我沒有生氣，我們有要事在身，這干武林敗類，見到了也汚了眼睛，我們還是快點趕路吧！」

那少女側頭向前望去，已可以看到金牌上所鐫的兩個字，她低聲唸道：「潛——龍，看這兩個字，倒很有氣派，這兩個字是什麽意思？」

那漢子又說道：「潛龍帮，這帮中人，幹的專門是盜掘古墳的事，眞是武林之羞！」

那少女張了張嘴，沒有說什麽，這時，鎚聲、鑿聲，仍然隱隱傳了過來。

那少女轉過身，向馬車走去，但仍然回頭，向那金牌，看了兩眼，那漢子緊隨在她的身後，到了車廂前，少女伸手拉開了車門，但却並不上車，轉過頭來道：「趙大哥，我明白了，潛龍帮的人在前面盜掘古墳，而在路口，掛起了金牌，好叫武林中人迴避，是不是？」

那漢子點着頭，道：「是！」

那少女明澈的眼睛，睜得老大，道：「可是，我不明白，那潛龍帮中的人，難道那麽厲害，他們的金牌一掛出來，別人明明知道他們是在幹壞事，也不敢去惹他們？」

少女在說那幾句話的時候，目光直視着那漢子，她的話中，雖然沒有任何譴責的意思在內，可是聽了那幾句話，那漢子却覺得心頭有一股重大的壓力，使他好一會說不出話來。

然而那少女直視着他，分明是在等候他的回答，那漢子吸了一口氣，道：「潛龍帮帮主霍文山，武功確然非同小可，但也不是沒有人敢惹他們，只是他們行爲卑下，形同鼠竊，江湖上大俠，不屑與之周旋。」

那少女甜甜地笑了起來，道：「趙大哥，我們又不是什麽大俠，去看看他們如何做壞事？」

那少女的話，聽來仍然是那麽柔和，可是話中的渴望之意，却也越來越甚，那漢子濃眉微揚，道：「青青姑娘，你忘了哩，我們有事在身，怎可爲了這樣的事，在此躭擱，快上車吧！」

那少女低着頭，沒有說什麽，跨上了車廂，那漢子立時躍上了車座，揮起鞭來，車身震動，那輛馬車，立時又向前，馳了出去。

這時，天色更陰暗了，分明是午時，却黑得像天將入黑一樣。在那座古墳之上，鑿聲已變得稀落，那兩個揮鎚的大漢，也自古墳上縋了下來，來到了木柱的絞盤之旁，另外一個頭上包着布的大漢，自墳上縋下，奔到了那青年文士之旁，道：「霍帮主，那大石已經有點鬆動，可以拉動了！」

那體態瀟洒出衆的青年文士，竟然就是潛龍帮的帮主霍文山！他抬頭向那塊大石望了一眼，手中的摺扇，向上一揚，道：「拉！」

他一聲令下，那兩個大漢，便推着絞盤，轉動了起來，開始的幾轉，轉得很快，但等到繩子被拉緊了之後，絞盤發出「格格」的聲響，那兩個大漢的雙足，抵在地上，俯着身，背上的肌肉，塊塊賁起，汗珠子自他們的身上，一顆顆迸了出來，却已是一寸寸在移動着。

那時，原來攀附在古墳上的那些大漢，已一起縋了下來，人人都離得古墳遠遠地，抬頭望着那塊大石，只見絞盤和那塊大石之間的粗蔴繩，漸漸拉直，而絞盤仍然在向前，緩緩推動。

霍文山也望着那塊大石，他的神情看來十分閒定，絕不像是他在指揮着一件竊墳的勾當。他沉聲道：「多幾個人去推絞盤！」

立時又有五六個大漢，甩脫了身上的衣服，奔了過去。在六七個人全力推動下，絞盤不斷緩緩地移動着，連那根木柱，也發出格格的聲響，像是要被擠碎一樣，蔴繩也發着「吱吱」的聲響，終於，只見那塊大石，鬆動了一下，石屑簌簌地落了下來。

隨着那塊大石的震動，所有的大漢，發出了一陣歡呼聲來，推動絞盤的那幾個大漢，大聲吆喝着，只見那塊兩丈見方的大石，一寸寸地，自古墳中被移了出來，移出了一尺、兩尺、三尺。

一直到移出了五尺許，才聽得「轟」地一聲巨响，那塊大石，已從古墳上，滾跌了下來，隆隆聲不絕於耳，那大石直滾了下來，撞在一座墳前的石馬之上，石馬斷成了兩三截，那石馬也被撞倒在一邊。

古墳旁的衆大漢，又是齊聲呼叫，那塊大石被拉出來之後，古墳上，便出現了一個兩尺見方，烏黑的，深溜溜的洞，那個洞，看來可以直通到古墳的內部去！

所有的人在呼叫了一陣之後，人人都向霍帮主望去，一個漢子，遞着一根銅管給霍帮主，霍帮主一接過來，那人便晃着了火摺子，向銅管之前一湊，一股火頭竄了起來，那銅管是一柄特製的火把。

霍帮主握着銅管，將手中的摺扇，順手插在腰際，便向前走去，到了墳腳下，他略停了一停，便逕自向上，走了上去。

古墳高可兩丈，墳坡很斜，那些大漢上落，都要靠繩子縋上縋下，但是，霍帮主就是那樣，向上走了上去，而且他在走上去之際，身上並不向前俯，還是挺得筆直，從旁看來，他像是隨時可以跌下來一樣。

但是，他還是穩步地向上走着，不一會，便來到了洞口，擧着火把，向洞口晃了一晃，自墳中，似乎有一股陰風，倒捲了出來，令得火把上的火頭，亂晃亂閃，霍帮主停了片刻，身子一竄，便自那洞中，鑽了進去。

數十個人，屛氣靜息地等待着，那時，雷聲隆隆，豆大的雨，已急驟地洒了下來。

×　×　×

雨水嘩嘩地下着，那輛馬車，在開始下雨之後，約莫小半個時辰，趕到了一座鎭甸，雨十分大，趕車的漢子頭上，所戴的頭笠，向下直淌水，進了鎭之後，他掀了掀竹笠，看清了鎭上的情形，將車直趕到了一家客店之前，停了下來，揷好了鞭子，翻身下了車。

客店中，已有店小二打着油紙傘，奔了出來，點頭躬腰地招呼着。

那漢子拉開了車門，道：「青青姑娘，下車在這裏歇歇，有人會在這裏，和我們相會。」

他說着，提過了店小二手中的油紙傘來，遮住了車門口，那少女自車中跨了出來，那漢子直遮着她到了店堂，才轉過身來，吩咐店小二道：「我的車，就讓它停在門口，有人會來找我！」

店小二連聲答應着，那漢子也一步跨進了店堂，他一跨進店堂，便不禁呆了一呆，像是在自言自語，道：「哼，他們倒早來了！」

客店的店堂，一邊是櫃、是通道，另一邊，是十來張方桌子，那少女已在一張方桌子前坐了下來，除了那少女之外，只有在角落處的一張方桌上，有兩個人坐着，那兩個人，在那漢子自語之際，已一起站了起來。

那兩個人全是一身勁裝，腰際懸着刀，一望而知，是武林中人，才一站起，其中一個就叫道：「趙小寶，你來遲了，這位就是青青姑娘麽？」

他們一面說，一面向那少女走了過去，那少女睜大了眼睛，望着那兩個人，在她的臉上，並沒有什麽驚訝的神色，因爲，這樣的事，她已經習慣了。

她還記得，三天之前，也是在客店之中，趙小寶也是那樣地走過來，口中所說的也是同一句話道：「這位就是青青姑娘麽？」

而當時陪着她的，是赫赫有名的鏢頭韓劍，在那路邊的石亭中，認識韓劍之前，陪着她的人，是丁氏兄弟，黑山莊的，再以前……

那少女暗嘆了一聲，已經一個多月了，許多武林中人護着她，說得明白一點，是帮她逃命，他們聯絡好了，一站又一站，分人護送，要將她送到塞外去，遠遠離開她的仇人。她的父母已死在仇人之手，仇人正在設法斬草除根，她快要和趙小寶分手了，再過幾天，她又會和那兩個人分手，那些人，全不肯對她多說什麽，只是帶着她一直向北走，走到塞外爲止。而到了塞外又怎麽樣？連她自己也不知道了！

那兩個漢子一面說着，一面已來到了少女身前，趙小寶也走過來，拱手道：「兩位來得好早！」

那兩人老氣橫秋地道：「你辛苦了幾天，一路上可有什麽事發生？」

趙小寶濃眉緊蹙，說道：「沒有什麽事！」

那兩人向着少女道：「青青姑娘，快點吃點東西，吃完了好立時上路。」

趙小寶除下了竹笠，突然道：「兩位，我有一句話要說，兩位不必護送青青姑娘，仍由我護送下去好了！」

趙小寶突然地講出了那樣一句話來，不但兩個漢子陡地一呆，連青青姑娘也突然轉過面來，望定了趙小寶。趙小寶說得十分正經，一點也不像是在開玩笑。那兩個漢子，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而青青姑娘在望着趙小寶的時候，心中却在想，爲什麽他要一直陪我下去？我身上有着極大的麻煩，每一個人都知道，每一個陪我北上的人，一到了有人來接替我，都忙不迭地如釋重負地離去，爲什麽他和別人不一樣。

青青姑娘的目光，趙小寶可以想得到，那使他有點面紅，他偏過頭去，不敢正視青青姑娘，只是望着那兩個漢子，那兩個漢子互望了一眼，一個道：「閣下如此仗義，眞是難得，只不過黃老英雄早就安排好了，前面二百七十里的鎭甸上，由魚家莊莊主來接替我們弟兄兩人，只怕閣下前去，有點不便。」

趙小寶的神態却十分固執，他講話不多，但是聲調很堅決，聽他講話的聲音，就可以知道他的話一講出來，絕沒有轉彎的餘地的。他道：「那不要緊，我見了魚莊主，也照樣如此說就是了！」

那兩個漢子中的另一個，壓低了聲音，道：「小兄弟，青青姑娘一路北來，未曾發生什麽事故，但遲早有事要發生，你可得想清楚了！」

趙小寶的兩道濃眉，略略一揚，道：「兩位請吧！」

那兩人面有喜色，互望了一眼，也不說什麽，只是向趙小寶拱了拱手，一個道：「兩位在此用飯，飯錢由我付了！」

他們一面說，一面來到了櫃前，放下了一塊碎銀，一轉身，出了飯店，冒着大雨，逕自去了！

趙小寶看着他們兩人出了飯店，才緩緩轉過身來，而他才一轉過身來，就望到了青青姑娘那一雙明亮澄澈的眼睛，他乾咳了一聲，問道：「青青姑娘，你吃些什麽？」

青青姑娘却仍然是望着他，一聲也不出。

雨仍然嘩嘩地下着，在青青姑娘的注視下，趙小寶顯得很窘，直等到店小二離去之後，才聽得青青姑娘低聲道：「趙大哥，爲什麽？」

趙小寶有點尷尬地笑着，青青姑娘又

問道：「趙大哥，爲什麽別的人，都盼着把我送走，自己好脫身，而你却自願要陪我？」

趙小寶在青青姑娘的逼問之下，顯得更窘迫了，他搓着手，不知該如何才好，青青姑娘又問道：「趙大哥，我還要你告訴我，爲什麽黃老英雄不讓我回家去。要派那麽多人，將我送走？」

趙小寶苦笑了一下，道：「青青姑娘，那一天的事情，你自己該記得！」

青青姑娘點頭道：「是的，我記得，那一天一早，我帶了一個丫環去打獵，直到天黑才回，可是回到半途，就遇到了黃老英雄。」

趙小寶有點心神恍惚似地，忽然插了一句口，說道：「黃老英雄，是令尊的好友？」

青青姑娘笑了一下，道：「趙大哥，那你何必明知故問？魯東雙雄，黃神刀、李鬼槍、江湖上誰不知道，黃伯伯是爹的生死之交。也只有黃伯伯，才有那麽大的力量，使這許多武林中人，爲我出力！」

趙小寶喃喃地道：「黃神刀，李鬼槍，這六個字，江湖上無人不知。」

青青姑娘道：「當天黃伯伯就不讓我回家，就帶着我連夜趕路，是不是我家中發生了什麽巨大的變故？」

趙小寶低着頭，一言不發，店小二端上了酒來，他大口大口地喝着悶酒，青青姑娘等他喝了七八杯，才道：「你要陪着我，總不能老讓我悶在葫蘆之中，我家中發生了什麽變故，你告訴我！」

青青姑娘的聲音，十分委婉動聽，一點也沒有威脅逼問的意思，可是，那神色帶有哀切懇求的聲音，却更使人難以拒絕。趙小寶放下了酒杯，長嘆一聲，道：「黃老英雄曾吩咐過，絕不能和你提起，恐防有什麽意外發生，所以……所以……」

趙小寶才講到這裏，只聽得雨聲之中，傳來了一陣雜沓的蹄聲和喧嘩聲，他不禁呆了一呆。

趙小寶轉頭向外看去，只見十來匹馬，已經跑到了飯店門口，冒着雨，馬上的十來個漢子，身上都濕透了，大半是赤着上身的，順着他們肌肉的背脊，直向下淌着雨水。

那十來個漢子一下馬，便向前闖了進來。進了飯店，只見他們每個人的手中，都挽着包裹，一進來，先將包裹往桌上一放，「砰砰」之聲不絕，顯見得包裹中的東西，都十分沉重。他們分開幾張桌子坐下，立時大呼小叫了起來，飯店中本來十分寂靜，這十幾個人一來，登時變得喧鬧不堪。

店小二已捧了菜餚來，又趕着去招呼那些漢子。趙小寶只向那些漢子望了一眼，便厭惡地轉過了頭來，低聲道：「青青姑娘，我們吃完了好趕路，我一定將爲什麽黃老英雄要派各路英雄，送你出關外的原因告訴你！」

青青姑娘澄澈的雙眼中，現出諒解的光采來，她只是低聲問了一句，道：「那些是什麽人？」

趙小寶道：「就是我們在半路上遇到的那一羣盜墳賊，潛龍帮的人！」

趙小寶那一句話，說得聲音很低，那些大漢又在高聲喧嘩，是以也沒有人聽到他的話，青青姑娘「哦」地一聲，便不再說什麽。

看官，這趙小寶，年紀雖輕，但是武功的造詣極高，他已是大名府，威遠鏢局的副鏢頭，在武林之中，也頗有威望。而他肯放下鏢局的事，來替一位少女趕車，全是因爲黃老英雄，飛帖相囑之。故那黃老英雄，便是魯東雙雄之一，出了名的大俠，神刀黃英傑。而青青姑娘的父親姓李，一桿短槍，出神入化，人稱鬼槍李伯祺，這一刀一槍，便是說黃英傑和李伯祺兩人，昔年同心合力，除了黑道上兩個大魔頭的事，而青青姑娘則是李伯祺的唯一愛女，閨名青青，表過不提。

當時，趙小寶和李青青二人，只是埋首進食，不一會，又是一陣蹄聲，車聲，到了飯店之前，只見一輛華麗的馬車，停在飯店門口，車上先跳下兩個漢子各張着傘，車門打開，一個相貌英俊，氣度瀟洒的青年文士，執着摺傘，走下車來。

那文士一下了車，旁邊兩個大漢，立時替他擧傘，那文士緩步向內走來，其餘的人，全被大雨淋得狼狽不堪，獨獨他身上，滴水不沾，是以更顯得他氣度雍容非凡。

那文士一走進來，先前進飯店來的漢子，便一起站了起來，齊聲叫道：「霍帮主。」

這時，趙小寶仍然只是埋頭吃喝，而李青青不免抬頭，向那文士打量了幾眼。她出自武林世家，對武林中正邪各門，有名頭的人物，自然略有所聞，再加上他們來到這鎭甸之前，還曾見過「潛龍帮」的金牌，那些大漢齊聲一叫，她自然知道，進來的那人，就是潛龍帮主霍文山，當時，她就向趙小寶看了一眼，口唇略動了動，可是却沒有出聲。

她本來想說的是！咦，潛龍帮雖說幹的是挖掘墳墓的勾當，可是，那帮主看來，却像是一個武林高手，而李青青之所以只是想到這一點，而未曾說出來的原因，是因爲她向趙小寶望一眼之際，看到趙小寶面上厭惡不高興，是以才忍了下去。

只聽得霍文山道：「你們快吃，還要趕路。」

各大漢齊聲答應，霍文山轉過頭來，向趙小寶和李青青二人，望了一眼，獨自在一張桌旁坐下，直到他坐下，那些漢子，才敢坐下。

趙小寶突然放下了筷子，道：「青青姑娘，我們走！」趙小寶的這句話，說得十分大聲，而且他立時霍地站了起來，是以刹那間，飯店之中，倒是一陣寂靜，人人都轉過頭，向他望來。

李青青唯恐生事，忙也站了起來，和趙小寶一起向外走去，眼看他們已來到飯店門口了，只聽得霍文山道：「兩位，外面雨大，何不多歇一會？」趙小寶悶哼一會，拉着李青青，自店小二的手中，接過雨傘來，披好了簑衣，就出了飯店，來到了車旁，道：「青青姑娘請上車！」

李青青低聲道：「趙大哥，你那樣子，容易生出是非來的！」趙小寶冷冷地道：「沒有法子，再和這些下三流在一起，只怕剛才吃下的東西，全會嘔出來。」他

這一句話才講完，却突然聽得霍文山的聲音，在飯店的門口响起，道：「這位仁兄，何以將在下，說得如此不堪？」

趙小寶陡地聽到了霍文山接口，他也不禁一呆，這時雖然雨大，但趙小寶是武功造詣極高的人，他向外走，有人跟出來，自無不知之理，可是，霍文山是什麽時候來到門口的，他却一點也不知道。

當下，趙小寶呆了一呆，並不轉過頭去，李青青却揚頭看了一眼，看到霍文山站在飯店門口，神定氣閒，一點也沒有生氣的樣子，當李青青向他望去之際，他向李青青微微一笑。

李青青在那一剎間，只覺得心頭，好一陣震動，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忽然之間，會有那種奇異的感覺，她連忙低下了頭，趙小寶已替她開了車門，李青青像是躲避什麽似地，急急進了車子。

等到她進了車廂之後，她的心中，才有點後悔，自己爲什麽進來得那麽急？

然而這時，已傳來了趙小寶的喊喝聲、鞭聲、蹄聲、車輛的滾動聲。種種聲音，和雨聲混在一起，車子已經向前駛出去了。李青青轉了一個身，推開了車廂的窗子，可是，雨勢實在太急，窗子一頂開，一陣雨灑進來，李青青仍然什麽也沒有看到。車子迅速駛過了大地，駛出了鎭去，霍文山直到看不到那輛車子了，才轉過身來，他一轉過身來，便道：「剛才那一男一女，有誰認得？」

一個頭目模樣的人道：「那男的，像是威遠鏢局的趙鏢頭，他面上那道疤，是淮南大盜張鳳給他留下的。」霍文山「嗯」地一聲，道：「可是張鳳却死在他的摺鐵鋸刀之下，是不是？」

頭目道：「是，聽說他的武功很厲害，快升總鏢頭了，帮主可是有意思刦一單鏢玩玩？」

霍文山面色一沉，道：「別胡說！」這三個字，說得威嚴無比，嚇得那小頭目倒退了二步，連聲道：「是，屬下該死！屬下該死！」

霍文山緩緩向前走來，道：「我們專發死人財，還不够麽？誰要胡亂生事，帮規决不輕恕！」

衆大漢齊聲答應着，霍文山來到了他的那張桌子之前，坐了下來，可是他坐下之後，望着滿桌的酒餚，却並不起筷，只是在怔怔發呆。

那些大漢，看到霍文山這等情形，連講話的聲音，也不由自主，低了許多，只聽得交頭接耳之聲，過了片刻，霍文山才又站了起來，道：「你們自己回去，沿途不可生事，我有事情。」

衆人答應着，霍文山已大踏步走向飯店門口，雨還未停，他却逕自走了出去，到了一匹馬旁，翻身上了馬，手中摺扇揮下，韁繩垂手而斷，他雙腿一夾，馬兒向前疾馳了出去。

雨已經停了，天色也黑了下來，上弦月清清冷冷地掛着，一場豪雨，將暑氣一消而空。

趙小寶將車子趕進了一片林子，停着一株大樹，停了下來，李青青推開了車門，趙小寶道：「今夜，我們就在林中過夜，免得再遇到這種人！」

李青青知道他是指什麽人而言，微微一笑，說道：「其實，潛龍帮只是盜掘墳墓，那可比明火搶刦，傷害人命的好得多了。」

趙小寶瞪着李青青，道：「青青姑娘，這是什麽話？學武的人，不論是好是壞，總得有幾分豪氣，像潛龍帮那一干人——哼，不提了！」

李青青走下車來道：「趙大哥，你說要告訴我爲什麽黃伯伯硬要派那麽多人護送我到塞外去！」

趙小寶吸了一口氣，道：「青青姑娘，其實，那並不是黃老英雄的主意，只不過——」

他才講到這裏，突然聽得了遠處的一株樹下，傳來了「悉索」一聲，林中落葉頗多，那一下响，分明是有人踏在落葉之上，所發出來的，是以趙小寶立時喝道：「什麽人，快出來。」他才一喝，「嗤」地一聲响，那樹後，已射出了一柄尖梭來，那「嗤」地一聲，極之勁疾，趙小寶連忙急叫道：「快閃開！」

他一叫，李青青的身子，也陡地向旁一移，只聽得「叭」地一聲，那枝一尺來長的利梭，就在趙小寶和李青青兩人之間穿過，射在那株大樹之上，趙小寶側頭一看，只見那枝尖梭，精鋼打就，在黑暗之中，閃耀着一種藍森森的光芒，沒入樹幹，足有半尺，那樹乃是老榆樹，木質極堅，這枝尖梭，入木居然有半尺之深，可知射梭人的力道之猛，實是令人駭然！

趙小寶一抖手：「錚」地一聲响，已將那柄摺鐵鋸齒刀，掣在手中，他那柄刀，乃是外門三十六兵刃之一，一出手，隨着手腕振動，陡地翻開了一半來，變成刀長四尺，一邊是鋒口，一邊全是鈍利之極的鋸齒，他一掣刀在手，便道：「青青姑娘，你進車去。」

李青青却道：「不，有人來了，我也可以迎敵！」他們二人講着一起向剛才射出尖梭的那株樹後看去，可是那株樹後，却是黑沉沉的，射出了那柄尖梭後，一點動靜也沒有，趙小寶連喝了幾聲，一點反應都沒有，李青青奇道：「人已走了？」

趙小寶橫刀當胸，一臉冷漠，向前緩緩走去。

趙小寶才走出了兩步，忽然聽得李青青叫道：「趙大哥，你看！」

趙小寶還當發生了什麽意外，疾轉了身來，他轉過身來之後，却見到李青青在樹前，已托起了那柄尖梭另一端繫着的紅綢穗子，趙小寶心中疑惑，忙問道：「什麽？」

李青青抬頭道：「上面有字！」

趙小寶忙退了回來，果然，在那兩條紅綢之上，寫着幾個字，那幾個字，極其潦草，但却也可以看得清，一共是「二魔已來，不宜停留」八個字。

趙小寶一看到這八個字，面色便自一變，他雙手抱刀，向前拱了拱手，道：「多謝閣下提醒，大德容後再報！青青姑娘，快上車！」

李青青却道：「什麽叫二魔？二魔是誰？」

趙小寶突然變得粗暴無比！一伸手，拉着李青青的手腕，向前一拖，便將李青

青拖到了車邊，喝聲道：「別多問，快上車！」

李青青用力一掙，趙小寶顯是未曾料到，李青青的掙扎力道如此之大，是以五指一鬆，竟被李青青掙脫，當趙小寶愕然向李青青望去之際，李青青向後一退，道：「告訴我，二魔是　，我爲什麽要逃？」趙小寶頓足道：「現在豈是詳說的時候，快上車，離開這裏再說。」

李青青却笑了起來道：「趙大哥，你若是那麽胆小，何苦將保護我的差使，硬擱在身上？早在鎭甸上，你將我交給了那個位朋友，不就沒有事了！」

李青青的話，一路往下說，趙小寶的臉色，就一路變得難看，等到李青青的話講完，趙小寶的臉色已鐵青，那一條疤，却又掙得通紅，在月色下看來，簡直有點恐怖。

李青青看到了這種情形，也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太重，她和趙小寶在一起，只不過三天，在那三天之中，他們幾乎沒有說過什麽話。可是當在那鎭上，趙小寶突然要繼續保護她的時候，她憑着少女的敏銳感覺，立時知道那是爲什麽了。

而她也知道，自己此行，一定極其凶險，而趙小寶可以脫却關係，却硬將事攬上了身，自己此時，再以言語刺傷他，那實在是大大的不該！

李青青一想到這一點，剛想再柔聲講幾句，可是就在此際，只聽得一陣尖銳的厲嘯聲，迅速地自遠而近，傳了過來，轉眼之間，便到了林外，而趙小寶也立時向李青青，作了一個手勢。

李青青看出趙小寶的手勢，是要她立時躲到樹後去。李青青出身自武林高手的家中，武功也自不弱，只不過鬼槍李伯祺對她十分鍾愛，始終不准她在江湖上行走，是以她才對武林中事，一無所知，然而她的性子，仍然十分倔強，當日，她打獵回家，神刀黃英傑突然將她攔住，不許她回家，硬將她帶出好幾百里，她也曾幾度反抗，但礙着黃英傑是父親的至交，看着她長大，是以不便發作，繼黃英傑之後，護送着她的，又全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她幾次問人家，都不得要領，心中這一口悶氣，已然鱉了很久。

到現在，聽那尖銳的呼嘯聲，看趙小寶的神情，分明是有敵人追上來。

李青青直到此際，仍然不知道追上來是什麽人，和自己是什麽關係，依着她的脾性，恰好就趁此際，將事情弄個明白，不成再老在悶葫蘆之中，她就算看到了趙小寶的手勢，也不會躲起來的。

但是，她却又看到，自己剛從言語傷了趙小寶的心，趙小寶氣得面色鐵青，可是嘯聲一起，他向自己做手勢，令自己躲起來，却又是一副焦急莫名的神氣，可知他的內心中，對自己實在是十分關切。

一想到了這一點，李青青便不忍再拂趙小寶之意，是以立時身形一閃，便到了大樹之後，她才一到了大樹後面，趙小寶也立時閃了過來，拉住了她的手，又疾退了丈許，才躲在一株大樹之後。

他們兩人，才一躲起，便聽到林中，响起了一種極其奇特的脚步聲，那種脚步聲，聽來像是有人不住地將一團一團的爛泥，拋向地上一樣，「達達」之聲不絕，又過了片刻，脚步聲更近了，首先看到地上，出現了一個又瘦又長的人影。

再接着，就看到了一個高達七尺以上的長瘦子，搖搖晃晃地走了過來，那人不但手長，脚長，而且一張臉，也長得駭人，倒吊眉，三角眼，大脚板，一步一步向前踏來，每踏出一步，都在地上，留下了一個極深的脚印，眞是詭異莫名。

趙小寶和李青青二人，雖然躲了起來，但是那輛車子却還在，那人直來到了車子之前，只見他一伸手，「拍」地一聲，五指便已插進了車廂的板壁之中，再順手一抖，「嘩啦」一聲响，板壁已被他拉下了一大塊來，他向車廂內一看，見車廂中沒有人，發出了一下極其陰冷的冷笑，轉過了身來。

看他的神情，像是想要在轉過身來之後，大聲呼喝的，可是他才一轉過身，就看到了插在樹幹之上的那枚尖梭，他倒吊眉向上聳了一聳，一步走過，抓住了那枚尖梭，一揚手，已將尖梭拔了出來。

那在暗處，突然發出尖梭示警的人，能一下子將尖梭釘入樹身半尺有餘，功力自然不弱，而這個瘦長子，一探手間，若無其事，便將尖梭拔了出來，這份功力，却也是極其驚人。

只見他握了尖梭在手，向尖梭上看了一看，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麽，發出一連串怪裏怪氣的笑聲來，順手向前一送，將尖梭刺進了樹中，也沒入半尺有餘，隨即見他仰起了頭，陰惻惻地叫一聲道：「出來！」

在那株大樹之後，趙小寶和李青青二人，互望了一眼，李青青的心中，實是疑惑之極，她一張口，想要發問，可是她根本未及發出任何聲响來，趙小寶一伸手，已將她的口掩住。

李青青也知道眼前這個人的武功非同小可，照現在的情形來看，還是別出聲的好，是以她點了點頭，趙小寶也緩緩將手，鬆了開來。

就在這時，只聽得剛才有尖梭射出來的地方，又是「嗤」地一聲，月色之下，看得分明，又是一柄尺許長的鋼梭，向着那瘦長子的胸前疾射而至。

鋼梭的來勢，如此之勁，照說，那瘦長子非要逃開去不可，可是那瘦長子非但不逃，反倒身形一晃，迎着鋼梭，向前疾竄了過去。

鋼梭的來勢快疾，瘦長子向前迎出去的勢子也快，兩下裏一湊，更是迅即接近，而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瞬間，只見那瘦長子伸手一抄，已將尖梭，抄在手中。

但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那瘦長子發出了一聲怪叫，立時鬆開了手，「拍」地一聲，尖梭跌在地上，那瘦長子攤開了手來，滿手是血。

那瘦長子本來就是在向前撲去的，他抄住鋼梭，又一鬆手，任由鋼梭跌在地上，向前竄出的勢子，却絲毫未減，反而更快，怪嘯之聲，迅即自近而遠，轉眼之間，怕不已到了五七丈開外。

趙小寶和李青青二人，全部心頭駭然，趙小寶道：「我們快走！」

他們一起自樹後奔出，奔到路旁，李

青青趕前幾步，自地上拾起了那柄鋼梭來，一轉身，道：「趙大哥，你看看這支鋼梭！」

趙小寶正在迅速地將拉住的馬，解了下來，李青青將鋼梭遞了過來，趙小寶回頭一看，只見那柄鋼梭，和剛才射入樹中的那柄，看來雖然並無不同，但剛才那柄，除了兩頭尖銳之外，梭身却是渾圓的，而這一柄，梭身起着三面鋒稜，極其銳利，所以當那瘦長子抄手將之接住之際，便吃了虧，銳利的鋒稜，將他手心的皮肉劃破了！

趙小寶已解下了馬，道：「青青姑娘，趁有人將他引開，我們快走！」

李青青道：「將這瘦長子引開的朋友，我們若是棄他不顧，未免——」

李青青話未說完，趙小寶已然急道：「我們自顧不暇，別理會他了，他既然出手，自然必有把握。」趙小寶說着，不由分說，雙手抱住了李青青的纖腰，便向上一送，李青青究竟是少女，幾時曾被男人那樣抱過，臉上一陣發熱，身子一軟，便已被趙小寶抱上了馬背，趙小寶身形一縱，自己也上了馬，一手仍摟着李青青的腰肢，一手拉住了韁繩，用力踢着馬腹，馬兒撒開四蹄向前疾奔了出去。

轉眼之間，已奔出林子，月色更是清明，林子外，乃是一條曲折迤邐的小路，趙小寶一直控着馬，向前馳了出去。

直至馳出了里許，李青青才緩過氣來，道：「放開我，我不要你護送了！」

趙小寶道：「胡說。」

李青青怒聲說道：「你總是帶着我逃，那裏是在保護我？要逃，我自己不會逃麼？」

趙小寶厲聲道：「姑娘，能逃得出來，已算是好的了！」

李青青用力一掙，但是這次趙小寶有了準備，李青青並未能掙得脫，兩人的身子，同時一斜，險險從馬背之上，跌了下來。

他們在馬上掙扎，那馬長嘶起來，李青青喘着氣，道：「放我下來，等話說明白了再走！」

青青心中一急，反手一掌，向後拍去，「叭」地一聲，正中在趙小寶的脅下，趙小寶捱了一掌，一個坐不穩，自馬背之上，滾跌了下來，李青青勒住了馬，也翻身下馬！只見趙小寶的臉色，難看之極，道：「青青姑娘，你這……這算是什麼意思。」

李青青嘆了一口氣，道：「趙大哥，我很感激你，但我是一個人，不是一件東西，可以由你帶了到處走！」

趙小寶胸脯起伏，看他的情形，極其激動，但突然間，他却望着前面，神情一變。

李青青也是陡地一怔，忙循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見前面，五六丈開外處，路邊的一塊大石上，坐着一個人，剛才他們向前馳來之際，路上空蕩蕩地，分明一個人也沒有，這個人却不知自何而來的。

那人是一個老大的胖子，大雨之後，天並不很熱，可是那大胖子却敞着胸，只見他胸前的肥肉，打着折疊，像是一團又一團半乾不濕的麵粉團一樣，當他們向那大胖子望去的時候，那大胖子也笑嘻嘻地向他們望來。

李青青望了那大胖子一眼，看到對方彌勒佛也似的一張笑臉，她也不禁笑了起來，可是就在這時，她只覺得手背之上，突然一緊，低頭看去，只見趙小寶的五指，正緊緊握住了她的手背！

李青青又是害羞，又是氣惱，她知道趙小寶是一個直心腸人，而且對她，決不會有什麼惡意，可是趙小寶像是全然未曾將她當作是一個姑娘家！

李青青剛想開口叫趙小寶放手，可是却已聽得趙小寶以極其嚴肅的聲音，在他的耳際道：「青青姑娘，小心，這人比剛才那個還厲害！」

李青青呆了一呆，又向那胖子望了一眼，心中始終十分疑惑，喃喃道：「不會吧！」

趙小寶嘆了一聲，道：「青青姑娘，剛才我們見到的那個，叫做長魔，這個是長魔的師兄，出名的心狠手辣，你未曾聽過令尊說起長、肥二魔的名頭麼？」

李青青一聽得趙小寶那樣說，她的心頭，也不禁生出了一股寒意來。她雖然沒有什麼江湖閱歷，可是長、肥魔的名字，只要是拈刀掄槍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李青青深深吸了一口氣，道：「這……兩個魔頭，是來找我麻煩的麼？」

趙小寶道：「不知道，但是他們出現，便不是好事，我們姑且裝作若無其事走過去，但却要小心！」

李青青點着頭，由趙小寶牽着馬，他們二人，一起向前走去，李青青在趙小寶的右首，那匹馬在趙小寶的左邊，而肥魔正坐在路左邊，趙小寶是特意如此安排的，因為就算肥魔出手，還有那匹馬可以擋一擋。

他們和肥魔相距，本就不遠，這時，他們二人的一顆心，像是懸在半空中一樣，向前走了十來步，雙方已相隔得更近了，只見肥魔抬頭，只是笑嘻嘻地望着他們二人，越是向前走，二人的心中，越是緊張，手心之中，不禁在冒着冷汗，而李青青也靠得離趙小寶更近，二人幾乎都可以聽到對方的心跳聲，轉眼間，趙小寶和李青青二人已來到肥魔的身前，也就在此時，肥魔的雙臂，陡地向上，揚了起來，越是接近肥魔，李青青和趙小寶二人的心神，也越更緊張，這時，肥魔陡地揚起了雙手來，「錚」地一聲響，趙小寶的刀，已然出鞘半尺，他以為肥魔一定要動手了，脚步也立時停了下來。

可是，肥魔雙臂雙舉，接着打了一個呵欠，並未曾出手，只是伸了一個懶腰。

而就在那一剎間，趙小寶額上的汗珠，已然滾滾而下，她和李青青二人，互望了一眼，又一起向前走去，這一次，他們才走出了一步，肥魔用他的肥手，拍着口，他在打呵欠，口中却含糊不清地說道：「喂，你們二人，大日頭下，到什麼地方去？」

趙小寶吸了一口氣，說道：「北上有事！」

肥魔又道：「唉，我一個人，恰好也要到那邊去，遠行無伴寂寞得很，二位可肯和我同路？」

趙小寶聽了，不禁陡地一呆，肥魔突然出現，趙小寶雖然知道自己若是和他動手，決不是對手，但是他却也絕不懼怕，當他在鎮上，將保護李青青的責任，攬到了自己的身上之後，他就未曾考慮到自身的安危，可是此際，肥魔却不是動手，而只是要與他們同行。

他們此行本就極其神秘，而肥魔又是武林中聲名如此不堪的人，肥魔這一問，即使是趙小寶久歷江湖，也不知該如何應付才好。

而這時，肥魔已站了起來，他一站起來，全身的肥肉亂顫，而且，氣喘不已，看他的樣子，實在不像是一個心狠手辣的黑道高手。

肥魔站了起來之後，身形顫動，便向前走了兩步，趙小寶拉着李青青，向後退了開去，肥魔來到了馬前，在馬鞍上伸手拍了兩下，道：「唉，有一匹牲口代步，真不錯，可憐我人又肥，還得走路，那才辛苦哩！」

趙小寶的刀出鞘之後，始終未曾縮回去，這時他道：「那麼，這匹馬就送給你吧。」

看肥魔的神情，竟像是大為高興，說道：「多謝！多謝！這位小哥，好心必得好報！」

他一面說，一面抬腿踏蹬，吃力地跨上了馬背，看他的行動，如此遲緩，真是肥得累贅，可是，就在他騎上馬背之後，他的身子，突然一側，便自馬的另一邊，滾了下來，在地上一滾，趙小寶已覺得脚踝上突然一緊，已被他伸手抓住。

這一下變化，可以說來得突然之極，任是他趙小寶提防得再嚴密，也防不到有此一着，趙小寶在那一剎間，一聲大叫，手臂一振，刀已出鞘，「颼」地一刀，便向肥魔的身上劈了出去，他那一刀，只求刺中肥魔，那肥魔自然非撤手不可了！

可是，就在他一刀劈出之際，肥魔的身子，突然向後一移，將趙小寶的右脚，拉得向前，移出了半尺，趙小寶一個站不穩，仰天跌倒。

趙小寶突然跌倒在地，但是，仍然勉力彎起身來，刀光向着肥魔的頭尖刺了出去，却不料肥魔「咯咯」一笑，身子突然直起，他始終抓着趙小寶的足踝，一站起，趙小寶便被他倒提了起來。

這一切，全是在電光火石之間發生的事，李青青在一旁，變生倉猝，她也驚得呆了，直到此際，趙小寶被肥魔提了起來，她才一聲嬌叱，道：「放手！」

她一面呼喝，一面手一翻，手中已多了一件奇異兵刃，那是一柄打造得極其精緻的短槍。

她父親號稱「鬼槍」，在槍上自然有出神入化的造詣，鬼槍李所使的槍，也是短槍，但即使是短槍，也有四尺來長，決不適宜女孩兒家使用，是以在青青小時，她父親便特地替他打造了一柄只有尺許來長的小槍，原來想供她童年練功用的，李青青越用越趁手，不捨得再換其它的兵刃，她那柄短槍，就變成了一件異樣的奇形兵刃了！

這時，她一抓了短槍在手，隨着呼喝一聲，一槍便刺向肥魔的面門。

趙小寶被倒提着，肥魔的五指越收越緊，痛得他骨折欲裂，他還在竭力掙扎，可是他一看到李青青出手攻向肥魔，他立時大叫了起來，道：「青青姑娘，快退！你不是他的對手！」

李青青手中的兵刃，雖說是槍，但是却比匕首長不了多少，常言道兵刃一寸短，一寸險，她出招快疾，也是險到了極處，肥魔「咯咯」一笑，身子倏地後退，他後退之勢極快，將趙小寶整個人，打橫提了起來，李青青吃了一驚，立時縮手，肥魔笑得更起勁，可是就在此際，「颼」地一聲響，起自肥魔的背後，自路邊的一塊大石之後，一柄鋼梭，電射而出！

那柄鋼梭，直射肥魔的背心，來勢極勁，李青青看了，心中便是一喜，因為適才將長魔引開的，就是那個發鋼梭的人，現在顯然已有帮手了！

可是，她的心中才一高興，却立時又變得目瞪口呆，原來那柄鋼梭，射向肥魔的背後，肥魔却並不轉身，只是反手將趙小寶揮到了身後，那柄鋼梭，變成直向趙小寶射了過去，趙小寶大叫一聲，奮力揮起刀，尚幸他人機靈，雖然受制於肥魔，但是刀還是在他的手中，那一格，「錚」地一聲響，將那柄鋼梭，格了開去。

而就在那一剎間，李青青又搶着連發了二招，可是肥魔動起來，却快得出奇，一連兩招，盡皆走空，肥魔手揮處，只聽得「呼」地一聲響，趙小寶已被他揮得向那塊大石之後，直撞了過去。

趙小寶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兩翻，總算在大石之後，落了下來，他一落下，便叫道：「青青姑娘，快過來！」

然而李青青却無法過來，因為在趙小寶和李青青之間，還隔着肥魔，在那一剎間，趙小寶只看到有一個人，伏在大石之後，背對着他，而急切間，趙小寶也看不清那是什麼人。

他叫了一聲之後，又不顧一切，向前直闖了出去，肥魔居然未曾出手，趙小寶躍身飛掠而過，到了她的身邊，李青青看到他為了自己，如此不顧一切，心中也是十分感動，趙小寶到了李青青的身邊，喘了一口氣道：「青青姑娘，我們快——」

李青青不等他講完，便說道：「我們不走！」

趙小寶焦急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李青青道：「那位朋友又來了，長魔可能也會趕到，我們怎能不理他，自行離去？」

趙小寶急得額上青筋，根根綻起，就在這時，只見肥魔一步一步，向那塊大石走去，在他向前走去之際，路面上發出「砰砰」的聲響，像是地面也在震動一樣，他到了離大石還有兩三尺處，才站定了身子，可是，大石之後的那人，却一點動作也沒有。

肥魔到了石前，「哈哈」一笑道：「好了，出來吧！你發暗器的力道不弱，何以不敢露面。」

他一個「面」字才出口，一揚手，「叭」地一掌，擊向那塊大石，而就在他舉手擊向那塊大石之際，石後的那人，也同時揚手，一前一後，兩掌一起擊在大石上

，那塊大石，齊口裂了開來。

就在那塊大石裂開，還未倒下的那一剎間，「颼」地一聲響，一柄利劍，已在石後刺出，刺向肥魔的胸口，那一劍，眞是來得突兀之極，肥魔大叫一聲，身子後退，肥肉之中，已是鮮血飛濺！

肥魔中的那劍，自然傷得不是太重，但是他武功極高，幾時曾吃過那樣的虧，剎那之間，怒發如狂，一聲怪叫，身子退勢凝住，向前疾撲而出！

如果不是親見，眞叫人難以相信，一個如此肥胖的人，能够以那麽快的勢子，衝向前去。

而且石後現身的那人，一劍刺中了肥魔，立時轉身，向前掠去，肥魔的去勢快，他的勢子更快，那人反手連發了三柄鋼梭，每一柄鋼梭，眼看肥魔已絕對追不上他了！

李青青讚嘆道：「這位朋友，不知是誰，不但武功了得，人也够機智的了！」

石後的那人，雖然曾在一剎間，曾和他們正面相對，但是肥魔却擋住了李青青和趙小寶二人的視綫，是以他們仍然未曾看清這人的樣貌。

趙小寶直到此際，才說出了一句話來，道：「現在我們總可以走了！」

李青青沒有說什麽，只是低低地嘆了一聲。

她知道趙小寶所作的一切，全是爲了她，可是，怎能爲了她一個人，其它什麽都不理了？

而趙小寶却又拉了她的手，來到了馬前，兩人一起上馬，向前疾馳而出，這一次，一口氣馳出了十來里，才到了一個小鎮，兩人在一家客店前下了馬，那馬兒晃了幾下，便倒在地上，眼看這一陣急馳，已將馬兒累毁了。

趙小寶也不理會，和李青青一起進了客店，穿過了店堂，才招來了店小二，店小二帶他們過了院子，來到一間房間中，趙小寶揮手令店小二出去，李青青道：「趙大哥，你也該歇息了。」

趙小寶神色莊肅，道：「二魔已然現身，我如何還可歇息！今晚我拚着不睡覺，也要在屋外巡邏。」李青青低着頭，好半晌，才道：「趙大哥，多謝你對我那麽好！」

趙小寶聽了，臉兒登時漲得通紅，神情也變得忸怩起來，道：「我，我先去叫點吃的來！」

他轉身走了出去，看他的動作那麽匆忙，倒不像是走了出去，而是逃去一樣，李青青坐了下來，她在怔怔地想着，那兩次解了他們之圍的，不知是什麽人？

趙小寶轉身向外走着，才穿過了院子，來到個店堂的門口，在他的身邊，突然有人擠了過來，趙小寶一呆，轉頭看去，眞是魂飛魄散！

×　×　×

趙小寶一轉頭，就看到在他身邊的，不是別人，正是滿面笑容的肥魔！

趙小寶的年紀雖輕，但是也曾保過鏢，闖過江湖，見過不少陣仗，可是這時候，肥魔突然其來，在他的身邊出現，他却眞是呆住了，一時之間，只覺得頭皮發痲，頸子僵硬，他本來是轉過了頭去，才看到了肥魔的，這時一看之下，竟難以轉得回頭，而也就在那時，他另一邊肩頭上，又覺出有一隻手，搭了上來，肥魔在他的身邊，雙手交叉，放在胸前，正對着他在笑，伸手搭住他肩頭的，自然不會是肥魔了。趙小寶這時已成了驚弓之鳥，那隻手才一搭了上來，他的身子，便如同雷殛也似，陡地一震，轉過頭來，一看之下又倒抽了一口涼氣！

在他身子的另一邊，伸手搭住了他肩頭的那人，比他高了兩個頭有多，神情詭異，他才一轉過頭去時，只能看到那人的胸口，要抬起頭來，才能看到那人的臉面，然而，他在未曾抬起頭來時，便已知道那是什麽人了，那是二魔之一的長魔！

長、肥二魔全在他的身邊，趙小寶在那剎那間，只覺得背脊上冷汗直淋！在那樣的情形下，他也算是應變快疾的了，他的心頭還在「怦怦」亂跳着，雙臂一橫，雙肘已向後，撞了出去。

可是，他的手臂才一動，二魔一齊出手，已經握住了他的手臂，趙小寶就像是手臂之上，突然多了兩道鋼箍一樣，其痛徹骨，他想要大叫，可是肥魔的手指，却同時按在他脅下的痲穴上，令得他全身發軟，再也發不出聲音來，兩人將他挾在當中，轉身便走，轉眼之間，便來到了客店的另一間房間中。一到了房間，兩人齊出手，手臂振動，將趙小寶向前，疾推了出去。「砰」地一聲響，撞在牆上，那一下撞得十分重，一撞之後，趙小寶又被震得向前跌出了兩步，眼前金星直迸，險些昏了過去！

肥魔笑嘻嘻地，說道：「趙鏢頭，請坐！」

趙小寶喘着氣，定了定神，他心中在迅速地轉着念，他在想，這兩人若是要對自己下毒手，剛才自己早已沒命了，而他們只是將自己帶到了這裏，可知事情，至少還可以再拖下去。

他一想到這裏，便已鎭定了許多，索性在桌前坐了下來，才說道：「你們作什麽？」

長魔來到桌前，雙手拍在桌上，俯下身來。

長魔一俯下身來，神情詭異的臉面，幾乎直凑到了趙小寶的面前，趙小寶只感到一陣噁心，只聽得肥魔笑道：「老二，你別嚇壞了他，讓我來對他說！」長魔「哼」地一聲，身形挺直，退了開去。肥魔面上的肥肉抖動，道：「趙鏢頭，求你一件事，不知你是不是肯答應。」

趙小寶聽得肥魔講話，忽然變得如此客氣起來，也不禁爲之一呆，他並不出聲，只是望着肥魔。

肥魔又笑嘻嘻地道：「和你在一起那位小姑娘，本來到了這裏，已不應該是你陪着她的了，是不是？」

趙小寶頷首，沉聲道：「是我自願陪她的。」

肥魔又道：「我也知道，再向前去，又會有人來替你，那是魚家莊的魚莊主，對不對？」

趙小寶道：「是又怎樣？」

肥魔道：「沒有別的，我們要你對魚莊主說，不必他們護送，仍然由你來當這

差使！」

趙小寶聽了，不禁呆了一呆，他再也想不到，肥魔要他做的，竟是這樣的一件事！他在一見到李青青之後，心中便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接下來幾天，他日夕和李青青一起，爲李青青趕着車，在他的心底深處，更感到自己若是和李青青分了手的話，那實在是再無人生樂趣，他明知李青青北行，十分凶險，但是，仍然願意一直護送着她．本來，他也就打定了主意，不論再有什麽人來接替他，他都要堅持由他來護送的，如今肥魔提出的事，竟是他早就決定要做的事。

他呆了極短的時間，才緩緩地道：「那不算什麽，我本來就打算那樣做！」

肥魔「呵呵」地笑了起來，道：「那好得很，不用我們多費唇舌了，可是，最後一程，却有問題，你諒必也知道，最後一程，是一出關外，就由神刀黃英傑親自護送，那時，你怎麽辦？」

趙小寶呆了一呆，他還沒有想到過這一個問題，因爲離出關，還有一大段十分遙遠的路程。

肥魔盯着趙小寶，說道：「到時，你有辦法讓黃老頭將李姑娘交給你麽？能不能？」

趙小寶仍然在發呆，神刀黃英傑的武功高，人也固執，他和別的武林高手不同，別的高手受了黃英傑之托，人情難却，來護送李青青，明知有痲煩，有人代爲出頭，自然樂得退開，但是黃英傑是不是肯將李青青交給他，那是大有疑問了！

肥魔笑嘻嘻地，向前走了過來，道：「趙鏢頭，到時，黃英傑一定不肯，你若堅持，更倒會惹他起疑，要是你和他一動手，一定打不過他，給他趕走，那時，你就再也見不到李青青了！」

肥魔和趙小寶，本來此際，是完全處在敵對地位的，可是肥魔此際，那一句「你就再也見不到李青青了。」却是直說到了趙小寶的心坎之中，令得趙小寶的心，直向下沉，心頭空蕩蕩地，說不出來的難過。

肥魔又笑道：「怎麽樣，可要我們替你想想辦法？我們自有辦法，使你和李青青永不分離！」

趙小寶一聽得肥魔那樣說法，心中便陡地警覺了起來，他心中立時想到，不要！決不能和二魔這樣的人有什麽來往，也不要他們提供的任何辦法。

肥魔仍然笑着道：「行了，只要你一直護着李青青往北行，到你見了黃英傑之後，我們自然有辦法，我看，能帮助你的，也只有我們兩個人！」

長魔也道：「話說完了，你走吧！」

趙小寶幾乎不能相信自己就這樣，便可以離去，他緩緩地站起身來，在他站起身來之際，他還在全神戒備，以防二魔突然出手。

可是，看二魔的樣子，却全然沒有動手之意，他慢慢地向前走着，轉過身，退到了門口，二魔仍然站着不動，趙小寶只要再退一步，就可以退出門去了。在這時候，他忽然覺得心癢難熬，嘴唇抖動着，終於忍不住問道：「你們有什麽法子，可以使我和青青姑娘長在一起？」

肥魔笑道：「別心急，到時我自會告訴你！」

趙小寶得不到回答，他吸了一口氣，身子一躬，反手打開了門，退了出去，一到了門外，一陣風吹過來，令他清醒了不少，可是他腦中，還是亂糟糟地一團，他呆了片刻，轉身向前走去。

不一會，他來到了店房門口，一到了門前，就聽到了李青青的一下低嘆聲，趙小寶呆了一呆，並不進房，却來到了窗前，輕輕在窗紙上點了一個孔，向內望去。

只見李青青坐在床前，已將長髮抖散，烏黑的長髮襯着他白裏透紅的俏臉，微蹙的柳眉，秋水也似的雙眼，更是美麗無比，趙小寶不禁看得痴了！

趙小寶的爲人極正派，决計不是什麽好色之徒，但是他究竟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好色而慕少艾，看到了李青青這樣美貌的少女，傾心相慕，也是人之常情。趙小寶在窗外看了一會，才回到了門前，叫道：「青青姑娘！」

他在叫那一聲之際，聲音竟顯得十分乾澀，連他自己聽到了自己的聲音，也不禁呆了一呆。

門內李青青立時應道：「趙大哥，你怎麽去了那麽久，可有什麽意外麽？」

趙小寶推門進去，他聽得李青青那樣問自己，幾乎已想將自己遇到了長、肥二魔的事，講給李青青聽，可是，也就在那一剎間，他想到了肥魔說是有辦法，可以使他永遠和李青青在一起，他心頭一震，便沒有說出來，只是說道：「沒有什麽事情！」

看官，趙小寶這時，如果將話直說了出來，以後也決不會有什麽大事發生，可是他却瞞起了不說，世間事，往往是那樣，開始的時候，以爲只是一件小事，不說也不要緊，可是一件事不說，第二件也不能說，一起瞞下去，發生的事便越是多，終於會到不可收拾的境地了！

當下，李青青吁了一口氣，道：「沒有什麽事，那就好了！」

趙小寶踏前了兩步，仍然怔怔地望着李青青。少女的感覺，何等敏銳，李青青立時感到趙小寶的眼色，十分古怪，她忙轉過頭去，臉上仍不免泛起了一股紅雲，她道：「趙大哥，你兩次要告訴我，爲什麽突然之間，黃伯伯不讓我回家去，却未曾說出來，現在可以告訴我了！」

趙小寶舐了舐唇，在桌旁坐了下來，道：「據我所知，令尊已經死了！」

李青青身子陡地一震，轉過頭來，剎那之間，臉色變白，口唇顫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趙小寶忙又道：「令尊是自殺的！」

李青青仍然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只是搖着頭，在那樣的情形下，她爲什麽要搖頭，只怕連她自己，也說不上來。那全然是一種自然之間，震驚莫名的自然反應。

趙小寶又說道：「令尊之所以自殺，只是因爲他自覺有負於人，你不必太難過了！」

李青青直到這時，才陡地叫了起來，道：「我不信！」

（未完・一）

梁山泊英雄傳之二

高石・編繪

花和尚魯智深（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43　忽然背後有一個人大叫一聲，將魯達抱住。



46　說着已經來到門口，金老頭揭起帘子，叫女兒出來拜見。



44　魯達給那人拖得很遠，轉過身來看時，拖他的不是別人，卻是在渭州酒樓上救過的金老頭。



47　金翠蓮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拜了六拜。金老頭自去買蔬菜果品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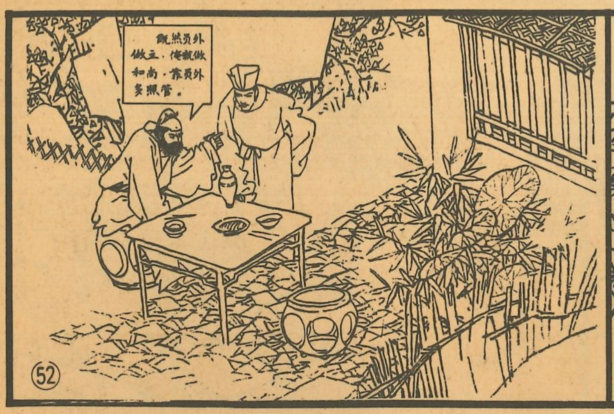


45　金老頭和魯達一邊走一邊談。原來他父女二人離開渭州，半路上碰到一個做買賣的老鄰居。這鄰居帶他父女到此，替他女兒做媒，嫁了本地財主趙員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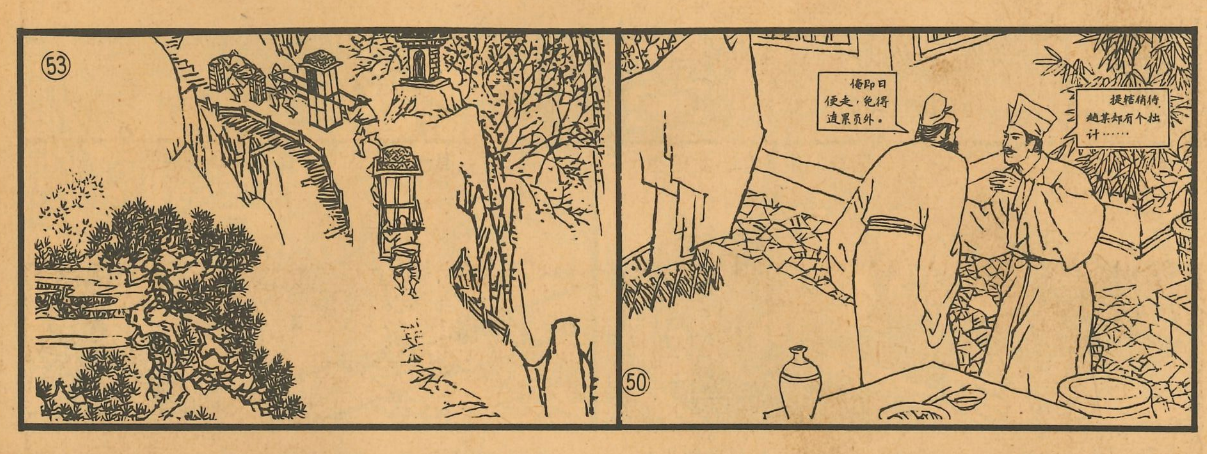


48　金老正陪恩人飲酒，趙員外來了。員外拜過魯達，問了打死鄭屠事，二人又說些閒話，談論些槍法，十分投機。

49　魯達在趙員外家住了幾日。一天，兩人正在閒坐說話，金老頭忽然慌慌張張跑來，說剛才有兩個公差來打聽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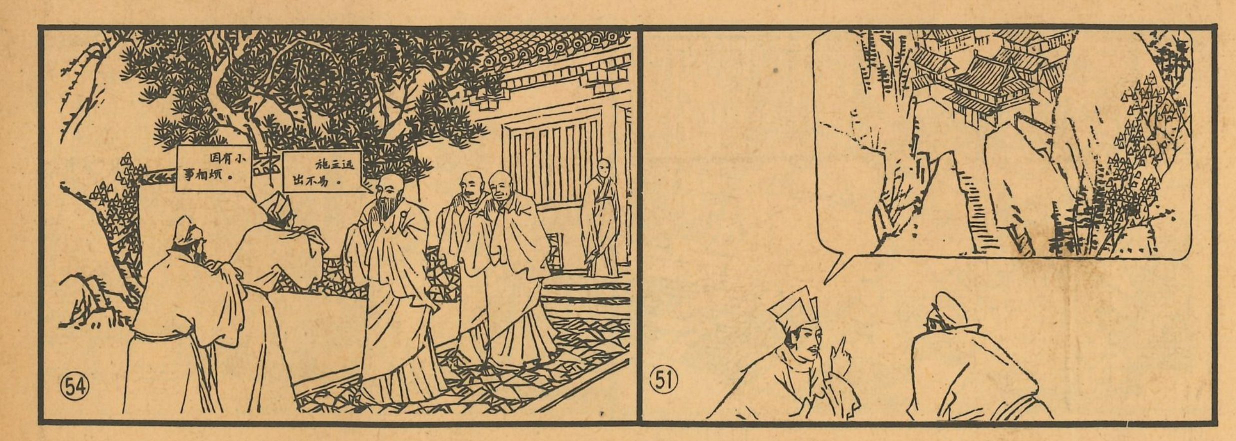


52　魯達因一時無處投奔，當即答應了。趙員外就連夜收拾衣服、盤纏和送給長老的禮物，準備送魯達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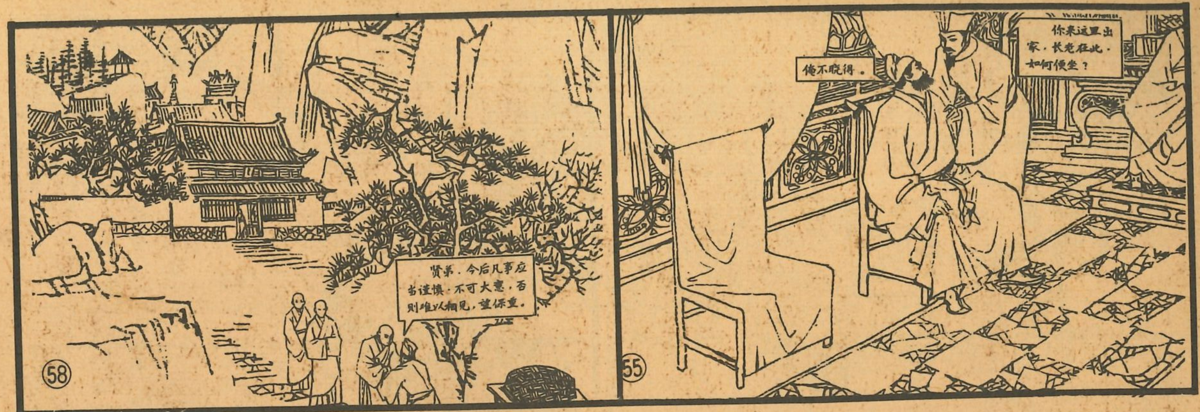
50　魯達聽了，怕連累趙員外，就想告辭。趙員外卻想出一個辦法來讓魯達安身避難。

53　次日早晨，趙員外叫莊客挑了擔子，親自陪着魯達到五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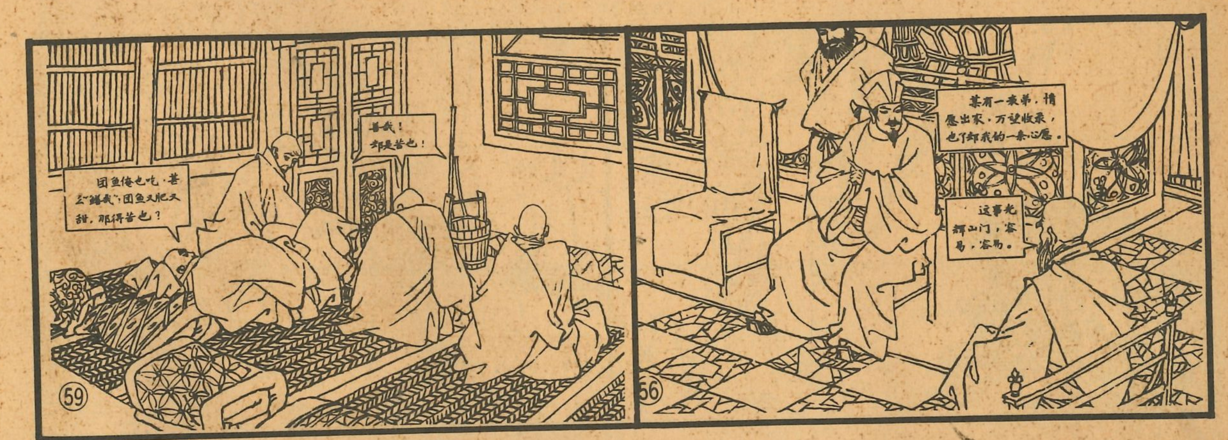


51　原來離此地三十里，有座五台山，山上文殊院裏智眞長老和趙員外要好。趙員外在那寺裏施捨過不少錢，並曾許下剃度一僧。因此趙員外想讓魯達剃髮爲僧，避開官府的耳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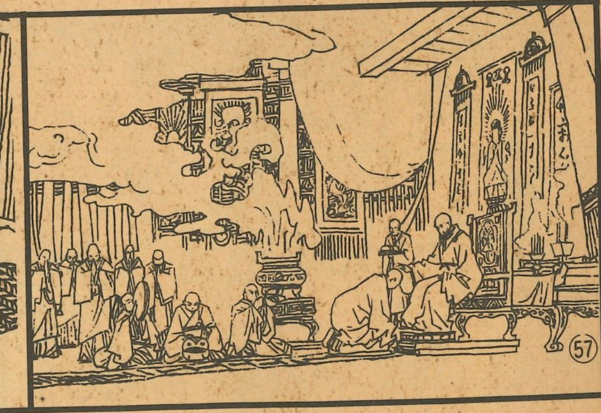
54　他二人來到文殊院，智眞長老領衆僧出門迎接。



55　長老請趙員外進了方丈，獻了茶。員外見魯達先去下首禪椅上坐了，就過來低聲叫他站起來。



56　趙員外請求長老剃度魯達，長老一口答應。



57　過了兩日，長老選定吉時，鳴鐘擊鼓，會集寺裏五六百僧人，都到法座下分作兩班站立。長老先叫人給魯達剃去髮鬚，然後長老親手與他摩頂受記，並賜法名叫魯智深。

58　趙員外送給寺裏許多禮物，囑托長老以後多多包涵智深，長老一概應承。趙員外臨行時還特將魯智深叫到松樹下，低聲叮囑一番，這才上轎而去。

59　魯智深送罷趙員外，回到選佛場中，在禪床上撲倒頭就睡。別的僧人勸他學坐禪，他哪裏肯依。



60　智深鬧得衆僧都不睬他，他見沒人說他，每到晚上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鼾聲如雷；每逢起來小便，就大吵大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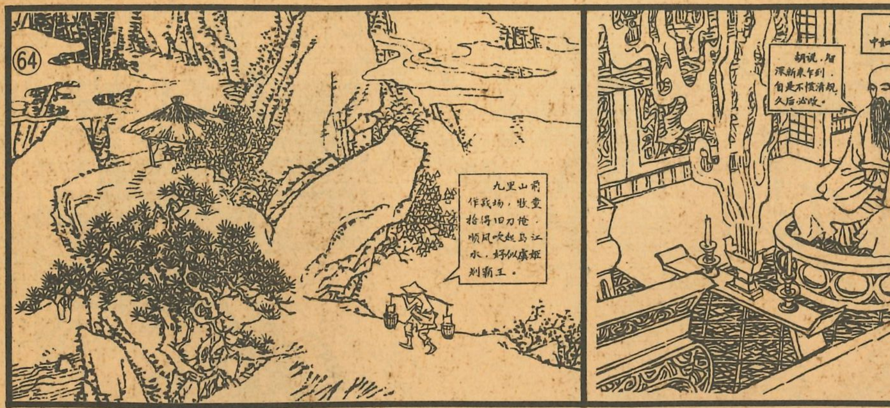
61　侍者將智深違犯規矩的事，稟告長老，長老礙着趙員外的面子，不肯斥責，反說衆僧不懂事體。自此無人敢說。



62　轉眼過了四五個月，魯智深久靜思動。一日，他見天氣晴朗，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絛，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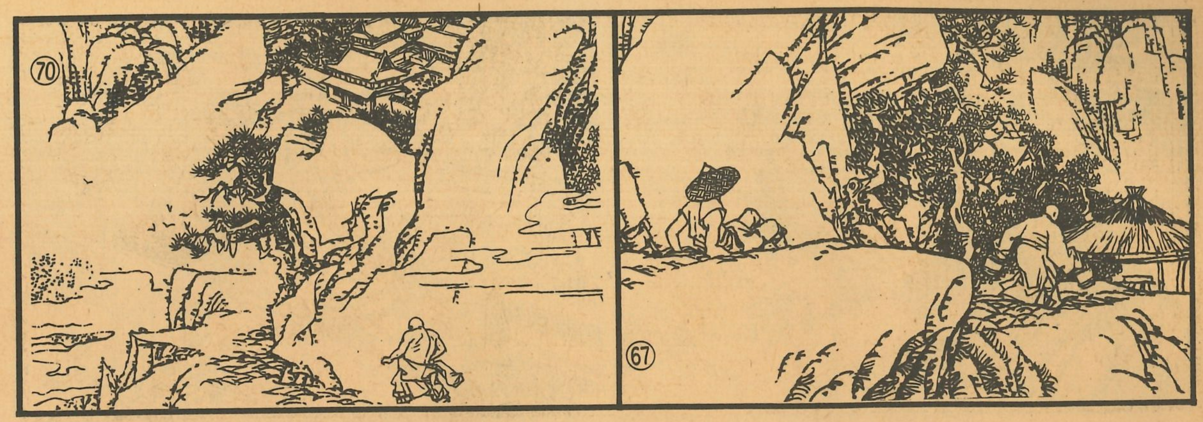
63　他走到半山亭子上，尋思道：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俺做了和尚，餓得乾癟了。趙員外又不送些東西來吃，口中淡得要命，這早晚能得些酒來吃才好。



64　正在想酒，忽然聽見山坡處一陣歌聲，只見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

65　那漢子走到亭子上，歇下擔桶。魯智深問他桶中何物，漢子說是好酒。魯智深要買酒吃，那漢子見是和尚，却不肯賣。

66　魯智深一定要買，那漢子見說他不過，挑了擔桶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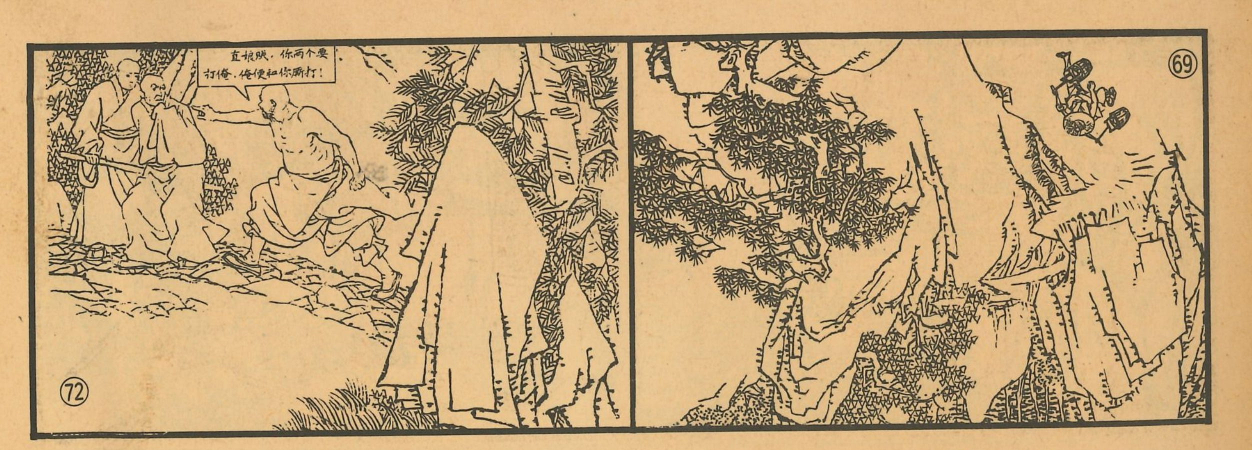
67　魯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扁擔，只一拉，那漢子幾乎摔倒，嚇得扔下擔桶，躲得遠遠的。魯智深提了酒桶就走。

70　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湧了上來，就把皂布直裰褪了下來，把兩只袖子纏在腰下，搧着兩個膀子上山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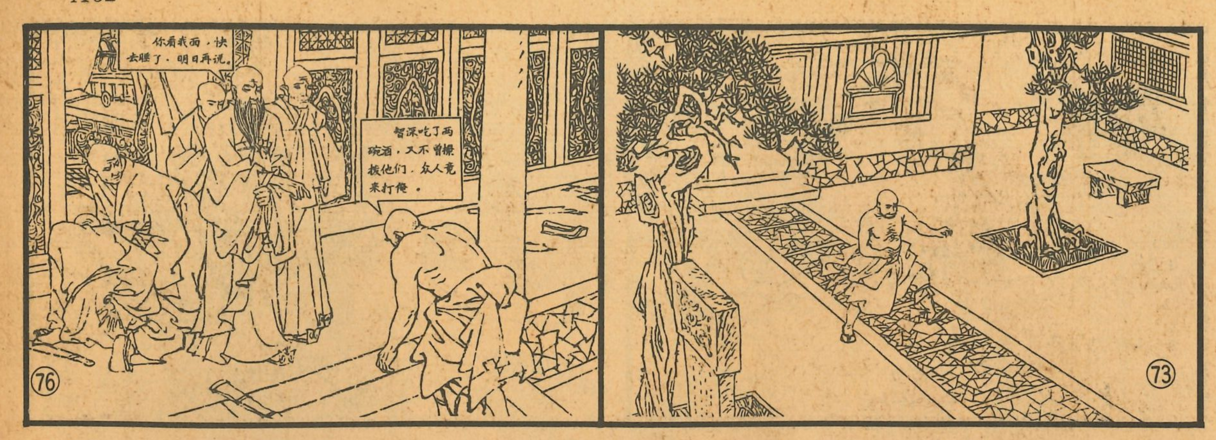
68　魯智深坐在亭子上，打開桶蓋，吃了起來。片刻之間，吃了一桶。

71　兩個門子見魯智深酒氣薰天，照規矩是不能讓他入寺的，就拿了竹篦到山門下截住。



69　吃完酒，魯智深叫那漢子明日來收錢。那漢子怕長老得知，只好把剩下的一桶酒分做兩下，飛也似地挑下山去了。

72　魯智深初做和尚，舊性未改，見門子攔住，睜起雙眼，駡着就要厮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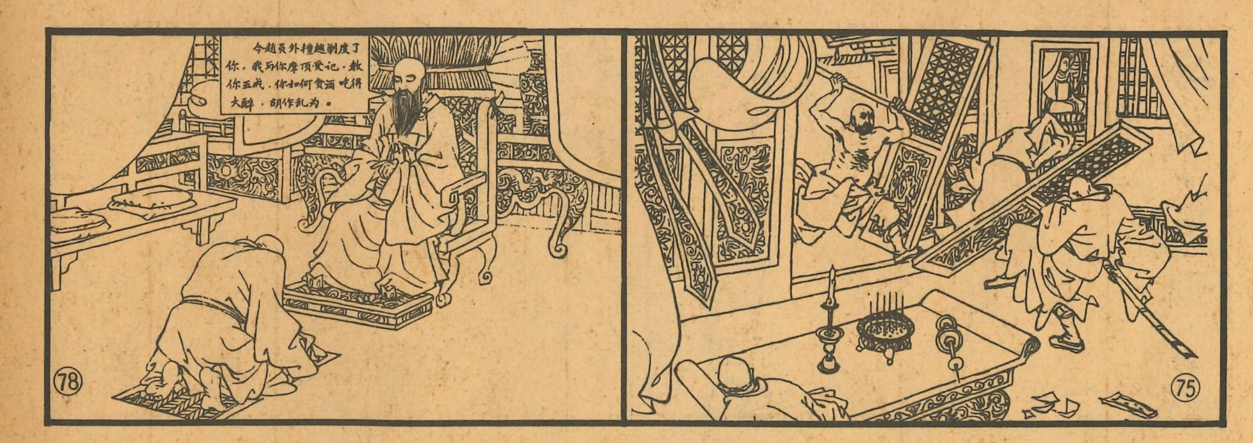
73　門子見勢頭不好，一個飛跑進去報告監寺；一個虛拖竹篦攔他。魯智深用手隔過，一巴掌把門子打倒在山門下。魯智深一壁駡，一壁踉踉蹌蹌走進寺裏。

76　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帶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喝住魯智深。魯智深雖然酒醉，却還認得長老，撇了棒向長老打個問訊，申訴起自己的委屈來。



74　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火工、轎夫等二三十人，各拿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恰好迎着魯智深。

77　長老叫侍者扶魯智深去睡。才到禪床上，他便倒頭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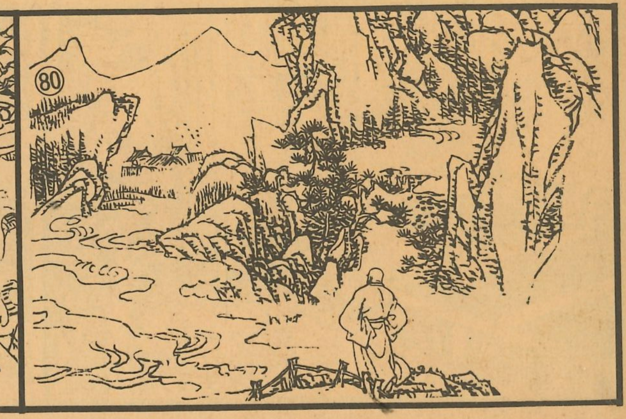


75　魯智深大吼一聲，大踏步搶進去。衆人慌忙退入藏殿裏，關了亮槅，又被魯智深搶入，一拳一脚，打開亮槅，二三十人被趕得沒路可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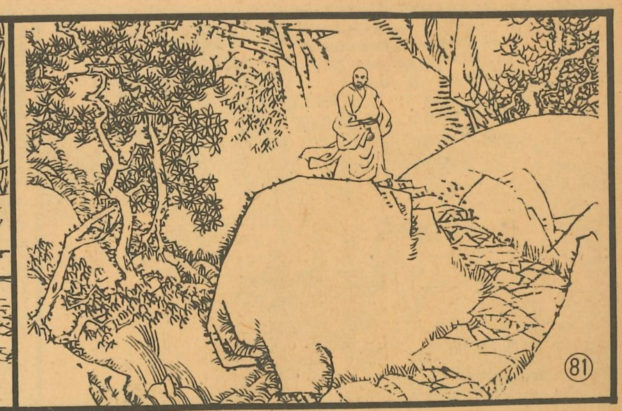
78　次日早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去喚魯智深。魯智深穿了直裰，赤着脚，跟着侍者直到方丈，長老說不看趙員外面，定要將他趕出寺去，他跪下說再不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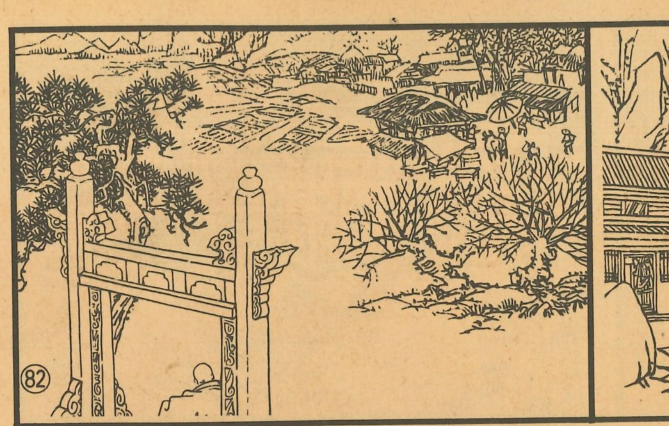
79　魯智深自從鬧了這一場後，一連三四個月未出寺門。忽一日天氣暖和，他信步走出了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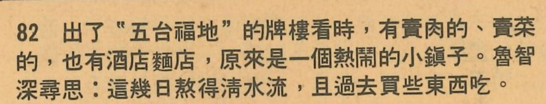


80　他站在山門外，看着五台山景物雄壯，不禁喝起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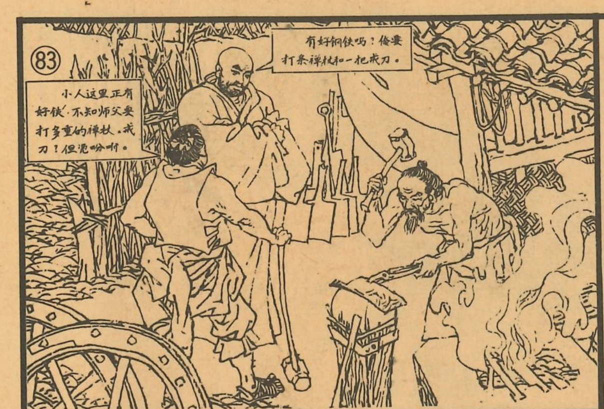


81　正看間，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响聲順風吹來，魯智深便回去取了些銀兩，一步步走下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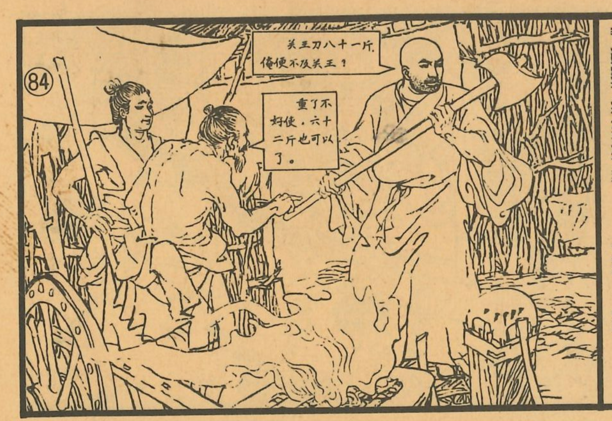




82　出了"五台福地"的牌樓看時，有賣肉的、賣菜的，也有酒店麵店，原來是一個熱鬧的小鎮子。魯智深尋思：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買些東西吃。



83　又看那叮噹响的去處，却是三個人在那裏打鐵。魯智深進去說要打禪杖和戒刀。



84　魯智深先說要打條一百斤的禪杖，鐵匠大驚。後來講定打一條六十二斤重的水磨禪杖和一把戒刀。

（待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學成下山　再訪名師

深夜荒山中，那來的嬰啼？而且是那麽悽厲。是不是這孩子也知道自己的命運坎坷，前途茫茫？

不久，啼聲突然中斷，好像有人討厭這啼聲，捂住了嬰兒的嘴。

原野上漆黑一片，能見度不過二三十步。正是月黑風高之夜。

此刻，在一片嵯峨、崢嶸怪石之後，隱伏着兩個人影，其中一人抱着一個嬰兒，另一個却在低聲埋怨。

這二人都在三旬左右，由他們的外貌看來，在過去歲月中，可能作過不少的壞事，尤其是正在埋怨的那個，一臉橫肉，目蘊兇芒，道：「老大，不是小弟埋怨你，岳家都巳死光，只剩下這個尚未滿月的男嬰，如今又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獵獲物，方圓百里之內，無異天羅地網，各門派的高手幾乎傾巢而出，不要說你我這等身手，就是……」

抱孩子的漢子冷冷地道：「主人臨終時你在不在他的身邊？」

「在……在……。」

「主人的囑託你是聽到了沒有？」

「這……」

「你當時是怎麽說的？」

「此一時彼一時，我們旣然救……救不了這兩個孩子，又……又何必白白地賠上兩條性命？」

抱孩子的漢子凝視着他的伙伴，很久沒有說話，似在攷慮一件大事，他的面色變化不定，一會嘆息，一會搖頭，甚至目蘊淚光，最後挑挑濃眉，神色湛然，似巳決定了一件大事。

他的夥伴以爲他巳動搖，打鐵趁熱，正色道：「大哥，就算你是鐵石心腸，也要爲大嫂想一想，她生產還沒滿月，你死了不要緊，等於帶走了三條命。請問你那剛出生的女嬰何辜？難道你能不顧自己的骨肉，去作一件明知不可爲的傻事？」

這工夫附近又傳來了衣袂破空之聲，估計有七八人之多，兩大漢悚然一驚，都緊張地盯着這個白胖的嬰兒。

如果這嬰兒此刻啼叫一聲，幾天來逃亡的努力都等於白費了。

脚步聲逐漸接近，眞是驚心動魄，像是每一步都踏在他們的心板上。

只聞上風頭有人道：「以整個武林各大門派混合組成的搜索小組，日夜不停地找了四天三夜，仍未搜到兩個庸手和那嬰兒，說起來眞叫人臉紅。」

另一人說道：「這次搜索的人雖多，但由於兩個亡命之徒十分狡猾，而那嬰兒啼聲又是一會在東，一會在西，剛才聽到的啼聲就在這一帶，却又他娘的找不到人影……。」

大石後兩個漢子心都跳到喉頭來了，他們的命運，全操在這嬰兒手中。

只要輕啼一聲，死神立刻降臨。

抱孩子的漢子輕搖着懷中的嬰兒，好像此刻抱的不是嬰兒，而是一個隨時都會

爆炸的炸藥也。

四周的步履聲越來越近了。

此刻未抱孩子的漢子，雙目中凶芒大熾，緩緩地自友伴身子後側伸出雙手移向嬰兒的喉頭。

只要嬰兒此刻作勢欲哭，他就會以閃電之勢捏斷那脆弱的小脖子。

抱孩子的漢子面色灰黯，他並不怕死，只因主人臨終囑託，終成泡影而悲絕。

他現在唯一的願望是這位岳家的命根子有點靈性，不要啼哭。

他們的心開始劇烈跳動，因爲有一個人的步履聲巳在兩丈以內，若非亂石遮擋，早巳無法遁形了。

「沙……沙……沙……」步履聲大約巳在兩丈以內了，就在這緊要關頭，嬰兒小嘴一咧，似要啼叫。

在此同時，抱孩子的大漢，巳看到一丈外大石後露出了一隻脚，此刻看來，這不啻是死神的脚。

他的伙伴的雙手上青筋暴起，救孤之人，此刻却要殺死孤兒，這是多麽殘酷的諷刺？

那隻脚未動，另一隻脚却邁過來，抱孩子的大漢巳能看到來人的半邊身子。

他可以看出，來人身材高大，手握長劍，却能看到劍柄，而他的伙伴，似巳決定立刻下手了，但他發現此人是背看他們，立即微微搖頭，表示並未絕望，不可妄動。

也許由於剛才另一人說聽到啼聲就在附近，因而此人的注意力是在後面。

這本是一種很謹慎的行爲，却因太過小心，反而使巳入了網的魚脫逃，這也許就是天意吧？

就在這時，遠處有人道：「快來……那邊有一條黑影，別讓他跑了……」

石前之人只要一回頭就可以一網成擒，功勞之大，連各大掌門人都會奉若神明。然而，他却頭也不回，疾掠而去。

兩大漢長長地吁口氣，汗水縱橫滿面，衣衫濕透，由於長時間心絃綳得太緊，這一鬆弛下來，就像是癱瘓了一樣。

而那淘氣的嬰兒，吊足了人家的胃口之後，他自己却沉沉入睡了。

風暴暫時過去了，危機還未解除，一個心術不正之人，也有他最低的自尊和榮譽心。

那個夥伴望著沉睡的嬰兒，臉色尷尬，吶吶地道：「小弟剛才只想堵住他的嘴，幸虧這孩子很乖，沒有啼哭……」

抱孩子的大漢看了夥伴一眼，他臉上毫無表情，淡淡道：「二弟剛才提醒了我，使我想起了剛生產的妻子和那苦命的女嬰，因此我想回去看看她們，因爲從此一別，也許永無見面之日了……」

老二道：「也好！大哥速去速回，現在附近很靜，也許他們巳經撤退了，我們必須早點離開此地……」

老大似乎知道老二的尷尬之情，不敢正視他的面孔，抱著孩子，站起來道：「我去去就來，大約一個時辰可返……」

說畢，頭也不回，伏身在亂石中疾掠，下了山坡，來到一個幽谷之中。

他望著谷底的三間木屋，面孔突然蒼白起來，他剛才巳經下了決心，要那樣去做。但小屋在望，他的心却像被片片撕破，躑躅不前。

他一向心狠手辣，即對妻子也從不假以詞色，但在這個關頭，他覺得妻子像一尊凜然不可侵犯的女神，而他自己，却像一個待罪的死囚。

他望着木屋中微弱的燈光，沒有勇氣去推那柴扉。雖然那小門極薄；若在素日，不需一二成力道，他就可以把小門震飛。但現在他覺得這點力量也消失了。

夜空像是塗了一層濃厚的墨汁。夜風在林梢上呼嘯著，他可以猜想到，妻子此刻，正在被窩中，摟著那甜睡的嬰兒。

「她在凝視著嬰兒的臉，她的臉上有疲憊、蒼白和慈愛的光芒……」

這小屋中十分簡陋，擋不住寒風，有時枯葉也會飄入屋中，而他，也從不知體貼，只是在她產下女嬰後第三天，回來一次，留下少許銀両，僅漠不關心地看了那女嬰一眼。

他很討厭那女嬰，因爲初生嬰兒並不好看，他以爲別人的嬰兒不是這樣，只有他的嬰兒如此醜陋。

因此，他匆匆離去。不久，他的主人遇害，臨終託孤……。

他不知道爲了什麽？竟十分喜愛主人的遺孤，他深信並不是因爲主人的嬰兒好看之故。他只有一個強烈的意識，必須把主人的嬰兒送到一位武林奇人手中。到那時他的任務才算達到。

他看看天色，巳是三更了，他下定決心，輕輕敲著柴扉。

「誰？」這是他妻子睡意朦朧的聲音問。

「蕙芳……是我！我是吳明……」他的聲音有些顫慄，雖是儘力控制，也無濟於事。

「啊！吳明……是你……」在枯燥的產期中，聽到丈夫的聲音，眞像在茫茫大海中看到燈塔一樣。

小門「呀」然啓開，吳明一閃而入，一切都和想像的差不多。他的妻子披著單薄的衣衫，面色蒼白，却綻出一絲笑意。關了門，道：「吳明，剛才有七八撥武林中人，到這裏來搜索，而且連這未滿月的嬰兒也未放過……」

吳明微微一震，連忙道：「嬰兒怎樣了？」

「沒有怎樣……」她見丈夫如此關懷嬰兒，一肚子幽怨一掃而空，他望著吳明懷中，道：「這是什麽？」

吳明肅然道：「也是一個嬰兒……」

她微微一怔，道：「誰的嬰兒？」

吳明預先想妥的一套詞兒，竟忘得乾乾淨淨，在那刹那間，他覺得自己太殘酷了，而妻子也太可憐了！

自她嫁他之後，沒有過一天快樂的日子，而現在，她剛剛有了精神的寄託，又要……。

吳明吶吶了半天，終於正色道：「蕙芳……」

她驚愕地望著丈夫，道：「吳明，你的臉色很難看，你不舒服吧？」

「不！」吳明肅然道：「主人對你怎樣？」

「主人？」她愕然一下道：「你是說

岳家大爺？」

吳明說道：「不錯！正是岳家驥岳老爺……」

她毫不猶疑地說道：「主人對我恩深似海，我自幼是個棄兒，承他收留，當自己人看待，後來我長大看上你時，他還很不高興呢！他說你，不是一個可托終身的人……」

吳明鼓足了勇氣，道：「假如主人對妳有所求，妳……」

「粉身碎骨，絕不皺眉！」

「那好！」吳明指著懷中的大布包道：「這裏面就是主人唯一的骨肉，現在只有妳能救他……」

「甚麽？」她張口結舌，面孔更加蒼白，道：「主人他……他怎樣了？」

吳明眼中淚光閃閃，悲聲說道：「也許是被人嫁禍，一家四十一口，只賸下這個……」

「天哪！」她嘶聲悲呼著，身子搖搖欲倒。

吳明見狀，大吃一驚，連忙沉聲道：「妳這一哭，非但救不了他，可能會害了他……」

「吳明……我不哭……你說……我怎能救他？」

吳明不安地踱著，在口邊的話，就是不忍出口，看看床上的小生命，和自己懷中的一樣可愛！

他們都是渾渾噩噩，不知不覺，要他們死，他們必死，要他們活，却未必能够活。

吳明的心腸够狠，但這時却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吳明像一隻沒頭的蒼蠅，滿屋亂闖。屋外夜風嘶吼著，像在焦灼地催促著他，也像在警告他，遲則生變。

他突然止步，一字一字地道：「妳想要救主人這唯一的骨肉，只有大義滅親，犧牲自己的孩子，換下這一個……」

周蕙芳心頭一震，如遭雷殛，她的面孔蒼白得可怕，雙目中射出極端痛苦的光芒。全身痙攣著，轉身望著床上的嬰兒。

良久，她突然狀似瘋狂，踉蹌奔到床前，面向床外，兩手大張，嘶聲道：「不行！你……你的心太狠了！她是我的命根……我……不能沒有她……」

說到末了，像斷了氣，額上青筋暴起，切齒道：「你爲我留下了甚麽？是錢財還是溫暖？你說！你說呀……」

她的面孔扭曲著，續道：「你只留下了這點骨肉，竟想把她送入虎口！你……你……這魔鬼！你……你……」

吳明大力摔摔頭，沉聲道：「小聲點，若被那些搜索之人聽到，大家一個也活不成！」

周蕙芳似乎又想起主人對她的大恩，怔忡一下，吶吶地說道：「讓我看看小主人……」

她揭開布包，望著那紅紅的小臉，和主人一模一樣。在這刹那間，她不再怪丈夫。事實上吳明並未強迫她這樣做，她不知該怎麽辦？她的痛苦巳達極點！

世上沒有比這種事更使一個女人傷心的了，她雙手遮面，發出懾人心脾的奇異哭聲。

吳明沉聲道：「行是不行，速作決定！坦白地說，過去，我沒有把妳當人看待，而現在，我知道今是而昔非，我非常同情妳！我欠妳的也太多！假如此番不死，我將盡一切可能，在下半世中補償妳的深情……」

周蕙芳從未聽丈夫說過一句體貼的話，現在她矛盾極了，救主人的骨血，義不容辭！但以這種方法，却使她無法下此狠心。

吳明焦灼地道：「我現在比妳還痛苦，但是現在沒有其他辦法可行，假若妳不答應，我只得硬往外闖，那樣一來，小主人是死定了……」

「吳明……想想看……是否還有其他辦法？……」

「沒有！」吳明愴然道：「趁現在搜索之人不在附近，比較容易脫險！」

周蕙芳走到床邊，伸手去摸女嬰的面頰，又縮回手來，淚下如雨，嘶聲道：「假如我能代替她……吳明，我一定——」

「別廢話！時巳不多了……」

周蕙芳突然抬起頭來，失神地道：「吳明……我答應了……」

吳明再也忍耐不住，抱住她，兩人相擁而泣。

沒有做過父母之人，也許無法體會他們此刻的心情，他們的心巳片片地碎了……。

吳明推開她，沉聲道：「旣巳決定，就不能反悔，我現在代表主人，向妳致最大的敬意……」

「卜」地一聲，跪在地上，泉湧似的淚水，「叭噠叭噠」滴在地板上。

周蕙芳沒有去扶他，因爲她腦中十分混亂，極大的悲痛，使她跡近瘋狂。

吳明站起來，把懷中嬰兒的斗蓬取下來，把男嬰交與周蕙芳，又將那女嬰包起來。

他的手抖得太厲害了，以致弄醒了女嬰，「哇哇」啼了起來。

嬰兒一啼，周蕙芳好像自噩夢驚醒，抱住吳明不放，悲聲道：「不行！我不能沒有她……」

吳明沉聲道：「主人臨終囑託，無論如何要保護他的後代，爲他報仇，這責任全在妳的身上，妳乾脆說一句話！再停一會兒，連我也失去勇氣了……」

周蕙芳右手一滑，落在地上，吳明退出一步，沉聲道：「我現在就把女嬰送出去，半個時辰之內，再回來抱走男嬰，如果能够順利逃出重圍，半年後，再回來接妳……」

說畢，閃出屋外，頭也不回向谷外奔去。

現在第一道難關巳過，忍痛犧牲自己的骨肉，是善是惡？他現在也弄不清，只有讓後人去評判。

但他必須換回主人的骨血，才算獲得慘痛的代價，要完成這件大事，仍要周密計劃，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設若犧牲了自己的骨血，仍然救不了少主人，他和妻子都受不了這殘酷的打擊，死也不能瞑目。

他一邊疾奔，一邊苦思著，終于想出一個辦法。

來到大石之後，老二仍在，但已等得不耐煩了。

吳明心道：「此人受主人之恩更大，但他在緊要關頭，竟想扼死少主人，像這種知恩不報的敗類，只有把他交給命運，若他命不該絕，或能……」

「老大，快走吧！現在已將近四更了，若天亮之前不能脫離此山，一切都完了……」

「好吧！」吳明肅容的道：「鄧子瑛，你抱一會，我也累了！現在立刻就要起程……」

鄧子瑛接過嬰兒，道：「我們向那一個方向走？」

吳明道：「我剛才發現搜索之人，大都集在西北方，我們當然要向東南方走，假如遇上一兩個，我只得猝下毒手，殺之滅口……」

「對！」鄧子瑛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我們走……」

二人向東南方掠去，鄧子瑛在前，吳明在後，他們所去的方向，正是搜索之人最多之處，鄧子瑛當然作夢也未想到。

二人下了山坡，已經接近了搜索的人羣，吳明估計路程差不多了，故意將一塊大石踢翻，滾到斜坡之下，發出極大的聲音。

鄧子瑛悚然一震，回頭低聲道：「老大你小心點——」

他突然吃了一驚，原來吳明早已不見，還以為吳明下了斜坡，立即掠下，四下一望，仍是不見，左邊是百丈絕壁，右邊是剛剛走過的來路，但前面却傳來衣袂飄風之聲。

他現在不敢確定來人是不是吳明，只得站著不動，等待來人，他以為可能吳明發現了敵人，想暗中出手偷襲，所以沒有打招呼。

那知意念未畢，三個身影同時出現，不由心胆皆裂，原來這三人正是「黑殺星」龐起師徒。

這魔頭的手段，一聽綽號就知道了，自不待言，就是他的兩個徒弟，吳明也料理不了，莫說是他。

「黑殺星」龐起突然發現了窮搜三四天的獵物，不由一怔，眞是喜出望外，立即喋喋大笑道：「姓鄧的，看起來你這人還不錯！別人不找，專找老夫，這一下老夫可露臉啦！就憑這一點，老夫也要獨排衆議，留你一條活口！」

鄧子瑛驚魂回竅，這才想到，可能是吳明發現大敵，偷偷溜掉了。

他暗暗一哼，心道：「還以為你對主人忠心耿耿呢！原來全是假的！既然如此，我鄧子瑛何必死心眼……」

他勉強擠出一絲笑意，道：「不瞞龐前輩，在下早有交出嬰兒之意，怎奈吳明從中作梗，他的身手又比我高，以致不敢採取行動，剛才在下發現了前輩在左邊，就故意弄點聲音，把前輩招來，吳明自知不是前輩敵手，就溜掉了……」

「黑殺星」龐起瞪著一雙冷電似的眸子，看了鄧子瑛一陣，道：「老夫姑且信你的話，把孩子拏過來！」

鄧子瑛一臉諂笑顛著屁股，把孩子遞了過去，道：「請前輩驗明正身，並請前輩美言幾句：……」

「黑殺星」掀開了斗蓬看了裏面的嬰兒一下，嘿嘿笑道：「錯不了！老夫一定為你——」

「唰唰唰」又是五條人影，疾射而至，其中為首兩個空門中人，一僧一道，都在四旬左右，乍見鄧子瑛和「黑殺星」懷中的嬰兒，已知被人捷足先得，雖是出家之人，畢竟五蘊未空、六根不淨，臉上同時現出妒忌之色。

這兩人正是赫赫有名的「無腸道人」和「空心和尚」，雖是釋伽和老子的門徒，却從不唸經吃素。

「無腸道人」一聲「無量壽佛」，宏聲道：「恭喜，恭喜！龐大俠一步佔先，武林盟主已非你莫屬了……」

「黑殺星」得意地道：「俗語說，運氣來了，城牆擋不住，在下雖無問鼎盟主之心，但天意所歸，却是推也推不掉的！喋喋……」

「嗖嗖嗖」！又是十餘條身影聞聲趕來，其中有「小桃紅」谷妙，「天馬行空」羅慶，「大頭翁」宮保和，「笑面狼心」百里彥，「窮神」漆七，「好好先生」上官玉等高手，其餘都是他們的門人或部下。

只聞「笑面狼心」百里彥肅容道：「各位注意，萬老爺子駕到！」

只見三十丈外，一位長髯拂胸，慈眉善目的老人，有如行雲流水而來。

在塲高手，一齊向來人抱拳為禮。

鄧子瑛知道此人身份極高，為當今數大高手之一，姓萬名世芳，綽號「半掌追魂」，立即搶上幾步，把剛才對「黑殺星」所說的話，又宣述一遍，道：「在下自知罪孽深重，尚請前輩賜罪……」

「半掌追魂」宏聲道：「鄧大俠何罪之有，有所謂兩國相爭，各保其主，吾輩中人，無不重視氣節，岳家驥是否該死，老夫因未受害，不便置詞，但既是十手所指，諒有取死之由。但你為了報答主人之恩，臨危受命，自是分內之事……」

鄧子瑛問心有愧，連連稱是，却面紅耳赤。

只聞「黑殺星」道：「岳家遺孤已被在下截到，各位以前共同聲明之諾言，不知是否算數？」

「好好先生」上官玉道：「當然算數！我說萬大俠，你看怎樣？」

萬世芳道：「老夫剛剛說道，此番各派都因岳家驥背棄誓言，利害相關，羣起討伐！只有老夫和少數幾人例外，所以對這件事不便表示意見！」

「大頭翁」金保和道：「如今龐兄既然捉住岳家之後，理應照前議辦理，此地事了，擁他為武林盟主……」

此言一出，無人反對，却也無人出聲附和，只聞「窮神」漆七道：「這件事可以從長計議，岳家的孤兒，理應立刻處理，以了此案……」

「黑殺星」道：「那是自然！各位先過來看看，是不是岳家之後？」

「小桃紅」一擺柳腰，哂道：「岳家兩個狗腿，抱著孤兒在此山中隱伏四天之久，未離此山一步，這嬰兒自不會假，現在是如何處置的問題……」

「無腸道人」冷冷地道：「貧道主張立即當衆殺死，以絕後患！」

「空心和尚」道：「道兄之言甚是！岳家四十一口，已經早登極樂，也不差這個嬰兒……」

只聞「笑面狼心」肅然道：「萬老爺子德高望重，還請您老人家指示」

萬世芳宏聲道：「嬰兒何辜！當塲殺死，實在令人不忍……」

「黑殺星」道：「在下有個折衷之法，只要各位同意斬草除根，在下才能說出來！」

大家一起向萬世芳望去，希望他也贊成。

那麽今夜任何責任，都要由他負担大部份。

萬世芳撚鬚沉聲道：「老夫剛才說過，殺此嬰兒，於心不忍，老夫既無權干預，只得告退——」

說畢，抱拳作個羅圈揖，轉身從容離去。

「黑殺星」陰聲道：「本人截獲此嬰，不便親自處死，為昭信實，自應推舉一位了斷此事！」

「無腸道人」看了鄧子瑛一眼，道：「貧道推舉一人，請各位決定，由鄧子瑛處死此嬰，實是一舉兩得……」

「空心和尚」首先同意，「大頭翁」也點頭附和，只聞「好好先生」說道：「道長此議，眞是神來之筆，在下十分贊成！」

「黑殺星」掃視一匝，見無人反對，立即掀開斗蓬，讓衆人看了一下女嬰的臉，因初生嬰兒，難分男女，而且那斗蓬又是岳家之物，一看便知，沒有人懷疑此嬰不是岳家之後。」

「黑殺星」把嬰兒遞與鄧子瑛，沉聲道：「龐某曾答應你，念你獻出此嬰，不予深責，你就把他殺了吧！……」

鄧子瑛喜出望外，他現在只想取悅一干高手，以便苟活人世，早就忘了主人臨終重托。

他諂媚地一笑，抓著女嬰的雙腿，倒提著大聲道：「此崖高可百十丈，下面怪石嵯峨，將此嬰倒摜下去，必定變成一灘肉漿，不知各位大俠是否同意？」

「黑殺星」嘿嘿笑道：「此法甚好，不知各位是否另有高見？」

衆人一齊點頭，無人表示異議，而且在這殘酷的局面之下，竟無一人臉上現出憐憫不忍之色。

山風極大，那女嬰大聲啼泣，動人心肺！

所有的人，都注視著鄧子瑛的手，好像都恐怕失去這一刹那的眼福。

此刻，隱在二十丈外一株樹幹之後的吳明，雙目有如噴火，面孔抽搐，十指抓著樹幹，竟嵌入樹中。

只見鄧子瑛一鬆手，女嬰頭下脚上向崖下落去，那些高手一齊掠到崖邊，向下看去，却因崖壁中部微突，看不到崖底，只得側頭傾耳靜聽，希望聽到一聲類似熟透的冬瓜摔破的聲音。

果然不出所料，崖下傳來「噗嗤」一聲，一干高手同時吁了一口氣，面上綻出一絲笑意。

「黑殺星」拍著鄧子瑛的肩頭，道：「你這人很有趣，也很聰明，以後跟著老夫好了！」

鄧子瑛有點受寵若驚，連連躬身，兩手不知擺在那裏才好！

二十丈外的吳明，腦中「嗡嗡」作響，差點栽倒，他現在連自己也恨得入骨！

吳明瞪著淚眼，直到那些高手離去之後，才急忙回身疾掠，又來到幽谷中木屋門外。

他現在感覺，自己是一個最狠的人，較之那些武林敗類更加可恥，這等於親自殺死了自己的骨肉。

他知道從現在開始，良心的譴責，心靈的痛苦，將永遠困擾著他，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

他推開木門，四目相接，他的目光立即避開，他覺得自己的妻子高高在上，可以隨時審判他。

她抱著岳家的嬰兒，坐在床邊，雖然瞪著失神的眼睛望著他，却視若未見。

「她那慈母的心是否已隨女嬰而去？抑是以為懷中抱的仍是他的女嬰？」吳明緩緩地向前移動，欲言又止，終於跪在妻子脚下。

他說不出半句話，因為任何話都不能洗刷自己的罪孽，也無法報償妻子的參天大義。

良久，良久，周蕙芳才垂下頭來，喃喃地道：「她……她已經去了……」

吳明點點頭，悲聲道：「蕙芳！請妳把我殺了吧！然後妳也和男嬰自絕，只有毀滅一切，才能獲得徹底的解脫……」

周蕙芳冷峻地道：「你簡直是個虎頭蛇尾之人，岳家香烟僅存一脈，我們的骨血，也從此斷送！你我若是死了，能對得起誰？對得起你們吳家的祖宗，還是對得起岳家故主？」

吳明抖然一震，一躍而起，道：「賢妻深明大義，吳明雖為男子漢，也自愧不如賢妻萬一……」

周蕙芳站起來，毅然道：「走吧！天涯海角，咱們一起去就是！」

吳明顫聲道：「有小兒一人已足，賢妻何必受那跋涉之苦！」

周蕙芳道：「初生嬰兒非吃奶不可，你忍心叫他餓死？」

吳明恍然大悟，道：「小兒一時情急，沒有想到這一層，那麽賢妻速去收拾一下，立刻上路……」

周蕙芳抓過床上的布包，沉聲道：「你是知道，除了一點碎銀外，就是隨身洗換的衣衫，別無長物，我們走吧……」

× × ×

贛省懷玉山中猿愁峽內，有個天然石屋，隱於插天峭壁之下，室分兩間，一大一小，小的是臥室，大的似是練功之室。

這時在這臥室之中，一老一小，對坐在蒲團上，老人皓首白眉，面如渥丹，小的約十七八歲，面如冠玉，英氣懾人。

他雙目緊閉劍眉深鎖，低聲問道：「師父剛才所說的悲慘故事，是否與弟子有關？」

老人抬頭望著少年人，微微搖頭，似乎對少年人臉上濃厚的煞氣，十分担憂，沉聲道：「宇兒，為師這幾年，總覺得你

臉上的煞氣太濃了些！希望你能收斂些，時時警惕，大仇當然要報，但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殺止殺，終非——」

少年人俊目暴睜，射出冷電的光芒，沉聲道：「師父，宇兒就是岳家那唯一僅存的男嬰？」

老人肅然點頭，道：「不錯！你在這裏，整整住了十八個年頭了……」

少年人原勢不變，雙膝交盤，飄出一丈之外，臉上煞氣更加懾人，狠聲道：「恩人吳明夫妻呢？師父沒有留下他們？」

老人慨然道：「他們在此住了兩年，待你斷奶之後，他們就走了，因爲吳夫人終日以淚洗面，爲師恐怕她和你在一起觸景傷情，就把他們遣走了！」

少年人目蘊淚光，道：「吳明夫婦對我岳家宇恩深似海，而他們的身手又差，若遇上那些賊子，豈不危險？……」

老人對徒兒的責備之意，不以爲忤，肅然道：「爲師當然知道，曾傳了他們幾招防身自保的武功，又賜予易容之術及藥物，叫他們覓地歸隱，我想他們犧牲了自己的骨肉，成全於你，必定希望看到你長大成人手刃仇人，所以爲師認爲他們仍然安全健在……」

岳家宇切齒道：「他們殺人總須有個藉口，岳家四十一口，慘遭屠殺，到底爲了甚麼？」他揮著拳頭，說到末了，聲音也嘶啞了。

老人愴然道：「你父親身手之高，猶在『半掌追魂』萬世芳之上。若非有絕世高手暗中協助，光是『黑殺星』，『大頭翁』，『無腸道人』及『空心和尚』等人聯手，也未必能得手，這件事，說來話長了……」

老人續道：「主要原因，你父於被害前數月，突然患了夢遊病，常於夜中四出遊蕩，胡言亂語……」

岳家宇冷冷一哼，道：「家父患了夢遊病，與別人有何干係？」

老人沉聲細語道：「只因爲他在夢遊時，說出一件秘密，又恰巧被其他高手聽到！」

岳家宇冷峻地道：「除非家父做過虧心之事，不然的話，無論說出甚麼秘密，他們也不該屠殺岳家四十一口！」

老人肅容正色地說道：「若非那些高手太過殘酷，爲師也不會管你們岳家這段閒事……」

岳家宇突然一震，大步走到老人面前，跪下悲聲道：「由師父之言聽來，似乎家父的作爲有不當之處，果眞如此，師父似不應冒此風險而授徒絕技，以免貽害武林！現在收回仍是不晚……」

老人搖搖頭，慨然道：「爲師豈是出爾反爾之人！況且你雖然面呈煞氣，也不過是手段稍狠一些，至於你的心術，爲師知之甚稔！你先起來，爲師的話還未說完呢！」

岳家宇悲聲說道：「徒兒就跪着聽好了……」

老人微微一嘆，續道：「大約三十年前，你父親那時不過比你大三兩歲，武功既高，人品又俊，乃混上『八臂子都』的綽號，那時『半掌追魂』萬世芳和另外二三人，僅比令尊大三五歲，也都是一表人才，身手與你父親相仲伯，至於那兩三個年輕高手是誰？爲師已不記得了……」

岳家宇爲人十分聰明，立即大聲道：「師父不願說出那二三人的姓名，還是確實忘記了？」

老人不由一怔，沉聲道：「忘記就是忘記了！你不必追根究底——」

岳家宇道：「徒兒認爲那二三人既然和家父齊名，必也轟動一時，師父記得家父和『半掌追魂』的事，却忘了那二三人的姓名，似乎……」

老人搖頭苦笑一下，沉聲道：「你還是繼續聽下去吧！就在他們幾人紅極一時，其他各派高手，黯然無光之時，武林中突然出現了一位奇人，此人之出現，似是爲了你父親等人，先後以十招絕學，各個擊破了你父親等人，這件事立即傳遍了整個武林！」

岳家宇大感驚奇，道：「不知那奇人是誰？」

老人道：「那人在那時候，也不過三十左右歲，你父親等人都不認識他，他也不說出身份，事後此人竟發出狂言，他說你父親等人武功有限，只是天賦極佳，若能拜他爲師，不出一年，必能無敵天下，反之，永遠無法登峯造極！」

岳家宇冷峻地道：「此人好狂的口氣！家父等人一定拒絕了？」

老人道：「那是當然！而且你父親等人受此侮辱乃下決心，苦研武功，準備於二十年後，再找那人決一勝負，並招集武林黑白兩道，立下盟誓，約定任何人不準學那人的武功，若有人故違，殺戮全家，一口不留……」

岳家宇突然面色大變，道：「莫非家父違背誓言，學了那魔頭的……」他冷哼一聲，道：「徒兒不信家父是那種人！」

老人淒然的道：「豈但你不信，連爲師也不信，爲師與你父親是忘年之交，昔年對他的俠行，大爲心折，但禍事却由他自己口中說出，而遭殺身及滅家之痛，在眞象未明之先，就橫加報復，實在有傷天和……」

岳家宇沉聲說道：「家父說了些甚麼話？」

老人面色一寒，道：「在某次夢遊時，他說學了那魔頭的武功，恰被『無腸道人』、『空心和尚』、『黑殺星』及『小桃紅』等人聽到，他們當時不敢深信，乃聯手圍攻你父親一人，乃想試探一下。設若你父親未學那魔頭的武功，四人聯手，百招之內不會落敗，反之，四人絕對接不下你父二十招。」

岳家宇瞪大眼睛，焦急地道：「結果呢？」

老人哼了一聲，冷冷地道：「結果在第十五招上，令尊突然施出一招怪學，將四個高手震出一丈多遠，口吐鮮血！」

「這……」岳家宇驚楞了一會，搖搖頭道：「家父身手本就不弱，加之埋頭苦研武學，可能又悟出新的絕招，怎能證明是那魔頭絕技？」

老人冷笑道：「須知人類的智慧雖有高低，相差並不太多，那時距你父和武林各派立誓苦研武功，不過半年時間，饒他天賦再高，也不可能有此成就，況且那四

個高手看出，那一招並非你父親的武功路數！」

岳家宇沉聲說道：「徒兒總認爲這件事有點古怪！第一，一位武林高手，不可能患了夢遊病，其次，家父也不會那樣卑鄙！」

老人續道：「那四個高手負傷離去，立即招集武林黑、白兩道高手，於某夜到達岳家，以數百之衆，猝然發難，據說你父一人獨接一百多個高手，喋血肉搏，終於遍體鱗傷，但他仍能突圍，抱着你衝出莊院。但因流血過多　而告不治，臨終將你交給吳、鄧二人。」

岳家宇面色一黯，切齒道：「家父臨終不會沒有遺言吧！」

老人沉聲道：「他臨終只有這幾句遺言：岳家上下數十口爲我一人而死，永不瞑目。請立刻把此子送交懷玉山猿愁峽『三絕逸叟』司馬龍，請轉告司馬老哥哥，若要傳這孩子武功，叫他爲我報仇，除了學老哥哥的武功之外，還要學另外三個人的武功各一招，那三個人就是『金不換』雷士亮、『一見愁』裴志豪和『萬里飛虹』程九皐，至於暗中出手偷襲我的人，司馬老哥哥可以猜出來……」

岳家宇沉聲道：「師父，您老人家猜出是誰？」

「三絕逸叟」司馬龍搖搖頭道：「爲師也沒有猜出來，你此番離此之後，可以暗自留意，但在未學三位高手的武功之先，不可輕易出手，也不能以岳家後人身份出現，你必須改個名字……」

司馬龍想了一下，續道：「你就叫仇繼志吧！這名字有時時自勵，不忘復仇之意。」

岳家宇黯然道：「師父要徒兒現在就下山麼？」

司馬龍點點頭道：「是的孩子！你起來吧！你下山之後，要時時小心，須知吳明夫婦對你太……」他那雙目中也蘊有淚水，除了爲吳明夫妻的大義深深感動外，也有惜別之意，他揮揮手道：「床下有個衣包，那裏面一套衣衫，是吳夫人於十餘年前就爲你做好的，這份眞摯的情意，你可別忘了！……」他無法說下去，聲音也嘶啞了。

岳家宇再次拜過師父，自床下取出衣包，把新衣換上，摸著那套合體的衣衫，淚如雨下，悲聲道：「師父，若徒兒報不了岳家的血仇！請師父寬恕徒兒，我……我無顏再見師父之面了！至於吳明夫婦，徒兒必以父母之禮奉侍他們！師父……再見了……」

他知道多留一刻，徒使師父傷感，忍着悲苦、離愁和滿腔怒火，奔出石室，出了猿愁峽。

十餘年來，他活動的範圍，僅限於懷玉山，茫茫人海中是甚麼樣子？他僅能憑師父的描述中去推想。

現在他就要進入這大千世界了，恩人隱於何處？不得而知，眞正的仇人在那裏？也只得盲目地去找尋，至於學那三絕招，去找那三位前輩，也只好逢運氣了。

他現在的心情，像一隻剛剛離開窩巢的小鹿一樣，既驚又喜，眼前的一切，都感覺新奇。

他只知道要到中原繁華地區必須向北走，至於先到那裏去，他現在也毫無打算。想起吳明夫婦犧牲了自己的骨肉，救了他的生命，這件恩德使他感到責任重大。

奔走了一天，已是紅日西墜，倦鳥入林之時，前面有一座小木橋，寬若五六尺，長約三丈五六。

橋上有個少女，衣着甚是樸素，長長的秀髮，都披散在肩頭上。正在倚着橋欄，凝視着橋下靜靜的河水。

岳家宇長了這麼大，可以說第一次看到女人，何況這女孩的身段又極爲動人，他感覺很有吸引力，假如是個男人，他就不想看了。

他望着她的側面臉部，皮膚不太白，比他自己却白得多了，胸脯凸凸地，和男人的胸脯不太一樣，像兩座小山。

腰肢很細，那是由於胸脯的聳起與臀部豐滿之故，一雙天足生得小巧玲瓏。

岳家宇摸摸心房，好像有點跳，他十分奇怪，自學藝以來，極少有這種現象。

他走到橋上，不由自主地自少女身後向河中望去，水波盪漾中，可以看清少女的面孔，彷彿那少女向他瞪了一眼。

他愣了一下，心道：「女人向男人瞪眼，不知代表什麼意思？」

他再仔細望去，少女的影子又向他皺皺鼻子，他不由自主地也照樣做了，覺得很有趣，長了這麼大，沒有一個女人或者年紀彷彿之人和他擠眉弄眼。

於是他又伸伸舌頭，他只是覺得很好玩，心裏沒有邪念。

那知少女突然回過身來，兩手叉腰，厲聲道：「死人！你敢輕薄——」

她突然怔了一下，苦笑道：「長的像女人一樣！你要幹甚麼？」

岳家宇怔怔地望着她的俏臉，喃喃地道：「眞美！啊！好看極了！只是……」

少女冷冷地道：「只是怎樣？」

岳家宇正色道：「右邊額角上端，靠近頭髮邊有個小疤，不過若不仔細看，實在看不出來……」

少女突然面色一變，掄掌摑來，岳家宇本能地伸手一擋，「叭」地一聲，兩腕相碰，少女驚呼一聲，捧着玉手，狠聲道：「死人，你的骨頭像生鐵一樣，快滾，快滾！」

岳家宇不知女人的心理，更不知直言指出她的缺點，犯了女人的忌諱，而且對於他自己的功力，也不太清楚，雖是舉手投足，也蘊含極大的潛力。

他怔了一下，心中暗忖道：「這女人很難惹，只是很討人喜歡！算了，還是走吧！」

他搖搖手，道：「姑娘，妳別見怪！我走了……」

他大步走過小橋，頭也不回，少女美目中昇起一片水霧，心道：「這小子很有趣，不像個壞人……」

「喂！你回來……」

岳家宇回頭道：「姑娘是叫我麼？」

少女扭身面向小河，冷冷地道：「當然叫你……」

岳家宇道：「姑娘有事就說吧！我還有重要之事待辦呢！」

少女大聲道：「你過來嘛！」

岳家宇心道：「她雖是生氣，聲音仍很好聽，眞怪！」

他大步走近，站在少女身旁，晚風吹來，她那長髮中散發出陣陣香味，岳家宇陶然若醉，道：「姑娘有甚麽事？」

少女道：「你叫甚麽名字？會不會武功？」

岳家宇道：「我叫……」

「哼？不說就算了！我早就看出你這人不大老實！」

岳家宇大聲道：「我叫仇繼志！會一點武功……」

「哼！自己的名字還要想半天，分明是騙人！」

「這……」岳家宇吶吶地道：「不信算了！反正誰都有秘密，不便告人！」

少女點點頭道：「這話也有道理！我也有個秘密，希望你以後不要問我，關於額上小疤的問題！」

岳家宇撫掌大聲道：「那太好了！我們都不許揭露別人的秘密，那麽妳的名字呢？」

「我叫白琬！」少女纖腰一扭，道：「你這人很謙虛，分明身手極高，却說會一點武功！」

岳家宇肅然道：「妳這人也很怪，好像永遠不信別人的話！」

白琬凝視他一會，咬咬下唇，道：「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

岳家宇連連點頭道：「當然可以！不知是甚麽事？」

白琬轉過身來，指着小橋，道：「不知你能不能把這小橋扛起來？」

岳家宇怔了一下，道：「妳這人太怪了！小橋好端端地，供人走路，爲什麽要扛起來？」

白琬冷笑道：「我就是想不叫人家通過嘛！」

岳家宇正色道：「這小橋又不是你家的，不讓人家通過，太不講理！況且人家可以由河上躍過。」

白琬說道：「我估計他躍不過三丈五六！」

岳家宇大聲道：「小河的水，不過深及腰際，人家可以涉水而過！」

白琬格格笑道：「我正是希望他們走這條路！」

岳家宇微微一愕，道：「原來妳只想捉弄人！」

「哼！死人，你知道甚麽？」

岳家宇道：「姑娘喜歡罵人，可不太好！」

「死人！你敢管我？」

「算了！我何必管妳！妳說說看，爲甚麽要叫人涉水而過？」

白琬掠掠長髮，美目流盼，這些小動作，在岳家宇眼中都十分美妙，她冷冷地道：「撤了小橋之後，他們無法一掠而過，必定涉水過河，哼！河中我已經下了毒藥，沾上河水，皮膚就開始潰爛……」

「妳……」岳家宇沉聲道：「妳想害人，我可不能帮妳做壞事！」

白琬哼了一聲，道：「傻子，你知道甚麽？這小橋右邊，是我家的莊院，左邊是一個壞人的住所，十年前家兄看不慣他欺壓附近百姓，不分勝負，約定三年後再比，仍是不分勝負，當時那壞人說，如果下次比出勝負應該怎樣？家兄一時好勝，聲言叫他提出任何條件，絕不示弱，那壞人說，如果他輸了，他的莊院統通送與家兄，設若家兄輸了，只要把嫂子送給他就行了！」

岳家宇大聲道：「豈有此理！令兄當時答應這個條件了？」

白琬道：「當然答應了，因爲家兄那時騎虎難下，雖知那壞人早就覬覦我嫂嫂，可是大話已說出口，只得硬着頭皮答應了……」

岳家宇搖搖頭道：「三年之期到了沒有？莫非妳要撤小橋，就是爲了阻擋那個壞人？」

白琬點點頭道：「不錯！因爲今夜三更，就是三年之期！家兄和嫂嫂情感極好，這幾天家兄心情極壞，我自知身手還不如哥哥，難以抵擋，只得想辦法解家兄之憂！」

岳家宇大聲道：「我來帮妳好了！何必扛這小橋！再說貴莊之人也要用這小橋呀！」

白琬堅決地道：「我一定要撤走小橋，你不帮忙就算了！」

說畢，一甩長髮又面向小河，岳家宇搓搓手，道：「妳別生氣，讓我試試看，能不能扛得動，我也毫無把握！」

白琬又轉過身來，笑靨如花，道：「仇繼志，你眞好！」

他們兩人，站在小橋兩端，岳家宇說道：「妳注意了，我用力一抬這一端，使小橋豎起來，向妳那邊倒下，妳能不能接住？」

白琬搖搖頭道：「我要是有那種神力，又何必求你帮忙？」

岳家宇想了一下，大聲道：「好吧！妳站到一邊去，讓我試試看？」

白琬皺皺眉頭，道：「傻子，你可不能亂來呀！若帮不了忙，再送上一條小命，我……」

岳家宇沉聲道：「別嚕嗦了！我想也許能行！」

白琬剛才被他輕輕一格，手腕至今還痛，知道他有一身神力，只得退出三丈以外。

岳家宇抓起左端，「嘿」地一聲掀起，小橋「唿」地豎了起來，而他却疾掠過河，站好騎馬式，兩手上托。

白琬這才知道他要硬接，不由大驚，因爲這小橋雖是杉木所做，也有一千來斤，這下倒之勢，足有三四千斤之重，萬一力不能勝必定肉碎骨折。

白琬驚呼道：「快退！你不能……」

小橋挾雷霆萬鈞之勢倒下，岳家宇雙手一托，只聞「卜」地一聲，雙足陷入土中一尺多深，塵土激射。

這等神力，不但白琬驚得發呆，連岳家宇自己也大爲驚駭。

白琬瞪着一雙大眼，看了岳家宇一會，心道：「這小子蠻勁大得驚人，又十分坦直，心地純潔，像一張白紙……」

岳家宇道：「白琬，這小橋眞要撤走麽？」

白琬走到他的身旁，拍拍他的肩胛，道：「當然要撤走！你沒有受傷吧？我很担心呢！」

岳家宇大聲道：「雖然沒有受傷，血氣一陣翻騰，假如再重一些，恐怕就受不了啦！」

白琬揮揮手道：「仇繼志，把小橋扛回家，我們走吧！」

於是白琬在前，岳家宇在後，他扛着小橋中段，那三丈多長的橋身，上下顫動起來。

穿過一個楓林小路，一個莊院已經在望，還未到達莊門之前，莊內已湧出十餘個大漢，指指點點，「嘖嘖」稱奇。

白琬帶着岳家宇，一直向莊內走去，却大聲呼叫着，道：「哥哥……嫂嫂……快來看呀！」

所過之處，莊中之人無不大聲驚奇叫絕，也更佩服小姐的本領，竟能找來這等高手，而且完全聽她指揮。

大廳中閃出一位四旬左右的大漢，白淨臉膛，繞腮鬍子，濃眉大眼，衣着入時，乍見這情景，不由楞了一下，臉上現出驚喜之色，宏聲說道：「琬妹，這位朋友是……」

白琬大聲道：「仇繼志，把小橋放下吧！」

岳家宇「轟」然摔下小橋，白琬立即爲二人介紹，道：「大哥，他叫仇繼志，繼志，這位就是我大哥！」

岳家宇抱拳道：「白兄大名是……」

大漢哈哈大笑道：「琬妹妳眞馬虎，介紹了半天，還未說出我的名字呢……」

白琬大聲道：「我哥哥叫白瑞，綽號『妙手吳剛』，一柄大斧，五十餘斤，使得風雨不透！」

岳家宇好像聽說過這號人物，當然並不像白琬說的那樣了不起，只是他看出這兄妹二人，年紀相差太遠，而且面貌一點也不像，至於白琬叫他扛回小橋，不過是試試他的功力而已。

「妙手吳剛」大聲道：「快請進來！仇兄眞是稀客……」

賓主落座，白瑞吩咐擺酒，對白琬說道：「據小兄所知，琬妹以前並不認識仇兄……。」

岳家宇道：「我們是剛剛認識的！實在冒昧……」

白瑞呵呵大笑道：「那裏，那裏！不瞞仇兄說，我這位妹妹，年少任性，附近也有些年輕人，她連正眼也不看一下，但和仇兄僅一面之識，就如此親近，足見仇兄確有過人之處，就以仇兄的神力來說，白某也自嘆不如……」

岳家宇心道：「如此說來，我倒有些高攀了！」

白琬微微一笑，又把剛才折橋的驚險之事說了一遍，白瑞更加驚奇不已。

酒席擺上，白琬親自去請嫂嫂，却未請來，白瑞道：「她不來陪客麽？」

白琬道：「她說今夜大哥的勝敗，可以決定她的命運，她沒有心情吃喝！設若大哥今夜敗了，她爲大哥的安全着想，也只得跟他走了……」

白瑞濃眉一挑，冷笑道：「妳大嫂也是知名人物，不知怎地，近來畏首畏尾，變得太懦弱了……」

白琬大聲道：「我曾對她說過，我找來帮手，一定可以擊敗對方，但她好像不信！」

白瑞哼了一聲，道：「別管她！咱們先吃吧！」他連敬岳家宇三杯酒，慨然道：「這也難怪她，據說對方近三年來經名人指點過，功力突飛猛進……」

岳家宇却不以爲然，心道：「設若白瑞之妻是個正派女子，一旦丈夫落敗，應該以身殉節才對，豈能跟別人走？」

夜闌席殘，三人都有些酒意，突聞大廳外傳來步履聲，三人同時望去，只見一個中年美婦，帶着一個健婢，神色自若地進入大廳之中。

那健婢身子揹了一個大包，手中挽了一個袋子，似都十分沉重。

白瑞微微一怔，站了起來，白琬也叫了一聲「大嫂」，沉聲道：「大嫂，妳這是幹甚麽？」

那美婦凄然一笑，道：「對方跟隨武林盟主之初，因公務繁忙，終年在外奔走，無暇練功，所以進境極慢。但近來他的哥哥受盟主倚重，炙手可熱，有些高手，爲了巴結盟主，不得不奉承他，都自動傳他絕招，所以近三年來，功力大進！以你哥哥的身手，絕非他的敵手，況且據說今夜還有一二位高手陪他親來……」

白瑞肅容道：「妙妹意欲何爲……」

美婦愴然道：「妾身乃是禍水！爲君設想，我只得暫時離開你……」

白瑞不由面色一變，沉聲道：「妙妹之言差矣！妳我結褵以來，情感至篤，豈能因這點小事而仳離——！」

「嗖嗖嗖」三條身影飄落大廳門外，白瑞等人一齊離席，只見那美婦冷冷一笑，姍姍向大廳外走去。

白瑞沉聲道：「妙妹不要出去，一切有爲兄承當！」

那美婦突然轉頭，輕蔑地道：「姓白的，你沒尿泡尿照一照，你配麽？」

白瑞和白琬同時一震，白瑞吶吶又止，不知她爲何突然如此絕情？

白琬大聲道：「大嫂，妳這話是甚麽意思？」

美婦哂然一笑，道：「沒有甚麽！只是我要叫你們明白，我在此一住十餘年，另有目的……」她美目流盼，看了那健婢手提的大布袋一眼，冷冷地道：「現在目的已達，沒有理由繼續伴豬而眠……」

白瑞一聲暴喝，就要撲上，但那美婦和健婢，掠出大廳，站在三個來人身後。

這三人爲首之人，是一個老道，一臉兇悍之色，第二個是高大的和尚，頭上雖有戒疤，一雙牛眼却不時在那美婦的身上溜來溜去。

第三個是四旬左右的大漢，一臉驕狂之色，正在與那美婦眉來眼去。

白瑞厲聲道：「賤人，原來妳是爲了那一尊如來佛像而來！竟敢虛情假意，騙我十餘年之久！那佛像是白家傳家之寶，快還給我！」

那四旬漢子一閃而出，陰笑一聲道：「白瑞，咱們的事，還是先了斷一下吧！你若勝了我，不要說傳家之寶，連這活寶也原封不動還給你！」

他指了美婦一下然後哈哈狂笑一陣。

（未完・一）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野人山上聚居六個老、青、少的人，老的是一個怪老頭，自稱是千面人魔，年青的一男一女叫丁寧、賽珍珠，年輕的二男一女叫小龍——小魚兒、小虎——阿呆、小鳳——鳳兒，他們五人都是由怪老頭在孤兒院領回收養，傳授文事、武功，學成之後，經過考試選拔，可以下山，闖蕩江湖，這三個年輕人合格，准許下山，爲怪老頭去取三件寶物：烏劍、玉鐲、太極棍，三人遵言下山，找尋寶物，另方面訪查自己的身份，來到大同，因盤川不够，想出賣藝賺錢辦法，使一旁的雷玉嬌母女賣藝冷落，過來干涉，阿呆打賭以武技戰勝雷玉嬌……

綠林令露眼　麻煩事多多

小魚兒道：「她娘是何許人?」

「黑鳳凰冷寒燕，有名的女強盜。」

「她爹又是何方神聖?」

鳳兒又道：「黑道總瓢把子，鐵胆魔星雷天豹。」

阿呆聞言大吃一驚，摸一下自己的脖子，餘悸猶存的道：「謝天謝地，沒被女強盜母女抓回去，否則，準會被他們大卸八塊，腦袋搬家!」

鳳兒道：「可是，我們還非得去找他們不可。」

阿呆聽得呆了一呆，道：「找他們幹嘛?」

小魚兒道：「你忘了，咱們臨離開野人山的那一天晚上，老頭曾交代，務必往黑道總壇及各地分壇跑一趟。」

阿呆道：「做什麽?」

鳳兒說道：「懶蟲，那時候你一定在打瞌睡，一句也沒有聽進去，老頭說，血手屠夫王化、七殺兇神張忠，以及浪裏白條游全河，與黑鳳凰冷寒燕夫婦誼屬莫逆，過從甚密，說不定會在雷家碰上這三老魔頭，至低限度也可以查出他們的行踪來。」

阿呆道：「糟糕，怎麽早沒有想到，大同這麽大，找兩個人何異大海撈針。」

小魚兒說道：「沒有關係，咱們有法寶。」

鳳兒道：「什麽法寶?」

小魚兒探手入懷，將那枚號稱「天王之星」的戒指拿出來，往手上一戴，還擺了一個姿勢，故意將手放在一個顯眼的地方，道：「老頭交代過，遇上傷腦筋的事，只要將這枚戒指亮出來，必會有人爲咱們拚死效命。」

鳳兒道：「別單挑好的說，老頭另外還有一句話，如非必要，切勿展露，萬一引起軒然大波就麻煩啦。」

小魚兒道：「引起軒然大波才有熱鬧看，平平淡淡多沒意思。」

阿呆道：「是嘛，平淡就乏味，乏味就沒有刺激，乾脆窩在山上算啦，何必跑到大同來。」

「最好天下大亂!」

「最好世界瘋狂!」

「咱們穿針引綫!」

「咱們興風作浪!」

這兩個小子唯恐天下不亂，像是道行深厚的小流氓，神態倨傲，嗓門特大，立刻引起了其他食客的側目，有一個橫眉豎目，長着一張猴兒臉的老者，提着一把刀，怒沖沖的跑過來，話未出口，先砰!的拍一下桌子，然後才粗聲大氣的道：「你們這三個小雜種是從那裏來的?」

小魚兒面不改色的道：「從來的地方來?」

猴臉老頭道：「往那兒去?」

阿呆有樣學樣：「往去的地方去。」

猴臉老頭道：「幹什麽的?」

小魚兒道：「專門興風作浪。」

「娃兒乳臭未乾，口氣倒不小，可知這大同府是何人的地盤?」

「那一位?」

「是你家巴六爺的。」

「巴六?哦，原來閣下就是『殺人不見血』巴六?」

「既知咱家的厲害，還不快爬在地上討饒。」

「放屁，我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小魚兒，你算老幾。」

「管你是大魚小魚，老子要你變成魚醬魚乾，看刀!」

此人好暴躁的脾氣，說幹就幹，毫不拖泥帶水，刷!的一聲，亮出了鬼頭刀，劈頭蓋面砍下去。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小魚兒藝高人胆大，戴着戒指的那一隻手閃電出擊，驀地，火花四濺，金鐵交鳴之聲大作，猴臉老頭的一把鬼頭刀，不費吹灰之力，便被「天王之星」一斷爲二。

猴臉老頭嚇傻了，全「聚興樓」的食客皆爲之目瞪口呆，與巴六同桌的幾個精壯漢子睹狀目泛兇芒，一齊攏過來，準備大興問罪之師。

事情却大出鳳兒與阿呆的意料之外，殺人不見血巴六突然率衆跪倒在地，朗聲說道：「屬下巴六率分舵弟兄叩見總瓢把子。」

更意外的是小魚兒，心說：「奶奶的，怪事天天有，就數今天多，我小魚兒搖身一變，居然幹上了黑道的總瓢把子。」

他乃絕頂聰明之人，略一沉吟，便明白了是怎麽回事，端足了架子，以探測性的語氣尋根究底：「巴六，在道上，你是什麽身份?」

殺人不見血巴六誠恐誠惶的道：「屬下是第四十八分舵主。」

鳳兒道：「你的地盤有多大?」

巴六仍跪着說：「長城內外，共一府二州十三縣。」

小魚兒這時才轉入正題，伸出戴着戒指的手，道：「可知這是什麽東西?」

「綠林令，綠林道上至高無上的信物。」

「持有綠林令的人，就表是他是何等身份?」

「總瓢把子，亦即綠林盟主。」

「換句話說，綠林的規矩，認令不認人?」

「事實確是如此。」

小魚兒故意一沉臉，語氣轉趨強硬：「巴六，你既知持有綠林令的人就是總瓢把子，而且認令不認人，爲何還敢對本座如此無禮?」

巴六嚇出一身冷汗來，顫聲道：「恕屬下有眼不識泰山，沒想到總瓢把子如此年輕，故而未曾留意綠林令，請總瓢把子治罪。」

阿呆耀武揚威的道：「你自己說吧，藐視令主，該當何罪?」

殺人不見血巴六惶悚不迭的道：「論罪當斬。」

小魚兒裝作出一副大英雄大豪傑的架式，沉聲說道：「你知罪就好，又是初犯，姑且饒你一命，以觀後效，起來吧!」

「謝謝令主，謝謝總瓢把子!」

巴六喜出望外，磕了三個響頭才領着大夥站起來。

無論如何，小魚兒已經知道，「天王之星」就是綠林令，凡是持有綠林令的人就是綠林道上的總瓢把子，這一發現，意義重大，雖然無法肯定，野人山上的千面人魔便是鐵胆魔星雷天豹，或者是殺死雷天豹，奪走綠林令的人，但不管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獨臂老頭絕非等閑人物。

而他們此行的任務，必也是險阻重重，步步危機。

小魚兒道：「黑鳳凰冷寒燕也在大同，巴舵主知道嗎?」

殺人不見血巴六躬身答道：「曾有一個耳聞，可惜迄未見老令主夫人的面。」

「能否設法找到雷夫人?」

「可以，令主有事?」

「有一件事想跟雷夫人言講當面。」

「好，屬下這就去辦，這『聚興樓』是咱們自己的人開設，請令主且先住下來，待老令主夫人到時，巴六自會通報。」

「且慢，據本座所知，道上在晉北設有分壇，距離這裏不會太遠吧?」

「不遠，就在大同城南的虎頭山下，不過——」

「不過什麽?」

「自從那一連串震駭朝廷，驚動武林的大案子發生後，大同分壇早已關閉。」

關於武林大勢，江湖人物，千面人魔曾有詳盡的剖析介紹，巨細靡遺，唯獨對武林中是否發生多起駭人聽聞的大事却隻字未提。

小魚兒不知道，又不便追問，還不得不裝作知道的樣子，只好含混其詞的道：「但不知事情的發展如何?」

巴六將嗓音壓低了許多，神秘兮兮的道：「官府仍追捕甚急，武林各派亦從未放鬆，老令主行方不明，道上弟兄的活動幾已全部停止，連雷夫人也不得不掩掩藏藏千方百計的到處打聽老令主的下落。」

話至此處，忽又面露喜色的道：「好在新令主已出現，羣龍有首，必可有一番新氣象，新作爲。」

鳳兒豪情萬丈的道：「那是當然，一定要闖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出來。」

阿呆的口氣更大：「務必要驚天動地，造極登峯，令武林各派皆臣服在咱們脚底下，方不虛此生。」

聽得殺人不見血巴六一楞一楞的，目注「天王之星」，字斟句酌的道：「綠林令事關整個綠林的生死存亡，請令主千萬小心保管，以免變生肘腋，追悔無及。」

巴六的意思是要他小心收起來，免生意外，小魚兒却唯恐天下不亂，正想藉此探隱索秘，大言不慚的道：「這我知道，本令主自有分寸，天大的事也有我小魚兒一人扛着，你儘可大放寬心，去尋那黑鳳凰吧。」

綠林令主乃是黑道上的總瓢把子，也是綠林盟主，小魚兒既然這樣說，巴六那還敢再多放半個屁，急忙頷首應諾，拱手一禮而別。

歪打歪着，三小來到黑道人物經營的飯莊，馬上變成「聚興樓」的超級貴賓，由掌櫃的親自護送至後面豪華客房內，另外又端整好一桌佳餚美食，請他們繼續享受。

阿呆猛吃猛喝，直吃到掌燈時分，肚子脹得像鼓一樣才停下來，口沫四濺的道「媽的，早曉得這一枚鬼戒指有這麼大的妙用，下得野人山就該亮出來，也免得挨餓受罪。」

小魚兒道：「現在也不遲，身爲綠林盟主，雙脚一跺，半個武林都會發抖，今後吃香的，喝辣的，春風得意，將會有數不盡的良辰美景等着咱們去享受。」

鳳兒道：「最好別想得太美，我看事情透着古怪，這中間定有重重內幕。」

阿呆道：「有什麼內幕？」

鳳兒條理分明的道：「首先，對我們而言，綠林令幾乎是從天而降，不尋常的事，一定有不尋常的原因。」

阿呆道：「也不能這樣說，是糟老頭給咱們的。」

「問題就在這裏，糟老頭是誰？」

「他自己說過，是千面人魔。」

「姓什麼？叫什麼？」

「他不肯說，我們怎知道。」

「老頭故意隱瞞，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我這樣想，他有可能是鐵胆魔星雷天豹。」

小魚兒道：「也有可能是殺死雷天豹的人。」

鳳兒道：「姑不論他是雷天豹本人，或是殺人的兇手，這個糟老頭絕非等閑之輩。」

小魚兒道：「這是不爭的事實。」

鳳兒正容道：「另外，綠林令何等重要，一令在手，便可號令黑道七十二分舵，他爲何輕易交給咱們，而又不加任何說明？」

阿呆道：「許是爲了行事方便，以便順利取得爲劍、玉鐲、太極棍。」

「這只是原因之一，怕只怕另有更大的陰謀在。」

「有何陰謀？」

「我懷疑跟那一連串的案子有關。」

「這是瞎子摸象，咱們根本不知道江湖上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黑鳳凰冷寒燕母女或許可以提供一些綫索。」

一提到黑鳳凰母女，阿呆就心裏發毛，道：「小魚兒，我先聲明，等一下他們母女來的時候我可不願意見。」

小魚兒笑了笑道：「雷玉嬌美如天仙，天上少有，人間無雙，你眞的這樣討厭她？」

阿呆傻里傻氣的道：「俏羅刹的確不難看，但如要入贅雷家，門兒也沒有。」

鳳兒道。「換句話說，假如不需改名換姓，你願意考慮？」

男孩子也會害羞，阿呆滿臉通紅的道：「馬馬虎虎，可以交個朋友。」

小魚兒道：「這是小事一樁，包在我小魚兒的身上了，憑綠林盟主的身份，可以呼風喚雨，諒黑鳳凰冷寒燕再刁蠻，也逃不出咱們的手掌——」

「心」字尚未出口，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傳處，巴六跨步而入。

阿呆朝他身後看，並未見到雷玉嬌母女，不禁有點悵然若失。

小魚兒說道：「巴六，沒有找到黑鳳凰？」

巴六中規中矩的道：「回盟主的話，老令主夫人天黑前便已離開大同。」

「到那兒去啦？」

「有人說出長城，去了大漠塞外，又有人說回到南方去了。」

「到底行踪如何？」

「正在查證中。」

「會不會跑去晉北分壇？」

「有可能。」

「那咱們明天一大早也跑一趟吧。」

「是！是！」

× × ×

大同城南，位於懷仁縣境內的虎頭山下，有一座莊院，不小，房舍櫛比，約有百十來間，四角尚有專供瞭望的碉樓。

一對石獅子雄踞兩旁，黑漆大門半開半閉，門扉之上還貼着一張業已相當陳舊的告示。

從告示上三小得知，十餘年前，朝廷的餉銀百萬兩，被四名江洋大盜刦走，故而下令通緝。

而這四名江洋大盜，赫然正是鐵胆魔星雷天豹，血手屠夫王化、七殺兇神張忠，以及浪裏白條游全河。

朝廷還懸下了巨額獎金，王化、張忠、游全河每人二萬兩，雷天豹是土匪頭，獎金更高達四萬兩，不論死活。

上面還有畫相，都是獐頭鼠目，兇暴驃悍的傢伙。

誤打誤撞，小魚兒終於明白巴六口中的大案子是什麼，道：「事隔已久，已經是陳年舊案，該結了吧？」

巴六道：「四個人一個也沒逮着，怎麼結得了。」

「至低限度，也該放鬆一些才對。」

「事實恰恰相反，緝捕的行動一直在雷厲風行，各地官府更掀起了一陣掃黑熱，因而七十二分舵皆不得不偃旗息鼓，暫避風頭。」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想必白道上的人定會羣起而攻，打落水狗？」

「比令主想像中的還要嚴重，武林各派，幾乎是傾巢而出，全力追殺。」

「哇呀！銀子的魔力眞大！」

「不單單是爲了銀子，另有更重大的原因。」

是什麼原因，巴六沒有說，小魚兒身爲綠林盟主，對這筆重大事故理當心知肚明，亦未便探詢，免得有損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形象。

談話遂告中斷，四人推門而入。

赫！好大的一片建築，亭台樓閣，排列的井然有序，中間的一座「忠義堂」，冲霄矗立，尤其雄偉壯觀。

可是，遍地蔓草叢生，蛛封塵積，顯見久已無人居住。

找了半天，僅僅找到一個佝僂、乾癟、骨瘦如柴，衣裳襤褸，蓬頭垢面的老頭子。

經再三盤問的結果，原來只是一個無處棲身的落魄寄居人。

小魚兒道：「原先住在這裏的人是何時搬走的？」

落魄寄居人想了想，慢吞吞的道：「很久很久了，該有七八十來年了吧。」

阿呆道：「可知他們遷往何處？」

落魄老頭搖搖頭，不會言語。

鳳兒道：「再回來過沒有？」

老者道：「偶而也會回來，但均來去匆匆。」

巴六環顧一下貼在四壁上的告示，道：「官府的差人是否常來？」

老者道：「常來啊，幾乎三天兩頭就會來一趟。」

巴六的臉色微微一變，機警的朝四處瞄一眼。

小魚兒道：「昨夜，或者今天一早，可曾見到一對母女進入本莊？」

猛聽一個女子的聲音冷聲道：「娃兒好大的狗胆，老娘正愁找你們不到，居然自動送上門來，許是活得不耐煩了。」

昂首望去，只見屋面之上傲然並立着一老一少兩名女子，不是黑鳳凰冷寒燕，與俏羅刹雷玉嬌還會有誰。

這一對母女，修爲有素，輕功造詣絕佳，玉足微抬，飄然落地，塵不飛，袂不揚。

巴六忙不迭的叫了一聲：「夫人！」以下的話還沒有來得及出口，黑鳳凰冷寒燕已自搶先說道：「巴老六，你可是越混越差勁了，竟然和三個小混混攪在一起，也不怕折辱了你自己的身份。」

殺人不見血巴六聞言大驚，指着小魚兒，一臉肅穆的道：「夫人有所不知，這位小英雄正是新的綠林盟主。」

冷鳳凰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驚疑滿面的道：「這小子是綠林盟主？憑什麼？」

小魚兒將戴着戒指的手往她面前一送，盛氣凌人的道：「憑這個！」

黑鳳凰冷寒燕見是綠林令，急忙單膝跪地，正容說道：「黑鳳凰冷寒燕拜見令主！」

俏羅刹雷玉嬌也絲毫不敢怠慢，有樣學樣的跪地稟道：「俏羅刹雷玉嬌拜見盟主！」

小魚兒眞以爲自己當上了綠林盟主，大模大樣的道：「好啦，不必多禮，起來吧。」

「天王之星」曾是她丈夫的東西，冷寒燕知之甚深，仔細端詳一陣，認爲果然是如假包換的眞品，眉宇間頓現欣慰之色，起身說道：「可否請教令主，這綠林令是如何獲得的？」

「自然是有人交給本座的。」

「誰？」

「千面人魔，或者千面人。」

「姓什麼？叫什麼？」

「不知道。」

「什麼？你連將綠林盟主寶座讓給你的人是誰都不清楚？」

「糟老頭三緘其口不肯說，大概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黑鳳凰轉對巴六道：「老巴，江湖上可有千面人魔或千面人這一號人物？」

巴六尋思少頃道：「沒有，不論黑白二道，從未聞有這個字號。」

俏羅刹雷玉嬌道：「許是爹爹爲了安全起見，故意隱姓埋名也說不定。」

冷寒燕亦有此同感，指着牆上告示中的一幅畫相道：「可是這一位，我的丈夫鐵胆魔星雷天豹？」

鳳兒瞧了一眼，道：「不像。」

冷寒燕再指一下其餘三個人：「是不是他們？」

阿呆大搖其頭道：「也不像。」

雷玉嬌不禁心頭一震，道：「難不成我爹已遭了他人的毒手？」

阿呆道：「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雷玉嬌聞言大發雷霆：「呸呸呸！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竟敢咒我爹死，看我活劈了你。」

她可不是空言唬人，你字出口，人已攻出，左右開弓，猛摑阿呆的耳光子。

阿呆身手不凡，一面閃身退避，一面嘻皮笑臉的道：「打是親，罵是愛，我阿呆先生現在才知道，妳俏羅刹是眞心眞意的愛着我。」

見雷玉嬌打得太兇，玉掌翻處，招出如雨，忙又改口嚷嚷道：「人心大變，大變人心，救命啊，老婆要殺老公。」

東躲西藏，躲到小魚兒身後去。

小魚兒作了一個阻止的手勢，道：「雷姑娘先別緊張，也許千面人魔就是鐵胆魔星。」

黑鳳凰冷寒燕神色一緊，道：「此話怎講？」

小魚兒道：「因爲本座所見到的千面人魔並非糟老頭的廬山眞面目。」

雷玉嬌迫不及待的追問道：「何以見得？」

阿呆道：「妳老公曾親眼見他換了另外一張臉孔。」

冷寒燕道：「你們是說，他戴有人皮面具？」

鳳兒道：「可能還不止一張。」

冷寒燕打破砂鍋問到底：」此人多大年紀？」

小魚兒道：「約五十上下。」

「身材如何？」

「高大、魁梧，粗壯！」

「有何特徵？」

「單眼獨臂。」

「性情又怎樣？」

「多疑、善變、陰險、狡詐！」

「他與你們是什麼關係？」

「我們也說不上來。」

「不是你們的投業恩師?」

「有師徒之實，並無師徒之名。」

「怪事，有師徒之實，爲何沒有師徒之名?」

小魚兒道：「天知道老頭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跑來晉北分壇作甚?」

「是老頭叫我們來找你們母女的。」

「噢，可是帶來了千面人魔問候的話語?」

小魚兒道：「只是想向你們打聽三個人的行踪。」

千面人魔不曾問候他們母女，冷寒燕大失所望，更加懷疑此人是否是她失踪的丈夫雷天豹，道：「打聽那三個人?」

鳳兒道：「就是告示上通緝的王化、張忠與游全河。」

「什麼事?」

「找他們要三樣東西。」

「那三樣東西?」

「烏劍、玉鐲、太極棍。」

此話一出，黑鳳凰冷寒燕，俏羅刹雷玉嬌，殺人不見血巴六皆臉色大變，如遭雷殛，全部瞠目結舌的楞在那裏。

好一會兒巴六始道：「烏劍、玉鐲、太極棍都是無價之寶，千面人魔好大的胃口。」

冷寒燕道：「王化、張忠、游全河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憑你們三個娃兒，能要得到?」

小魚兒冷然一哂，從容不迫的道：「是否能要得到，無須夫人操心，只要告知他們三人的行踪即可。」

冷寒燕道：「自從他們四人合力搶了朝廷的百萬兩餉銀，以及爾後接連發生的連串駭人巨案後，便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

「再也沒有出現過?」

「沒有。」

小魚兒道：「百萬餉銀數不在少，是如何處理的?」

冷寒燕道：「除了他們本人外，恐怕無人知曉。」

俏羅刹雷玉嬌忽然插言道：「那位千面人是否生活闊綽，揮金如土?」

小魚兒道：「恰恰相反，是一個生活儉樸的窮酸。」

鳳兒道：「連喝的水，還需要我們親自下山去挑。」

阿呆道：「下山之時，僅僅給了我們十兩銀子的盤纏，差點餓肚子。」

冷寒燕聽在耳中，不禁大爲猶豫起來，千面人魔就是他丈夫雷天豹的可能性益形降低，從而也加重了對三小的敵意，臉色陰沉沉的道：「小魚兒，不管千面人是否我的丈夫雷天豹，你且說說看，此人現在何處?」

小魚兒冷聲說道：「抱歉，老頭有言在先，不得對外言講。」

「不行，你非說不可!」

「假如本座不肯說呢?」

「休怪老身對你不客氣。」

「不客氣又怎樣?」

「咱們在功夫上見眞章。」

「老太婆，妳敢對本座無禮?」

「哼，天底下沒有老娘不敢的事!」

「妳最好不要自討苦吃。」

「娃兒休出狂言，接招!」

話落招出，雙掌一錯，「春雷乍展」、「石破天驚」兩招絕學，一氣施出，疾取小魚兒全身三十六處大穴。

鳳兒睹狀大怒，破口大罵道：「冷寒燕，妳想以老欺小?」

全絲軟鞭帶起一片刺耳的嘯聲，從左側攻到。

俏羅刹雷玉嬌殺氣騰騰的道：「你們想以多爲勝?」

拔劍在手，與母親聯手合擊。

阿呆豈肯坐視，語冷如冰：「我們一向三位一體，同進共退!」

軟刀映着太陽，金光燦爛，橫掃直劈。

小魚兒依然卓立原地，不懼不退，刷!亮出摺扇，輕描淡寫的劃出一個半圓。

實則力猛如山，彷若築下一道鐵壁銅牆，雷玉嬌母女非但寸步難進，反被三小逼得倒退出五六步遠。

小魚兒將戴着戒指的手高高舉起，聲色俱厲的道：「放肆，綠林規矩，綠林令在誰的手裏，誰就是綠林盟主，就算老令主雷天豹本人，也照樣得乖乖聽候差遣，妳冷寒燕算什麼東西，竟敢如此張狂?」

一扭頭，繼對殺人不見血道：「巴六，以下犯上，出言無狀，甚至以暴行加身，你說該當何罪?」

冷寒燕在黑道上地位崇高，舉足輕重，巴六那敢實話實說，連忙打個圓場，說道：「請令主念在雷夫人尋夫心切，情緒激動的份上，網開一面，原諒他們母女這一遭。」

小魚兒故意拿蹻：「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道上的規矩不能偏廢，不然本令主何以統率七十二分舵，號令羣豪，除非肯向本座當面道歉。」

綠林令乃是至高無上的信物，神聖不可侵犯，不論是誰，皆不得對持令人有所不敬，儘管黑鳳凰冷寒燕身份特殊，心有不甘，也不能不在綠林令下低頭，當下略作遲疑，勉爲其難的道：「屬下知錯，請盟主見諒。」

小魚兒好不高興，神氣活現的道：「但不知雷姑娘意下如何?」

雷玉嬌年輕氣盛，豈肯輕易就範，她在心裏吶喊，暗道：「放你的狗臭屁，想要姑奶奶俯首稱臣，除非公鷄下蛋，日從西出。」

但在母親的以目示意下，只好忍氣吞聲的當面認錯了事。

小魚兒笑呵呵的道：「嗯，這還差不多，既有現在，又何必當初，你們以禮相待，本座也不會叫你們吃虧，這樣吧，只要兩位再答應本令主一件事，我就將糟老頭的窩告訴你們。」

冷寒燕聞言大喜，說道：「這話可當眞?」

小魚兒的口氣像是皇上，道：「君無戲言!」

黑鳳凰忙問道：「請令主快說是什麼事?」

小魚兒道：「本令主想先請教，阿呆跟雷姑娘的婚約到底算不算數?」

冷寒燕望着女兒雷玉嬌，道：「這—

—這——」

這事打從一開頭，就是嘔氣鬥嘴的產物，雷玉嬌並無嫁人的誠意，之所以有入贅雷家之言，不過是想藉此迫阿呆知難而退，不料小魚兒此刻又舊話重提，這了半天，還是不知如何作答。

小魚兒存心拿話扣她：「以雷夫人在江湖上的地位，不會是信口開河吧?」

冷寒燕楞了一下，才說道：「老身做事素來一言九鼎，一言既出，自無反悔之理。」

「那麼，妳是承認這一樁婚事了?」

「老身曾有言在先，阿呆必須入贅我們雷家。」

「本座要求的就是這件事，取銷入贅，交換揭開千面人魔下落之謎，兩位不妨琢磨一下。」

冷寒燕緊拉住雷玉嬌的手，道：「玉嬌，爲娘的想聽聽妳自己的意見?」

雷玉嬌早已羞紅了臉，益增三分嫵媚，羞答答的道：「娘，他好呆，我看他將來不會有出息。」

冷寒燕慈祥可親的道：「傻孩子，呆人有福，也安全，保證不會打野食，爲了查明你爹的生死下落，就受點委屈吧。」

雷玉嬌飄了阿呆一眼，沒再言語。

小魚兒也在徵求阿呆的意見：「你怎麼樣?」

阿呆傻呼呼的說道：「看起來，還不討厭啦，就是有點野，有點兇，令人吃不消。」

小魚兒啐道：「呆啊，能够將兇而野的女人征服，才爽，才够刺激，才能顯出你的男子氣概來。」

阿呆嘻嘻的笑說道：「好啦，馬馬虎虎，先逮住一個，以後不滿意再休妻也不遲。」

雙方都顯得有點勉強，但婚事還是當場訂了下來。

小魚兒言而有信，立將野人山的詳細所在告訴他們母女。

還煞有介事的，彼此間交換了一件信物。

雷玉嬌給阿呆的，就是在大同城隍廟時，含在她口裏的那一把短刀。

阿呆給雷玉嬌的則是一張麻將牌——白板。

俏羅刹看得一呆，氣虎虎的道：「這是什麼意思?莫非是一個天生的賭徒?」

阿呆說道：「誤會，誤會，麻將是我的暗器，送妳一張白板，是希望妳永遠潔身自愛，白璧無瑕，別做出對不起我的事來。」

雷玉嬌沒好氣的，說道：「你自己最好也當心，別拈花惹草，小心我剝了你的皮!」

這一對兒戲夫妻，眞是活寃家，死對頭，尚未成親，便吵鬧不休，看得冷寒燕，巴六直皺眉頭，小魚兒却樂歪了嘴，拱一拱手，胡言亂語道：「親家母，巴六，未過門的阿呆夫人，本座等要去尋那三個老傢伙，取回烏劍、玉鐲、太極棍，失陪，就此告辭啦!」

立與鳳兒、阿呆轉身跨步而出。

× × ×

出得山莊大門，步出十餘丈遠後，鳳兒惶聲說道：「小魚兒，你要死啦，忘記老頭是怎麼交代咱們的了?」

小魚兒道：「我沒有忘記呀。」

鳳兒道：「那你爲何將野人山的地址說出來?」

「是故意的。」

「故意?爲什麼?」

「因爲我想借他人之手，揭開糟老頭身份之謎。」

阿呆眉飛色舞的說道：「好主意，這個老東西神秘兮兮的，不掀開他的底牌，如芒刺在背，咱們被他賣掉還蒙在鼓裏面呢。」

鳳兒心細如絲，另有不同的意見，道：「但是，糟老頭從小將咱們教養拉拔大，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這樣是不是太過份?」

小魚兒自有他自己的一番道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老頭故示神秘，必然事出有因，不掀開他的底，咱們有被人利用出賣的危險。」

鳳兒道：「小魚兒，你怎麼會有這種可怕的念頭?」

「理由太多太多啦。」

「說幾個出來聽聽。」

小魚兒道：「不肯表明身份，是其一；將『天王之星』交給咱們，却不說出是綠林令，是其二；王化、張忠、游全河明明是江洋大盜，老頭竟隻字未提，此其三；够了吧?」

「不錯，這些事的確令人百思不解，但如日後事實證明，老頭並非大奸大惡之人，而是確有難言之隱，將何以自處?」

「這好辦，誠心誠意的，助他一臂之力，帮他完成稱霸江湖的雄心壯志，擁護他當武林皇帝，也就足以報答老頭的大恩了。」

阿呆道：「如果是一個無惡不作的魔鬼怎麼辦?」

小魚兒的答覆令人毛骨悚然：「就把他幹掉，爲天下除害。」

鳳兒道：「我們辦得到嗎?」

小魚兒道：「我們所以能够下山，是勝過老頭之後才成行的。」

「假定老頭確是一個陰毒之人，必定會有所保留，另有治咱們的法子。」

「就算是如此，合咱們三人之力，也不難將他擺平。」

「無論如何，總覺得此舉，有欠考慮，我的意思是怕黑鳳凰母女對老頭有所不利。」

「老頭若是雷天豹，這層顧慮純屬多餘。」

「萬一是殺死雷天豹的人，情況自又不同。」

小魚兒道：「老頭既能殺掉姓雷的，冷寒燕母女諒亦非其敵手，何況還有丁哥與珍珠姐。」

鳳兒欲待爭辯，小魚兒繼又說道：「小鳳，妳今天是怎麼啦，處處跟我唱反調，話已出口，已經收不回來，再說咱們也沒有吃虧，給阿呆換了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

碰了阿呆一下，接着說道：「好好的幹，先想辦法賺些銀子，有了錢就把她娶過來，免得夜長夢多，橫生枝節。」

阿呆傻笑了一下，說道：「我看他們八成是在敷衍，缺乏誠意，也沒有感情基礎。」

小魚兒道：「傻蛋，俗話說的好，烈女怕磨郎，再不解風情的女人，只要肯纏肯磨，沒有征服不了的。」

阿呆還是不開竅道：「怎麼纏？怎麼磨？」

小魚兒罵道：「你眞笨，就是找機會多接近她，多說些甜言蜜語的意思啦。」

鳳兒眨一眨大眼睛，酸溜溜的道：「小魚兒，看不透你還是挺內行的。」

小魚兒志得意滿的道：「那可不，我是調情聖手，情場老千，妳最好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否則，小心本座移情別戀。」

鳳兒聞言，大發嬌嗔的道：「死小魚兒，臭小魚兒，從此以後，我再也不理你啦！」

噘着小嘴，猛然速度加快，向前衝過去。

一個不小心，差點跟來人撞個滿懷，定目處，只見迎面奔來三名捕快，將去路堵住。

其中一人方面大耳，濃眉虎目，是懷仁縣的捕頭王鐵漢，虎目一揚，横掃了三小一眼，冷森森的道：「你們誰是綠林盟主？」

小魚兒上前一步，神氣活現的道：「正是區區在下小魚兒我。」

捕頭王鐵漢把眼一瞪，道：「給我拿下！」

「是。」

兩名捕快齊聲應是，一擁而上，分扣小魚兒的左右手。

小魚兒睹狀大怒：「媽的，滾到一邊涼快去！」

雙臂一張，兩名捕快倒退二三步，小魚兒接着又道：「老子又沒有犯法，你們憑什麼亂抓人？」

捕頭王鐵漢怒眉雙挑的道：「十幾年前，有四名江洋大盜，刦走了朝廷的百萬餉銀，護送的官兵全部被殺，鷄犬不留，你身爲新上任的黑道總瓢把子，自然難辭其咎。」

小魚兒可不吃這一套，破口大罵道：「你昏頭啦，案發當時，本座尚在吃奶奶，小爺爺我跟這件事根本扯不上邊兒，要抓你應該去抓他們的關係人。」

捕頭王鐵漢一怔，道：「誰是他們的關係人？」

小魚兒道：「黑鳳凰冷寒燕是鐵胆魔星雷天豹的老婆。」

鳳兒道：「還有他的女兒俏羅刹雷玉嬌。」

阿呆道：「殺人不見血巴六大概也脫不了關係吧？」

這三個都是官府通緝有案的人，王捕頭大喜過望，急聲追問道：「他們此刻在那裏？」

小魚兒是個財迷，問道：「有沒有獎金？」

「有。」

「多少？」

「大約每人百兩左右。

「這麼少？」

王鐵漢道：「他們只是關係人，自然數目有限，若是因而逮住元兇主犯，則另有重賞。」

看在銀子的份上，也爲了擺脫自身的痲煩，小魚兒不遑多想，親自領着懷仁縣的捕快，返回山莊。

孰料，黑鳳凰冷寒燕母女，與殺人不見血巴六早已不知去向。

連那個乾癟佝僂的落魄寄居人也走得無影無踪。

王鐵漢不禁大怒道：「人呢？」

小魚兒道：「剛才明明就在這裏，奇怪，許是聞風而逃。」

王捕頭臉一沉，道：「我看壓根兒就是騙人的鬼話，你們三個小鬼頭統統被捕了。」

他可不是說着玩，話一出口，拿出一副手銬來，疾向小魚兒手上扣去。

原以爲是屬下捕快輕敵大意，所以才吃了癟，詎料，自己親自披掛上陣，依然沒能奈何了小魚兒，但見面前人影一閃，阿龍已上了房頂，冷言冷語的道：「想逮捕本座？哼，憑你至少還差一大截，有胆就上來。」

王鐵漢道：「大胆狂徒，老夫就不信抓你不到。」

到字出口，人已彈身而起，身法輕靈迅捷，去勢如風，果然不是弱手。

然而，雙脚甫落屋面，小魚兒便已一瀉而下，待王捕頭咬着尾巴追下來時，阿龍又飛上了一座更高的樓。

小魚兒在跟王鐵漢捉迷藏，鳳兒和阿呆也在與另兩名捕快玩追逐的遊戲。

「來，來抓呀，抓不到阿呆先生的是王八。」

「快，快抓呀，抓不到小姑奶奶的是烏龜。」

「我看王八烏龜你們是當定啦，別白費力氣。」

三個人一面喜笑怒罵，一面已將捕快甩掉，不約而同的來到一個三角小亭內，一屁股坐下欄杆去，還翹起一隻二郎腿，晃來晃去。

不禁激起了王捕頭等三人的萬丈怒火，同時發出一聲怒吼，分從三個不同的方向虎撲而上。

刀已出鞘，金風貫耳，雁翎刀的寒芒閃閃發光，當頭猛劈猛砍，看那情形，捕快們已動了眞火，不論死活，非將他們逮捕歸案不可。

事實却未能盡如王鐵漢的願，雁翎刀毀在綠林令下不算，小魚兒騰身而起，趁他衝勢太猛，趴在欄杆上不備間，一個大迴旋，又去而復返，堪堪騎在了王捕頭的背上。

阿呆的表現亦令人激賞，以空手入白刄的手法，兩三下便將捕快的刀奪下來，乍然掃出一腿，捕快踉蹌而倒，阿呆也老實不客氣的騎上去。

「卡馬！卡馬！」

「卡馬！卡馬！」

拿人當馬騎，邊喊叫，邊拍打，興緻勃勃，神采飛揚。

鳳兒也不是弱者，金絲軟鞭一出手，便將對方的雁翎刀咬住，硬是逼他脫手，繳了械。

不過，女孩兒家畢竟有點保守，不好

意思騎在男人身上逗樂子，那名捕快總算逃過一刦。

阿呆，小魚兒玩了一陣，兩名捕快的膝蓋已破，血跡殷然，再也爬不動了，相繼仆了下去，騎馬的遊戲亦隨之告終。

小魚兒黠笑一下，戲謔道：「怎麼樣，你們還要不要再抓人？」

王捕頭和那一名捕快，甫自地上爬起，灰頭土臉，相顧黯然，一句話也沒有說出。

阿呆一眼瞥見另一名捕快毫髮未損，心頭大爲不快，道：「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你的同伴吃苦，你也應該受點難，不然縣太爺一定會怪你臨陣退縮，辦案不力，姑且給閣下一個記號吧！」

這小子打暗器的手法好快，右手一揚，咻……畫下一道道白光，啪，一張痲將牌「紅中」不偏不倚的打在他的額頭上。

力道奇重，入肉三分，「紅牛」二字清晰可見，果然在他的額頭上留下一個顯明的記號。

小魚兒道：「捕頭大人，你怎麼不說話，是否也想留一個記號？」

阿呆拾回痲將牌，往王鐵漢的面前一站，道：「我阿呆先生是這方面的專家，閣下有選擇的自由，要白板？紅中？發財？還是東南西北風？」

王鐵漢却態度大變，再也不敢張牙舞爪，反以乞憐的口吻道：「請三位小英雄帮帮忙，跟我們到縣衙裏去一趟吧，不然我們三個輕則會被炒鱿魚，重則甚至可能獲罪下獄。」

小魚兒道：「有這麼嚴重？」

捕頭王鐵漢道：「縣太爺得到消息，綠林盟主從大同潛來本縣，着令我等緝捕歸案，倘若空手而回，必然罪不在輕。」

鳳兒道：「這只能怪你們學藝不精，怨不得誰。」

阿呆挺會說風涼話：「無官一身輕，炒魷魚就炒魷魚，有什麼了不起。」

王捕頭苦笑一下，道：「小友倒說的輕鬆，我們丟了差事，家裏的老婆孩子吃什麼？」

小魚兒道：「那依你之見，該如何補救？」

王鐵漢打拱作揖的道：「無論如何，請三位小英雄到衙門去走一趟，我們三個也好交差。」

鳳兒道：「我們跟你去，會不會吃苦頭？」

王捕頭斬釘截鐵的道：「我王鐵漢保證不會。」

阿呆道：「我是怕縣太爺把咱們關起來，吃不到大魚大肉。」

一名捕快道：「憑三位的功夫，縣衙大牢絕對困不住你們。」

小魚兒想了一下，道：「助人爲快樂之本，本座答應帮你這個忙，但有一個小小要求。」

另一名額頭上印着一張「紅中」的捕快道：「什麼要求？」

小魚兒道：「不可以銬鐐加身。」

王捕頭說道：「王某定以貴賓之禮相待。」

小魚兒道：「貴賓應有貴賓的派頭，不能走路去。」

鳳兒道：「要坐轎。」

阿呆道：「要一人一頂。」

小魚兒說道：「要娶媳婦用的漂亮轎子。」

鳳兒道：「最好再弄一些可口的零食來。」

阿呆道：「再加一壺好酒我阿呆先生也不反對。」

這那裏像是人犯，簡直是太上皇。

但是，王鐵漢他們自己不爭氣，也只好認栽，心甘情願的找來三頂華麗的轎子，買了三包花生，瓜子和糖菓，另外還沽了兩壺酒。

就這樣，在三名捕快的開道下，離開虎頭山，進入懷仁縣城。

× × ×

在縣衙的附近，王鐵漢命轎子停了下來，趨前低聲下氣的說道：「爲了不使縣太爺起疑，三位委屈一下，請下轎步行入衙。」

小魚兒冷哼一聲，話未出口，阿呆搶先說道：「王捕頭，曹孟德當年對關羽禮遇有加，有上馬金，下馬銀的故事你聽說過吧？」

王鐵漢會意，馬上雙手奉上一小包銀子，阿呆掂一下，道：「嗯，你還挺上路的，一點就通，馬馬虎虎就成全你啦。」

下得轎來，六人相擁而行，小魚兒忽然語意深長的道：「懷仁縣的縣太爺，名聲好不好？」

王鐵漢聞言，一雙虎目骨碌碌的翻了幾下，也不知道他心眼裏在打什麼鬼主意，聲若蚊蚋般道：「很糟，是個貪官，也是酷吏，縣民怨聲載道，苦不堪言。」

小魚兒氣忿忿的說道：「媽的，我最恨貪官酷吏，今天非要好好修理他一下不可。」

阿呆說道：「對，給他一點顏色看一看。」

鳳兒道：「替老百姓出一口怨氣！」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一行六人已步入縣衙。

大堂之上，痴肥懶散的縣太爺正在升堂問案子，捕頭王鐵漢請小魚等人暫留門外，兀自入內，跟懷仁知縣一陣耳語。

縣太爺聞報大喜，立命衙役將人犯還押，大聲吆喝，道：「將那三名強盜帶上來！」

有人揚聲迴應，直傳出大堂之外，鳳兒、阿呆、小魚兒當即昂首闊步而入。

「威武——」

「威武——」

兩旁的衙役喊着堂威，尾音拉得很長，聲震全場。

却絲毫也震懾不住三小，大搖大擺的直行至大堂的中央，始自行停下來。

鳳兒道：「這是幹嘛？發神經？」

阿呆打趣道：「大概是列隊歡迎咱們吧？」

小魚兒道：「呆啊，小說上這種場面多得很，叫喊堂威，專門爲縣太爺助威，擺臭架子，嚇唬人的。」

阿呆眼一瞪，粗聲大氣的道：「那他們就找錯人啦，咱們天不怕，地不怕，是專門找別人痲煩的。」

通！胖知縣突然拍了一下驚堂木，威

風凜凜的道：「公堂之上，不得喧嘩，說，你們之中誰是頭頭？」

小魚兒上前一步，拍着胸脯道：「是我！」

「報上名來。」

「小魚兒。」

「姓什麼？叫什麼？」

「叫小龍，沒有姓。」

「那裏人氏？」

「你問我，我去問誰？」

「什麼？你連自己是那裏人氏都不清楚？」

「因爲本座是一個孤兒。」

「今年多大？」

「差不多十五六歲吧。」

「到底多大？」

「孤兒沒有確切的資料可查。」

「小魚兒，你胆子好大，小小年紀就幹上了土匪頭。」

「放屁，本座才剛剛出道，那來的前料。」

「你身爲綠林盟主，當年的搶案，本縣唯你是問。」

「你糊塗，案發當時，小爺我還在穿開襠褲，有殺人越貨的能力？」

「最低限度，你應該知道王化、張忠、游全河、雷天豹等四名江洋大盜的行踪下落。」

「抱歉，本座一無所知。」

「哼，不給你點苦頭吃，諒你也不會說實話。」

縣太爺大發雷霆，立又對衆衙役道：「先給我重重的各打二十大板！」

「是，大人！」

衆衙役齊聲應是，一湧而上，就要動手打人。

小魚兒睜大了眼珠子，怒氣冲天的道：「王捕頭，你說的話算不算數？」

捕頭王鐵漢故意裝糊塗：「老夫曾說過什麼話？」

鳳兒說道：「你曾說要以貴賓之禮相待。」

阿呆道：「還是以大花轎將咱們請來的。」

小魚兒道：「現在出爾反爾，豈是待客之道？」

一回到衙門，王鐵漢好似如虎添翼，如魚得水，一下子又神氣起來，趾高氣揚的道：「衙門八字開，進得出不來，老夫今天要連本帶利加倍討回來。」

早將班房的捕快全部調集在此，一聲令下，衆人蜂擁而前，打算狠狠的揍他們一頓。

鳳兒柳眉倒豎的道：「糟糕，咱們上當啦。」

阿呆道：「想打架？是不是？好啊，誰怕誰呀。」

小魚兒發號施令道：「夥計們，上，咱們今天要大鬧公堂，血洗懷仁縣。」

「殺！」

「殺！」

「殺！」

三小神勇異常，捕快衙役豈是他們的對手，王捕頭報仇不成，反而自取其辱，打得稀里嘩啦，打得神號鬼哭，也不過是一忽兒的工夫，便東倒西歪，清潔溜溜，再也不敢有人上前招惹。

有人挨了鳳尾刺，有人吃了麻將牌，也有人被小魚兒的鐵葡萄打成大花臉，大堂之上霎時變成屠宰場，呼疼喊痛之聲不絕如縷。

大家皆如遇兇神惡煞般，退避一旁，噤若寒蟬。

突聞縣太爺用力拍一下驚堂木，聲色俱厲的吼道：「大胆刁民，竟敢大鬧公堂，你們心目中可還有王法？」

小魚兒好刁的一張嘴，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大胆狗知縣，你既知朝廷的王法森嚴，就不該誣良爲盜，顛倒黑白。」

縣太爺挑眉瞪眼的道：「你不是綠林盟主？」

小魚兒嘻嘻一笑，道：「綠林道上人才輩出，高手如雲，那會輪得到區區在下我。」

捕頭王鐵漢上前三步，戟指喝道：「你不是早已承認，是綠林盟主嗎？」

小魚兒道：「只不過是跟你開個小玩笑，何必當眞。」

阿呆補充道：「偶而吹個小牛，也無傷大雅。」

縣太爺再度拍響驚堂木，沉聲說道：「本縣得到大同府傳來的消息，在聚興樓內曾有人目睹黑道上的人物以大禮拜見爾等。」

小魚兒展示一下手上的戒指，說道：「是有這一回事，全是這一枚鬼戒指在作怪。」

縣太爺道：「這是什麼？」

小魚兒又說道：「綠林令，黑道上的規矩，誰擁有這一枚戒指，誰就是綠林盟主。」

王鐵漢道：「所以，他們就對你行跪拜大禮？」

鳳兒嬌笑道：「黃袍加身，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想推也推不掉。」

懷仁知縣道：「這一枚戒指，你是如何得到的？」

「撿的！」

「撿的？在那裏？」

「就在懷仁縣城南門外。」

「胡說，既在本縣拾獲，爲何會跑到大同府去炫耀？」

「這是什麼話，去大同訪友，又去而復返，有何不可。」

「哦，原來如此。」

小魚兒見縣太爺的臉色稍稍和緩一些，還顧鳳兒與阿呆一眼，乜擺出低姿態：「如此，我們可以說再見了吧？」

縣太爺却不答應：「慢着，首先你必須將綠林令留下來。」

「東西是本座撿到的，爲什麼要交給你？」

「綠林令乃是證物之一，本縣要據此捉拿江洋大盜。」

「如果我小魚兒不肯交出呢？」

「那本縣就將爾等一併收押。」

「就恐這幾個酒囊飯袋，辦得到？」

「朝廷另有三千兵馬在此，你們插翅難逃。」

綠林令何等重要，小魚兒當然不肯交出來，鳳兒却另有高見，給阿龍使一個眼色，並且還做了一個扒手的動作，意思是

說：「怕什麼，給他吧，等一下我再伺機偷回來。」

小魚兒會意，果然將戒指脫下，交給縣太爺，道：「好吧，一枚爛戒指，給你就給你，免得再遇上綠林朋友時，動不動就拜倒在地惹人厭，再見。」

原以爲大事已畢，可以恢復自由之身，懷仁知縣却命人將他們攔下來，道：「本縣想查明，拾獲綠林令的確切地點。」

小魚兒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在南門外的一個茅坑裏。」

阿呆多嘴多舌的道：「就是公共廁所啦。」

縣太爺不信，道：「這麼重要的東西會丟在廁所裏？」

阿呆說道：「許是拉屎的時候，不小心掉的，再厲害的魔頭也會拉屎的，對不對？」

縣太爺沉思一下，道：「唔，這倒是實情，且帶本縣去瞧一瞧。」

鳳兒道：「骯髒的臭地方，有什麼好瞧的？」

王捕頭抓住機會，猛拍縣太爺的馬屁：「我們大人的意思是，先查清楚確實地點，好及時佈下天羅地網，丟掉戒指的人，有返回來尋找的可能。」

阿呆嬉笑逗耍道：「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當捕頭縣太爺的大人先生果然有一套，高明，高明！」

懷仁知縣不再言語，當即步下公堂，領着王捕頭，四名捕快，以及鳳兒、阿呆、小魚兒出衙而去。

小魚兒根本不曾來過懷仁縣，怎知公共厠所在那裏，只得像沒頭蒼蠅似的到處亂竄，四下碰運氣。

盲人瞎馬，一陣亂找，單挑蒼蠅多，臭氣大的地方跑，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被他們找到一個露天式的，寬約七尺，長達二丈有餘，上面擺着七八條石板，坑內蛆蟲麕集，臭味衝鼻的大型公共厠所。

縣太爺道：「就是這裏嗎？」

小魚兒很肯定的說：「錯不了。」

王捕頭道：「將拾獲的地點指給大人看。」

小魚兒隨便亂指一下，道：「這個臭地方，只有內急的時候不得不來蹲一蹲，恕我們不再奉陪，想先走一步。」

縣太爺還是不肯放人：「想要無罪開釋，必須等抓住元兇主犯以後。」

小魚兒聞言大怒道：「本座拾金不昧，白白的送你一枚大鑽戒，還貪心不足，得寸進尺，簡直欺人太甚！」

阿呆說道：「小魚兒，把這個貪官做啦。」

鳳兒道：「小龍哥，殺人多麻煩，推下去讓他們去臭吧。」

「對，讓他們去臭。」

「讓他們去髒。」

「讓他們去做『黃金』夢吧！」

三人一條心，行動一致，說話同時，早已猝然出手，好爽，左右開弓，一掌一個，只聽到噗通！噗通！的六聲響，六個人一個不剩，全部掉進茅坑裏。

蛆蟲尿液，還有數不盡的黃貨，弄得滿頭滿身，狼狽不堪。

却看得三小笑口大開，樂不可支。

小魚兒笑呵呵的道：「縣太爺，滋味如何？姑且盡情的臭一臭吧，本座若是擒到那四名江洋大盜，還說不定會回來找你領賞哩，咱們後會有期。」

一口氣奔出去百十丈後，阿呆忽然想到一件事，道：「慘啦，慘啦，綠林令還在那個臭知縣的身上呢。」

鳳兒道：「哼，馬後炮，等你想到時早就臭透啦。」

小魚兒道：「妳已經弄到了手？」

鳳兒洋洋得意的道：「那可不。」立從懷中取出「天王之星」，還給小魚兒。

小魚兒大加讚賞，說道：「高，妳是什麼時候下的手，我怎麼一點也沒有感覺到？」

鳳兒更加得意：「要是被你感覺到就不高啦，就在縣衙之內時便已弄到手。」

臉色一整，接着又道：「綠林令已經爲咱們惹了不少麻煩，我看暫時收起來吧，免得再生事端，躭誤了取得烏劍、玉鐲、太極棍的大事。」

小魚兒亦有此同感，立將「天王之星」小心收起，決定全心全意的去爲千面人魔辦事。

× × ×

晉中若梁山脈中，有一座險峻陡峭的大山，峯峯相連，狀似狼牙，故又名天狼山。

天狼山中有一個天狼寨，大當家的是血手屠夫王化，幹的是沒有本錢的買賣，到處殺人越貨，打家刦舍。

是以，附近的客旅，莫不視天狼山爲畏途，避之猶恐不及。

鄰近的居民恨之入骨，有一首歌謠流傳頗廣，堪爲血手屠夫王化血淋淋的事實寫照：

天狼山上一匹狼
姦淫擄掠都在行
豺狼虎豹下山時
妻離子散哭斷腸

只要天狼寨的強盜一下山，別人一定會妻離子散。

可是，這樣狠毒的一羣傢伙，却突然在江湖上完全消失，當三小到達天狼山，登上天狼寨時，天狼寨早已烟消雲散，變成一片廢墟。

費了不少勁，在附近找到一個砍柴的老樵夫，小魚兒客客氣氣的道：「老先生，這裏以前是不是一個強盜窩？」

老樵夫很健談，响亮的聲音說道：「是呀，是強盜窩，住着很多好兇好兇的強盜。」

「人呢？」

「全跑光了。」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久囉，差不多有十來年了。」

「爲何會發生這種事？」

「有官兵攻山，強盜不敵，只好四下潰散。」

「他們未有再回來盤據？」

「房子被官兵放了一把火，燒個精光，土匪亦一去不回。」

鳳兒道：「這眞是百姓之福，如此一來，這一帶一定安靜許多。」

（未完‧二）

上文提要：黑衣教派出湘西七怪中的秦三思到春華山莊尋釁，適値莊主陳春華表侄任雲秋作客莊中，任雲秋出手一招之間，便把秦三思制服，事後，秦三思服毒自戕……青松道人與弓箭莊主謝公愚突然失踪，引起了陳春華、陳康和二人疑團滿腹，思忖間，謝艮入莊稟報，說出在回弓箭塘途中，被一名黑衣漢攔截，逼他回返春華山莊。謝雨奎與任雲秋出莊探聽虛實，發覺情況也如謝艮所述……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三：多年友好　原是內奸

一面朝黑衣漢子叱道：「在下正在和你師父說話，你怎可如此莽撞？」

左手隨着話聲，輕描淡寫的朝前拂去。

黑衣漢子一掌堪堪拍到任雲秋胸前，突然「啊」了一聲，往後疾退，一條右臂已經軟軟的垂了下來。

黑袍老者目中寒芒飛閃，喝道：「徒兒快退下來。」

伸手在黑衣漢子肩膀揑了一把，替他解開被截經穴，仰首厲笑一聲道：「年輕人，你仗着一手截經手法，竟敢當着老夫面前出手傷人，不肯說出師門來歷，就莫怪老夫出手無情。」

任雲秋大笑道：「閣下難道沒有看見令徒先出手傷人麼？在下若是沒有準備，當胸這一掌，被他擊中了，傷的豈非是在下了嗎？閣下若要出手，但請出手，若是要找藉口，大可不必，因爲閣下師徒，仗着區區拂脈手法，在此阻攔行人出入，已是無理可說了。」

黑袍老者微嘿一聲道：「好，年輕人，那你就接老夫一掌試試。」

右手一舉，凌空拍了過來。

他這一掌居然出手不帶絲毫風聲，好像只是裝模作樣的做了一個手勢。

任雲秋但覺一股森寒暗勁，朝身前湧來，心中暗暗冷笑，同時右手直豎，朝前推了出去。

兩人這一掌都沒有帶勁急風聲，但兩股無形暗勁驟然一接，黑袍老者一身黑袍突然無風自動，腳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目芒飛閃，沉聲道：「你是衡山門下？」

他練的「玄陰掌」，掌風之中具有陰風之氣，只有衡山派練「離火神功」的人可破，他拍向任雲秋的這一掌，和任雲秋掌勢乍接，陰寒之氣立被化去，是以認定任雲秋是衡山派的傳人了。

任雲秋微哂道：「在下不是衡山門下。」

黑袍老者心頭懷疑，忖道：「自己這一掌雖然只使了五六成力道；但對方也只是隨手推來，好像也未用全力，以自己的修爲，衡山派中，除了青雲老道，誰能破解我的玄陰掌力？對方年僅弱冠，那來如此深厚的功力？」

心念一動，兀自有些不信，不覺嘿然道：「好，那麼你再接老夫一掌。」

喝聲出口，右手又是一掌，拍了過來。

這一掌，他已凝了九成力度，掌勢出手，雖然還是不帶呼嘯掌風，但一道無形的陰寒之氣，已如潮水般無聲無息的湧撞而出，朝任雲秋身前席捲過來。

謝雨奎站在任秋身邊，都已感覺到陰冷之氣砭骨，襲到身上，令人如入冰窖！

任雲秋依然含笑而立，口中說道：「在下當得奉陪。」

右手抬處，緩緩推了出去。

他掌勢甫出，就把身前的寒氣全擋住了，不，隨着他手掌的推出，陰寒之氣立時如湯沃雲，隨着化去。

黑袍老者不禁臉色大變，喝道：「你……」

任雲秋掌勢一收，淡淡一笑道：「閣

下技止此了，在下不爲已甚，你們可以走了，春華山莊前，不容有人攔阻得了。」

黑袍老者拱拱手道：「年輕人，老夫自承技不如人，但老夫頗想聽聽你的尊姓大名，不知可肯見告嗎？」

任雲秋大笑道：「事無不可對人言，在下任雲秋。」

黑袍老者頷首道：「好，任公子，咱們後會有期，但老夫有一句話，煩請任公子轉告陳莊主，和黑衣教爲敵，乃是不智之舉。」

說完，回身朝兩個黑衣漢子揮了揮手，飄然而去。

謝雨奎看得大爲驚異，問道：「任兄弟，方才那老兒使的是什麼功夫，竟是這般寒冷？」

任雲秋道：「他練的是旁門陰功，兄弟也不知他是什麼掌了。」

謝雨奎由衷的佩服，說道：「任兄弟，你眞了不起，他這一陣寒風兄弟別說和他對掌，方才站在你邊上，都冷得快打抖索了呢！」

任雲秋笑道：「這是各人練的功力不同罷了，兄弟練的是純陽功夫，所以不懼他陰寒之氣。」

接着問道：「雨奎兄，春華山莊除了這條大路，還有幾處小路，不知有沒有人阻攔，我們也去看看。」

謝雨奎現在對這位任兄弟可說信心倍增，笑道：「有，咱們莊院西北首，還有一條路，通往高橋，一直通向平江，也算是大路了，兄弟這就陪你去。」

兩人這就轉移向北，走沒多遠，又見兩個黑衣人站在石板路中間，攔住了去路。

謝雨奎怒聲道：「這裏果然還有人攔路！」

任雲秋低聲道：「雨奎兄你莫開口，讓兄弟來說。」

謝雨奎點點頭。任雲秋輕咳一聲，故意回頭道：「這就奇了，前面有人攔路，這裏也有人攔路。」

那左首一個冷喝道：「前面不准通行，此地自然也不准通行了。」

任雲秋道：「誰說前面不准通行？那穿黑袍的師徒三人，早已走了，你們還攔在這裏做什麼？」

右首一個道：「前面的殷老護法既然走了，你們怎麼不從前面去，到這裏來作甚？」

任雲秋含笑道：「我們特地趕來通知你們的，快些回去，別給你們教主丟人現眼了。」

右首漢子冷喝道：「小子，你說什麼？」

任雲秋回頭道：「雨奎兄，他們兩個不肯走，要不要把他們帶回去，讓莊主發落？」

謝雨奎道：「任兄弟說得有理，咱們如果不帶一二個回去，莊主還怕不相信眞有不開眼的東西，在咱們莊前莊後攔着路呢！」

左首漢子聽得大怒，刷的一聲掣出刀來，喝道：「你們說什麼，要把誰帶回莊去？」

任雲秋伸手朝他一指，笑道：「就是

你吧，你們有兩個人，總得留一個給你們教主去報信，朋友那就跟我們走了！」

左首漢子怒喝道：「你們是在做春秋大夢，老子要把你們兩個都留下呢！」刷的一刀，朝任雲秋伸出去朝他指點的手腕上斫下。

任雲秋手腕沒收，直待他刀勢斫下，輕輕一翻，五指已經抓住了刀背，再往下一拉，那漢子不知怎的突然身子前撲，跌了個狗吃屎。」

任雲秋舉足一點，踏在他背脊上，回頭笑道：「雨奎兄，他願意跟我們回莊上去了呢！」

右首漢子早已掣刀在手，眼着同伴朝前撲倒，口中大喝一聲，掄刀朝任雲秋急攻過來。

任雲秋含笑道：「你們只要跟我們去一個就好，你不用去了。」

左手一探，又抓住了對方的刀背，輕輕朝前一送，刀柄點在那漢子右肩窩上。

右首漢子口中悶哼一聲，一個人往後仰跌出去，他翻了一個觔斗，站起身來，但一柄單刀已落在人家手中，赤手空拳，自然不敢再撲過來。

任雲秋一抖腕，單刀隨手飛出，喝道：「這柄刀是你的，快接住了，給我滾吧！」

單刀化作一道銀虹，直向右首漢子當頭飛去。

右首漢子那敢伸手去接，急忙一個驢打滾，從地上滾了開去，單刀呼的一聲，從他頭頂飛掠而過，筆直射入右首一片密林之中。

謝雨奎從小就跟師父練武，春申君名滿三湘，他一直隨侍師父，也自以爲在江湖上足可算得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了，此時眼看任雲秋伸手之間，隨手就把人家單刀奪下，好像輕而易舉，絲毫不費力氣；但黑衣教派出來攔路的人，豈會如此窩囊？心頭暗暗忖道：「看來任兄弟一身武功，難道會比師父都高明麼？」

任雲秋擲出單刀，拍拍手，然後左脚一提，笑道：「雨奎兄，我們帶他回去吧！」

謝雨奎看那漢子躺在地上，要待伸手去抓。

任雲秋道：「讓他自己走。」

一面喝道：「朋友穴道已解，可以起來了。」

那漢子手足動了一下，果然已能活動，一下跳了起來，雙目通紅，要想朝任雲秋撲來。

任雲秋朝他笑了笑道：「朋友一身功力已被我禁制住了，此刻只能走路，使不出武功來了，還是乖乖的走吧！」

那漢子瞪着兇睛，切齒道：「你廢了我武功？」

任雲秋道：「我只是用手法暫時禁制了你的武功，並未廢去你的武功，你只要乖乖的走在前面，見了陳莊主，他若答應放你，我自會替你解開禁制的了。」

謝雨奎喝道：「你識相點快自己走吧！再敢倔强我就砍下你兩條脚來，還是會把你擒回去的。」

那漢子果然不敢多說，獨自走在前面。

謝雨奎、任雲秋跟在他身後，回轉春華山莊。

陳福已經站在門口等候，看到兩人回轉，急忙迎着上來，問道：「這人……」

謝雨奎笑道：「是任兄弟帶回來的。福大叔，這人就交給你了，你把他押到書房裏去，我們要跟師父去覆命呢。」

陳福點點頭道：「你們只管進去好了。」

謝雨奎道：「任兄弟請呀！」

任雲秋笑道：「雨奎兄弟怎麼和兄弟也客氣起來了？」

謝雨奎笑道：「這次出征，你任兄弟是主將，兄弟只是個副將，勝利凱旋，自該主將先請了。」

兩人並肩急步走進書房，只聽春申君在裏面笑着問道：「雲秋、雨奎你們遇上了什麼人？」

任雲秋走在前面，跨進門道：「表叔怎麼知道我們回來了？」

春申君含笑道：「表叔若是連你們的脚步聲都聽不出，還是春申君麼？」

謝雨奎早已一臉得意的說道：「啟稟師父，任兄把前莊後院的人，都打發了，還要跟師父來獻俘虜呢？」

春申君含笑道：「爲師聽雨奎的脚步聲，走得又輕又快，顯然是心頭很高興，出去探敵，很高興的回來，你不說爲師也知道你們獲勝而回，只不知遇上的是些什麼人？」

謝雨奎就把剛才在前面遇上黑袍老者和他兩個徒弟，任雲秋如何施展截經手法，制住了他兩個徒弟，後來又接了黑袍老者兩掌，那黑袍老者掌風奇冷徹骨，他還把任兄弟當作衡山門下……

春申君聽得神情漸漸疑重，朝陳康和問道：「康和兄，掌風奇冷徹骨，那是寒冰掌一類功夫，你看此人會是誰呢？」

謝雨奎道：「聽攔在後面兩個黑衣漢子口氣，這人是他們的殷護法。」

「殷護法？」陳康和聳着肩道：「莫非會是昔年玄陰教碩果僅存在殷長風？他是玄陰叟陰古虛的關門弟子，凡是被『玄陰掌』風掃中的人，立時會血脈凝結，不出十二個時辰……」

春申君聽得聳然動容，忙道：「雲秋，你快運氣試試，有沒有……」

任雲秋含笑道：「表叔，小侄沒什麼。」

謝雨奎道：「師父，任兄弟的掌風帶着一股暖氣，早把他拍來的奇冷掌風都化去了，黑袍老者自己認輸，還要任兄弟給師父捎了口信來呢！」

春申君幾乎不信這位表侄從師不過三年，居然連殷長風的「玄陰掌」都會被他掌風化去，不禁看了任雲秋一眼，問道：「他怎麼說？」

任雲秋道：「他說：和黑衣教作對是不智之擧。」

春申君點點頭道：「他這話也許說得不錯，像殷長風這樣一位著名人物，都當上了他們護法，可見黑衣教的聲勢確然非同小可！」

說話之時，目光一注，問道：「你們又去了莊後麼？」

謝雨奎道：「這是任兄弟的意思，黑衣教的人攔住了咱們莊前的大路，後而也一定會有人把守……」

他又把在莊後路上，擒回來了一個黑衣漢子，詳細說了一遍。

春申君當然可以想得到，莊前大路由殷長風師徒負責，那麼負責把守莊後大路上，也絕不會是普通人物，任雲秋一招之間，就擒了一個回來，決不是對方武功不濟，而是表侄的武功高過他們甚多。心頭眞是驚喜交集，但却沒有說出口來，只是問道：「那人呢？」

謝雨奎道：「弟子交給福大叔，大概已押來書房外面了。」

春申君道：「快把他帶進來。」

謝雨奎答應一聲，轉身走到門口，說道：「福大叔，師父要你把人帶進來。」

陳福答應一聲，押着黑衣漢子走入。

春申君看了黑衣漢子一眼，頷首道：「朋友請坐。」

黑衣漢子也不客氣，就在春申君對面的一把椅子坐下，說道：「你就是春申君麼？」

春申君和藹的道：「不錯，正是陳某，朋友如何稱呼？」

黑衣漢子傲然道：「在下竺奇。」

春申君問道：「竺朋友尊師是那一位？」

竺奇道：「竺某是教主第三十一名弟子。」

春申君道：「原來竺朋友還是貴教教主座下的高弟，只不知貴教教主是誰？」

竺奇道：「教主名號，還不到公開的時候，恕在下無可奉告。」

春申君道：「陳某和貴教毫無過節可言，就說陳某沒接受貴教的邀請，實因陳某一向都不參加江湖任何組織，貴教怎地封鎖敝莊出入，視同仇敵，豈非太過火了？」

竺奇道：「竺某奉命行事，其他的事情，竺某一概不知。」

陳康和道：「貴教崛起江湖，朋友總是越多越好，仇敵也是越少越好，陳莊主是最愛交朋友的人，所以有春申君的雅號，貴教不應和春華山莊爲敵。」

竺奇道：「本教創教的宗旨，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不掃除敵人，如何能夠橫掃江湖，惟我獨尊？」

「哈哈！」春申君大笑一聲道：「貴教口氣果然夠大，但像貴教這樣毫不講理，到處樹敵，能夠橫掃江湖麼？好，竺朋友可以回去了，你給我轉告貴教主，春華山莊，在江湖上算不了什麼，但陳某不是威武所能屈服，是敵是友，悉由貴教去決定好了。」

竺奇大模大樣的站起，說了聲：「在下告辭。」

橫眼朝任雲秋道：「竺某拜受閣下之賜，你總該報個萬兒吧？」

任雲秋微哂道：「憑你還不配問我姓名，要問也該叫你師父來問我才行。」

竺奇哼了一聲，大步往外就走。

陳康和攢着兩道濃眉，說道：「看來青松道兄和公愚兄二人，也是他們劫持的了。」

春申君道：「不錯，兄弟覺得事情大是棘手，本來兄弟認爲黑衣教不外乎只是妖言惑衆的旁門左道，但聽了這姓竺的口氣，黑衣教居然存有極大的野心，何況連殷長風都被他們羅致了去，其他知名的黑道高手，被他們羅致的想必不在少數，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陳康和聳着肩道：「依春華兄的意見，該當如何呢？」

「這個……」春申君沉吟了下才道：「這件事已非春華山莊一家之事，[illegible]覺得應該和有關門派商議對策才是。」

剛才到這裏，一名侍女進來躬身道：「啓稟莊主，酒菜已備，可以入席了。」

這時天色業已漸漸昏暗下來，春申君站起身道：「康和兄，雲秋，我們去用飯了。」

一面回頭朝謝雨奎吩咐道：「黑衣教剛才吃了大虧，只怕未必肯就此罷休，你要雨亭、少華分別在莊前莊後加强戒備，你和陳福，隨時策應，不可疏忽。」

謝雨奎躬身領命，匆匆退出。

春申君引着陳康和、任雲秋進入書房左首的一間幽雅餐室，落坐之後，一名使女手捧銀壺，給三人面前斟滿了酒。

春申君擧杯道：「康和兄、雲秋，今晚可能有事，咱們喝到適可而止，就可以了。」

「表叔且慢。」任雲秋抬目道：「在喝酒之前，小侄另有機密奉告，姑娘，妳去把門掩上了。」

任雲秋等她回身之際，振腕一指，凌空點出，立把那使女定住了身形。

陳康和看得暗暗咋舌，忖道：「他使的分明是隔空點穴了，江湖上雖然聽人說過，却從未聽說甚麼人練成了這種功夫，這任雲秋的師父到底會是誰？」

春申君一怔道：「雲秋，她有甚麼地方不對麼？」

任雲秋道：「表叔，這丫頭來了多久了？」

春申君道：「她叫金菊，來了幾年愚叔倒不記得了，但派到書房裏來，快一年多了。」

任雲秋道：「不知是甚麼人引進來的？」

春申君道：「這個愚叔也不詳細，但這丫頭很伶俐，陳福收了她做乾女兒。」

任雲秋笑了笑道：「如果不巴結上福大叔，就無法派到書房裏來，不到書房來，就不能做手脚了。」

春申君道：「她做了什麼手脚，給你看出來了？」

任雲秋道：「小侄看她在表叔斟酒之時，雙手有着輕微的顫抖，若非做賊心虛，不可能會這般緊張的神情，據小侄猜想，這杯酒中說不定就出了問題。」

春申君「唔」了一聲，起身走出，從書桌上取來一把裁紙的銀刀，刀尖朝酒杯中浸了一回，取出一瞧，只是淡淡的一層灰色，不覺莞爾一笑道：「她下的僅是迷藥，藥量並不重，說不定是有什麼陰謀。」

陳康和道：「咱們那就問問這丫頭的口供，看她怎麼說？」

春申君含笑道：「咱們不妨給她來個將計就計，只要如此如此，不就更好嗎？」

陳康和點頭道：「如此也好。」

當下三人就把酒倒去，一面由任雲秋揮手替金菊解開了穴道。

三人舉筷吃着菜，假作低聲商談的模樣。

金菊沒聽到三人在說些什麼，手捧銀壺，又要給三人面前斟酒。

春申君道：「不用了，晚上只怕有事，妳給我們裝飯吧！」

金菊不疑有他，替三人裝了飯送上。

陳康和首先舉手摸摸額頭，說道：「兄弟頭好昏，不想吃飯了。」

他搖搖晃晃的站起來。春申君也說了聲：「不對……」身子一橫，摔倒在地。

陳康和咦道：「春……華……兄……」也身子一歪，倒臥下去。

任雲秋却一聲不響，伏在桌上，早已醉倒了。

就在此時，金菊悄悄的打開了門，輕輕咳嗽一聲。只聽門外有人低聲說道：「成了麼？」

金菊點點頭。

那人一下閃入，看了被迷倒的三人一眼，朝金菊吩咐道：「妳到門外去通知他們進來。」

任雲秋心中暗道：「看情形，表叔的莊上，莫非還有內奸不成？」

心念轉動之際，突覺背後「脊樑」、「鳳尾」、「精促」三處穴道，遭人點擊，不由暗暗一怔，迅速忖道：「這會是什麼人？」

心中却暗暗冷笑：「你怎知我練的『九陽神功』，不懼穴道受制於人。」

但迅即又忖道：「不好，表叔和康和叔如果也被人制住了穴道，今晚豈非弄巧成拙了？」

正在思忖之際，只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走了進來，聽聲音至少有四五個人。

任雲秋心中大感作難，這四五個人，他自思忖足以對付；但不知表叔是否穴道也被制住了？自己如果突起發難，固然可以把這幾個人制住，但表叔是要將計就計，看看他們有些什麼陰謀？這一來，豈非破壞了表叔原來的計劃？

但表叔如果和自己一樣，也被人點了穴道，這「將計就計」的計劃也全盤皆輸了。

他心中爲難了一陣，覺得還是先隱忍一下的好，看他們有何舉動，再作道理。心裏這一想，也就伏着不動，裝作穴道受制模樣。

那進來的四五個人，在這一瞬間，已然分佈開來，兩個站到春申君身邊，兩個站到陳康和身邊，就站定不動。

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這一情形，很明顯敢情還在等人。

果然過沒多久，但聽履聲橐橐，從外面走進一個人來，一揮手道：「把他們搬到外面去，扶着他們坐到椅子上。」

於是兩個人服伺一個，抬起三人，退出餐廳，回到書房，然後扶着三人分別在椅子上坐好。

那領頭的人說道：「好了，金菊姑娘，妳出去叫陳少華、謝雨亭兄弟和陳福進來。」

金菊答應一聲，輕快的退出書房。

過了不多一回，金菊領着陳少華、謝雨亭、雨奎、陳福四人進來。

這一瞬間，直把四人看得心膽俱顫，只見春申君平日坐的一張太師椅上，這時大馬金刀坐着一個黑袍蒙面人，春申君、陳康和、任雲秋三人都雙目緊閉，似昏迷過去，每人身邊，都站着兩個蒙面黑衣勁裝漢子。

謝雨亭急得滿臉通紅，叱道：「你是什麼人，把我師父怎麼了？」

陳福追隨春申君四十年，平日忠心耿耿，此時口中急叫了聲：「莊主。」形同拚命，一個箭步，朝莊主身邊衝去。

黑袍蒙面人喝道：「陳福，你再不站住，只要我一聲令下，你莊主就會喪生在他們鐵掌之下。」

陳福投鼠忌器，硬生生刹住身子，切齒道：「你有什麼條件？」

陳少華少不更事，人又忠厚，早已急得六神無主，聽了陳福的話，立即接口道：「你們快放開我爹，要多少銀子，我們會如數拿出來的。」

謝雨奎爲人一向機警，心中暗自籌思，只要先救下任兄弟，就不懼對方了，但師父在他們手中，使他一籌莫展。

黑袍蒙面人嘿嘿冷笑了兩聲，才抬目道：「老夫是奉教主之命，來請春申君的，只要你們不輕舉妄動，咱們對春申君會待以上賓之禮，等他見過教主，自會送他回來，老夫保證他平安無事。」

陳少華道：「你們要把爹送到那裏去？」

黑袍蒙面人道：「這個你不用多問，明天此時，你爹就可以回來了。」

謝雨亭道：「我們如何信得過你們？」

黑袍蒙面人道：「這個你們只好冒一次險了，因爲你師父已在老夫手中了。」

* * *

謝雨奎道：「那麼你們先放開了任兄弟，他是給師父拜年來的，本來早就要回去了，他不是春華山莊的人……」

黑袍蒙面人森笑道：「小娃兒，你居然跟老夫用起心機來，你以爲這姓任的有幾手武功，放了他可以使你們轉敗爲勝？哈哈，老夫並不在乎這姓任的有多大能耐，但他也是教主要見的人，老夫不能放他。」

謝雨奎正待開口，只聽得耳邊響起任雲秋細如蚊子的聲音說道：「雨奎兄，這是表叔定下的計，你只說要和大家商量一回，才能答應，我們讓他們劫持了去，見到他們的教主，也許可以把青松道長和謝莊主一起救出來，但這些話，只要你們四個人知道，絕不能再告訴第五人，而且也可以和他談談條件，不能動春華山莊一草一木。」

謝雨奎聽了任兄弟的話，心頭登時踏實，故作猶豫，問道：「閣下說的話可靠嗎？」

黑袍蒙面人大笑道：「老夫如果作不了主，就不會說出來了。」

謝雨奎道：「閣下可否容咱們商量一下？」

黑袍蒙面人道：「可以。」

謝雨奎一拉大哥雨亭、陳福的手，說道：「大哥，我們到外面商量去。」

陳少華跟着他們走出書房，謝雨奎一直走到院子中間，這裏四面都沒有人可以走近。這就停下步來，四個人頭並在一起，他就把任雲秋以「傳音入密」的話，低低的告訴了大家，然後又商量一陣，決定照任雲秋說的話去做。

謝雨亭雖是大哥，但他是個直腸的人，平日都聽他弟弟的，因此決定由謝雨奎和黑袍蒙面人談判。

四個人回入書房，黑袍蒙面人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謝雨奎道：「商量好了，閣下劫持師父，師父在你們手裏，咱們縱有天大的本領，也投鼠忌器，但你們要想把師父劫走，只怕也未必走得出春華山莊大門。」

黑袍蒙面人微嘿道：「春華山莊這點實力，還不在老夫眼裏，你們如果仗着人多，和老夫硬拚，也未必是老夫的對手，何況還有春申君在老夫手裏。」

謝雨奎道：「在下早已說過投鼠忌器了。」

黑袍蒙面人道：「那你們是什麼意思？」

謝雨奎道：「我們有條件。」

黑袍蒙面人大笑道：「你們莊主在老夫手裏，還有什麼條件好說的？」

謝雨奎道：「你方才說過保證師父平安無事？」

黑袍蒙面人道：「老夫說過。」

謝雨奎道：「家師既然落在閣下手中，又是貴教主要和家師見面，咱們自然不便阻攔，但閣下蒙面而來，又有誰能信？因此咱們要知道你是誰，再取下蒙面黑布來給咱們瞧瞧，咱們才能相信。」

黑袍蒙面人道：「這個老夫礙難答應。」

謝雨奎道：「閣下奉貴教主之命而來，自然是有頭臉、有地位的人，你還怕洩了身份，咱們會找你算帳不成？」

黑袍蒙面人道：「小娃兒，你激將法對老夫一無用處。」

謝雨奎道：「我不是激將，你奉命而來，接去家師，可以向教主交代，此行當然要順利完成任務，總不希望節外生枝吧？咱們縱或不是閣下對手，但拚上了命，閣下這幾個人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黑袍蒙面人道：「好，老夫答應你們，老夫但無忌，黑衣教副總管，這樣你們總放心了吧？」

說着，果然取下蒙面黑布來。

謝雨奎道：「但副總管答應明日此時，送家師回來？」

但無忌道：「不錯，老夫可以保證，不傷春申君絲絲毫髮。」

謝雨奎道：「從此時起，到明天家師回莊止，你們黑衣教的人，不得動春華山莊一草一木。」

但無忌又蒙上了面，才道：「這個老夫可以做主，在這十二個時辰之內，絕不會有一個本教的人，進入春華山莊。」

謝雨奎伸手道：「閣下總該留個信物吧？」

但無忌嘿了一聲，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塊黝黑長形鐵牌，說道：「這是本教副總管的令牌，見牌如見老夫，你娃兒收着了。」

一抬手，把鐵牌朝謝雨奎飛來。

謝雨奎伸手接住，說道：「但副總管果然言出如山，咱們相信你了。」

任雲秋聽得暗暗點頭，這位謝二兄果然機智過人，這樣就不至引起對方疑心了。

但無忌緩緩站起，說道：「好了，咱們都已談妥當了，老夫現在要請陳莊主屈駕敝教一行。」

說完，朝六名黑衣漢子揮了揮手。

六名黑衣漢子兩人扶一個，挾持着春申君、陳康和、任雲秋三人，走出書房，朝外行去。

謝雨亭兄弟、陳少華、陳福四人一路跟着走出。

但無忌跨出春華山莊，口中發出一聲長嘯，嘯聲甫落，只見一輛黑篷馬車，疾馳而來，到得門前，便自停住。

陳福眼看主人被黑衣劫持上車，雖有任雲秋的叮囑，說是莊主安排的計策，心頭還是有着說不出的不安，大聲道：「但副總管說了要算數，明天準時把莊主送回來。」

但無忌正待跨上車去，聞言大笑道：「陳管家只管放心，老夫豈是說話不算數的人？」

他跨上車廂，放下了車帘，馬車立即轆轤上路，六名黑衣漢子緊跟車後，健步如飛，奔行而去。

陳少華說：「二師兄，我們要不要暗中尾隨下去？」

謝雨奎道：「不行，我們若是尾隨下去，他們立時就會發覺，而且……」

他看看左右並無莊丁，才低聲道：「師父和任兄弟定的計，就是要混進對方巢穴裏去，憑我們這點能耐，跟去了不但無補於事，反而徒增師父和任兄弟的累贅而已。」

* * *

任雲秋斜靠在車廂裏，心中只是暗自思索，剛才自己三人假裝被迷，臥倒之時，但無忌剛從門口走入，他要金菊出去招呼六名黑衣漢子進來，那時屋中除了但無忌，並無別人，但但無忌並未走近自己身邊，這猝然出指點了自己三處穴道的人，會是誰呢？

表叔，當然不會對自己出手，而且表叔躺臥地上，在自己上首，相距較遠，和自己較近的只有康和叔，難道會是他？據他自己說，好像昔年還受過爹的恩惠，和表叔又是多年的好友，他不至於會向自己下手……

自己穴道被襲，表叔也一定被人制住了穴道。只有穴道被制，還算不了什麼，自可繼續依計行事，等到了賊巢，再替表叔解開穴道，也只是舉手之勞，那就等到了地頭再說不遲。當下也就閉起眼睛假寐。

這樣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車行漸漸停了下來，有人打開車篷，但無忌首先跨下車去。任雲秋不敢怠慢，他左手迅速一拂，先制住了陳康和的穴道，他對他心中已經有了疑團。然後右手又迅疾的推開春申君被制的穴道，一面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表叔，你千萬不可出聲，仍要裝作昏穴受制，任他們擺佈。」

春申君一怔，也以「傳音入密」問道：

「這是什麼地方？」

任雲秋道：「車中，他們把我們載回來的，目前還不知道到了什麼地方，還有小侄覺得康和叔有些可疑，表叔也不可和他說眞話。」

這兩句話的工夫，已有兩個黃衣漢子跳上車來。

任雲秋左手輕拂，替陳康和解了穴道。

兩名黑衣漢子七手八脚的把春申君扶下車去，接着陳康和也由他們弄下車去，仍然是兩人挾持一個，朝一座宅院的邊門進入。

任雲秋稍稍睜開了眼睛，看到前面兩個黑衣漢子扶持着表叔，正走在一條長廊之上，自己也被他們扶持着行走。

轉了一個彎，被他們送入一間佈置精雅的小客廳，黑衣漢子把三人放到太師椅上坐好，就轉身退出。

小客廳上銀燭高燒，但却並沒有人，春申君、任雲秋自然不敢睜開眼來，依然閉着眼睛裝作昏迷模樣。

過了一回，才聽到門外響起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及門而止。

只聽一個清脆的少女聲音說道：「田嬷嬷請進。」

於是有人走進來。

一個老嫗聲音道：「就是這三個人麼？」

少女聲音道：「是的，副教主交代，要田嬷嬷替他們解了迷藥，但散攻散暫時還不能解。」

春申君聽得心頭暗暗一驚，他們在那杯酒中，不但下了迷藥，而且還下了散功散，差幸雲秋及時發覺，否則豈非糟了？

那老嫗聲音尖笑道：「這個容易。」

隨着話聲，走近三人身邊，屈指輕彈，三人鼻孔中同時聞到一股辛辣氣味，忍不住各自打了一個噴嚏；但三人却並未因此清醒過來。

少女聲音道：「田嬷嬷，他們怎麼還沒醒過來呢？」

老嫗聲音道：「莫非他們被點了穴道？妳不妨替他們解開穴道試試？」

少女聲音道：「好，我來試試看！」

她就站在陳康和前面，纖手一伸，首先朝陳康和身上拍了兩掌。

陳康和當即口中「啊」了一聲，睜開眼來，驚異的咦了一聲，問道：「妳們是什麼人？這是什麼地方？」

少女聲音道：「他們果然被制住了穴道！」

說話之時，纖手連揮，又拍開了申春君和任雲秋兩人的穴道。

春申君心頭暗暗感到無比驚奇，這丫頭使的竟然是「蘭花拂穴手法」。

春申君、任雲秋也同時睜開眼來，直到此時才看到自己面前站着一老一少兩個人，老的臉長如驢，一頭花白頭髮，是個六十開外的婆子。年少的一身黑色衣裙，不過十七八歲，眉目娟秀，後面垂着一條烏油油的長辮。

春申君問道：「請問二位，在下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黑衣少女甜甜一笑道：「自然是請來的了。」

陳康和看着驢臉老嫗，忽然問道：「妳是女瘟神田大娘！」

驢臉老嫗尖笑一聲：「妳認得老婆子？」

陳康和道：「在下陳康和。」

田大娘啊了一聲道：「對了，你是黑石頭的陳莊主。」

陳康和道：「田大娘幾時也入黑衣教？」

田大娘道：「老婆子是跟着副教主來的。」

陳康和道：「妳們副教主是誰？」

田大娘笑道：「陳莊主不用多問，你們馬上會見到副教主了。」

她回頭朝黑衣少女道：「春雲姑娘，老婆子沒事了吧！」

黑衣少女嬌笑道：「田嬷嬷請吧！」

田大娘朝陳康和點點頭道：「陳莊主多委屈一回吧！」舉步朝外走去。

春申君道：「春雲姑娘，你們副教主把在下三人弄到這裏來究竟是爲了什麼？」

春雲眨眨眼睛，嬌笑道：「你大概就是春申君了，田嬷嬷方才不是說了麼？你們馬上可以見到副教主了，你還是當面問副教主吧？我可不知道。」

任雲秋道：「那麼這是什麼地方，姑娘總可以說吧？」

春雲狡黠的笑道：「我也不知道。」

她回身在一張方桌上倒了三盅茶，送到几上，說道：「三位請用茶吧！」

春申君道：「多謝姑娘，這茶我們不敢喝。」

春雲烏溜溜的眼珠一轉，笑道：「陳莊主這是太多心了，這茶是剛才新泡的，你們已經到了這裏，何用再在茶裏做手脚呢？」

剛說到這裏，門口走進一個黑衣漢子，朝着春雲抱抱拳頭道：「春雲姑娘，在下是奉教主之命，來請黑石頭陳莊主的。」

春雲點點頭。

那黑衣漢子目光一掠三人，問道：「三位之中，誰是黑石頭的陳莊主？」

陳康和道：「兄弟就是。」

黑衣漢子道：「那就請陳莊主隨在下來。」

說完，轉身就走。

陳康和朝春申君道：「兄弟就去見見他們的副總管。」

隨着黑衣女子舉步往外行去。

任雲秋等他跨出門後，也跟着站起，朝春雲道：「姑娘，在下也想見見你們副總管。」

春雲道：「副總管沒請你去，你不能去。」

任雲秋笑道：「你們副總管雖沒有請我去，但我想去看看他，這有什麼不可以的？」

春雲急道：「你……」

任雲秋道：「姑娘多擔待些吧！」

話聲未落，左手已經拂出，制住了春雲穴道，右手衣袖朝小方桌上的銀燭拂去，口中低聲道：「表叔，我們走！」

一閃身撲出門去，屋中燭火也在此時

突然熄滅。

春申君跟着他閃出走廊，前面陳康和已隨着黑衣漢子轉過廻廊，任秋雲藝高胆大，已經遠遠尾隨過去。

春申君也急步跟去轉過廻廊，瞥見兩個黑衣漢子站在廊下，看到任雲秋從他們身邊經過，居然並未盤問，等走到近前，才知道這兩個黑衣漢子穴道已經被制住，心中暗暗讚道：「雲秋這孩子出手眞快。」

這時陳康和跟着黑衣漢子已經走入屋中，任雲秋回身朝春申君打了個手勢，一下隱入暗角。春申君跟了過去，貼着牆壁隱住身形。

那黑衣漢子從屋中回身走出，任雲秋等他走出幾步，就振腕一指，朝他身後點去。

只聽屋中響起陳康和的聲音說道：「兄弟見過但副總管。」

但無忌的聲音道：「陳莊主怎麼知道兄弟姓但？」

陳康和大笑道：「兄弟是聽但副總管自己說的了。」

但無忌道：「兄弟幾時說過？」

陳康和道：「但兄在春華山莊書房裏說的，怎麼忘了？」

但無忌嘿了一聲道：「陳莊主怎麼沒喝那杯酒嗎？你不喝，豈非會引起春申君的懷疑？」

任雲秋心中暗道：「點自己穴道的是陳康和，他居然爲虎作倀！」

陳康和笑道：「其實早就引起了春申君的懷疑了。」

但無忌坐着的人，突然站了起來，說道：「你說什麼？」

陳康和道：「金菊斟酒之時，神色慌張，已被任雲秋看出破綻，那杯酒，根本沒有人喝。」

但無忌不禁變了臉色，說道：「你怎麼不早說，他們兩人那是都沒有被制了？」

春申君聽到這裏，輕輕拉了任雲秋一下衣袖，兩人悄悄離去。

任雲秋及時給黑衣漢子解開穴道，退出走廊，低聲道：「表叔，我們到那裏去呢？」

春申君道：「這裏不知是不是他們的巢穴，你方才太性急了，我們應該見到他們副教主再作道理，現在，第一，陳康和和他們勾結之事，我們目前只當不知，第二，我們索性再回頭過去，只說要找他們副總管去……」

任雲秋噓聲道：「有人來了。」

春申君道：「迎上去。」

兩人就大模大樣的朝走廊上走去。迎面急步行來的有五六個人，領頭的正是副總管但無忌。他身後跟着的四五個人，身上也是一式的黑色長衫，但高矮不齊，年齡也各不相等。

任雲秋搶在表叔面前，他目能夜視，早就看到對方的面貌，這就故意叫道：「表叔，我們不用去找，但副總管已經來了！」

但無忌聽到任雲秋的話聲，喝道：「什麼人？」

任雲秋笑道：「但副總管不是找表叔和在下兩人來的麼？」

但無忌目光一注，嘿然道：「你是任雲秋？」

任雲秋道：「正是在下。」

但無忌道：「春申君呢？」

春申君從後面緩步走來，說道：「但副總管有何見教？」

但無忌沉笑道：「陳莊主果然高明，兄弟幾乎被你瞞過去了。」

春申君也大笑道：「但副總管比陳某更高明得多，連我春華山莊都被貴教安置了人手，兄弟依然一無所知，差點還着了道呢！」

但無忌道：「陳莊主到了此地，不知要待如何？」

春申君道：「陳某來找副總管的。」

但無忌道：「陳莊主找兄弟何事？」

春申君道：「陳某想見見貴教教主，希望副總管給我引見。」

但無忌看了春申君一眼，嘿然道：「陳莊主要兄弟引見教主不難……」

春申君看他沒往下說，不覺微笑道：「但副總管可是還有下文？」

但無忌道：「不錯。」

春申君道：「陳某願聞其詳。」

但無忌道：「凡是能夠見到教主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教主延見的人，陳莊主如果答應了教主的敦聘，成爲本教的護法，教主照例要延見一次，那就是第一種。」

春申君道：「第二種呢？」

但無忌道：「也是教主要見的人，但拒絕了本教的聘書，本教也得把他請來，正如方才的陳莊主一樣，必須讓他服下散功散，暫時失去功力，方可晉見教主。」

春申君大笑道：「這樣說來，陳某既非第一種人，又非第二種人，不知要如何才能見到貴教教主呢？」

但無忌道：「兄弟說的不難，也就在此，却有兩種辦法可行。」

春申君道：「陳某請教？」

但無忌道：「第一種，陳莊主只要肯服下散功散，暫時失去功力，自可見到教主。」

春申君道：「陳某是江湖人，江湖人把武功看得比生命還重，縱然是暫時失去功力，豈非任人宰割？這一點陳某萬萬辦不到，請但副總管說說第二種辦法吧！」

但無忌目光朝兩人身後走廊上望了一眼，沉笑道：「陳莊主二位就先得闖兄弟這一關。」

任雲秋早已聽到身後長廊上，正有三四個人的脚步聲，逼近過來，他連頭也沒回，只是緩緩後退了一步，擋在表叔的身後。

「哈哈！」春申君朗笑一聲道：「闖過了但副總管這一關之後呢？」

但無忌沉笑道：「陳某且等闖過了兄弟這一關再問不遲。」

「好！」春申君頷首道：「陳某那就領教高招。」

但無忌呵一笑，忽然側身後退。

就在他身形一側之際，本來就在他身後的四個人，一下閃身而出。

這同時逼近任雲秋身後的三人也突然一擁而上，朝任雲秋衝了過來。

任雲秋依然連頭也沒回，右手一記

「龍尾揮風」朝身後揮去，口中隨着喝道：「回去。」

那三人還沒衝到，就覺得有一股極强的勁風，像潮水般橫撞過來，走廊上地方不大，逼得他們紛紛後躍，才沒撞到身上。

三人不禁大怒，口中喝了一聲：「好小子！」

不約而同掣出了兵刃。

任雲秋直到此時，才緩緩的轉身過去，微哂道：「你們想羣毆？」

三人中最前面的一個手中握着一支三截棍，怒喝一聲道：「你這小子給我滾開。」

鐵鍊「撒郎」一聲，棍影飛閃，朝任雲秋攔腰就砸！

任雲秋看也不看，左手一探，便已抓住了棍頭，身子朝左輕輕一轉，左手帶動，把那漢子拉了過來，左手一放，右手在他肩上一拍，說道：「去吧！」

那漢子跟着轉了個身，連人帶棍向兩個同伴衝了過去。

那兩人跟着他三截棍被任雲秋抓住，連出手救援都來不及，他連棍帶人呼的一聲，直撞過來，差幸兩人見機得快，急忙左右閃開，才沒被三截棍砸上，等到兩人閃開，那漢子還是留不住步，一直衝出去七八步，方始停住。

另外兩人看得更是怒不可遏，一個使刀，一個使的是鐵尺，一步欺上，更不打話，刀光一閃，直逼中宮，使尺的欺到任雲秋右首，鐵尺「烏雲蓋頂」，當頭劈落。

若論這兩人的武功，原是一把好手；但他們遇上的却是任雲秋，他身形一側，便已避開，却在閃出之時，伸出兩根手指在鐵尺上輕輕敲了一下。

那劈落的鐵尺，突然往下一沉，加速下劈，但聽「噹」的一聲金鐵大震，鐵尺重重的擊在刀背上，磕得火星飛濺！

那使刀的直劈的刀勢經鐵尺一壓，跟着往下疾落，幾乎砍到自己的小腿上。

兩人各自大叫一驚，急忙躍開。使刀的怒聲道：「老大，你這是什麼回事？」

使刀的忙道：「四哥，對不起，這是那小子使的花招。」

這時使三截棍的漢子也回身走來，大聲道：「四哥、六哥，咱們上。」

三人一閃而上，三截棍、單刀、鐵尺同時朝任雲秋身上砸來。

在這三人剛衝到任雲秋的同時，另外四個人也正好衝到春申君面前。

左首一個留着山羊鬍子的瘦小老者朝右首一個闊肩膀矮老者拱拱手道：「令狐兄暫時請稍待，春申君陳春華和兄弟等人有殺弟之仇，先讓兄弟來會會他。」

闊肩矮老者點點頭，果然後退了兩步。

山羊鬍子老者手持七星劍和一個使雙環的，一個使一對短叉的漢子，品字形圍了上來。

春申君一摸身邊，自己長劍業已在路上之時被人解去，心頭一急，不覺大笑道：「但副總管，你既要陳某闖關，却把我長劍留下，那是要陳某赤手空拳對付他們三位兵刃了。」

但無忌回頭道：「你們去把陳莊主的長劍送來。」

身後一名黑衣漢子轉身而去，取了春申君的劍來，雙手奉上。

春申君說了句：「多謝了。」

伸手接過，「颼」的一聲掣劍在手，橫劍當胸，朝山羊鬍子老者道：「陳某想請教老哥一件事。」

山羊鬍子老者道：「請說。」

春申君道：「陳某方才和但副總管說的話，三位都聽到了，陳某爲了要見教主，才不得不闖這一關；但老哥却說和陳某有殺弟之仇，陳某自問和老哥三位不應有殺弟之仇，還請老哥明白見告。」

山羊鬍子老者怒嘿一聲道：「我叫羊東山，我三弟秦三思，前天不是死在你陳春華手下的麼？」

春申君暗哦一聲，忖道：「原來他們是湘西七怪了！」

一面却仰天大笑一聲道：「秦三思是死在春華山莊的，但那是他蒙面而來，口發狂言，兄弟命人把他擒下，要看看他是誰？怎知他揭下蒙面黑布，就服毒自戕，應該說他致死之因，是誤入黑衣教，死在嚴厲的教條之下，不能說陳某殺了他……」

羊東山大怒道：「三弟死在你春華山莊，咱們就要找你算帳！」

七星劍一張，首先發難，一記「三星入戶」，劍化三點寒芒，直取春申君胸前三處要害。

老二祁辛雙環套月，攻到右側。老五來得順一對短叉發出郎郎之聲，攻到了左側。

任雲秋赤手空拳逼退身後三人之時，也正是春申君說話的時候。現在七怪中老四（使單刀的沙友德）老六（使鐵尺的尚在周）和老七（使三截棍的董有田）三人朝任雲秋圍攻而上，和羊東山等三人品字形向春申君攻到，也幾乎是同一時候。

任雲秋大聲道：「你們原來是湘西七怪，秦三思打我一記『黑煞掌』，是我把他拏下的，他自己不想活命，服了劇毒，誰能救得了他？這筆帳上，不該記到春華山莊頭上，你們如果要找個人出氣，那就找我任雲秋便是。」

他在說話之時，身形閃動，一下轉到了使單刀的老四身後，左手在他背脊上一推，使單刀的身不由己朝他們老大羊東山側面衝了過去。

身形再旋，右手五指如鈎一下抓住鐵尺的右臂，往右一帶，使鐵尺的同樣身不由己，右臂直伸，鐵尺朝他們使一對短叉的老五身後衝了過去。

任雲秋身如電射，掠到使雙環的老二身後，右手拍在他的右肩上，壓得使雙環的向左轉，任雲秋掌心微一吐力，把他推出去數尺，猛向使三截棍的老六衝了過去。

他這幾手幾乎快到無以復加，春申君橫劍當胸，靜以待敵，眼看對方三人各舉兵刃攻來，正待發劍，忽然間但覺有人影亂閃，使單刀的舉刀衝向羊東山，羊東山因四弟來勢勁急，不得不舉劍封出。

使鐵尺的衝到使短叉的背後，使短叉的也不得不迅疾轉身用雙叉去架鐵尺。左首使雙環的明明攻向自己的人，却又身子一轉朝數尺外使三截棍的衝了過去。

使三截棍的棍勢才發，眼前的任雲秋忽然不見了影子，却見二哥雙環揮舞衝了過來，只好用三截棍去架。（他們三人因來勢實在太快了，化解不及，都只好硬架）

這一來幾件兵刃「叮」「叮」「噹」「噹」的互相撞在一起，春申君反而被冷落了，橫在胸前的長劍，根本毋須再出手了。

這下使他大大吃驚，湘西六怪個個武功高强，他們當然不會自相殘殺，那自然是自己表侄雲秋使的手法了！

他到九疑學藝，還是自己送他去的，縱使沒有去九疑之前，家學淵源，已經練了一身武功，那也不過最多比謝雨亭兄弟略勝一籌而已，這三年工夫，他居然會練成連自己都看不清的精妙武學，難道別人（像殷長風，是昔年玄陰教護法，和眼前湘西七怪等人）練了幾十年武功，還不如他只練了三年武功的人？

就在春申君心念轉動，心頭驚喜之際，任雲秋已經閃到他身邊，低笑道：「表叔只管把長劍收起來，這湘西六怪就讓他們去狗咬狗，打上一架好了。」

說話之時，人又很快閃了開去。

站在階上的但無忌和那闊肩膀的矮老者，也看不清是怎麼一回事。

但見湘西六怪一回老六衝向老大，老四衝向老五，老七衝向老二，一回老四又衝向老六，老五衝向老大，人影交叉，衝來衝去，金鐵撞擊之聲，三三兩兩的不絕於耳。

不，他（但無忌）目光凝注之下，發現有一條極淡極快的人影，在六人身後不住的閃動，只要這人影閃到某人身後，某人就身不由己的衝了出去，幸差六怪衝來衝去，兵刃都是側面相撞，如果他們對面互撞的話，豈不甲劍刺入乙胸，乙刀扎入甲腹了？

那闊肩膀矮老者也看出情形不對，春申君連長劍都收起來了，站着作壁上觀，六怪却像走馬燈一般，你來我往，互相擊撞，絲毫不肯停止，急忙低聲道：「但副座還不叫他們住手？」

但無忌心頭一凜，給他一言提醒，連忙大喝一聲：「大家住手。」

他喝聲極響，但湘西六怪却身不由己，欲罷不能。

只聽任雲秋笑道：「但副總管，你的號令不靈了呢？」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聲音飄忽，有如電閃風飄！

此時只聽一個嬌柔的聲音道：「你叫任雲秋吧？這『九轉分身法』是跟誰學來的？」

但無忌聽到這嬌柔聲音，立即躬下身去，恭敬的道：「屬下無能，驚動副座……」

春申君連忙叫道：「雲秋，快住手。」

任雲秋聞言住手，退到春申君身邊。

只見長廊上並肩走出兩個手提宮燈的黑衣使女，在前引路，稍後，是一個宮髻堆鴉，蛾眉淡掃的黑衣女子。

只見她臉含淺笑，欵步行來，一雙在黑夜中盈盈發亮的眼光，緩緩的從春申君臉上，轉到了任雲秋的臉上，頷首笑道：「春申君倜儻風流，名滿江湖，沒想到你這侄兒，更是俊逸少年，今晚幸會了。」

春申君抱抱拳，大笑道：「副教主溢美之詞，陳某愧不敢當，只不知副教主如何稱呼，可得聞乎？」

黑衣女子格格笑道：「我本名叫鳳女簫，江湖朋友因我善於用簫，不知什麼人給我把名字顚倒過來，叫做鳳簫女，就這樣叫到現在，不知春申君可曾聽人說過麼？」

春申君聽得心頭暗暗一凜，黑衣觀音鳳簫女，在江湖上名頭之響，就是各大門派，都要退避三舍，據說她一支鳳簫，武林中很少遇到過對手，尤其吹出來的簫聲，可以殺人於百步之外，在黑道上可說是數一數二的高手，像她這樣的女魔頭，在黑衣教中只擔任副教主，由此可見黑衣教主的來歷，更高過她了，無怪殷長風要說和黑衣教爲敵，是不智之舉了。

春申君心念閃電一動，連忙拱拱手道：「陳某久聞鳳女俠芳名，如雷貫耳，今晚有幸，得瞻顏色，更想不到鳳女俠還是黑衣教的副教主，陳某眞是不勝榮幸之至！」

「眞的麼？」鳳簫女凝視看了他一眼，才朝但無忌道：「但副總管，陳莊主叔侄二位，遠來是客，且到我那裏去坐一回，你們下去吧。」

但無忌恭聲應「是」，但湘西六怪依然伸手握着兵刃，站在那裏，一動不動，他們是被任雲秋截經手法所制，動彈不得。

春申君含笑道：「雲秋，你去給他們解穴道。」

任雲秋答應了一聲，瀟洒的走到六怪身前，在每人身上輕輕拍了一掌，就退了回來。

六怪中的老二祁辛口中大喝一聲：「好小子！」

雙環一擺，正待撲起。

鳳簫女適時輕咳一聲。

老大羊東山悚然一驚，急忙喝道：「老二，副教主面前不得無禮。」

祁辛暴怒倏歛，和其他五人一齊躬下身去，說道：「屬下見過副教主。」

鳳簫女冷冷的哼了聲。

但無忌忙道：「屬下告退。」

他回身朝六怪暗暗使了一個眼色，率同他們退了下去。

鳳簫女盈盈一笑，抬手道：「陳莊主，任少俠請吧！」

春申君心頭暗暗嘀咕，但無忌和湘西六怪，還容易對付，這女魔頭可難惹得很；但人家以禮相待，不得不大大方方的拱手道：「副教主請先。」

鳳簫女柔媚一笑，說道：「那我就給陳莊主二位引路。」

說罷，果然舉步走在前面。春申君、任雲秋跟在她身後，穿過長廊，來至後進。

鳳簫女領着他們進入一間佈置清雅的客室，才抬抬手道：「陳莊主、任少俠，二位請坐。」

三人分賓主落坐，一名黑衣使女端上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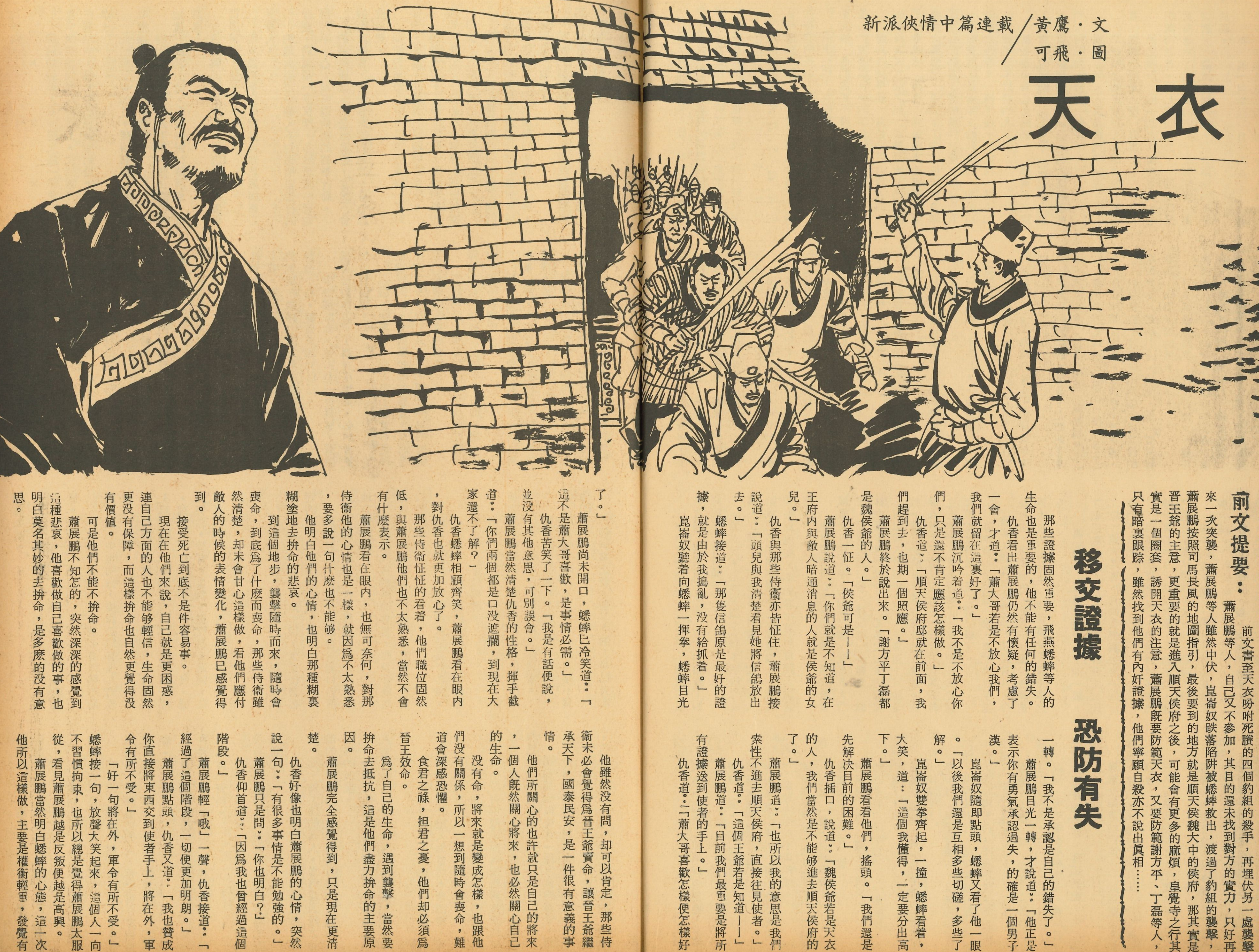
鳳簫女托起茶盞，含笑道：「二位請用茶。」

春申君同樣托起了茶盞，口中說了聲：「多謝。」

（未完・三）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衣吩咐死膱的四個豹組的殺手，再埋伏另一處襲擊蕭展鵬等人，自己又不參加，其目的還未找到對方的實力，只好再來一次突襲，蕭展鵬等人雖然中伏，崑崙奴跌落陷阱被蟋蟀救出，渡過了豹組的襲擊，蕭展鵬按照司馬長風的地圖指引，最後要到的地方就是順天侯魏大中的侯府，那其實是晉王爺的主意，更重要的就是進入順天侯府之後，可能會有更多的麻煩，皐覺寺之行其實是一個圈套，誘開天衣的注意，蕭展鵬旣要防範天衣，又要防範謝方平、丁磊等人，只有暗裏跟踪，雖然找到他們有內奸證據，他們寧願自殺亦不說出眞相……

移交證據　恐防有失

那些證據固然重要，飛燕蟋蟀等人的生命也是重要的，他不能有任何的錯失。

仇香看出蕭展鵬仍然有懷疑，考慮了一會，才道：「蕭大哥若是不放心我們，我們就留在這裏好了。」

蕭展鵬沉吟着道：「我不是不放心你們，只是還不肯定應該怎樣做。」

仇香道：「順天侯府邸就在前面，我們趕到去，也期一個照應。」

蕭展鵬終於說出來。「謝方平丁磊都是魏侯爺的人。」

仇香一怔。「侯爺可是——」

蕭展鵬說道：「你們就是不知道，在王府內與敵人暗通消息的人就是侯爺的女兒。」

仇香與那些侍衞亦皆怔住，蕭展鵬接說道：「頭兒與我清楚看見她將信鴿放出去。」

蟋蟀接道：「那隻信鴿原是最好的證據，就是由於我搗亂，沒有給抓着。」

崑崙奴聽着向蟋蟀一揮拳，蟋蟀目光一轉。「我不是承認是自己的錯失了。」

蕭展鵬目光一轉，才說道：「他正是表示你有勇氣承認過失，的確是一個男子漢。」

崑崙奴隨即點頭，蟋蟀又看了他一眼。「以後我們還是互相多些切磋，多些了解。」

崑崙奴雙拳齊起，一撞，蟋蟀看着，大笑，道：「這個我懂得，一定要分出高下。」

蕭展鵬看看他們，搖頭。「我們還是先解決目前的困難。」

仇香插口，說道：「魏侯爺若是天衣的人，我們當然是不能夠進去順天侯府的了。」

蕭展鵬道：「也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索性不進去順天侯府，直接往見使者。」

仇香道：「這個王爺若是知道——」

蕭展鵬道：「目前我們最重要是將所有證據送到使者的手上。」

仇香道：「蕭大哥喜歡怎樣便怎樣好了。」

蕭展鵬尚未開口，蟋蟀已冷笑道：「這不是蕭大哥喜歡，是事情必需。」

仇香苦笑了一下。「我是有話便說，並沒有其他意思，可別誤會。」

蕭展鵬當然清楚仇香的性格，揮手截道：「你們兩個都是口沒遮攔，到現在大家還不了解？」

仇香蟋蟀相顧齊笑，蕭展鵬看在眼內，對仇香也就更加放心了。

那些侍衞怔怔的看着，他們職位固然低，與蕭展鵬他們也不太熟悉，當然不會有什麼表示。

蕭展鵬看在眼內，也無可奈何，對那侍衞他的心情也是一樣，就因爲不太熟悉，要多說一句什麼也不能夠。

他明白他們的心情，也明白那種糊裏糊塗地去拚命的悲哀。

到這個地步，襲擊隨時而來，隨時會喪命，到底爲了什麼而喪命，那些侍衞雖然清楚，却未會甘心這樣做，看他們應付敵人的時候的表情變化，蕭展鵬已感覺得到。

接受死亡到底不是件容易事。

現在在他們來說，自己就是更困惑，連自己方面的人也不能夠輕信，生命固然更沒有保障，而這樣拚命也自然更覺得沒有價值。

可是他們不能不拚命。

蕭展鵬不知怎的，突然深深的感覺到這種悲哀，他喜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也明白莫名其妙的去拚命，是多麼的沒有意思。

他雖然沒有問，却可以肯定，那些侍衞未必會覺得爲晉王爺賣命，讓晉王爺繼承天下，國泰民安，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他們所關心的也許就只是自己的將來，一個人旣然關心將來，也必然關心自己的生命。

沒有命，將來就是變成怎樣，也跟他們沒有關係，所以一想到隨時會喪命，難道會深感恐懼。

食君之祿，担君之憂，他們却必須爲晉王效命。

爲了自己的生命，遇到襲擊，當然要拚命去抵抗，這是他們盡力拚命的主要原因。

蕭展鵬完全感覺得到，只是現在更清楚。

仇香好像也明白蕭展鵬的心情，突然說一句：「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勉強的。」

蕭展鵬只是問：「你也明白？」

仇香仰首道：「因爲我也曾經過這個階段。」

蕭展鵬輕「哦」一聲，仇香接道：「經過了這個階段，一切便更加明朗。」

蕭展鵬點頭，仇香又道：「我也贊成你直接將東西交到使者手上，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

「好一句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蟋蟀接一句，放聲大笑起來，這個人一向不習慣拘束，也所以總是覺得蕭展鵬太服從，看見蕭展鵬越是反叛便越是高興。

蕭展鵬當然明白蟋蟀的心態，這一次他所以這樣做，主要是權衡輕重，發覺有

此需要。

× × ×

驛站被襲擊，易冲等人無一倖免的消息很快便送到魏大中手上，知道謝方平死在驛站中，魏大中已經猜測到是什麼一回事。

此前經已有消息，蕭展鵬等人在樹林中遭遇到豹組的殺手襲擊。

接到這個消息魏大中第一個反應便是知道天衣已上當，全力去對付蕭展鵬，很高興。

這高興却只是片刻，很快便已考慮到很多事情，發現很多毛病。

他考慮到事先他應該通知豹尾與謝方平等人。

豹尾與謝方平等人不知道他要進行的計劃，豹尾第一個反應，必然是暗中通知謝方平小心天衣所屬豹組的襲擊行動。

豹尾這樣做，若是做得好，當然不會被天衣發現，否則他安排豹尾的一番心血便白費。

即使豹尾匆忙中仍然能夠保持一定的警覺，不爲天衣發現，問題仍然存在。

那是謝方平丁磊的問題，接到豹尾的通知，謝方平丁磊必然會考慮到那些證據的重要，有意無意通知蕭展鵬改道。

謝方平丁磊在蕭展鵬的眼中是怎樣的兩個人魏大中雖然不清楚，亦不難想像得到蕭展鵬必然會因此懷疑到謝方平丁磊，不會因此而改道。

豹組的襲擊沒有取消無疑是證明蕭展鵬並沒有改道，而豹組的失敗更就令魏大中頭腦一陣慌亂。

豹組由豹尾傳來的消息應該是天衣所屬最厲害的一組殺手，若是全力出擊，蕭展鵬一夥不會這麼容易應付，而天衣也必然配合豹組的行動。

豹組再加上天衣，全力襲擊，蕭展鵬一夥即使能夠應付得來，也必然是傷亡慘重。

消息傳來，蕭展鵬一夥似乎沒有什麼損傷，這唯一的解釋就是天衣與豹組都未盡全力。

這個時候仍然不盡全力必然是有所懷疑，那豹尾的秘密便可能被揭破。

豹尾是否還能夠活下來，在謝方平前往驛站的行動魏大中已經清楚，若是豹尾平安，謝方平根本不會有此一舉，必然是豹尾倒在樹林中謝方平才急於找易冲，告訴他小心，要他來通知自己。

中途溜出來，並不是一件易事，蕭展鵬若是對謝方平丁磊有所懷疑，必然會更加小急監視。

以魏大中所知，謝方平丁磊並不是那麼聰明的人，蕭展鵬給他的感覺，反而是在謝方平丁磊二人之上，那麼驛站的被發現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天衣的手下也必然在一旁虎視眈眈，驛站的被破是否天衣的手下所爲，魏大中也一樣不敢肯定。

牽一髮足以動全身，魏大中一向自誇料事如神，算無遺策，這一次不能不承認處理不當。

他到底發覺他雖然聰明，但下面的人並沒有他所估計的對他那麼了解，若是他不說清楚，很多麻煩便會發生，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這也是一般聰明人的弊病，總以爲別人也會像自己一樣地明白，用不着細說清楚。

驛站的被襲擊，無論是否蕭展鵬的所爲，魏大中也明白，接着必然有很大的改變。

冷靜的考慮了一番，魏大中終於有了主意，隨即下令侯府的所有侍衛準備妥當，魏大中亦作好準備，緊接下令出發，雖然突然，沒有人反對，也沒有人過問，在這裏他權力至大，又何況有名料事如神，說來就不會做沒用的事。

× × ×

蕭展鵬一行人立即趕路，日以繼夜，來到了龍口。那是一個小鎮，也是使者必經的地方，最理想的歇息地方。

除非趕路，否則使者必會在龍口這個地方落脚，歇宿一宵，周圍也沒有比這個地方更好的了。

使者並沒有趕路的必要，而身份既然特殊，當然也會着重享受，又怎會錯過龍口這個地方。

龍口最好的一間客棧就是雲來客棧。

客似雲來，開客棧的人所以大都喜歡用雲來這兩個字做招牌。

這間雲來客棧也眞的是客似雲來，但使者來到的時候，客棧的房間早已空出來，上下大小也都在忙着迎接這個使者。

使者的身份既然這麼特殊，又有那一個人敢跟他爭地方，又有那一間客棧不賣他的賬。

在他到來之前，他手下的人早已先來打點好一切，雖然他無意利用特權，擾亂百姓的生活，但也並不反對路上要舒適一點。

路上越不用花腦筋，他便越可以集中精神去處理要處理重大的事情。

成功的人據說大都不拘小節，他也可以說是一個頗成功的人，否則也不會被挑選爲使者，南下來處理一件這麼重大的事情。

蕭展鵬要發現他的行踪當然並不是一件難事，在動身之前，司馬長風亦已經給他相當的資料。

使者叫做葉安，是一個中年人，相貌沒有什麼特別，只是有一份難以言喻的安詳鎭定。

皇帝這樣信賴他，當然有他值得信賴的一面，除了他的爲人，當然還因爲之前他的一片忠心，處事的精明每一樣都已有足够的表現。

說鎭定他也的確够鎭定，蕭展鵬一行人來得雖然突然，他也只是微露出詫異的表情。

「你是蕭展鵬——」他信口接問。

蕭展鵬是什麼人他當然不會清楚，可是他仍然裝出早已有聽聞的反應。

「我就是——」蕭展鵬很自然的接一句，完全沒有那種是因爲他告訴葉安他叫做蕭展鵬，葉安才知道的感覺，以爲葉安早已聽說過有他這個人。

那刹那他難免有一種自豪的感覺，以他只是晉王府總管司馬長風下面的一個手下，來自京城的使者居然聽說過他這個人，這當然是因爲他在晉王府中也是一個頗

重要的人。

葉安顯然完全掌握到每一個人的心理弱點，話不用多說，已能够完全表現出這個人的厲害。

「很好。」他接一句。

這一句也只是順口說來，但於蕭展鵬的感覺可不是，的確有一種很好的感覺。

在旁的飛燕等人也這有種感覺，那些隨行侍衛更就以羨慕的目光望着蕭展鵬。

蕭展鵬也感覺到這種目光，人也就更顯得神采飛揚，眉飛色舞的了。

「葉大人此行辛苦了。」他隨即接一句。

這種話其實不是他這種身份的人說的，可是那刹那他就是有應該說這種話的感覺。

葉安微笑，顯然已發現蕭展鵬的失去自我，已爲他的說話迷惑的感覺，却也沒有直說蕭展鵬不是，微笑着應道：「就是辛苦還是要來的。」

蕭展鵬接道：「我們總算避得及。」

葉安笑問：「你們不是應該留在順天侯府的。」

蕭展鵬道：「大人有所不知。」

「的確很多事我都不知道，也希望知道。」葉安面上始終保持着一定的笑容。

蕭展鵬道：「有些事情卑職很想說，却是不能够說。」

「因爲沒有足够的證據。」葉安繼續微笑道：「不能够證明的事情最好還是不要說，這對任何一個人都不好，也容易誤導。」

蕭展鵬道：「卑職明白。」

「所以你還是留在順天侯府的好，萬一有什麼誤會，對大家都不好。」

蕭展鵬道：「葉大人好意，只是我們雖然沒有足够的證據，但已能够確定。」

「希望如此。」葉安微笑着搖搖頭：「晉王爺交給你們的東西你們也沒有送到順天侯府。」

「沒有。」葉展鵬並不否認。

「很好，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葉安亦說出這句話。

「屬下正是這個意思，」蕭展鵬心中一陣說不出的痛快。眼前這個使者給他的印象也實在太好。

葉安却隨即一句：「可惜你們還是來得不是時候。」

蕭展鵬笑容一歛，他已經聽到一陣嘈雜的聲音。

那雖然嘈雜，仍然分得出其中一陣整齊的脚步聲响，那種整齊，絕無疑問是經過一段長久的訓練，急速而有勁。

大堂的門戶隨即被推開，兩行侍衞急奔而入，分成兩行，魏大中奔馬也似當中奔進。

蕭展鵬曾經見過魏大中，早已有一種老奸巨滑的感覺，現在這種感覺當然更強烈。

魏大中目光落在蕭展鵬面上，皮笑肉不笑的一笑，脚步一停，轉向葉安。「葉大人安好。」

葉安仍然是保持微笑，道：「侯爺安好。」

魏大中搖頭：「不太好。」

葉安悠然道：「不太好也是好。」

魏大中又是皮笑肉不笑的一笑。「葉大人原來也是一個好人，與傳說中並不相同。」

「傳說到底是傳說。」葉安笑容仍然保持不變，道：「魏侯爺又何嘗與傳說一樣。」

魏大中故意問：「傳說如何？」

葉安微笑着應：「我以爲魏侯爺會知道的。」

魏大中反問：「葉大人莫非也知道傳言中的自己又是如何？」

「不知道，」葉安若無其事的。「我沒有侯爺的人多勢衆，耳目也不多。」

魏大中道：「葉大人以爲他們知道了會直接跟我說清楚。」

「他們若是這樣做，我只有爲侯爺高興。」

「只有至親心腹才這會樣做，但作爲至親心腹，通常在人前也一樣聽不到眞說話。」

葉安搖頭。「可惜——」

魏大中接道：「能够早些認識葉大人，是一種福氣。」

葉安道：「彼此彼此。」

魏大中目光轉向葉安的隨從：「葉大人就只是帶了這些人來？』

葉安道：「太多就勞民傷財。」

魏大中接道：「他們的身手看來也不太好。」

葉安道：「我可不曉得。」

「只看他們的眼神便清楚。」魏大中事實看出葉安那四個隨從都不是內家高手，武功普通。

葉安微笑道：「我也不曉得怎樣的身手才算得好身手，挑選四個特別好身手的人又有什麼好處。」

魏大中點頭。「不錯，若是有人存心對付葉大人，身旁好身手的人再多也沒有用。」

葉安道：「國泰民安，我到處走走若是也不可能，皇上一定會很不高興。」

魏大中又點頭。「所以我從來就不担心葉大人的安全。」

葉安道：「那侯爺此來……」

魏大中笑道：「有失遠迎尚祈恕罪之類的話能够不說還是不說的好。」

葉安道：「我不是一定會在一定的時間到達一定的地方？」

魏大中道：「是我心急了一些，葉大人若是因此而不高興……」

葉安截道：「侯爺這樣做當然有侯爺的道理。」

魏大中接問：「葉大人不想知道其中道理？」

「知道得太多並不是一件好事。」葉安淡然道：「有些事還是不知道爲好。」

魏大中道：「葉大人若是覺得這樣最好，當然是不改變最好。」

葉安道：「侯爺此來還打算接載我前往順天侯府。」

「地方雖然不太好，比起客棧還是好的，就是不知道葉大人的意思？」

葉安道：「既然有比這裏更好的地方，爲什麼我要拒絕？」

魏大中接道：「地方我早已爲葉大人安排妥當。」

葉安目光一轉。「晉王府的來人侯爺當然也已經作好了安排。」

魏大中道：「這一點我當然不會疏忽。」一頓目光一轉，問：「那一位是蕭展鵬？」

蕭展鵬心中微微有氣，從魏大中的目光他早已看出魏大中早已肯定是他，但氣只管氣聽說仍然應一聲：「我就是——」

魏大中道：「你知道你的身份？」

蕭展鵬道：「我只知道我是晉王爺的人，爲晉王爺効命。」

「是麼？」魏大中「呵呵」的一笑，這種笑聲令人聽來爲之毛骨悚然。

蕭展鵬那剎那更覺得這個人老奸巨猾，沉聲接道：「我也知道應該怎樣做。」

魏大中笑應：「你不是順天侯府的人，我當然不能够要你怎樣做。」

蕭展鵬語聲更沉，道：「王爺有命，我們必須到順天侯府將東西交到葉大人手上。」

魏大中道：「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但葉大人既然不反對到順天侯府，事情還是在順天侯府解决的好。」

蕭展鵬道：「不好也得好的了，卑職又怎敢推卸侯爺的一番好意安排。」

魏大中笑笑。「東西還好吧！」

「侯爺費心，卑職受命晉王爺，就是拚了命，也要將東西安全交到葉大人的手上。」

「如此最好。」魏大中又笑笑：「可惜王爺要你在順天侯府將東西交到葉大人手上。」

蕭展鵬道：「這實在可　得很。」

魏大中道：「地方早已安排妥當。」

蕭展鵬冷然一笑：「無論如何，總比較一般地方好的。」

魏大忠笑笑：「若是不安排妥當，閣下豈非很失望？」

蕭展鵬語聲更冷淡。「我什麼身份，要侯爺這樣費心，還說這種話？」

魏大中一怔，到現在他才發現他對蕭展鵬的態度錯誤，正如蕭展鵬所說，以他的身份的確用不着那樣說話，蕭展鵬不過是司馬長風的一個手下。

葉安奇怪的望着他們，似有所發覺，面上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微笑。

蕭展鵬看在眼內，沒有作聲，魏大中與葉安的目光接觸，却不免有些尷尬，雖然他從未見過葉安，却早已聞說這個人是皇帝左右一個頗爲精明的謀臣，旁觀者清，應該早已發覺他與蕭展鵬之間有衝突。

葉安到底會怎樣想？他雖然不清楚，總覺得不是味兒，類似這種事實，很少發生在他身上。

蟋蟀一直等到現在，忍不住失笑。「傳說到底是傳說，一定要眼見才知道到底是什麼回事。」

葉安目光轉向蟋蟀，不等他說話，蟋蟀已搖頭：「你不用這樣看我，我只是一個帮忙的，全看在姓蕭的份上，其他什麼人我也不賣賬。」

「很好——」葉安笑容不變：「雖然你只是一個看在蕭展鵬份上來帮忙的，我還是要說一句多謝。」

蟋蟀說道：「你喜歡說什麼我也不在乎。」

葉安道：「拳頭不打笑臉人。」

「說得好——」蟋蟀大笑，轉向魏大中。「所以你應該笑容多一些才是。」

魏大中目光轉向蟋蟀，突然瞇起了眼睛，道：「無論你說什麼，我也不會生氣的。」

「這倒是奇怪得很。」蟋蟀打了一個「哈哈」。「我又不是什麼人。」

魏大中尚未說話，蟋蟀接又道：「莫非我的祖先什麼是一個大官，又有恩於你們姓魏的。」

魏大中冷然笑了一笑，蟋蟀隨又說道：「若不是那是你看出我將來也會封侯拜相。」

魏大中仍然冷笑，蟋蟀緊接道：「都不是？那是怎麼一回事，聽說你原是個看相的，很懂得看人。」

「放肆——」魏大中忍不住輕叱了一聲。

蟋蟀一些也不放鬆，接道：「我又不是你的什麼人，就是放肆一些你又能够如何？」

魏大中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突然搖頭。「與一個將死的人計較什麼。」

蟋蟀一怔，大笑。「那一個將死，是你是我？」

魏大中悠然道：「很快便有一個結果的了。」

蟋蟀大笑着接道：「你以爲你是什麼，天衣自誇與天人無異，算無遺策，不是也頻頻吃虧，失敗了一次又一次。」

「我不是一個天人，也只是懂得看相而已。」一提到看相，魏大中便沾沾自喜的。

傳說中，他精通紫微斗數，尤長於相人。

蟋蟀却隨即大笑。「那你還做什麼侯爺，乾脆到街上卜卦算命去了，若是靈驗，其門如市，就是一個十兩銀子，也够享用的了。」

魏大中又吃了一記悶棍，一張臉不由板起來，蟋蟀笑說道：「看相的侯爺，倒是難得一見，來，看清楚我，什麼時候有難。」

魏大中深吸一口氣，說道：「很快的了。」

蟋蟀連聲大笑，道：「那請教看相的侯爺，我如何才能趨吉避凶，活過長命百歲。」

魏大中冷冷的道：「生死有命，沒有人能够改變。」

「廢話，你是什麼東西，竟然敢這樣跟我說話，」蟋蟀突然手指着魏大中大聲罵。

魏大中怔住，蕭展鵬也奇怪，使者葉安反而笑了。「有趣有趣！」

不等衆人有反應，葉安又道：「一個將死的人又何須有什麼避忌。」

魏大中目光一轉，悶哼一聲。「這倒是我自討沒趣，自討苦吃的了。」

葉安悠然一笑。「侯爺還是忘記相術方面的事情，以侯爺的身份去處理這些事情。」

魏大中沉聲說道：「葉大人，說得正是。」

葉安接道：「我也稍懂一點兒奇門遁甲，紫微斗數總覺得必須心安才能够準確算計得到。」

魏大中點點頭目注蟋蟀，尚未開口，蟋蟀又道：「你就是侯爺我也是這樣。」

魏大中淡然道：「江湖人到底是江湖人。」

蟋蟀笑了。「侯爺那兒來的消息，我可不是什麼江湖人，只是姓蕭的一個好管閒事的好朋友。」

「只有江湖人才會這樣目無規矩。」魏大中言下之意，對江湖人並無多大的好感。

蟋蟀又笑了。「幸好我不是住在侯爺的所在，否則早已變成一個江湖人。」

魏大中看着蟋蟀，突然笑出來。「好，就是你這一份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事情到此爲止。」

蟋蟀大笑道：「原來你在想着報復，那只管打你的主意好了。」

魏大中沉聲道：「年青人，話不要說得太盡。」

蟋蟀道：「到你那個年紀，是可以將話說得很盡的了，難怪。」

魏大中笑臉不由收起，他雖然喜歡蟋蟀的率直，却倒不習慣蟋蟀那種目中無人的態度。

他知道再說下去也是自討沒趣，索性不再說話，吩咐起程回順天侯府。

× × ×

葉安原定在順天侯府逗留五天，他沒有意思改變，魏大中也不勉強。

蕭展鵬亦堅持在葉安離開的時候才將那些證據交到葉安手上，以防有失。

魏大中一樣不勉强，他已經清楚蕭展鵬的脾性，勉強不來。

蕭展鵬所以這樣做當然是因爲担心證據在葉安手上並不安全，他甚至有意護送葉安回京。

對於蕭展鵬的行動葉安完全不表示意見，好像完全明白到底是什麼回事。

最興奮的當然就是蟋蟀了，在他的心目中蕭展鵬原就不是這種人，現在表現得這麼有性格，當然是令他有志趣相投的感覺。

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回到去不用說晉王爺一定不會太高興，蕭展鵬這個官理所當然是做不下去的了，也理所當然跟飛燕一起。

蕭展鵬之前並不是這種人，命令一到，立即便趕回去，唯命是從，蟋蟀最是看不過眼，在他的眼中那得先看自己是否有空，其次就是自己是否有興趣。

他當然不明白什麼規矩。

飛燕的感覺與蟋蟀又是不同，但到底還是高興的，之前他是担心蕭展鵬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一定會很不快樂也以爲蕭展鵬對官塲仍然有些留戀，現在她終於發覺蕭展鵬投身官塲是另外一回事，也明白事理，知所取捨，不畏強權。

蕭展鵬近來的表現，對她來說，簡直就是她夢想中的英雄偶像。

魏大中看得出這些人的關係，也感覺到是什麼回事，只是他不能够肯定。

蕭展鵬到底與司馬長風是什麼關係在他來說仍然是一個疑問，但從司馬長風着崑崙奴侍候蕭展鵬這件事看來，他深感蕭展鵬對司馬長風的重要。

也所以他對蕭展鵬並不放心。

有關蕭展鵬的一切他也曾着人去調查過，最令他懷疑的也就是蕭展鵬一直都追隨司馬長風，絕無疑問是司馬長風的心腹手下。

司馬長風若不是推心置腹，蕭展鵬應該不會那樣子追隨他。

對於自己的相術魏大中很有信心，他早已看出司馬長風是反骨之相，早已提醒晉王小心提防，也自行安排好了自己的女兒一些防範措施。

司馬長風一直表現得忠心耿耿無疑令他很懷疑，到發現司馬長風行動有異他才鬆一口氣。

雖然他還未發現司馬長風有什麼問題，但最低限度他已能肯定一點，司馬長風的確有問題。

他當然也看出蕭展鵬絕不是反骨之相，但這是對司馬長風還是晉王他却是不能够肯定。

他能够用的人也並不多，精銳都集中去調查天衣與司馬長風。

回到順天侯府，安頓好了葉安蕭展鵬等人，經已入夜，魏大中方待思量什麼奇謀妙計，派在燕王府的臥底童路便來了。

童路留在燕王府經已多年，費盡苦心，已非常接近燕王，平日燕王的行動他大都清楚，但沒有必要他都絕不會將消息送出來，以免一個疏忽，洩漏身份秘密。

要安排一個這樣的人在燕王左右並不是一件易事，魏大中固然緊張，童路也明白自己的重要。

現在他竟然離開燕王回來，魏大中雖然不知道到底出了什麼事，也知道事情必定非常嚴重。

童路是由秘道回來，但魏大中仍然小心將他帶入密室才細問根由。

「燕王曾經秘密離開王府南下。」童路話的第一句便已令魏大中驚心動魄。

「到那兒去，」魏大中追問：「是不是晉王爺的範圍？」

童路點頭，拿出了一卷地圖，手指着地圖的一角，魏大中目光一落，立時變了面色。

那卷地圖正是晉王府附近的詳圖，童路手指的正是司馬長風那天夜間的去向。

謝方平雖然未能够跟踪到那所莊院，但對司馬長風的去向却是非常清楚。

魏大中一驚再問：「可知道他到那兒幹什麼？」他沒有將謝方平追踪司馬長風的事說出來，亦希望童路給他的並不是那種答覆。

童路的回答令他很失望。「他是去見一個人，回來之後很開心。」

魏大中接問：「你這是確實。」

童路苦笑。「侯爺應該知道我是那兒得來的消息，若非如此，屬下也不會這樣趕回來。」

他這樣一走，以後是不可能回燕王府的了，魏大中也明白，童路雖然沒有他的聰明，但肯定知所取捨，明白自己的重要性。

「不出我所料。」魏大中歎了一口氣道。

（未完・八）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正想離開龍潭觀，見有一批人潛入觀內，不久簇擁着一個女純陽打扮的花滿樓出來，下山而去。狄飛虹連忙追踪前去，希望能够找到天慾教的總壇地點，由龍潭觀往東走，躡踪到垣曲縣城，見他們轉入一幢高大的宅院，日間不便偵査。先落店找店小二査問，才知道這宅院在百年前是一所王爺府第，現住的是一個告老還鄉的京官。晚上，夜探舊王府，原來裏面樁卡林立，無法揷足，雖然難不到狄飛虹，先將放哨的人點了穴道，晃身轉入大廳，誤中機關入了鐵籠困住，幸被黑衣姑娘解困，仍和黑衣幪面人搏鬥，未能脫險……

王府脫險　潼關相會

狄飛虹就是希望這樣，此處機關遍地，有人帶路總比盲目亂闖要安全多了。

勁裝大漢在前面逃，他在後面不急不徐的追，經過不少房廊，果然沒有遇到任何機關埋伏，但他追入另一間廳堂之後，他的神色不禁一呆。

這是一間頗爲廣闊的大廳，光綫十分混暗，如非他內功精湛，目力過人，必然難以瞧出裏面的陳設。

其實裏面空蕩蕩的，根本就沒有陳設，要說有，只是四個屋角各站着一具鐵甲人而已。

莫非鐵甲人就是這兒的陳設？

不過它並不是一具空殼，那雙精光閃爍的眼珠，說明了鐵甲之內還有活人。

現在狄飛虹又後悔了，他不該將魚龍寶刀放置在黃蜂谷的，鐵甲人刀槍不入，除了神兵利器，沒有人能將他們怎樣。

他內傷未癒，以血肉之軀力鬥四具鐵甲人，不必猜就知道後果了。

他說過，怕死並不能免死，所以他沒有絲毫畏怯，只是暗凝紫河神功，右手前伸，食中二指一併，一股凌人的劍氣，便已奔放而出，如若他向鐵甲人全力一擊，就算無法擊潰鐵甲，其中的活人必然承受不了。

此時沉重的脚步之聲已由四週傳來，他們每踏出一步，都好像地震一般，此等威勢的確可以先聲奪人。

狄飛虹性格沉穩，視生死如等閒，但在這等情況之下，心情也感染了幾分緊張的氣氛。

忽然，一股細如蚊蚋的聲音傳入耳鼓，道：「狄大俠，這些鐵甲人會噴火，你鬥不過他們的，待我打出一枚烟幕彈之後，你就到我這裏來。」

那股聲音傳來之際，狄飛虹已經發現一扇半開着的暗門，待烟霧一起，他立即向那暗門衝去。

他並未撤去紫河神功，這一衝之力何等威猛，那位傳音救他的閃避不及，正好被他撞個滿懷，如是將人家一頭撞傷，豈不變作恩將仇報。

他心中一急，無暇再作思考，雙手向前一抱強大的衝力使他們兩人一起滾倒下去。

觸鼻的幽香，軟綿綿的軀體，是他對懷中人的感覺，他明白了，又是那位放他出鐵籠的黑衣姑娘再度救他一次。

救命之恩未報反而行爲輕薄，雖然不是出於本意，狄飛虹的心頭也感到一陣難過。

他拉起黑衣姑娘，抱拳一拱道：「對不起，姑娘，在下是無意的。」

暗門之內黑如潑墨，他不知道黑衣姑娘是否在生他的氣。只覺得一隻柔若無骨的玉手牽着他，摸索着向前走去。

「姑娘，咱們去那兒？」

「去一個安全的地方，很快就到了。」

「啊，妳是花滿樓——」

「是的，公子，你終於聽出我的聲音了。」

「妳是送我出璟王府？」

「璟王府已是百年前的事了，現在這裏是垣曲分壇。」

「我知道這是賊窩……」

「但它却戒備森嚴，一時之間咱們無法離開。」

「妳說帶我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所在，公子放心，小妹不會害你的。」

狄飛虹數度涉險，知道這個垣曲分壇果然是步步危機，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聽憑花滿樓的安排。

× × ×

這又是一個豪華的香閨，滿室綺羅，幽香細細，人入其中，就會生出一種英雄氣短的感覺。

花滿樓由另一扇暗門，將狄飛虹帶入他們的香閨，然後嫣然一笑道：「請坐，公子

，你只怕餓了，咱們弄些點心吃吃。」

狄飛虹的確有些飢餓，也就任由花滿樓去張羅，片刻之後，她的兩名婢女寶芝寶菱送來四色精美的點心，以及燕窩蓮子粥，由她們主婢陪着，邊吃邊聊。

「花姑娘……」

「嗯，公子。」

狄飛虹道：「在天慾教，妳好像地位頗高。」

「這個……只不過因人成事而已。」

「如何因人成事？妳可否說得詳細一點。」

「咳，公子，你是在查問天慾教，還是對我關心？」

「兩者都有。」

「小妹記得一句諺語說是交淺不得言深，我可以推心置腹，把我知道的告訴你，甚至帮助你，但咱們的交情必須有所改進。」

這位姑娘的胆量當眞大得很，雖然寶芝寶菱已經不在房中，她畢竟是一個待字閨中的少女啊。

狄飛虹不傻，聞弦歌而知雅意，他當然明白花滿樓在想些什麽，不由長長一吁道：「我明白妳的心意，姑娘，可是我對羅蘭有責任，對覃小蝶有承諾，所以……所以……」

花滿樓搖頭道：「公子，你忘了我告訴你的事了，那將是兩枚難以下嚥的苦果啊。」

狄飛虹道：「如是命中註定，那也沒有法子。」

花滿樓幽幽道：「公子，難道花滿樓竟如此不屑一顧？」

狄飛虹道：「不，姑娘花容月貌，人間殊色，只是咱們相見恨晚。」

花滿樓一嘆道：「咱們相見還在羅蘭之前，而且那時我就愛上你了，你還記得麽？」

狄飛虹說道：「姑娘說的可是太原金府？」

花滿樓道：「正是，唉，只恨造化弄人，一開始咱們就處於敵對的地位，莫非應了那句俗語，當眞是好事多磨！」

狄飛虹道：「多謝姑娘的愛護，在下十分感激，其實狄某平常得很，值不得姑娘如此關心。」

花滿樓道：「公子英明洒脫，俊秀逸羣，是仙露明珠，人海奇葩，花滿樓只要得到公子的一分憐愛，就不算虛渡此生了，不過任何事都應該聽其自然，小妹不願勉強公子，只有一點希望公子明白，花滿樓今生今世，不會再愛他人。」

語音一頓，再提高嗓音，說道：「寶芝——」

寶芝應聲而入，道：「小姐有什麽吩咐？」

花滿樓吩咐道：「由秘道送狄大俠出去……」

狄飛虹原以爲身陷魔窟，要脫離必將大費周章，想不到花滿樓竟叫寶芝由秘道送他出去，他微微一呆之後，立即抱拳一拱道：「姑娘厚愛，狄某將永銘心版，咱們後會有期，姑娘珍重。」

他隨着寶芝由秘道潛出垣曲分壇，待重見天光已在縣城數里之外了，寶芝由懷中掏出一隻瓷瓶，及一疊銀票交給狄飛虹道：「小姐要小婢將這兩樣交給狄大俠，瓶中是本教秘製的療傷聖寶，日服一粒，一月之內任何嚴重的內傷均可痊愈，狄大俠保重，小婢告辭。」

狄飛虹道：「多謝姑娘。」

待寶芝身形消失，他才打量四週的環境，這裏是一座小山，他是由一塊巨石之中出來的，當然，巨石的暗門已經關閉，而且找不出半點痕跡。

垣曲只是天慾教的一個分壇，但這個分壇却有令人駭異的設置，這就不得不使狄飛虹對天慾教另眼相看了。

此時天色已是黎明，他放開脚步，逕奔河邊，待渡過黃河，趕到新安縣城，已是炊烟處處傍晚時分了。

在新安停留一晚，並託店小二買了一匹坐騎，翌晨天剛破曉就向澠池趕去。

他要趕回黃蜂谷，瞧瞧覃小蝶究竟有些什麽改變，但按行程，必須經過潼關，忖情揆理，就不得不先見侯爺及羅蘭了。

他並非畏懼侯爺，此時一想到潼關，他却有些心虛，因爲他沒有達成尋找狻犴手的任務，侯門千金反而成了他的妻子，這叫他如何向侯爺交待？

不管怎麽說，醜媳婦難免見公婆，只好到了侯府，見過羅蘭再作打算。

他曉夜不停的策馬奔馳，這天趕到受（外加門）底，已是暮色蒼茫時分了。

受底是潼關以東的一個鎮集，兩者的距離，約莫二十里不到，他原想穿鎮而過，今晚趕到潼關的，誰知還沒有走出鎮口，就被人攔住了去路。

攔阻去路的是五名彪形大漢，領頭的名叫招拔都，狄飛虹知道他是天慾教的八將之一。

雙拳一抱，招拔都道：「久違了，狄大俠，敝教副教主有請。」

狄飛虹道：「哦，你們副教主認識在下？」

招拔都道：「一回生、二回熟，以後不就認識了麽？」

狄飛虹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時間不早了，在下要趕回潼關。」

招拔都道：「咱們以禮相求，絕無半點惡意，何況副教主只是跟狄大俠交談幾句，不會躭誤了多少時間的。」

狄飛虹道：「你們副教主在那裏？」

招拔都說道：「在鎮口禹王廟恭候俠駕。」

狄飛虹道：「好吧，招兄請帶路。」

在禹王廟，狄飛虹見到一位混身穿着白衣的姑娘，雖然她的面部也被白絹蒙着，只能瞧到一雙眸子黑如點漆，但他直覺的認爲姑娘必然年歲不大，而且姿容十分秀麗。

狄飛虹雙脚踏進客房，她立即盈盈起立，抱拳一拱，說道：「躭擱狄大俠的行程，非常不好意思，但情非得已，還望鑒諒。」

狄飛虹道：「副教主不必客氣，有話請說。」

白衣姑娘道：「事情是這樣的，尊夫人羅蘭，誤以爲狄大俠在敝教手中，竟將敝教少教主以奇功點傷，並限百日之內以狄大俠交換……」

狄飛虹道：「原來如此，這就怪不得了，在下的確曾經落在貴教手中，而且被貴敎的鐵甲人擊成重傷，羅蘭這麽做並沒有錯。」

白衣姑娘道：「可是狄大俠却安然無恙……」

狄飛虹道：「現在呢，副教主是要扣留狄某了？」

白衣姑娘道：「狄大俠言重了，咱們只是屈留俠駕幾天，待尊夫人治好少教主，寒梅自當負荊請罪。」

狄飛虹道：「這個麽，此事還有待商量。」

白衣姑娘道：「狄大俠之意是……」

狄飛虹道：「寒荊是如何擊傷少教主的，其中來龍去脈，在下先要弄個明白，其次狄某從不作城下之盟，要留下我貴教就得聽狄某心服。」

白衣姑娘說道：「說的也是，狄大俠請。」

在廟外一塊空塲之上，天慾教徒已經擺下一座「地煞」大陣，二十四柄斬馬刀，二十四桿鈎鐮槍，二十四隻流星錘，這七十二人全是千錘百煉的高手，對他們所使用的兵刃，已達爐火純青的境地，再配合這玄奧絕倫，威力無比的陣法，當今之世，只怕沒有人能生出此陣。

地煞大陣是天慾教的秘密武力，如非爲了少教主，他們絕對不會輕易使用。

白衣姑娘指着地煞大陣道：「狄大俠認出咱們這個陣勢還看得過去嗎？」

狄飛虹道：「何止看得過去，可以說驚人已極，這般人如果讓他們單獨闖蕩江湖，每個人必然都有非凡的成就，想不到貴教的人材竟如此之多。」

白衣姑娘道：「多謝狄大俠的誇奬，本教爲了拯救少教主，才出動精銳五百餘人，縱然與十萬大軍相抗，咱們也有一戰之能，唉，教主愛子心切，希望羅侯爺能夠諒解。」

狄飛虹面色一變道：「聽副教主的口吻，爲了少教主，貴教縱然造反也在所不惜了。」

白衣姑娘淡淡道：「官逼民反，自古有之，這是無可奈何之事。」

狄飛虹哈哈一笑道：「副教主這是小看國家武力，也小看潼關的軍力了，江湖草莽，竟敢如此狂妄無知！」

白衣姑娘沉聲道：「狄大俠想不想試試？」

狄飛虹冷冷道：「在下願意試試，不過兵兇戰危，刀槍無眼，在下如是傷了貴教的兄弟，豈不是一項更大的罪過。」

白衣姑娘沉聲說道：「兩軍搏殺，非死即傷，這些，狄大俠不必放在心上，不過……」

狄飛虹冷冷道：「副教主還有什麽高見？」

白衣姑娘道：「地煞大陣一經發動，沒有人能够活着出來，爲了咱們少教主，不希望狄大俠有所閃失。」

狄飛虹道：「副教主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一身功力必然不凡，在下向妳領教如何？」

白衣姑娘道：「本座正有此意，狄大俠請。」

他們雙方跨前數步，然後相對而立，白衣姑娘那清澈如水的目光，忽然充滿了殺機，道：「狄大俠，程家堡是不是你毀的？」

狄飛虹一怔道：「也可以這麽說，副教主與萬里雲鵬程寒超是什麽關係？」

白衣姑娘道：「程寒超是我的兄長，我是萬里飛霜程寒梅。」

狄飛虹冷冷的道：「程寒超已死，是非功過不必再提，副教主要報仇在下接着就是。」

萬里飛霜程寒梅說道：「殺兄毀家之仇，本座不得不報，但咱們先公後私，今天只要將你留下來，報仇之事咱們另訂時日。」

狄飛虹道：「很好，請賜招吧。」

程寒梅一聲嬌叱，纖掌一吐，寒飆急湧而出，而且掌勢有如長江大河，不只連綿不斷，更似萬雷齊鳴一般。

狄飛虹曾經與龍飄兒過招，領教過此種掌法，知道它叫「千手摘花」，但程寒梅內力深厚，掌帶奇寒，又比龍飄兒高出很多，他雖已凝聚紫河神功，依然不敢絲毫大意。

他急退五步，然後出手反擊，不過他並未使出全力，是要瞧瞧這位副教主究有多大的能耐。

掌影繽紛，奇寒澈骨，以如此快速的掌法，配以陰寒歹毒的奇功，在當今之世，任是一派掌門，也難逃她這雙纖纖玉手，勿怪她能够擠身天慾教副教主之尊了。

狄飛虹雖以紫河神功護身，仍然感覺到一股寒意，他不願再拖下去了，一記降龍神抓，扣到程寒梅的腕脈，左手吐指如風，封閉了她的穴道，然後放開她的腕脈道：「對不起，副教主，在下必須趕回潼關，無暇多作躭擱，至於少教主負傷之事，在下答允替他醫治，不過貴教部屬必須全部撤出潼關，如有一人留下，休怪在下不遵守諾言。」

語音一落，身形已投空而起，跟着响起一陣急驟的蹄聲，逐漸向潼關方走向消失。

× × ×

「稟小姐，狄總教練求見。」

「啊，快請。」

「是。」

進來報告的是小琪，六兒與祝京娘也隨着她一起迎了出來。

「參見公子。」

狄飛虹道：「京娘六兒不必多禮，小姐還好吧？」

「好，只是……」

說話的是六兒，只是之後她不再說下去了。

祝京娘瞪了六兒一眼，道：「小姐天天都在盼望公子，今日總算盼到了。」

他們剛剛走進院門，羅蘭已經迎了出來，瞧到狄飛虹安然無恙，不由興奮已極的呼叫道：「大哥，你怎麽現在才來，眞急死人了。」

狄飛虹握着她的玉手道：「一言難盡，咱們進去再說。」

進到屋中，祝京娘道：「小姐，公子只怕餓了，咱們去弄酒菜，你們邊吃邊聊吧。」

（未完・廿七）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故事／蕭逸・文
可飛・圖

飄香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簡崑崙打退九先生便和白馬灰衣相公分手，原來灰衣相公是永曆帝，他等的是李將軍李定國，孫可望降清兵，李率永曆帝轉戰四方，出師勤王，紫面大漢是莫思成……簡崑崙救了永曆帝，便去找劍客崔平，將上述情況告知，崔平說出九先生並非什麼「秘密殺手」，他是奉黑道組織的萬花飄香刼持永曆帝，想挾天子而令諸侯，成就一番大事，正在談論，此時來了九先生桑弧帶人來將崔平老母刼持，出現飛花堂主時美嬌，聲言以簡崑崙交換人質，簡崑崙不愼中計被擒，眼見崔平換回母親受穴道沖血而死，崔平不幸亦戰死，內疚殊深……

比劍炮擊　樹立威信

時美嬌緩緩向前走了幾步，在一張鋪有百雀絨的舒適靠椅上坐了下來。

「我希望你對於我們旅途上的這樣接待，多多包涵……這是一條很長的路，我大概還要走兩天的時間，就可以到了！」

她的一雙大眼睛，近近的向他睇視着：「除了你身上的穴道，我們暫時不能爲你解開以外，其它的，你儘可要求，祇要我們能力所及，一定爲你辦到……我的意思是，儘量希望你旅途愉快，不寂寞！」

簡崑崙抬起眼睛來，向她看了一眼。

「謝謝妳！」說了這三個字，他隨即緩緩的閉上了眼睛。祇是一霎間，他又睜開來——

「有幾個問題，請教姑娘，還請妳賜告！」

時美嬌點點頭：「請問！」

「我們現在是去那裏？」

「這——」時美嬌略似猶豫，即道：「對不起，這第一個問題，恕我不便回答——但是你應該想到，『萬花飄香』是個規模極大的組織，到處都有分壇堂口，我祇能告訴你，我們是其中之一而已。」

簡崑崙點點頭說：「這也罷了——你們既擒住了我，爲什麼還留着我？——」

微微笑了一下，他冷冷的說：「還是想屈辱我之後再置我以死？」

「這個問題，却要等待柳先生來回答你了！」時美嬌眨動了一下她那雙明亮的大眼睛：「我祇是就近奉令行事，聽候他的差遣罷了。」

簡崑崙道：「妳是說『飄香樓』主人，柳蝶衣？」

「對……他是叫這個名字！」

「那麼，我明白了！」簡崑崙伸展了一下半躺着的長軀，然後坐正了：「我們現在便是去妳的『飛花堂』了？」

時美嬌頗是有些意外的揚動了一下眉毛：「你很聰明，我祇說了一句『就近奉命』，你立刻就聯想到了這些，看來柳先生對你的重視，並非無因……」

簡崑崙沉默了一下：「有個問題，我一直困繞着，這次我路見不平，解救了朱先生的一時之難，如果說因而與『萬花飄香』結仇，倒也不悖情理，祇是崔平老劍客，他的全家下場……」

「一點也不奇怪！」

時美嬌彷彿笑吟吟的說：「萬花飄香對付敵人的一貫手法都是如此，我們不輕易結敵，一旦結上了，必然對敵人不會絲毫留情，崔老先生也是一樣——」

「不一樣！」

簡崑崙說：「你們要找的是我，崔老先生他事先並不知情。」

時美嬌道：「我們是在找你，可是也在找他！」

「……」

簡崑崙瞳子裏，一時散發着奇異的光采。

「我們已經找了他很久了！」時美嬌口氣很平靜的說道：「祇能說這次發現他有些意外而已，他的死，一點也不值得奇怪。」

「那麼，她的母親呢？」

「也一樣……」時美嬌說：「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對於敵人我們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簡崑崙深深的吸了口氣，雖說如此，設非是自已的一時失察，引禍入門，崔平母子如今還是好生生的活着。便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了。一時間心情大爲沉重。

而，對面的這個姑娘，却似並無惻忍之心。

「雖然如此，我們却也給了他一綫最後生機！」

時美嬌又繼續說：「自然，她母親的死，全然是在我們的意料之中，而他的死，却有一半是他自已找的……」

簡崑崙不由向他注視了一眼：「妳的意思是，妳們早已料到崔老伯母，會死在她兒子自已的手裏？」

「不錯……」時美嬌說：「但是我們却並沒有親自動手殺他！」

「我明白，祇是借刀殺人而已……」

雖然間隔着一襲面紗，簡崑崙却能感覺出，這個姑娘在微微的笑。美麗的大眼睛裏，含蓄着狡黠，睿智，更多的「諱莫如深」。

「有個冒昧的請求！」簡崑崙極力壓制着心裏的激動：「是不是可以請妳揭下臉上的面紗，讓我看看——？」

時美嬌說道：「我的臉，不是給人看的——」

微微一笑，她又說：「但是我明白你的用心……就不讓你失望吧！」

皓腕輕起，已自把臉上面紗揭下。

——一張姣好、頗具情趣的少女面頰，頓現眼前。

四隻眼睛交接之下，時美嬌微微偏過頭來，唇角輕牽：「看清楚了？」

簡崑崙點了一下頭：「看清楚了！」

時美嬌微微一笑：「對於自已最喜愛的；或是最恨的人，都要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大概是屬於後者，你已經比別人幸運多了！」

「爲什麼？」

「因爲，大多數的人，即使在臨死之前，也不能看見我的臉，當然也就談不上報仇了！」她侃侃的說：「就像崔先生，我想在他臨死之前，一定是不無遺憾的，然而，你却看見了！」

說話時，她眼睛裏閃爍着湛湛目神，濃黑細長的眉毛，時而遄起，交織着一種對入世的戲嘲。基本上這張臉既是「美艷」不可方物，便形成了一種令人不能逼視的「冷艷孤芳」氣勢。

這一切看在簡崑崙眼裏，不禁頓生警惕，陡然體會到，對方姑娘的千般凌厲，眞正難以應付了。

「還有……」他吶吶說道：「剛才我聽見了琵琶聲，以及有人高歌易安居士的『如夢令』，敢問可是姑娘……？」

時美嬌一笑：「除了我誰敢這麼放肆？這是我的座船——你喜歡？」

簡崑崙說道：「琵琶彈的好，唱的更好！」

微微嘆息一聲，他由衷的讚賞道：「祇是令人驚訝而已。」

「你的話中有話！」時美嬌纖手支頤：「說話別賣關子！」

「我祇是想不明白而已……那是同樣的兩隻手！」

「怎麼呢？」

「我是在想！」簡崑崙說：「彈琵琶是這雙手，拿握寶劍也是這一雙手，前者產生的是美的旋律，後者却是令人怵目驚心的鮮血……」

時美嬌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忽然睜大了，却又微微一笑。

「你對我總算有了認識，雖然祇是一點點……」

「却又何必？」她神秘的笑着：「讓我提醒你一聲，你如今是階下之囚……未來的這條命，是不是能保得住？連我都不知道，而你……」

「我却是豁達依舊！」簡崑崙注視着當前的美人：「除非妳現在便動手殺了我，否則妳和那位愛花的主人，都終將後悔。因爲我一定會設法逃走！」

冷冷一笑，他才繼續說下去：「至於逃走以後的事，就祇有天知道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時美嬌含着笑嫣：「你是要報仇，爲已死的崔氏母子？還是令尊大人？或是你自己？」

簡崑崙心裏大是吃驚，原來自己父親結仇與「飄香樓」主人的既往經過，對方並非昧於無知，倒是自己知道得太晚了。

——然而，他却無意讓對方看出自己的內心，包括這一霎自己內心所想，都不欲讓她知道。

那是因爲她太聰明了。

他祇是微微的笑着——無論什麼問題，「微笑」都是最好的回答。

時美嬌默默的看着他，點了一下頭，却也暫不說破。

緩緩的由位子上站起來。一絲笑靨，輕輕掛在她臉上，更增加了一些神秘的感覺。

欸乃的槳聲，配合着微有起伏的大船前進，有些飄浮的虛幻；却是實在的。

時美嬌不再說話，咿呀聲裏，輕輕推開了濱水的兩扇窗戶，一片波光，倒映過來，艙旁裏立時顯現出一些生動的氣息。

面對着的浩瀚江水，時而有水鳥的掠波飛過，那麼細小的啁啾，脆鳴聲音，眞讓人愛憐頻生。

時美嬌的眼睛緩緩由江面覽過，自然的注意到，其它四艘大船，兩前兩後，拱護着正中自己座舟的緩緩前進。

無庸置疑，「萬花飄香」這個龐大的黑道權勢力量，眼前在自己「飛花堂」主的趨使領導之下，已正式的向江湖有所昭示。

簡崑崙的手到擒來，「玉劍書生」崔平的賜死，祇是她此一行的牛刀小試，她還有更大的任務……。

而眼前——

這個原本並不曾爲自己所十分重視的少年，顯然已逐漸在自己心裏加重了他的份量。

且莫要小瞧了他。

於是，她施施然又自回過頭來。

簡崑崙湛湛目神，正自瞬也不瞬的盯視着她。她雖心細靈巧，這一霎却也無能看出對方眼神裏的喜憎，抑或仇讎！

「桑弧曾經告訴我，你的劍法奇妙通神，很遺憾，昨天我却不能拜賞……眼前倒要向你請敎一下，不知可肯指敎一二，嗯——！」

說時她已緩緩轉過身來，成了與簡崑崙正面相對之勢。

很奇怪的，先時的輕鬆說笑，一旦轉移了話題，提到了「劍」的請敎，表情頓時有所迥異。

氣氛，情勢也跟着變了。

在一連串的琉璃吊燈打轉裏，艙房裏立刻有了某種氣機的充斥。

時美嬌依然笑靨可人，可是那種笑，却似別有用心，涵蓄着會有一觸即發的突變……。

簡崑崙沒有想到對方忽然竟會有此一請，一驚之下，立刻趨於鎮定。

「姑娘的意思——？」

「這裏地勢狹小，展動不開，而且，你的身子也不大方便……」

時美嬌微微沉思着，却又含笑道：「祇是對你來說，都不應構成問題，因爲我所要領敎的，不是你的功力，而是劍的技巧——」

原來簡崑崙被她以一種奇妙而獨特的手法，點了身上穴道，這種手法的微妙，在於不碍行動，却有碍功力，特別是內功的施展。

簡崑崙原以爲她會在一時即興之下，解開自己的穴道，那時在放手一搏之後，正可伺機脫逃，聽她這麼一說，顯然對方早已注意到了。

這種比試，倒也別緻。

他於是默默的點了一下頭：「就依姑娘的就是。」

「很好——」

說時眼睛四下裏一巡逡，已爲她選中一物。身形略閃，進身長案一角。

文房四寶，井然羅陳。

却有幾束五彩斑斕的孔雀長翎，落插在古意盎然的竹節筒裏。

時美嬌信手拿起一支，在手裏比了一比，眼睛向着簡崑崙瞟道：「你看這個可好？」

簡崑崙微微一笑：「祇怕對我來說，不大合適！」

時美嬌才似想起，一笑點頭，道：「我幾乎忘了，你眼下是着不得力的——好吧！」

玉鈴輕搖，其音清脆。

即有一長身女侍，應聲掀簾步入。

簡崑崙認得她，正是昨日天火焚草舍時，捧劍侍立於時美嬌身邊的女侍。

見她膚色略黑、單眉杏眼，却有一雙寬闊肩頭，舉步無聲，設非是突然的聞召而來，簡崑崙決計不曾想到。

以此而判，對方這個女侍，功力亦是不够，却也不能小看了她。

心中微存了警惕，不覺向她多看了幾眼。

時美嬌含笑道：「你看着她眼熟麽？其實你弄錯了——」

說時，指向簡崑崙道：「這位簡先生，他的劍術精湛，昨天未能施展，上去見個禮吧！」

長身女侍聆聽下點了點頭，向着簡崑崙行了個萬福，退侍一邊，一雙大眼，祇是在簡崑崙身上轉動不已。

時美嬌說：「她叫『無音』，昨天你看見的那個是『無言』，不是她，二人是一雙孿生姐妹，乍看之下，祇當一人，其實還是有分別的。」

隨向「無音」道：「去把昨天取自崔老先生的那口寶劍拿來！」

「無音」立刻轉身而去。須臾回來，手上已多了一口長劍。

簡崑崙接過一看，正是崔平視爲拱璧、畢生珍視的那一口「月下秋露」，不覺心頭一震，頓時悲從中來——輕撫長劍，頗是感慨系之。

時美嬌冷眼旁觀，淡淡一笑：「心裏難受？」搖搖頭：「你難道不覺得，人的生和死，其實早已注定，尤其是我們寄身風塵，拿刀動劍的人，在第一天拿起寶劍的時候，便應該想到；他最後的下場……這位崔老先生顯然不智的很——」

簡崑崙緩緩抬起了頭。

時美嬌秀眉微剔，冷冷接道：「他的最大錯誤是不敢面對現實，以及結廬深山便可以躲過這步劫難，他太天眞了。」

簡崑崙看了她一眼，隨即抽出長劍。

劍氣冷森，浸人肌膚，果然是一口罕見的稀世寶刃。

時美嬌說道：「這把劍，祇能暫時借你一用，我還要收回來，現在就向你請敎吧！」

話聲甫落，手裏的孔雀長翎，向着簡崑崙平胸直指——像似隨便的一個動作，却立刻形成了劍的氣勢。

陡然間簡崑崙即感覺出一絲劍氣的侵襲，直指當胸，透衣而入。

這種感覺，似乎也祇有當日與父親印證劍法時，才感覺到——便是所謂的「劍魄」了，「玉劍書生」崔平，固然亦是此中健者，較之眼前的時美嬌，却大有遜色，不然他也不會死在她的劍下，應是不爭的事實。

簡崑崙得乃父一力造就，功力深湛，況乎「寶刃」在手，大可放手與對方一搏，無如身上被她奇異手法點了穴道，內力

不能施展，也祇能象徵似的，略作比劃而已。

雀翎輕顫，氣滿迂廻。

整個艙房裏，頓時興起了一絲冷嗖嗖的感覺——雖然祇是一根雀翎，透過時美嬌的那隻纖纖細手，所傳出來的森森劍氣，較諸一口鋒利的劍，却是絕無二致。

所謂「劍以氣使」，一個不懂得運氣的人，根本不配施劍，上乘的劍術，幾乎全以「氣」使，再加上變化靈活的技巧，便是所謂的「劍術」了。

眼前，在時美嬌內氣功力的運施之下，眼看着手中雀翎由曲而伸，漸漸變成了畢直，翎上細纖，隨着她前指的勢子，整齊劃一的齊向前指——

連同着時美嬌的眼神，成了一個絕妙姿勢。

簡崑崙原可以劍氣相抗衡，既是功力受阻，便祇得以「劍招」，與對方見個高下。

說時遲，那時快。

時美嬌脚尖輕輕一點，宛若飄風的已來到近前。

掌中的孔雀長翎，陡地直向他前心就扎。

雖是雀翎，却當它是劍，萬不可掉以輕心。

簡崑崙深知對方劍術高明，雖是內力所阻，却也不能讓她小看了自己。

劍鋒輕偏，現了一手「反太極」的詭異劍式，却是不及出手，時美嬌已翩若驚鴻的閃了開來。

一片驚詫喜悅；現在她臉上。

却是不說一句話，第二次揉身而近，手上雀翎直向他當頭揮落下來。

大股劍風，劈頂直下。

感受裏已不是一口劍，像是一支鋼杵或是一柄鐵錘，那麼大的力道，猝然加諸人體，眞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簡崑崙慌不迭向左方踏出了一步——對方雀翎，如影附形，像似化整爲零，「唰」地斜劈直下——一霎間，這支雀翎，幻化成了三支，正是上乘劍術中的「分光化影」手法。

如果是一口眞的寶劍，情勢當更見凌厲。

雖是一支雀翎，簡崑崙却寧可當它是一口眞的寶劍，隨着對方進身的勢子，他的前心，上咽，右肩，頓時都有了吃緊的感覺。

時美嬌竟似絕不留情，這一手「分光化影」暗蘊着「子母分心」的詭異劍招。論及此一番出手，正是已用其極，看來勢在逼使對方非要現出救命絕招不可。

簡崑崙心頭一驚，眼下刻不容緩，長劍高扯，閃出了一道刺目奇光。

「叮！叮！」兩聲脆响，已與對方翎梢接觸。

隨着時美嬌一個翻起的身勢，簡崑崙慌不迭吞劍退身，彩翎斜飛，嗖然作响聲中，已自他左面肩頭掃過。登時皮開肉裂，現出了兩寸來長的一道血口。

祇消再深半寸，便自傷了筋骨。

頃刻間，熱血四溢，染紅了他整個肩頭。

簡崑崙這一霎，眞有拚一時之痛，反手出劍的衝動，父親以身餵招，所傳授的劍式之中，正有那麼一手，大可反敗爲勝，祇是一來，內功受制，大大減弱了劍上的威力。二來劍招一出，不啻明顯暴露了自己「劍術」實力，落在對方「有心人」眼裏，便有了防範先機，於今後的敵對大是不利。

正是有了這層顧慮，他才掩忍不發，突地後退一步，一時嗒然無言，祇管楞楞向對方看着。

時美嬌頗似一驚的收住了手，用着奇異的目光，向他看了一眼，點頭道：「你的劍法果然高明，若非受制於內力的不便施展，實力當不止如此，那時我是否還能勝得過你，可就大有疑問。」

說完轉向一旁女侍「無音」，嘴皮略有所動，却不聞其聲，想是以「傳音入秘」功力向對方指示什麽，遂即向簡崑崙點頭道：「失陪！」逕自轉身自去。

簡崑崙領略了對方劍上的功力，大感欽佩，一時頗覺面上無光，看看手裏「月下秋露」，雖是寒芒刺眼，却不禁內心凄楚。

原來他稟性最是要強好勝，十數年來，在父親刻意指點之下，練功極力，臨行之前，父親嘉其壯志，告以當世已罕有其匹，言猶在耳，便遇見了眼前的這個時美嬌。對方以少女弱質，竟然強能勝過自己，觀其出手，鬆疏淡遠，純守天趣。味滿迂迴，實已達登峯造極地步，自己即使沒有受制於內功的不能施展，要想勝她也是不易。

心裏有了這番感傷，確是欲振乏力。

恍恍然倚案而立，垂下了手上長劍。

眼前人影倏閃，「無音」經已來到面前。

簡崑崙一驚抬頭。

「無音」睇着他微微一笑，指了一下他手裏的劍，意在收回。

簡崑崙將長劍交過，無音接過來，還入劍鞘，置於案上，指了一下他肩上的傷，忽地出手，指點間，已爲他封了肩上穴道，暫時止住了流血。

妙在一番動作，祇在舉手之間，力道，指法，配合得恰到好處，「裁雲縫月，堪稱妙手」，實已是大家身手，「強將手下無弱兵」，觀其出手，實已在「九尾」桑弧之上，而論及身份，不過時美嬌身邊女婢之一，以此而推，當是越接近上峯所屬，越是能人輩出，料想到「飄香樓」主人柳蝶衣身邊，當是更無等閑人物了。

「無音」一面止住了他的肩上流血，一面自身側拿出了一個扁形瓷瓶，由裏面倒出了一些淡紅藥末，洒向他肩上破口，頓時即有一股涼涼感受，掩住了先時痛楚，甚是受用。

仔細的在他肩上看了看，無音才自後退，拿起了桌上長劍，轉身自去。

自其現身前後，一言不發，名符其實的一個「無音」，連同前見的那個「無言」，一雙孿生姐妹，莫非竟都是啞吧？

「無音」很快的又回來了。

這一次手裏拿了一卷潔白布帶，原來是意在爲簡崑崙肩上傷處包紮。

聽任她默默無言的爲自己包紮。

「無音」眞的一句話也沒說，簡崑崙

原指望由她嘴裏探聽些什麽，見狀也就不存此想。

她的動作很是俐落，很快的就把工作做完，臨了收起剪刀、布條，簡崑崙才向她稱了一聲謝。

無音微微一笑，轉身待去。却驚於簡崑崙的一聲輕輕嘆息，不禁轉身，向他看着。

簡崑崙道：「原來妳不會說話，是個啞吧！」

無音大似不樂的一隻手叉在腰上，想要發作，却忍不住笑說：「誰說的？」

簡崑崙一笑：「原來妳會說話，我祇當妳眞的是個啞巴呢！」

無音皺眉，說道：「會是會，就是不說！」

「那又爲何？」

「爲——」無音斜過眼神兒來打量着他：「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難道你不知道？一個人少說兩句話，總是好的！」

簡崑崙微微一笑，也就不欲再說。

無音已將轉身，却又定住：「簡先生——」緩緩說道：「你的劍法很高明，可是剛才，我眞替你……」

簡崑崙看了她一眼，眼神裏表示了疑問。

無音搖搖頭說：「你是不應該跟我們堂主比劍的——」

「爲什麽？」簡崑崙頗似一驚。

「因爲，她……會殺死你——」

簡崑崙一笑說：「謝謝——可是我却還活着！」

無音哼了一聲，正要開口，忽聞脚步聲來近，隨即中止，拿步待出的當兒，艙簾捲處，一個姑娘已翩然進入，乍看之下，幾與眼前「無音」模樣兒一樣。正是日昨捧劍侍立時美嬌身邊的那個「無言」。

「無言」與「無音」是一雙孿生姐妹，貌相酷似，簡直不易分辨，差在前者身材略爲瘦高，後者較似適中而已。

姐妹乍見，進來的「無言」祇說了聲：「快！」雙雙退身而出。

艙簾落下，艙門「碰！」然作响，被大力關上，並聞得下鎖之聲。

簡崑崙正自心裏奇怪，即聽得艙面上傳過來一陣「噹噹！」銅磬雲板之聲。

一霎間，整個大船俱似有了異動，散自各處的脚步聲，十分倉促，船身因而輕有搖動。

這個突然而來的狀況，大大提起了簡崑崙的興趣。

試了試，艙門果已下鎖，無如那扇窗戶却是敞開着的。

憑窗四盼，才自明白了此一番騷動的原因。

前文述及，除了這艘大船之外，另有四艘同樣大小座舟，緊衞前後左右，這一霎，在正中大船「噹噹」雲板聲响起之後，俱都有了警覺。

雲板聲由疾而緩，却是兩快兩慢，繼而一快兩慢，再而三聲全慢，無異顯示着一種號令。

五隻大船的速度，隨即一齊都慢了下來，略呈弧度的在水面上一字排了開來。

這番舉動，當然是有原因的——

日光照射下，正前方約二十餘丈距離之外，鐵鎖橫江般陳列着八艘鐵殼戰船。

由於船身特地裝置了鐵殼外衣，打磨得十分光滑，陽光下閃爍出一片銀光，刺眼難開，各船上站立的戰士，銅盔銀甲。刀劍出鞘，箭矢在弦。早已嚴陣以待，儼然如臨大敵。

這番陣仗，絕非尋常武林帮派狹路鬥毆，事實上各船戰幟飄揚，猩猩紅的旗面上，斗大的一個「吳」字，不啻說明了對方來船，乃是出自「平西王」吳三桂的麾下陣仗，怪不得這般聲勢驚人。

隨着雙方的漸漸接近，在一聲「轟」然大响的炮聲裏，「萬花飄香」一面的五艘大船，陡地停在江心。

炮聲响自對方鐵甲船陣，「碰通」落向江心，嘩啦啦大片水响裏，濺起了一天狂濤，却是差着丈許左右，未能擊中來船。

「萬花飄香」一面，却也早已算計好了，即在對方開炮之前的一霎間，紛紛停住，「卜通！」連聲，水花四濺，五隻大鐵錨，齊抛落江心，定住了起伏頻繁的船身。

鐵甲船陣在一名武官的喝令之下，迅速的又開了一陣排炮，轟隆聲震耳欲聾，炸爆開的彈丸，引發出如海狂濤，水花四濺，銀星萬點。

却是與前此一般，仍然差着丈許，未能擊中。

江水掀動，起伏如潮。彼此相距，不足七丈，却已是短兵相接的陣勢。

簡崑崙倚身長窗，不經意却爲濺起的水花，弄了一身，却聞得艙門鎖响，隨即啓開，前此方離的「無音」姑娘又再自進來。

「堂主有令，簡先生外面有請！」

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無音說完，隨即頭前帶路，轉身向外步出。

× × ×

頭戴太歲小銀盔，身穿百彩戰裙，脚下一雙鹿皮蠻靴，腰肢細細襯着腮邊一朵顫顫紅纓，仙姿佚貌，幽步窈窕——時美嬌這身裝扮，可眞俊俏。

將一面「飄香令旗」高擧空中，揮了一揮，轉交向身邊的「無言」，這才轉身落座。

艙面上儼然已是大軍待陣，三百名弟子，一色的青巾紮頭，手持長刀，左弓右箭，整齊劃一，較諸對方的正規軍容，並不含糊。

簡崑崙在「無音」的帶領之下，恰於這時來到眼前。

十二面彩色大旗，在風勢裏獵獵起舞，劈拍作响，饒有氣勢。以「寒梅」「金蘭」「杜鵑」「牡丹」「木蘭」「芍藥」「月桂」「翠荷」「扶桑」「山茶」「秋菊」「水仙」所顯示的「十二名花」，其實正是「萬花飄香」這個龐大的黑道組織素來所標榜，由於主人柳蝶衣的愛花成痴，擧凡一切，無不顯示出與花有關，乃致於兩軍對壘打出來的旗幟，竟然也是「十二名花」，未免天眞好笑。

時美嬌居中而坐，身邊是「飛花堂」的兩名副堂主「海客」劉青，「玉彈金弓」馬福全——正是昨日火焚草舍時，出現

於時美嬌身邊一高一矮的兩個華服男子。

簡崑崙被安置在正中核心；四個主座之一的一張空位上坐了下來。

隆隆炮聲裏，對面鐵甲戰船猶自發炮不已，祇是炮位旣定，射程終不能遠越，仍然也祇是落在先前地位，平白攪起了一天狂濤，聲勢固然驚人却是於敵無損。

江面上巨浪時掀。浪拍金舟，捲起千堆雪，聲勢好不驚人。

時美嬌指揮若定，神色從容，絲毫也不慌張。儘管銀盔戰裙，却也不忘自雙目以下那一襲薄薄玄紗，紗質極薄，一如蟬翼，透襯着她神姿冰清的絕世芳容，高秀超逸，風神獨艷。

時有飛奔而來的「號子」，由她手上接過顯示號令的三角小旗，這類小小旗幟，色澤各異，滿插在她面前沙盤之內，每一支都似有獨特的義意。

「號子」接過之後，即行轉發下去。

大船兩舷，滿是勁裝水靠的卒子，接令後躍身江水，渾身於碧波駭浪，極快的時間內，即能將號令轉示別船，行動快速，顯示着豐富熟練的戰鬥經驗。

一陣緊湊的傳令之後，才似少有空閑，時美嬌這才轉目簡崑崙，略略點頭道：「簡兄來了？傷勢可好些了？」

簡崑崙說道：「不碍事了，姑娘見召是——？」

「沒什麽，嘴角輕輕牽起一絲微笑：「怕你一個人悶的慌，放着眼前這等熱鬧，錯過了豈不可惜？才想到讓你出來瞧一瞧！」

隨即指向身邊高矮二人，爲之介紹●

「海客」劉青瘦高白皙。「玉彈金弓」馬福全黧黑矮壯。前者一身雪白緞質長衣，其上滿綉梅花，神采斐然，頗有幾分書卷氣息。後者却穿着綉有大朵金蘭的一襲火紅袍子，襯以繞嘴的濃密絡腮黑髯，一如畫上鍾馗。

兩個人旣能身任「飛花堂」副座職位，當然絕非等閑，即使初初一照面的當兒，簡崑崙亦能感覺出他二人的凌人氣勢。

却見雪白長衫的「海客」劉青，微微含笑，向着簡崑崙道：「今日之事，未始與閣下没有干係，是以才請你出來，等一會兒便就知道了。」

說話之間，隆隆炮聲又起，又是一排落彈，墜向船前，激起濤天巨浪。

「海客」劉青長眉微挑，向時美嬌道：「對方的排炮未免過於囂張，請示堂主可要還以顏色？」

時美嬌微微點一下頭：「時候倒也差不多了，依我之見，何妨再等片刻，料想着他們定將忍耐不住，這就要靠近了。」

貌似鍾馗的另一位副堂主「玉彈金弓」馬福全，聆聽之下，頻頻點頭道：「堂主所料不差，我算計他們也差不多了。」

時美嬌目注劉青道：「話雖如此，却也不可掉以輕心，劉副座你就暫時偏勞，指揮下一陣吧！」

「海客」劉青應了一聲「遵令」，即向沙盤中拔起一支「水仙」四角小旗，轉向正前侍令的「號子」，吩咐了一聲：「八音號角响起，吩咐各船，『鴛鴦炮』待命！」

號子接過旗令，轉身傳令。

一霎間，主船上吹起了頗似海螺的號音，其聲嘹亮，却是層秩分明的响起了八個音節。

「八音號角」方自响起，包括主船在內的五艘大船，頓時各有異動。

——四名身着鮮亮紅衣的炮手，倐地自兩側船舷飛步快出，二人一組，分兩起，於極快的一瞬，已自在兩側艙板上安好了用移火炮的機動鐵軌。緊接着「軋軋」聲响中，兩門所謂的「鴛鴦炮」，已自推出，却罩着紅色炮衣，暫時看它不見。

「海客」劉青奉令指揮，已自離座站起，神態從容的步向大船船首，一張舖有軟墊的太師椅上坐下來，兩側十二名「飛花堂」職司，雁翅排開，望之神勇，各有氣勢。

對方在一陣緊密的炮火之後，轉趨寂靜。

江面上散置着一層淡淡白烟，隨着徐徐江風，傳散着濃重的硝磺氣味。

時美嬌秀眉輕起，向着對方船陣打量一眼，笑道：「劉副座的一番佈置，看來正是時候，他們果然是沉不住氣了。」

說話之間，即聽得「嘩啦啦」鎖鏈聲响，一條粗若兒臂的長長鎖鏈，已自對方船首抽起。原來對方鐵甲船陣，一字橫江，皆由一條極長鎖鏈由船頭鋼環串聯而過，乃得一字橫江，排成固定不移船陣，這一霎鎖鏈抽起，當是顯出有所異動。

黧黑矮瘦的馬福全「嘿嘿」笑了兩聲：「他們的炮多，若是讓他們來近了，怕是不妥——」

時美嬌道：「劉副座心裏有數，大可放心！」

果然，話聲方落，「海客」劉青已頒下號令，主船一面已自發炮還擊。

簡崑崙坐處居中，視野遼闊，主客兩方，正可一覽無遺，乃將此一番戰況，看得甚是清楚。

先者，對方用以貫穿船陣的一根鐵鏈一經收起，鐵甲戰船，方自有所異動，就在這一霎，「萬花飄香」一面已自發動炮擊。

——却是極清脆的一發兩响，自各船相繼响起。

十聲炮响，雖是响自各船，却是密如貫珠，宛若一氣。極短的一霎，已自完成發射過程。

簡崑崙在炮手褪却炮衣的一霎，乃得窺見；那是一組兩門金色的小巧炮座，看來機動小巧，甚是玲瓏，所發鉛丸，亦不甚大，却是粒粒沉實，漆以朱紅，十分醒目。

金色小炮雖是看來小巧，射程却也不差。

隨着一陣緊密迫切的炮火之後，鐵甲船陣內立時傳過來一陣混亂之聲，頃刻間，已有兩艘着彈，燃燒起來。

「海客」劉青頗是知兵善戰，一發開炮之後，隨即二次頒下急令，五艘大船在極短的一霎，紛紛收起了鐵錨，循着指示的號令，在江面上機動而快速的排開了一個陣勢。

霎息間，主船超前，四舟殿後，成了一前二三之勢，對方在一陣混亂之後，也自變了陣勢，看起來已不若先時之從容鎮

定——却有一艘鐵甲快船，乘風破浪直趨而前。

站立在快船之首的一名將士，手豎大旗，作勢左右揮舞，嘴裏大聲呼叫不已。

時美嬌冷笑道：「我祇當有什麼了不起的陣仗。不過如此而已。」二

說話時「海客」劉青巳自轉回道：「他們要見堂主，是否賜見？」

時美嬌冷冷道：「我以爲他們技倆，不祇如此，且不可過於大意，叫他們過來吧！」

劉青代傳將令後隨即歸座。

主船遠遠立刻向對方傳話過去。眼看着那艘鐵甲戰船乘風破浪直滾當前，雙方距離，約在丈許左右，來船才忽然停住江上。

水波乍興，湧起了小山般一個巨浪。

却自來船上現出了一個武職軍官，大聲叱喝道：「滇東總兵孫大人使者二人，求見貴派主人！」

話聲方頓，即由來船上倏地騰起一雙人影，身形絕快，宛若一雙海鳥，起落之間，巳落向主方大船之上。

來者二人，一個年過六旬的瘦削老者，一個赤眉壯叟，均着便服，亦不曾留着髮辮，却是精神抖擻，染有濃重的一身江湖風塵氣息，望之即知是出身黑道，端非善類。

二人亦不曾携帶兵刄，想是專爲傳話而來。

站定之後，瘦削老者上前一步，雙手抱拳，打着一口鄂省官話，沉聲道：「平西王邸清客尚揚飛，金大開，求見柳先生，有秘事相商。」

話聲方頓，即見大船這面閃出一人——黑瘦的個頭，濃眉大眼——正是當日打封「永曆帝」不成，鎩羽而歸的「九尾」桑孤。

「柳先生不在這裏，眼前是我家時堂主，你二人小心答話，還不上前見過？」

雙方過去幾度交往，頗似相識。

瘦削老者聆聽之下，鷹也似的一聲怪笑，打量着面前的桑孤：「桑朋友麼？我們見過……好說，好說，前此足下曾經關照過我們一位老兄弟，隆情待報……這是後話，貴派柳先生雖然不在，時姑娘也是一樣！」

話聲未綴，桑弧巳一聲斷喝道：「住口——」緊接着跨前一步，凌聲道：「時姑娘也是你叫得的？」

自稱「尚揚飛」的瘦削老者，却也不是好相與，聆聽之下，陡地後退一步，臉上神色不佳。

他身邊的赤眉壯叟「金大開」，更似桀驁不馴，嘿嘿一笑，待將發言，主座上却巳傳過話來。

「桑門主暫且退下，堂主有話，尚、金二使者上前答話！」

說話的是「飛花堂」的副堂主，玉彈金弓」馬福全，話聲出口，隨即冷冷落座，不再多說。

「九尾」桑弧自感僭越，聆聽之下，躬身退後。

尚金二人對看一眼，才自注意到，對方「飛花堂」主時美嬌，就在當前。

他二人久走江湖，締歷老到，「玉手羅刹」時美嬌的大名，焉能不知，先時狂態，頓時大爲收歛，諦聽之下，互看一眼，匆匆趨前。

「尚飛揚、金大開，參見姑娘——」

兩個人各自報了姓名，向着主座的時美嬌雙雙抱拳，打了一躬。

時美嬌冷冷的說道：「萬花飄香與平西王邸，並無寃仇過節，爲什麼大舉興兵，攔江不容？滇東總兵姓孫的又是什麼人？」

瘦削老者尚揚飛，嘿嘿笑了兩聲：「姑娘見問，敢不據實敬告！平西王邸與貴門原是談不上什麼仇恨過節——即使有那麼一點，衝着姑娘眼前一句話，也不難化解……孫總兵，爲王爺所差，做官的就是這一套，喜歡講排場，因此如有冒犯，還請多多海涵！」

「那也不是！」時美嬌語態變得十分輕鬆：「方才情形，你們都看見了，講打，我們可不在乎，可以隨時奉陪！」

赤眉壯叟金大開嘿嘿笑了兩聲，頗似尷尬的道：「在下二人奉有王爺的旨意，有要事與姑娘取個商量，請摒退左右，才好說話！」

時美嬌搖搖頭說：「萬花飄香一切行事，俱稱無私，你二人有話，就當面明說吧！」

尚金二人對看一眼，不自在笑了笑。

仍由尚揚飛發言道：「姑娘快人快語，老朽欽佩萬分，既然如此，我們也就實話實說了。」

頓了一下，他才冷冷說道：「姑娘面前不說假話，孫總兵這一趟奉差，是向姑娘討人來的……」

「要人？」

「去年在肇慶即位稱帝的朱由榔！」

尚揚飛微微笑着：「當然是有條件的，祇要姑娘這面點頭答應，王爺願以黃金十萬奉送，人到貨來，絕不食言，眼前就可成交，姑娘意下如何？」

時美嬌側過眼來，向身邊的簡崑崙瞧了一眼——透過臉上的一襲輕紗，隱約可以窺見她盈盈的笑臉。

「這話說得好極了……」她微微笑着：「你們的消息可眞靈，怎麼會知道那位朱皇帝在我這裏？」

「好說！」尚揚飛沉聲答道：「難道不是？」

臉上堆滿了笑，金大開在一旁插口道：「我們甚至於知道，那位朱先生就在眼前姑娘的座船之上。」

「啊——！」

時美嬌嬌聲笑道：「你們既巳認定，我也就不再多說了。」

「姑娘快人快語，在下欽敬萬分。」

瘦削老人尚揚飛一臉世故的笑着：「十萬兩黃金！不是個小數目……祇要姑娘這面點頭放人，老朽即可馬上安排專人送到。」

金大開睜圓了眼，道：「而且……以後有關貴門一切，王爺那一面大可有個担待！」

「你們王爺眞是太客氣了！」

時美嬌的聲音忽似變得冷了，隱約的嬌美笑靨，一霎間也自臉上消失。

（未完・三）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催命專員

上文提要：司馬洛終於找到了羅婷，他向羅婷表示友善，說明是保護她的，但羅婷不相信，最後羅婷開槍打傷了司馬洛，接着就開車逃走，司馬洛尾隨跟踪，羅婷來到她一位女友的別墅避難，而此刻殺手魯定已在別墅附近窺探，當他要出手對付羅婷時，司馬洛適時將魯定解決掉……羅婷被司馬洛帶到S組總部，此刻她才明白司馬洛確是來保護她的。

五：特殊房車　威力驚人

左鶯鶯的眼睛眯了起來。「司馬洛！」她叫道：「你怎知道？」

「我們這一行人是知道這些事情的，」司馬洛說：「我想你參加老孫的派對。」

「原來你是帮老莫的，」左鶯鶯說：「老莫又不是你的爸爸，你帮他幹嗎？」

「這不是老莫的問題，」司馬洛說：「這是原則的問題，我一直都是爲了對抗惡勢力而努力，老莫的目標也是和我一樣，所以他認爲必須做的事情，我也認爲必須做了！」

「我沒有那麼多正義感！」左鶯鶯說：「我祇做那些我喜歡做的事。」

「我們救過你的命。」司馬洛說：「難道你不念在這一點情面？」

「哼，你們救我的命，是因爲你們認爲我有利用價値，你們救了我也利用了我，所以我不欠你們甚麼的，你們不能叫我把你們當作是大恩人！」

司馬洛在床頭上靠着，祇是在吸着香烟。一個女人固執起來，你愈和她辯論，她就愈固執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沉默一陣，讓她冷靜下來。

他們沉默了一陣，電話又响起來了，司馬洛看着電話，左鶯鶯也看着電話。電話响個不停，最後，左鶯鶯把聽筒拿了起來，說：「喂？」她的聲音，却是放得相當溫柔的。

對方嘩啦嘩啦地來一大串懇求。左鶯鶯說：「好吧，孫老闆……呃，小孫，好吧，你的誠意，使我感動！你想我幹甚麼？派對？那一種派對？這怎行，我祇是陪你一個人的，這許多人……」

對方又嘩啦嘩啦地懇求了一大串。

「好吧，」左鶯鶯說：「看在你的面上，我就幹一次好了！但是我聲明，我祇陪一個人，你認爲那一個客人是最重要的，你選定好了，我祇陪他一個人。」

對方又一連串的多謝。

「好……十一點！」她把電話擱下了，不屑地歪着咀：「卑鄙下流，你以爲做妓女下流嗎？還有更下流的就是這種人，身爲社會名流，還要扯起皮條來。」

司馬洛的眼光和她接觸，他感激地說：「鶯鶯，你怎麼會改變了主意呢？」

「哼！」左鶯鶯說：「如果不是你在這裏，我才不會答應呢！」

「謝謝你，」司馬洛俯過身去，輕吻她的耳朵。

「一吻是不夠的，」左鶯鶯睨着他：「你得和我做愛，現在就做，因爲當我回來時，我就會變得骯髒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他祇是用行動來回答她。

＊　＊　＊

孫家駒有一座十分寬敞的住宅，佔了一座小山的整個山頂，圍墻把整座山頂圍了起來。這上面就像是一座獨立的王國，在這上面簡直幹甚麼都可以，警察很難上來干涉，而事實上警察也不會上來干涉。孫家駒在這個社會裏有着根深蒂固的勢力，警察來干涉他，那等於自找麻煩。

況且，這裏今天進行的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不過是在舉行一個荒唐派對而已。

午夜一時，已剩下兩個人身上是還穿

着衣服的。這兩個人就是主人孫家駒和高級妓女左鶯鶯。

那個地方，一共有差不多一百人之多，全部都是脫得赤條條的，那是因爲派對已經進行了一段相當時間，在派對開始之初，人們都是衣冠楚楚的；但是，酒愈灌也就愈放縱了，楚楚的衣冠都脫了下來，露出了本來面目！而且，在這不足一百人的裏面，佔了差不多六十人都是女人。而且不是「正經的女人」，都是和左鶯鶯差不多，由孫老板請回來的女人。

現在只有左鶯鶯和孫家駒兩個人的衣服還沒有脫下來。

他們坐在那裏，看着四面的春色無邊，尤其是泳池裏面，赤條條的人體在蠕動着、蠕動着。孫老板本來是鶯鶯的熟客之一，但今天則是正經得很，連碰都沒有碰過左鶯鶯，反而是左鶯鶯，她的手却放在他的腿上摩擦着。孫老板很不願意推開她的手，但是當她把他摸得無法忍受的時候，孫老板就連忙把腿子挪開了。

「不要這樣，鶯鶯！」他掏出手帕來，抹着額上的汗。

左鶯鶯咭咭地笑起來，半歇斯底里的：「喂，孫老板！」她說：「你究竟要我等到什麼時候呢？我也忍不住了，不如我們來一次吧！」她的手又向他的腿伸去，他連忙又挪開一點。

他擧起手腕來看看他那隻名貴的薄裝白金手錶：「怎麼還不來？」

「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左鶯鶯斜着眼看着他：「人人都玩得這麼開心，就偏偏你爲我準備了的這位貴客，却遲成這個樣子？」

「他這人很特別，」孫家駒說：「他是一個特別的人，所以我才要替他配一個像你這樣特別的女人呀！」他乘機捧她一捧。

「多謝。」左鶯鶯說着，忽然又咭咭笑着，伸手一指，「你看，那個人多有勁！」

在池邊，一個瘦長的男人正和一個女人做愛。

「如果你也能這樣做就好了！」左鶯鶯說。

孫家駒也不由自主地看着那些人，他也十分之羨慕，因爲他光顧左鶯鶯的時候，只能用手及眼睛取回他的代價。

左鶯鶯的手又摸到他的腿子上。孫家駒「哇」的一聲跳了起來。就在他站了起來的時候，他看到了圍墻之外，那條從山下通上來的路上，有一雙車頭燈的燈光正在移動着。

「來了，左鶯鶯，」他興奮地說：「我猜他們是正在來了！」

「那就好了！」左鶯鶯說：「我實在忍不住呢！」

孫家駒隆而重之地離開座位，跑了下去，跑到花園門口去迎接那個來客，而左鶯鶯則在把玩着手上那隻粗大的古董式手鈪。

那部車子以不徐不疾的速度駛上山來，到了花園門口，停一停，就駛了進去，在花園內的停車場中找到了一個停車位，停了下來。

一個高大的男人下了車，孫家駒和他握手。那人扭動着頭，看着園中的情形，就不禁哈哈笑起來。孫家駒和他講了幾句話，然後伸手向上面一指。

那人呆了一呆。

左鶯鶯簡直像一個淑女一樣坐在那裏，那一套碎花的密實裙，和別人的赤裸比較起來，是更顯得密實了。

那個人也不等孫家駒引導，就向露台走上去。

當他走近時，左鶯鶯便可以看到，這是個中年人。

他以很有力很穩定的好像運動家般的步伐走上去，站在左鶯鶯的面前，對左鶯鶯一鞠躬，微笑着，那兩道特別濃的眉毛向下斜着。他本來是一個相當英俊的男人，然而當他裂咀笑的時候，缺點就出來了。那一口牙齒是又黃又黑，而且參差不齊的。

「眞奇怪，」他說：「怎麼這裏的人都是有眼無珠的嗎？最可愛的皇后，却沒有給人搶去！」他似乎還是相當懂得討女人歡心的。

「我是特別留給你的，」孫家駒連忙奉承地說：「我一直守衞在她的身邊，差不多要拿出一把槍來，才能把她留住呢！」

「謝謝你！」那人和孫家駒握手。

「讓我來介紹，」孫家駒說：「這是鶯鶯，這是卜比！」

「名字有什麼用？」左鶯鶯放浪地笑了起來：「最要緊的是，你懂不懂得享受人生！」

卜比吃吃笑着：「別的事情也許我會不懂，但是享受人生，這却是我最擅長的一件事了！」他挽着左鶯鶯的手臂：「這裏人那麼擠，我們有一個清靜地方可以去嗎？」

「怎麼？」鶯鶯說：「你不喜歡與衆同樂嗎？」

「吃喝是可以的，」卜比說：「但是，我却沒有興趣一張床睡兩個人以上。」

「一個保守派！」

「到樓上去吧！」孫家駒又立即提議：「我在樓上有一間特殊的房間，四面都有鏡子的。」

「也不錯！」左鶯鶯說。

「不，」卜比又搖起頭來：「我不高興給困在房間裏，特別不喜歡給困在有鏡子的房間裏！我不喜歡照鏡！」

「那麼，」左鶯鶯說：「我們到山下的海邊去如何？你有車子，我們幾分鐘就可以到。」她仍然在玩着她那隻大大的手鈪。

「我們去吧！」卜比說：「這是一個好主意。」

「但是——」孫家駒皺起了眉頭。

「別担心，」卜比拍着他的肩：「我們那筆生意，我會回來和你談的。目前，是享樂要緊！」他一攬左鶯鶯的腰，「來吧，我們走！」

在孫家駒目送之下，他們走下了露台，到了卜比的那部跑車。卜比把她扶了上車，然後自己坐上了司機位，把車子開動了。車子沿着那蜿蜒的山路駛向山下。

一直，卜比都表現得像是一個相當有風度的男人，但是當兩個人在一起時，他就下流起來了。他說：「我喜歡狗的姿勢，而且我喜歡你用舌頭！」

馬上，左鶯鶯就感到嘔心了。她雖然是一個妓女，但她並不是一個廉價妓女，所以她是不會做這種事情的。事實上，她根本就從來沒有替任何客人做過。

她從來沒有替任何人做過。現在她說：「看情形吧！也許我會做的，對我好點，我也許會做的。」

「爲了我也不做？」卜比說：「你可接過像我這樣的客人？」

左鶯鶯又感到了嘔心，這個男人，實在太自負了。自負的人通常也是自私，差不多必然的了。在做愛的時候，他會只顧自己的感受，而不顧別人的滿足的。對於這一類的人，左鶯鶯也是一直看不起，也沒有胃口。

卜比把車子開到了海邊，前輪簡直觸到了海水，然後他才猝然地把車子停了下來。

「來吧！」他說：「我們脫光衣服，一起下水！」他已經在寬衣解帶了。

左鶯鶯微笑：「你先下去，我跟着就來！」

卜比以快速的手法把領帶、上裝及襯衣都解下了，然後跳了下車，把內衣也脫了下來。他身上毛很多，一身都是的。他像一隻猩猩般對着左鶯鶯：「怎樣，你覺得我怎樣？夠大嗎？你很少見到這麼大的男人，是不是？是不是？」

左鶯鶯又咭咭地笑了起來：「總之，你也不算是個小孩子啦！現在你游出去吧！讓我看看你游得怎樣？」

「我嘛！我是世界游泳冠軍。」卜比說：「你看着！」

他說着就衝進了水中，游向海中心去。

左鶯鶯微笑，扭動了一下手腕上那隻大大的手鈪，說道：「司馬洛！司馬洛！」

那隻手鈪裏居然傳出了聲音來。司馬洛的聲音說：「是的，我在這裏！」原來那是一隻特製的無綫電傳音器。

「那人的名字叫卜比，」左鶯鶯說：「身體很強壯，眉毛很濃的，他是否就是你要找的人呢？」

「穿着一雙很光亮的皮鞋嗎？」司馬洛的聲音問。

「是的。」左鶯鶯看了一眼卜比留在車子內的那雙亮閃閃的漆皮鞋子，「你在什麼時候來呢，司馬洛？我受不了這個人，我希望你快點來解決了他。」

「適合的時候，我自然會出現。」司馬洛說。

「別太遲！」左鶯鶯說：「我受不了的！」

「總之我不會讓你吃虧就是。」司馬洛說。

於是左鶯鶯把衣服脫了下來。只剩下三件東西，那就是乳罩、三角褲和那隻手鈪。那隻手鈪裏面的電器是防水的。

她還穿着那套乳罩三角褲，便躍進了水中。

「這裏！」卜比在她的右邊擧着手，呼叫着。

左鶯鶯潛進水中，當她再冒出來的時候，她卻是冒出在左邊的水面。而且她也直向左邊游去。

「喂，鶯鶯，你怎麼了？」卜比抗議地叫道：「我在這邊。」

鶯鶯又咭咭地笑了起來：「你得捉到我才行！」

卜比一轉身，就向着鶯鶯那邊游過來。

「你要捉得着我，那才能證明你是個眞正的男子漢呀！」左鶯鶯嬌笑着。

卜比的自大心理受到了十分强烈的刺激。他發揮了他的最高速度，向左鶯鶯追過去。在陸上，他的運動本領也許是很高强的，但是在水中，他卻絕對不是一個一流好手，他的最高速度，並不是很高的速度，起碼就快不過左鶯鶯了。更何況，他們之間，本來就已經是有一大段距離的。左鶯鶯還故意吊他的胃口，只是慢吞吞地游着，等他追近了，才再加快速度。

鬧好了一陣，卜比也總是追不上，這使卜比老羞成惱起來了。他在水中停下了，大聲地罵出一連串的汚言穢語。「你這婊子！」他罵道：「你這……你再不停下來，我就剝你的皮，我就……」

左鶯鶯停了下來，吃吃笑：「怎麼了？你的脾氣竟是這麼壞的？我不過是在跟你開玩笑。」

「誰耐煩跟你開玩笑？你以爲你是什麼貨式？回到沙灘上去！馬上！」

左鶯鶯回頭向沙灘上望望。還不見司馬洛的蹤影，但，他該來了吧！

司馬洛知道她受不了，他應該早點來的。

左鶯鶯上了沙灘，卜比也匆匆地游過來了。卜比在陸上也許是一個運動健將，但是在水中卻並不出息。他已經喘氣喘得腰也彎曲了，他喃喃地罵着。

左鶯鶯張着腿子站在那裏，兩手叉在腰間，那套乳罩三角褲遮着身子，並沒有減少她的吸引力，事實上還把她的吸引力加以誇張了，因爲，那白色的布料，現在已經濕透了，而成爲百分之九十透明了。紅色的隱隱透紅，黑色的隱隱透灰。

卜比的怒氣與衝動交雜，他喃喃地咒罵着，一挺腰，向左鶯鶯直衝過去。左鶯鶯叫一聲，咭咭笑着，轉身就跑。事實上她心裏也是有點慌的，她不知道卜比這個狂妄的人，究竟會怎樣對付她。

卜比在陸上果然威風得多了，他很快就追上了左鶯鶯，剛剛就在樹林邊的陰影裏，那半昏暗之中。外面月光很亮，把沙灘照成一片銀白，對比之下，陰影裏是黑暗得多了。

他一手揪住了左鶯鶯的頭髮，左鶯鶯就哀叫着倒下來了。她是眞的痛苦的，卜比抓住她的頭髮時是殘暴的，毫不留情的。當左鶯鶯伏在地上時，卜比就蹲了下去，把她的頭拉近他，用雙腿之間對着她的咀巴。

「來呀！」他叫道：「我叫你用舌頭的！來，用舌頭！」

左鶯鶯心裏充滿了怒氣，她眞的想把他一口咬了下來。在心裏，她叫道：「司馬洛，司馬洛你怎麼還不來？」她的咀巴則說：「你得對我好一些。」

「對你好一些？很好！你要多少次？」他就壓在她身上。

「等……等一等！」左鶯鶯說：「我還沒有脫下來。」

「脫下來?用不着，看我就這樣把它弄穿。」他說着，眞的像一頭蠻牛似的，向她猛撞起來。

左鶯鶯忍不住笑了起來:「我不相信你能這樣做!我不相信……」

看來，他卻是眞能這樣做。他的雄勁維持得很久，而且愈來愈厲害了。他使左鶯鶯被撞得很難堪，於是她開始以動作去反應。

她雖然不是常常接客，但她在這方面卻是有經驗，她也受過那種特殊的訓練。

凡是幹這行的人，不會沒有受過這種訓練，可以讓她控制一個男人的興奮程度，她要使他快點完事，他就快點完事。

她控制着他，取悅着他，把他推向高峯，很快，他就飄飄欲仙了。他緊緊地執着她，開始發抖，發抖……

然後，他就吐出了一聲抖顫的呻吟，便軟倒下來了。好像一團棉絮般壓着她，他的雄氣，已經完全逃出了體內。

「覺得怎樣?」左鶯鶯輕撫着他的頭髮。

「你這婊子!」她仍然喃喃地在駡着，也許因爲太快了。他仍然有着被欺騙的感覺。

「你先到水裏去泡一泡吧，」左鶯鶯溫柔地說着，推推他，「然後我們再談談，我們再來!」

「不!」卜比閉着眼搖搖頭，「你去吧!我想在這裏躺一躺。」他滾開了，在沙灘上仰躺着。

左鶯鶯這眞是求之不得了。她爬起來，跑向水中。

她跳進了水中，游向海中心，把卜比丟下在沙灘上，讓他去睡。

卜比躺在那裏，後來聽見沙上腳步聲響。他說:「過來，鶯鶯!」

一隻腳踏到了卜比的胸部。

這是一隻穿着皮鞋的腳，卜比本來就應該醒覺了的，但是他卻沒有，他還是一手摸上去，摸着了一隻褲管。

當他摸着了這隻褲管時，他才醒覺過來。一醒覺，反應就很快了，眼睛還沒有張開，他的手掌就一劈過去。這隻手掌就像一把刀子似的，但是沒有劈中什麼。那隻腳在手掌到達之前已經縮開了。

他一跳跳了起身。

他看見，面前的人果然不是左鶯鶯，而是一個穿着畢挺西裝的人。和他一樣穿得講究，而且也比他英俊，玉樹臨風似地站在月光之下。

這個人就是司馬洛。

卜比並不認識司馬洛，但是目前，他已經想把司馬洛殺掉了。

「媽的!」他憤怒地吼道:「你是誰?」

司馬洛只是看着他微笑。

「我給你三分鐘時間，滾。」卜比吼道:「不然，我就把你的頭扭下來!」

「那你的罪項就再加一重了，」司馬洛微笑，「在公衆地方作淫褻性暴露，再加上阻差辦公!」

「什麼?」卜比一時呆住了。

「我是警探!」司馬洛從袋裏取出一本記事薄來揚一揚，像許多警探一樣。

「警探?你知道我是誰嗎?」卜比吼道。

「你是誰呢?」司馬洛微笑，仍然是那麼冷靜的。

「我是……孫家駒的客人!」卜比吶吶着。豈有此理，怎麼孫家駒會讓一個區區警探來這裏撒野?

「總之你不是孫家駒了，」司馬洛說:「所以，你還是跟我走一趟吧!」

「媽的，你這──」卜比叫着，就向司馬洛衝過去，當他距離司馬洛只有五呎時，他就一躍而起，身子凌空，腿向司馬洛當胸直撐過去。

司馬洛也一躍而起，也是用同樣的招式向卜比撐過去。兩個人四隻腳在空中接觸。

是誰的勁強大一點，暫且不論了。在配備方面，已經是卜比吃虧得多。由於司馬洛腳上穿的是一雙堅硬的皮鞋，而卜比則是赤裸血肉之腳。

四隻腳一撞，卜比的一隻腳踁被司馬洛的鞋跟揩脫了一塊。

卜比痛得「哇」的叫了起來，兩個人一齊落地，只是司馬洛是腳踏實地的落地，卜比卻是倒了下來。好在那是沙地，這樣一跌，也並沒有使他受到很大的傷害。

司馬洛站在那裏等着他。

卜比爬了起來，腳步有點浮的，那是由於腳踁處的痛楚所影響。卜比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我要殺死你，小子!不管你是什麼警探，我也要殺死你，我也不是第一次殺一個警探了。」

現在，左鶯鶯已不知去了何處，而卜比也已經忘記了她的存在。

卜比雖然有點傷，還是火氣很大地向司馬洛撲過去，他只是揮動拳頭向司馬洛的腹部擊過去。勢沉力雄地，而且拳風虎虎，大概，他對拳術是頗有研究的。

司馬洛輕鬆地退後了兩步，巧妙地避過了。卜比的兩拳雖然擊得重，但是沒有擊中目標。

司馬洛冷笑:「孩子，還有什麼本事，儘管使出來吧!因爲，在監獄裏，你是沒有機會應用的了。」

卜比吐出了一連串不堪入耳的粗言穢語。這一串說話，和他剛才身上的衣服也許不大配合;但是，和他現在的「打扮」，卻是很配合的。

卜比又衝上前去，而司馬洛揮動拳頭。而這一次，司馬洛卻是沒有那麼容忍了。「拍拍」司馬洛的兩隻拳頭翻動，撞中卜比兩隻手腕，把卜比的拳頭撞開。卜比震得虎口發痲，馬上就知道他是遭遇了強敵，知道他可能是打不過司馬洛的。

他在心裏發慌之際，司馬洛卻不放過他了。司馬洛緊接着逼近，第一次發拳向卜比進攻。他以標準的西洋拳向卜比進攻，向卜比的臉上來了一記直拳，及兩記勾拳。當卜比小跳向後時，司馬洛卻向地下一伏，腿子貼着地面掃出，直向卜比的下盤掃去。

這一下，卻是絕對中式的手法了，司馬洛這忽中忽西的怪異手法，果然使卜比防不勝防。卜比連忙一跳跳起，但是接近腳跟的部份，還是給掃中了一記。

「拍」卜比雖然沒有被踢中腳，卻也差點就整個人倒轉了過來，他打橫着跌在地上。司馬洛又再一跳而前，一腳踏下去，

卜比未卜先知滾開;司馬洛的腳踏下去，在沙地上留下了一個深深的腳印。

卜比再一滾身，司馬洛的第二腳就踏中了他的屁股。

卜比「哇」的叫了出來。

這倒不是痛苦的叫，因爲司馬洛並沒踏得那麼重，這只是一聲受了侮辱的叫。屁股上給踏了一腳，自尊心的傷害大過肉體的痛苦。

司馬洛退後一步，又說:「起來!再試一試吧，你不相信自己是個膿包，那你可以再試一試!」

卜比怒吼一聲，又跳了起身，但這一次卻不是撲向司馬洛，而是撲向他的車子。他在車子的座墊下面是放着一把手槍的;而司馬洛這個人，他認爲值得用手槍去對付了!

但是，司馬洛比他跑得更快。他還沒有到達，司馬洛已經比他先到了，司馬洛攔在他的前面。

卜比仍然拚命地撞過去，要把司馬洛撞開，但是，司馬洛向他連揮三拳。第一拳卜比閃過了，第二拳卜比也閃過了，但是，第三下，那卻是司馬洛的膝蓋。司馬洛的膝蓋一頂上去，頂中了卜比的肚子。

卜比跌向後面，又仰天跌倒在沙地上。

他爬起來，再轉向司馬洛。但司馬洛卻已經不在那裡。現在，司馬洛剛好是繞到了他的另一處。他再轉過來時，司馬洛已一拳揮過來了。

「逢」卜比眼前的世界爆炸成一陣白光，又倒了下來。

卜比在地上好像一條虫般蠕動着。

司馬洛微笑:「再來，朋友，再來!」

卜比掙扎着爬了起身，滿咀都是鮮血。那是牙血滲雜了內臟流出來的血，司馬洛那幾拳，打得實在重!

卜比知道，這一次他是遇到了勁敵了。他也不是一個善男信女，打人也是他的慣技，他卻就從來沒有給人打得這麼慘的。

他咬緊牙齦，再向司馬洛衝過去。這一次，司馬洛不再留情了，司馬洛的拳頭閃電一般揮動着，向着他的心窩一連擊了幾拳。

卜比的眼睛張大了，咀巴也張大了，人也軟軟地倒了下來，仆在地上。他軟弱地掙扎了兩下，就像極力要爬起身來似的，結果，還是雙腳一蹬，就不動了。

司馬洛冷笑着，從腰間拉出一副手銬及一副腳鐐，在卜比的手上套了一副，又在他的腳上套上了一副。這時的卜比，當他醒來的時候，他也是無法抵抗的了。

司馬洛就把卜比拖向他自己的車子，從車上拔下車匙，打開了車尾的行李箱，把卜比放了進去，又把那行李箱關上了。

他繞回車頭去，坐進了司機位，這時，左鶯鶯也出現在車子的旁邊了。她就像一隻忽然出現的鬼魂似的。

「司馬洛，」她按着車子的旁邊說:「你要走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

「他──就是你要找的人?」左鶯鶯問。

司馬洛點點頭:「當然了，如果不是，我也不會碰他的。」

「那我怎辦?」左鶯鶯問。

司馬洛對她微笑:「你怎辦呢?」

左鶯鶯說:「我怎麼向孫家駒交代呢?他還打算再和孫家駒談生意的，我卻不能把他帶回去。」

「哦，」司馬洛淡淡地微笑着，「原來，你就是只關心你的工作而已!」

「不!」左鶯鶯叫了起來，忽然有點後悔了。「我的意思是──孫家駒一定會向我追究的。」

「像今天下午一樣，別聽他的電話好了!」司馬洛說。

「他怎會想到卜比是在你的手裏失掉的呢?他會以爲，卜比是沒有興趣和他談生意吧了!」

司馬洛踏下油門，車子的馬達發出怒吼，不過還沒有開動，那是因爲，左鶯鶯的一隻手是仍然按在車門上的。

「但你呢?」左鶯鶯叫道:「你這樣就走了?」她站在那裏看着他，身上就只有那濕得變成了半透明的泳衣，樣子怪可憐的。

司馬洛又微笑了:「我還以爲你不會問這個。」

「我不能再見到你了嗎?」左鶯鶯叫着，又洩氣地低下了頭:「我知道的!你不會再見到我了，你一定又是忙得很!」

「忙?」司馬洛哈哈地笑了起來，「剛好相反!卜比是我的最後一個任務，捉了卜比，我就相當空閒了。」

「你是說，我們可以在一起?」

「不會永遠在一起。」司馬洛說:「但一段短時間是不成問題的!」

「我現在就可以跟你走嗎?」左鶯鶯問。

司馬洛想了一想，聳聳肩:「沒有什麼理由不可以的。我們把這件貨送去交差，然後，我們就可以一同回家了。」

司馬洛把車門打開了，說:「上來吧，我們一起走，但，你得穿回衣服。」

左鶯鶯這才低頭，看看自己身上，臉有點紅，因爲她的身上就只有那一襲濕到透明了的泳衣。不知道爲什麼，在一個很熟透她的身體的男人跟前，她反而會臉紅起來了。

於是她用背對着司馬洛，匆匆地脫下了那套濕泳衣，然後換上她的衣服。她也上了車，坐在司馬洛的身邊。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離開了沙灘，駛上了公路上。表面上看來，他們只是像一雙正在赴宴後在歸途中的男女，並沒有什麼不對。不對的地方，只是在內裏，左鶯鶯的內裏既沒有內衣，也沒有內褲。而，那行李廂的內面則更糟，有着一個一絲不掛的卜比。

「你怎麼這樣遲才來?」左鶯鶯問:「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不，」司馬洛吃吃笑着，「我只是想看看你對付男人的能力如何?你眞不錯，鶯鶯，你已把他弄得服服貼貼的!」

「你是想看看，我肯不肯……做他所說的事!」

「以你的聰明，你當然是逃得過的。」

「司馬洛!」左鶯鶯叫道:「你是我從來所見最可惡，最沒有良心的男人，我眞

想殺死你。」

「你……殺死我？」

左鶯鶯在他的耳朵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司馬洛「喲」的大叫起來，差點把車子駛離了路上。他吃吃笑：「你這樣不是殺我，你是想使我們兩個人都死掉了。」

左鶯鶯忽然也笑了起來，似乎這樣報復的目的就是已經達到了。

把車子再開了一段路，轉了一個彎，便看不見孫家駒那座山了。

左鶯鶯忽然回頭看着車尾。「這個卜比，」她好奇地問道：「他究竟是什麼人？」

「不是好人。」司馬洛記憶着他所看過的、有關卜比的資料，「他是一個唔……經紀，對了，可以說是一個經紀，不過他所做的，卻是有關死亡的生意！」

「他不是開殯儀館的吧？」左鶯鶯問。

「他是開殯儀館的人的福星，」司馬洛說：「他專門介紹死亡的生意的，如果你想殺一個人，你找他，他可以給你介紹各種價錢的殺手。」

「我應該找他談談，」左鶯鶯說：「因爲我想殺死你。」

「別胡說，」司馬洛道：「沒有人能殺死我，我是打不死的。」

左鶯鶯又咭咭地笑了起來，笑得前仰後合的。

司馬洛斜着眼看着她：「有什麼好笑？」

「我沒有辦法弄死你？」左鶯鶯說：「有一個辦法，女人可以弄死男人，男人弄不死女人的！」

再駛了一段路，左鶯鶯又問：「那麼，孫家駒又是和卜比談些什麼生意呢？」

「你以爲會是什麼生意？」

「但，孫家駒是正當商人呀！」左鶯鶯說。

「正當商人個屁，」司馬洛不屑地道：「別逗我笑好不好？」

「那麼，孫家駒是要殺一個人？」左鶯鶯。

「這也不是奇事呀！」司馬洛說：「以他的爲人來說！」

「那你們爲什麼不對付孫家駒？」左鶯鶯問。

「不值得，」司馬洛說：「他只不過是大海中的一條小魚，我們要對付的是大魚。」

「孫家駒也只是一條小魚？」左鶯鶯難以置信地說：「那我倒想看看一條大魚！」

「大魚我看得多了，」司馬洛說：「還是不要見的好！」

他們的車子繼續前進，離開了市區，到另一部份的郊區。最後，馳到一座樹林的外面停了下來。

「現在怎樣了？」左鶯鶯問。

「現在我們等吧，」司馬洛說：「送貨，總是要等的！」

他們在那裏大約等了半個小時，就有兩部車子來了，其中一部發出嗚嗚的聲音，那並不是一部警車，而居然是一部救傷車。

第一個從救傷車下來的人是一個胖子，頭禿禿的，鼻樑上架了一副鋼邊眼鏡，這個人就是老莫。他好像一隻特大的企鵝一般走過來。跟着他的是兩個抬着担架床的男護士。

司馬洛把車匙丟給老莫，老莫就用車匙打開了車尾的行李箱，指揮那兩個男護士把卜比搬到那担架床上，然後，卜比就給用一張白布蓋了起來，如一個意外受傷者。

他給抬到救傷車去。

「喂，莫先生！」左鶯鶯叫道。

「叫他老莫好了，」司馬洛說：「沒有人叫他什麼莫先生的！」

老莫轉過頭來看她。

「司馬洛說他的工作已經完畢了，」左鶯鶯說：「他答應和我過一段日子的，所以，暫時別給他什麼工作好不好？」

老莫沒有回答，只是瞪了她一眼，便又像一隻企鵝一般走了。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他不會明白的，他根本不喜歡女人，他也從來不交女朋友，我很久已在懷疑，他的性機能已經衰退，成爲一個不能人道的人了！」

救傷車發出着嗚嗚的聲音開走了。左鶯鶯倒進了司馬洛的懷中。「我要和你做愛，」她說：「在這裏！」

「在這裏？你瘋了！」司馬洛道。

「在這裏有什麼不好？」左鶯鶯說：「又不會有人看見的。」

她的手，已經像八爪魚一般在他的身上動起來了。

「好吧！」司馬洛深呼吸着，「你這瘋子！」

＊　＊　＊

司馬洛和左鶯鶯在一起一個月。

這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而他發覺，他和左鶯鶯相處得相當好。也許這是因爲，他和她都是不願意對做愛負責的人，大家都不願負責，那就根本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一個月之後，老莫又出現在他們的身邊了。

那時他們正在蒙地卡羅的賭場裏賭錢。注碼很小，只是在享受着那裏的豪華設備和那些衣香鬢影。

忽然，老莫就出現在他們旁邊的位子。

司馬洛一轉頭，就看見了老莫坐在那裏。

「老莫，你眞會煞風景，」司馬洛說：「怎麼你不能放過我？」

「我來找你，是對你有益的！」老莫說。

「有益？」司馬洛說：「我就從來沒有受過你的益處。」

老莫說：「你玩得疏忽一點了，司馬洛你已疏忽到忘記了危險。」

「什麼危險！」司馬洛不屑地說：「我並沒有忘記，我老早就知道，你派人在跟蹤我，我正在奇怪，你什麼時候才會出現。老莫，你究竟什麼時候才會坦白起來呢？」

老莫的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他冷冷地說：「問題就是在這裏，司馬洛，我並沒有派人跟蹤你！」

這個時候，司馬洛就覺得冷起來了，由頭頂冷到脚尖，而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

「什麼意思？」他問。

「我只是從我的情報來源知道的，」老莫說：「有人要殺你！」

「爲什麼？」司馬洛問。

「我不大清楚，」老莫說：「如果我知道，我就會替你解決。」

「你大概知道，那是誰吧？」司馬洛說。他已經暫停了賭博，注意力已經完全離開了賭桌了。

左鶯鶯的注意力也已經離開了賭桌，她雖然在詐作對司馬洛與老莫的對話不感興趣，但是她對賭博也同樣地失去了興趣。

「馬家兄弟，」老莫說：「你有聽過他們的名字嗎？」

司馬洛點頭：「我聽過他的名字，但沒有見過他們，也和他們沒有什麼過不去，爲什麼他們要殺我？」

「我看你還是去問他們好些。」老莫說。

司馬洛沉默着，玩弄着他手邊的籌碼：「那眞有趣了，他們不是職業殺手，不會有什麼人聘請他們來殺我的。他們要殺一個人，那一定爲了私仇，我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他們呢？」

老莫聳聳肩。

司馬洛看着他。老莫的臉上，並沒有什麼表情也正是表情。

「老莫。」他終於說：「我有一個奇怪的感覺，覺得你是知道爲什麼的。」

老莫又聳聳肩：「可能吧！」

「如果我猜得沒有錯，」司馬洛說：「這一定是和你剛剛辦好了的那宗間諜案有關。」

老莫聳聳肩：「我不能肯定，我只是這樣猜！」

「這是不是表示，我要避開了？」左鶯鶯插口問。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還是不大捨得離開妳，不過，有生命危險的時候，我最好還是不要連累妳，對不對？」

「我不怕，」左鶯鶯一挺胸，「你自己說過，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殺死你的！」

司馬洛的眼睛凝視着遠處：「馬家兄弟不是一個人，他們是兩個人！」

＊　＊　＊

左鶯鶯輕輕地咬着司馬洛的身體，那並不是疼痛的咬，而只是會加速人的血脈流動速度的咬。

但是司馬洛卻沒有反應。他正在看一些文件，而這些文件，似乎就把他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了。

這使左鶯鶯很不滿意了，她是一向以她自己的技巧而爲榮的；但是現在，她的調情技巧，卻是完全不能挑動司馬洛。

「你怎麼了？」左鶯鶯終於嬌嗔地坐了起身，握起拳頭，向司馬洛的肚子上一搥。這一下，卻不由司馬洛沒有反應了，他「哦」的一聲坐了起來，按住肚子。

「你瘋了嗎？」

「我問你，爲什麼不理我！」

「我正在工作，你看不見嗎？」司馬洛說。他們現在是在蒙地卡羅一間豪華的酒店的房間裏，這房間的露台，就朝向海的。室內的冷氣並沒有開放，只是露台的門打開了，把海風放進來。這海風，反而比冷氣更舒適。

「我來替你工作吧！」左鶯鶯說着，就把手中的那疊文件奪了過來。「唔，馬如威，馬如龍兄弟檔案！」她的眉頭皺了起來。

「這是什麼？」

「這是密碼，你看不懂的了！」司馬洛說。

左鶯鶯嘆了一口氣，把文件交還給司馬洛。「算了吧，」她說：「我還以爲我可以幫忙你一下！」

司馬洛執住她的肩：「聽着，左鶯鶯，我們當初已經有過協議的，我把你帶在一起，你要完全聽我指揮的。現在，你又來找我麻煩了。」

「好吧！」左鶯鶯說：「你想我做什麼呢？指揮我吧！」她從床上爬了起來，在床邊立正。她的身上，現在是一絲不掛的，除了她手腕上那隻手鈪之外。那隻無線電通話器手鈪，本身也是一隻美麗的、也是很有價值的手鈪。任務完成後，司馬洛就把這隻手鈪送了給左鶯鶯，作爲紀念品。而她什麼都肯脫，就是不肯脫下這隻手鈪。

她曾經說過：「就是在做生意的時候，我也不會把它脫下來的！」

司馬洛看着她深吸了一口氣，她實在是教人分心的。她那具身體，吸引力有如一本裸女雜誌的封面，當你經過雜誌攤的時候，你雖然有要事在身，也忍不住要多看幾眼的。

「來。」他拍拍身邊的床上，「坐在這裏，我把密碼唸給你聽。」他把那疊文件上的密碼唸出來：「馬如威，身高四呎八吋，馬如龍，身高四呎九吋……」

左鶯鶯失笑起來：「這麼矮！」

「矮的人多數是工於心計的，」司馬洛說：「馬家兄弟也不例外。通常是哥哥馬如威計劃，而馬如龍實行！

「兩個人的本領都不差，馬如龍比較身手敏捷，也比較狠，所以多數是由他出手；但是，當需要多一點人手的時候，也會兩兄弟一齊出手。」

「他們現在又正在出什麼詭計呢？」左鶯鶯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他們正在監視着我們，我這感覺並沒有錯。」

司馬洛爬了起來，走到房間側面的窗前去，把窗簾掀開了一點，向下面望望。下面是繁忙的海旁公路，漂亮的汽車不停地來往，但是，沒有人在監視他們。

但當然，監視者也不一定要在他們看得見的地方。

「這裏是西方。」左鶯鶯說：「來來去去，都是紅鬚綠眼的洋人，像我們這樣的中國人並不多。馬如威與馬如龍兄弟們，不會是洋人吧？」

「不，」司馬洛搖頭，「他們就像我們一樣！」

「那麼，我們在人叢中，應該不難把他們找出來。」左鶯鶯說。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問題就是在這裏了。鶯鶯，如果是中國人，很容易認出來的；但是，馬家兄弟，他們有的是錢，他們也大可以聘請一些洋人來監視我們的。這樣，洋人在洋人之中，並不突出，

我們在洋人之中卻很突出，監視我們容易，但要把監視我們的人找出來，那卻是一點也不容易。」

鶯鶯用兩手攬着胸前，把那雙美妙的乳房遮住了，似乎，她是忽然之間覺得很冷。

「開始後悔了嗎？」司馬洛問。

「不！」左鶯鶯搖着頭，「我並不害怕！」雖然咀巴是這樣强硬，她卻連聲音也有點顫了。

司馬洛回到床上去，輕輕擁着她。「別害怕，」他說：「有我在這裏，你是用不着害怕的！」

「誰說我害怕？」左鶯鶯還是倔强地說，但是，她卻像一隻小貓似的躲進了司馬洛的懷中。

司馬洛輕輕地吻她撫她。而她的反應，卻不是像他那麼冷淡了。

「司馬洛。」她婉轉嬌嗲地道：「你不是要做工作嗎？」

「工作已經做好了！」他說：「我已經有了一個計劃，現在是娛樂時間。」

「不——」她想推拒，但是，他已經壓下來，而她感到了溫暖的充實。她的抗議，就化成了銷魂的呻吟。

「這就是你的計劃嗎，司馬洛？」左鶯鶯問。

他們現在正在把車子停在一處偏僻的山坡上。那裏風景優美，向崖下俯望，可以望到賭場的全景。他們已吃過了晚飯，在夜總會裏跳過了舞。然後，司馬洛就開車把她載到了這裏來。

「這裏是情侶談情的勝地嘛！」司馬洛說。

「司馬洛，你以為我們是陌生人嗎？」左鶯鶯沒好氣的道：「如果你是從來沒有碰過我的，那就不同；但是，我們已經不是在初戀階段，還沒有碰過的，就來這裏，把這個地方當橋樑。現在我們嘛，就等於是喝過了烈酒之後，再來喝水。」

「我有時喜歡這樣！」司馬洛涎臉而笑。

「別騙我，」左鶯鶯歪着咀唇，「你只是要引他們到這裏來殺你，對不對？」

「是的！」司馬洛微笑。

「這不是危險一點嗎？」左鶯鶯說。

「我這部車子，並不是普通的車子：」他拍拍那部車子的車身，「我這部車，全身都是避彈的。

「而且車的各部份，都有別的車子所沒有的機關，就是一隊軍隊來進攻，我也未必就怕。」

左鶯鶯也跟着他撫着那車子：「眞有這麼了不起？」

「希望很快就有機會示範一下！」司馬洛說。

司馬洛輕輕地擁着左鶯鶯，溫柔地說：「現在，讓我們來調情一下吧！」

「別胡來！」左鶯鶯說。

但司馬洛輕輕吻她的耳朵，她卻也欣賞地側起頭來，享受他的吻。

一雙車頭燈掃過，照亮了車廂之中，左鶯鶯忙要和司馬洛分開，但司馬洛緊緊地擁着她。

「別害羞嘛，」他說：「來這裏的人，看了也不見得會怪的！」

那雙車頭燈只是使車廂中亮了一亮，然後就熄滅了，停在遠遠的山邊。那部車中，顯然也是另有一雙男女，而這雙男女，和他們也是同道中人。

司馬洛的手在左鶯鶯的身上摸索着，左鶯鶯不禁咭咭地笑起來：「別胡鬧好不好？你究竟想怎樣？」

司馬洛吃吃笑：「這種事情，你以前有沒有做過？」

「沒有，」鶯鶯說：「唔，味道還不錯，果然是別有一番滋味的！隨時會給人捉着，那更夠刺激了，來，我們來吧！你認為你在這椅子上幹得來嗎？」

「心理變態！」司馬洛說。

左鶯鶯竟然已經動手拉開他的拉鍊了。

「喂，救命！」司馬洛格格大笑起來，「我們可不能假戲眞做！」

「眞和假，還不是差不多！」她說。這樣說着的時候，又有一部車子來了。車頭燈又把他們車廂的內部照亮了一下，左鶯鶯不由自主地放了手。

司馬洛從後鏡中看着那部車子，發覺那是一部巨大的車子，居然是一部「勞斯萊斯」。司馬洛不禁格格地笑了起來。「從沒有人坐一部這樣的車子來談情的！」他說：「叫司機開車來……哈哈，這不是有點滑稽嗎？」

「如果這個人本身不是司機開了主人的車子來鬼混，」左鶯鶯說：「那就是車主請了個女司機了！」

司馬洛仍然通過倒後鏡看着，這部車子的司機駕駛得並不好，簡直是走着之字路，車頭差點沒有撞在山壁上。千鈞一髮的時候，車子煞住了。

「他一定只用一隻手開車，才會這樣蹩脚的！」司馬洛說。

那部車子，連停車也有麻煩，前前後後，總是擺不好。司馬洛覺得有點奇怪了。怎會如此呢？這部車子的出現，他總覺得有點異常。

接着，那部車子忽然開得很快，馬達怒吼着，正在向司馬洛這部車子的車尾衝過來。

「不好了！」司馬洛叫了起來。他連忙扭動車匙發動馬達，但是已經太遲了。一部巨型的勞斯萊斯，當然是十分之沉重的。司馬洛那部跑車，雖然是格外堅固，但在重量方面卻是吃虧了的。

轟！那部勞斯萊斯的車頭在跑車的車尾一撞，整部跑車震了一震，使他幾乎連軚盤也把持不住了。車子向前衝了一衝，司馬洛踏下了腳掣，但是不行！那部巨大的汽車太沉重，馬力也太强了。車輪雖然煞住了，車子還是給硬推向前。

左鶯鶯尖叫起來。

接着，車頭就越出了懸崖邊。

左鶯鶯尖叫得更大聲。那下面的是比四十五度角更陡直的斜坡。司馬洛馬上放鬆了腳掣。如果車輪不能動，車子就會打滾着下去。

現在車輪鬆了，車子總算可以沿着斜坡溜下去。車子愈溜就愈快了，而且，斜坡的底下，還有一段是佈滿亂石的。

「救命！救命！」鶯鶯尖叫着。

「閉咀！」司馬洛踏下腳掣，控制車輪，使車子又不至於衝得太急。

那山坡並不是完全平坦的，有些地方，崎嶇得很厲害，有時，車子簡直跳起七八呎高，就像要翻過來似的。司馬洛只能扭動軚盤，以使車子保持平衡。

車子跳起來了三次，結果總算都能夠安全地落下。

但是左鶯鶯已經給震得在車中呆住了。接着，前面有一塊數噸重的大石頭，在山坡上突出來。車子以高速向這塊大石直衝過去，左鶯鶯又尖叫了，司馬洛連忙再度扭開軚盤，車頭在高速衝刺之中擺轉，車子轉了方向，向大石的旁邊繞過。他們僅可能避開了那塊大石，只是擋泥板在石頭上撞了一撞，「轟」一聲，車子打橫了，車輪擦着斜坡，硬向下面滑去。一時，車子又要翻轉了似的。

司馬洛忙扭軚加速，車頭及時再擺過來，朝着山下，而車子也恢復了以直綫向下衝去。

「別担心！」司馬洛叫道：「這車子是撞不破的！」

「我們要死了！」左鶯鶯叫道：「看那下面！」

他們可以看到，山坡的下面，全部都是亂石，司馬洛避得開山坡上的石頭，衝到底時，也避不開那下面的亂石。

「不用怕，」司馬洛叫道：「我們的車子大概也還可以受得住！」這部車子是老莫供應的。老莫告訴他，這車子可以抵受得住任何撞擊和震盪。老莫在這些事情上雖然很少說謊，但因為沒有經歷過，所以司馬洛的咀巴雖然如此說，心裏的信念，卻也是並不强的。

「我們會跌死的！」左鶯鶯叫道。

司馬洛咬着牙，忽然伸手按了一個按鈕，車頂好像罐頭的蓋子一般打開了，豎直起來，這豎直的車頂，發揮了近似風帆的作用，車子下衝之勢慢了一點，也穩定了一點。

「跳出去！」司馬洛叫道：「跳出去！跳出去！幹得來嗎？」

「我幹不來！」左鶯鶯叫道。

「那你只好和車子一起撞下去了。」司馬洛說：「因為我並不打算留在車中，我要跳出去了！」

左鶯鶯馬上站了起來，上半身她伸出了車頂。「怎麼跳？」她問。她是手忙腳亂起來了，顯然這種事情她是做不慣的。

但是她用不着司馬洛的指導了，司馬洛也已經在她的身邊站了起來，她感覺到一雙强而有力的手臂向她的腰一抱，她整個人給抱了起來，然後她就飛起來了。

他們一起飛離了車子，落在那山坡上，相擁着打滾，滾下山坡去了。

左鶯鶯滾得頭昏眼花，天旋地轉地起來了，終於，他們停了下來。左鶯鶯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事實上，她眞是有點懷疑，她是已經滾進了地獄裏。

司馬洛在旁邊推推她，說：「看，我們的車子！」

左鶯鶯抬起頭來，轉了幾次頭，才知道山下是在那一個地方。望向山下，就看見了，那部車子正以相當高速度衝下去，打了一個滾，然後又繼續衝下去，衝到了崖底了。

那些亂石就在崖低等着它。

那部車子，看來是難免粉身碎骨的命運了，就是司馬洛，看法也是相同的。但是，事實卻並不如他們所料。那部車子，跌到了那堆亂石的上面，彈了起來，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但是並沒有粉身碎骨，只是車頂脫了下來而已。那蓋子飛開了，車子繼續在亂石之間打滾，司馬洛以為，它是隨時要爆炸的。

但是它沒有爆炸，它只是再轉了幾個身，便通過了那亂石陣，而落在平地上。而且，奇跡般的，它居然還是四輪着地的。

司馬洛看着它直立在那裏，除了車身各部有些微凹陷之外，似乎就是並無異狀的了。他不禁微笑，老莫果然不是說謊的。

「怎麼沒有破？」左鶯鶯奇異地說。

「我早說過，這部車子是不會破的！」司馬洛哈哈笑起來。

「但不見得就能開動吧？」左鶯鶯說。

「我們何不去試試呢？」司馬洛說：「來，我們下去！」

左鶯鶯抬起頭望望崖上。太黑暗了，崖底比崖頂近得多，看得清楚崖底，就看不清楚崖頂了。

「他們一定以為我們是已經死了！」她說。

「那更妙了，」司馬洛說：「這樣，他們就不會來找我們，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找他們！」

他拉着左鶯鶯的手，領着她，一起半跑半爬地下崖去。

他們到了那亂石堆，司馬洛扶着左鶯鶯跨過那叢叢的亂石，終於到達了車子面前。

司馬洛試試拉一下車門，居然可以拉開，而且那門鍵還是很順滑的。他和左鶯鶯一起坐了進去，試試車的機件，發覺馬達可以發動，事實上，車子也可以開動。司馬洛試試在那谷底的地上行走了一段，車子跳動得相當厲害；但是，也許與車輪的性能無關，因為那谷底的地面，本身就是非常凹凸不平的。

司馬洛駛到了谷底的盡頭，便爬上了一塊四十五度傾斜的山坡，這對於一部車來說，是一件十分之困難的事情；但是，這部車子，竟然像一部坦克車似的，毫無困難地完成了任務。

然後，他們就到了公路上。司馬洛放心地吹了一聲口哨。左鶯鶯卻伏在他的肩上，哭了起來。

「你怎麼了？」司馬洛問。

「我不幹了，」左鶯鶯哭着說：「我要退出，我受不了這個！」

「你又不是沒有幹過，上一次我們游泳，那個藍殺手要殺我們呢？那一次，我們不是差一點就死掉了嗎？」

「那一次和這一次怎能相提並論？」左鶯鶯叫道：「如果那一次算是一間小屋，這一次算是一座大厦了！」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不幹也得幹完這一次！」

「這一次難道還沒有完嗎？」

「當然還沒有完，」司馬洛吃吃笑着，「剛才是他們害我們，現在是我們去追他

們了！」

「追他們，你憑什麼本領去追他們？」左鶯鶯叫道。

「憑什麼本領？我是催命專員嘛！」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

他踏下油門，車子怒吼一聲，飛馳而去。

這部車子，發揮起高速來，那速度果然是驚人的。它就像一支紅色的箭一樣，沿着公路直射而前。

「司馬洛！」左鶯鶯哀叫起來：「這怎麼行？我們只有兩個人，我可不是會打架的人！」

司馬洛只是露出一種詭譎的微笑。正如我們說過司馬洛這個人，對於行事環境是最重視的，每到一個陌生地方，他都會先把地形研究清楚，即使是沒有機會親自去勘探，他也會在地圖上做足這一步功夫的。何況，蒙地卡羅在他來說，又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

他相信他猜得出，那部勞斯萊斯在行兇之後，就會駛到那條路去。而他也果然並沒有猜錯，他的車子轉了兩個彎，轉到了一條僻靜的路上，見到前面揚起了雲一般的塵土。

在他們的前頭有塵土揚起，這顯然是另一部車子留下來的了。司馬洛說：「他們還是剛剛駛過的。」

左鶯鶯望望前面，看不到什麼。她叫道：「你怎知道是他們？」

司馬洛沒有回答，因爲他也說不出他怎知道是他們，他只是知道。而在他想得出一句答話之前，他已經追上了。

那部勞斯萊斯汽車果然就在前頭，已經停了下來。車上有三個人下了車，他們究竟下車幹什麼，暫時還不知道，但司馬洛也考慮了，他只是開着車子直衝過去。

在塵土飛揚之間，一排槍咀的火光閃了起來。司馬洛這部車子的擋風玻璃上發出「乒乓」的聲音，但是沒有什麼大碍，那擋風玻璃上甚至連崩裂也沒有。

「看，」司馬洛叫道：「避彈玻璃！」

「但你能怎辦？」左鶯鶯叫道：「他們有幾個人！」

那些人放過了槍之後，看見並不收效，就匆匆地回到車上了。他們一定是看見了司馬洛的車子沒有被撞毀，就已經嚇得爲之喪胆，而且方寸大亂。

司馬洛的車子停住了，車頭朝着他們，手伸到軚盤下面，摸到了一顆按鈕，按動了。車頭忽然起了爆炸般的聲音，子彈飛射出去。

他們聽不見聲音，只是看見那車子的後廂窗玻璃碎了。

「你殺了他們！」左鶯鶯叫道。

「我倒不希望如此！」司馬洛吃吃笑着，「看，有趣不有趣？我這車頭，可以射出機關槍彈來的，就像007那部車一樣。」

「如果車尾也能射出了子彈，我們剛才就不會那麼狼狽了！」左鶯鶯說。

那些人已回到那部勞斯萊斯上面，而且那部車子也已開動了，落荒而逃。司馬洛踏油門，馬達怒吼一聲，便向那部車子直衝過去。

左鶯鶯這時不再叫苦了，而且臉上還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顯然她對司馬洛這車子的設備，已經有了很强的信心。

跑車追在勞斯萊斯的後面，頗像一隻螳螂在追一隻青蛙。

這是按照大小比例而言。不時地，螳螂的眼睛會吐一陣火，把青蛙的屁股射得「噹噹」地响。

「司馬洛，他們不肯停下來怎辦？」她問。

他們愈追愈近了，近到兩車之間的距離只有廿呎。那部大車子不斷移動着位置，不讓司馬洛越過它。

那部車子上的人顯然也知道，如果給司馬洛追上了，那是十分之不妙的。

司馬洛的車子雖然快，但是那條路相當狹；沒有空位讓他過頭，也是徒然的。

司馬洛不斷响號，响號只是爲着造成心理上的威脅而已。間中，他也會射出一排子彈去，那部大車子的尾部，變得好像一個痲子的臉皮一般，彈痕纍纍。

「這種車，通常都應該有避彈設備的呀！」左鶯鶯說。

「我看有的，」司馬洛：「車殼的裏面正是有一層避彈甲在着，不然他們早就都死了！」

「哼！」左鶯鶯喃喃着，「該死的！」

可是，那部大汽車，却是阻不了司馬洛多久的，當路面很窄，一邊是懸崖，另一邊是山壁的時候，司馬洛是沒有辦法的。但後來，路的左邊是一片泥地，上面星羅棋佈着一塊一塊，西瓜般大小的大石頭。右邊則是一片小樹林，林中的樹，都是只有三呎高左右的。

司馬洛把車子擺向路的右邊，準備從右邊越過，那部大汽車也連忙擺向右邊，以阻住他的去路。

但司馬洛仍繼續向右邊擺，他的跑車衝出了路面，衝進了樹林中。那些小樹只有三呎高，並不堅硬，抵擋不住這部特殊堅固的車子的衝撞，「劈劈拍拍」地，那些小樹折斷了，樹葉及碎枝亂飛，那部汽車如入無人之境地兜了一個圈子，在林中衝開了一條路，又兜回路上來，這個時候，它已經到了那部大車子的前頭了。

那部大車子中的人連忙在車中伏了下來，他們是害怕這部跑車的尾部也會射子彈。

「你的屁股不能開槍嗎？」左鶯鶯問。

「很可惜不能！」司馬洛說：「不過不要緊的。」他伸手進袋裏摸索着。

現在，那部大汽車又開盡了全速衝上前來了。它是要越過司馬洛的車子，或者是要在司馬洛的車子屁股上撞一撞；但是沒有用，司馬洛的車子保持着速度，一直駛在前頭；他們既越不過去，也撞不着他。

左鶯鶯看見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顆膠囊藥丸。

「你胃痛還是頭痛？」左鶯鶯問。

「都不是，」司馬洛吃吃笑着，「這藥丸如果吞下肚去，便什麼都不痛了，會死掉的！」他說着把藥丸送到口邊，用牙齒拔了那從藥丸上伸出來的一根細綫，然後就把那顆藥丸從車頂丟向後面去。

「這是幹什麼？」左鶯鶯問。

司馬洛也用不着回答她。那顆藥丸丟

了出去，就落在路面上，彈起了一下，那部大汽車駛過來，經過它的上空，藥丸就爆炸了。「轟隆」一聲巨响，橙色的火光閃動着，那部大汽車簡直整部跳了起來。

沒有翻轉，但是已經失去了控制。它一擺擺向路邊，衝了出去，就向着路邊的懸崖直衝過去。車中人似乎沒有能力把它煞住。

「他們要撞下去了！」左鶯鶯回轉頭看着，尖叫起來。這些人可沒有那麼幸運，他們衝向懸崖是幾乎垂直而下。撞下去，就是直下地獄了！

司馬洛停住了車子。

他也是沒有能力救他們的。他也祇能夠坐在那裏，看着那部車子向崖邊直衝過去。不過，在千鈞一髮之間，一塊大石却救了那些人的命。那部車子撞着了那塊直徑大約三呎的大圓石，把車子的腹部擱住了。

給那塊大石這樣一擱，車子的前輪不到地，後輪也不到地，後輪雖然仍在轉着，車子却不再前進了。

但車中人也沒有把馬達關起來，只是任憑車子擱在那塊大石上，而車輪在轉着。

「他們一定都炸死了！」左鶯鶯叫道。

「可沒有死得那麼容易，」司馬洛說：「他們不過是暈過去罷了！」他把車子在路上掉了頭，駛回去，在那部大車子的旁邊停了下來。

他跳下車，過去拉開車門，其中一人就跌了下來。

司馬洛首先伸手進車中去，把車子的馬達關掉了。

車輪的轉動停止了。司馬洛繼續拉開餘下車門，把車中的人拖出來。一共三個人，他們果然已經全都是暈過去了。

司馬洛把他們並排地攤在地上，就像三具死屍似的。

左鶯鶯用兩隻手叉着腰，神氣地看着他們。司馬洛把他們身上的武器都搜了出來，又把他們身上的一切文件及證件也搜了出來。

「這就是馬家兄弟？」左鶯鶯問：「怎麼會有三個人？」

「他們並不是馬家兄弟，」司馬洛道：「我已經說過了，馬家兄弟是很矮小的。這些只是他們手下的爪牙！」

司馬洛說着，把最接近他一個揪了起來，揮動手掌，閃電一般在那人的臉上一連摑了好幾掌，「劈拍！劈拍！劈拍！」聲音响得像燃放小爆竹。

司馬洛的臉，是那人看見的第一樣東西。而司馬洛臉上的表情是猙獰的。

那人倒很狂妄，他一看見司馬洛，就連忙向腋下一伸手，要把腋下的槍拔出來。但是，他的槍已經被司馬洛搜去了，所以他只是摸到一個空的槍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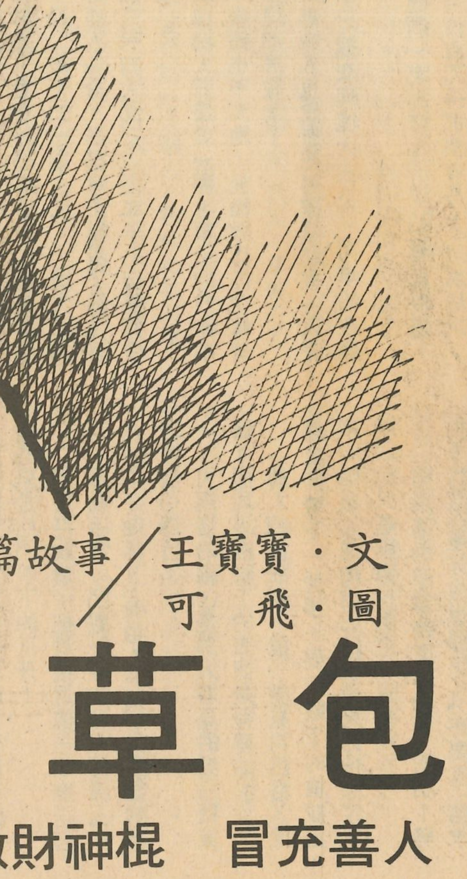
司馬洛的手掌再度揮動。「劈拍！劈拍！」那人連牙齒也鬆了。「不要！」他求饒地叫了起來。

「你是馬家兄弟的走狗，對不對？」司馬洛問。

「我們……只是受僱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你告訴我，你的老板現在在那裏？」（未完・五）

上文提要：筱乩童發出的銀票拿不到錢，發覺事態嚴重，忙把各銀號老板召來，這才知道，不單存銀全被人提光，還倒借了一百萬両銀子，把筱乩童氣得昏了過去……筱乩童正嚷着要找黃小虎，却見三八花來到，三八花依計把筱乩童帶到闕積德的院子裏，本想他們兩幫人火併，但沒想到他們反而和談，還把媒婆館的秘密也洩露了，小虎又另想出個絕點子……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可飛・圖

小草包

十五：斂財神棍　冒充善人

等人散開距離差不多了，小虎才大刺刺地叫走，起步走了，一邊低聲道：「我們要靠攏一點，要防他們突襲。」

才走了沒幾步，筱乩童道：「這樣要走到什麼時候啊！天色也快晚了，難道要露宿荒郊？」

小虎當然知道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紅岩寨，能取回銀子，他也不說穿，問道：「你有什麼好主意？」

筱乩童道：「我們有馬。」

小虎道：「騎馬顛得很，我不太喜歡，來輛車吧！」

呆瓜道：「咱們來的騾車還在外面，就坐咱們坐來的那輛吧。」「也好。」

於是走到停車的地方，仍由大漢駕着車，五個人一齊坐上了板車，而筱乩童那邊人馬由於鬍子仇八怪本來是馬賊，行動時一向馬不離身的，此刻也紛紛牽出馬來，大家一齊上馬。

淮陽城已不能落脚了，大家希望趕到下一站落店。

於是三批馬隊，夾着一輛騾板車，在夕陽下趕路。

小虎似乎故意要拖延時間，吩咐大漢趕得不急不徐，他這一慢，前後兩批馬隊也只能慢下來了。

筱乩童一再催促，小虎理也不理，這一晚果然只能在荒郊上露宿。

「喂！有沒有乾糧啊？快拿點過來填填飢。」小虎一停下來，就嚷嚷要吃東西，實在說，他的肚子的確餓了。

「格老子先人板板，走得這麼慢，還要吃東西？」紅鬍子開口罵了，他這一路上跟着跑，已經是一肚火。

想當年，紅鬍子捲寨子，拉大幫，橫掃大江南北，從來沒有受過這種窩囊氣過，只爲了拿了筱乩童這點銀子，給人家擺過來擺過去的，心裡早就不是滋味了，看到小虎要東西吃，正好耍耍威風，自己掏出乾糧大吃起來。

魚四也是一樣，仇八怪開口罵，他已幫腔了。

「賊他娘的龜兒子，要吃吃老子的毛，餓死你們這批小王八蛋。」

三八花聽得冒火了，嗆嗆呼呼也罵回去：「你們才是一批王八死土匪，早晚上刑場不得好死！」

呆瓜更是放開喉嚨唱了：「本幫老大要吃東西，你們居然敢罵人，老子也罵給你聽聽，仇八怪是妖怪，拿了刀槍像王八，見了老子不孝敬，死了還讓狗去趴。」

仇八怪暴躁地跳了起來，筱乩童忙攔住道：「仇老大，你何必跟小鬼一般見識，生氣划不來。」

呆瓜潤一潤喉嚨還要高聲唱下去，小虎笑道：「呆瓜，你也不用唱了，再唱下去，這批王八蛋連覺也睡不着，明天怎樣能趕路？」

呆瓜嚷嚷道：「不罵罵他們，他們心裡不舒服，罵了他們，才會孝敬咱們乾糧。」

「孝不孝敬沒關係。」小虎故意要講給前前後後的土匪聽，大聲道：「他們若不肯送乾糧，咱們明天就不上路，乾脆泡上一天，看誰熬得過誰。」

那邊筱乩童一聽，可就皺眉頭了，吩咐道：「拿五份乾糧過去。」

仇八怪跳了起來，咆哮道：「賊他娘先人板板，還要拿乾糧去啊！咱們眞要做王八龜孫哪！老子不幹了，賊他娘的，老子受不了這種窩囊氣。」

這一發脾氣，筱乩童登時慌了手脚，忙道：「仇老大，你何必生大氣，唉！我還不是在火冒三丈，但是事情要分輕重，現在先追回銀子要緊，追到銀子，我知道大家辛苦，會再加一點酬勞給你老大的，千萬拜託。」

仇八怪見筱乩童苦苦勸說，一聽又要加酬勞，才嘰嘰咕咕地坐下來，叫一名嘍囉送五份乾糧過去。

這一幕遠遠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得玫瑰釵與紫玉釵心裡眞想笑，只覺得小虎的鬼點子實在太多了，整得人家哭笑不得，誰碰上了就倒霉。

乾糧送到小虎面前，遠遠的魚四似乎也想幫仇八怪出氣，嚷嚷道：「乾糧可以送，但有毒沒毒可不關咱們的事，亂吃東西壞肚腸，吃得不好把命傷，要吃不要吃，就看看有種沒種了。」

這一嚷嚷，不但呆瓜、三八花一愣，就連紫玉釵與玫瑰釵都担上了心事，萬一中了毒，可不是鬧着玩的。

小虎却像胸有成竹似地，對那名嘍囉道：「竹葉裡包的是什麼東西？」

「是包子。」

小虎伸手接過，剝開竹葉，一折兩半，中間還有豬肉餡子，他拿一半對嘍囉道：「你咬一口！」

嘍囉怔了一怔，毫不猶疑咬了一口，嚼了二嚼吞入肚中，小虎笑嘻嘻道：「你走吧。」

嘍囉一走，小虎道：「大家放心吃，不會有毒的。」

呆瓜呆呆道：「你這麼放心？」

小虎笑道：「那魚四不是在嚷嚷嗎？要是下了毒，他就不會嚷嚷了，剛才我只是做給你們看的，讓你們放心吃下去，不要中了魚四的詭計，他是存心讓咱們餓着肚子不敢吃，咱們偏要吃給他看。」

說完，把包子分給了四人，自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

吃完拍拍肚皮，又道：「大家就躺下歇歇，留一個醒着放哨，一個時辰一班輪換，天亮好起程。」

紫玉釵低聲道：「怎麼沒見銀姊的影子，難道她那邊也出了問題？」

這是最令人担心的，大家早已存在心坎裡，只是紫玉釵先說出來吧。

只有小虎，好像沒事兒一樣，嘻嘻笑道：「不必担心銀姊，我有感覺，她一定也在附近，只是見到這種情況，沒法子露面罷了。」

三八花嘰嘰咕咕道：「小虎哥，咱們難道眞的這樣子跟他們混下去？」

「這有什麼不好，前站是前站，後站是後站，吃飯不花錢，出門有車坐，前呼後擁的，皇帝老子也不過如此。」

小虎似乎在說大書，有板有眼，三八花却是愁眉苦臉道：「我可受不了，整天提心吊胆的，看到這批惡鬼一樣的土匪，心裡就發毛，那還睡得穩吃得下！」

小虎笑道：「那妳的包子怎沒剩下？」

「小虎哥。」三八花嗔道：「我是在說正經的，你不要老抓我小辮子嘛！」

「妳放心，萬事有咱們在保護妳，有什麼好怕的。」小虎道：「不過我倒担心一件事。」

三八花忙問道：「什麼事？」

小虎道：「銀姊在暗處，不能接近咱們，得想個辦法能聯絡上才行，否則，就沒有搞頭了，大家都想一想，有什麼好辦法？」

這的確是個難題，要避開這麼多人，而且事先又沒有默契，要互相通消息，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實，銀釵在暗處也在想這件事，開始時，她見到亂墳崗那種危機重重，生死間髮的情形，急得跳脚，幾乎想挺身而出。但是她還是忍住了，及見小虎應變得宜，鬆了一口氣。

上了路，她倏然想到不如搬官兵來解圍，可是遠遠聽小虎的口氣，似又不宜驚動官府，於是一路跟了下來，想看看小虎究竟打什麼算盤。

這也是一件傷腦筋的事，雙方咫尺天涯，心意不能相通，一明一暗，始終搭配不上，銀釵就怕誤了事。

小虎想得心煩，倏然道：「呆瓜，剛才魚四在耍咱們，你假如沒睡意，不妨唱隻罵人的歌，罵罵魚四，這一路上，你們心情不好就撩撩他們，最好讓這批猴孫子毛躁毛躁。」

霍天荒野，四週虎視眈眈，呆瓜那會有睡意，聽了這話，腦海中立刻編起歌詞來了。他人雖呆，但編編野歌，却蠻有一套的，玫瑰釵笑道：「小虎，你又在打什麼鬼主意？」

小虎道：「假如我們睡不着，他們也別想睡，把他們弄得毛毛躁躁相互摩擦，就沒時間來打咱們的主意啊！」

剛說完，呆瓜就唱了起來：

二條死魚，二條死魚，

「眞搞怪」，「眞搞怪！」（怪裡怪氣，不好相處！）

臉上沒有鼻子，屁股還有尾巴。

做奴才，做奴才！

這是童歌二隻老虎改編的，唱完一遍，還怕四週的人聽不到，又提高了音暈再唱一遍，三八花也跟着一齊唱開了。

第一遍魚四沒聽懂是在罵他，只不過覺得剛想休息，唱得吵死人。到第二遍聽懂了，魚四倒過來不是死魚嗎？這臭小子居然敢在衆家弟兄面前，獨獨撩撥自己，假如自己不聞不問，面子能往那兒擺？

他愈想愈不是滋味，就像被釣上了岸的魚，在地上彈了起來。厲聲喝道：「臭小子，你敢罵人，打！」

一蓬暗器，像連珠弩一般的射來，出手的竟是成名的「飛魚刺」。

但是這陣暗器全部落空，第一，相隔三丈多距離，暗器猶如强弩之末，難穿櫓槁，射到小虎這邊，已經沒勁頭，二來小虎這邊人都躺在車板上，有的坐在地上，只有駕車的大漢是坐在車上放哨，所以根本打不到。其實魚四也是面子上下不來，要要狠罷了。

呆瓜可算抓到評理了：「嗨，那裡來的破銅爛鐵啊！這些玩意兒也敢出來獻寶，我家裡有一大堆，都扔在垃圾堆裡，你要的話，我可以全部送給你。」

魚四吼道：「小子，你記着早晚老子要剝你的皮！」

「剝皮幹什麼，你家小祖宗明天就叫一道豆瓣魚，連骨頭都吞下去。」

三八花笑道：「死魚臭得很，我可沒胃口，只能去餵餵貓，餵餵狗。」

魚四氣得幾乎吐血，筱乩童忙道：「魚當家的，你何必跟他們吵，養養精神，這一路上終是有機會宰他們，忍一忍吧！」

* * *

機會的確來了，却是小虎的機會，第二天中午，到了小鎭棉花舖，呆瓜首先嚷嚷肚子餓了要吃東西。

可是等他們經過那僅有的一條街，却發現街上什麼都沒有了，唯一的一家野舖，已被走在前面的土匪坐得滿坑滿谷，後面的馬隊還虎視眈眈在監視着。

小虎突然發覺，打尖吃飯實在是椿傷腦筋的事。他目光一掃看見野舖斜對面有座茶棚，茶棚門口僅有一個攤子在賣臭豆腐及生煎包子。

立刻叫車子走到茶棚口停下，道：「大家就在這兒進食吧！我來買包子，順便在門口放哨。」

於是呆瓜三八花都進了茶棚口道：「喂，先送二十個包子進去，另外再給我五個。」

攤子是個戴着大草笠的鄉下人，草笠戴得低低的，也看不清是男是女，只聽到連聲地答應。

小虎眼睛盯在外面，只見後面一半人也進了野舖，另一半人馳馬經過，立刻前前後後地圍住，唯恐小虎這些人會溜似的。

小虎就靠在棚口邊上，口含冷笑，一包包子已塞在手中，小虎打開紙包，手抓生煎包子一口一口吃着，吃到最後一個，無意中見包的紙上有字跡，一看之下，心中狂喜。紙上是這樣寫的：

「有何打算，速速連絡，暗中相助，勿露痕跡。」

這賣包子的分明是銀釵嘛。小虎立刻向裡對玫瑰釵招招手。

「什麼事？」玫瑰釵弄不清楚情況。

小虎也不說破，低聲道：「妳站崗，看住他們一點。」

說完跑進茶棚，跟老闆要了一根炭條，在地上磨尖，在地上疾速寫了一片。

呆瓜與三八花想跑過來看，小虎已迅速寫好往懷中一揣，道：「喝茶，沒事沒事！」

紫玉釵低聲問道：「你在寫什麼啊？」

「賣包子的就是銀釵姐，我在通消息。」小虎悄悄地回答。

紫玉釵登時也興奮起來了，不論如何，能知道銀釵平安無事，心裡就踏實了不少。

三八花已低聲道：「小虎哥，你準備這樣跟下去啊？」

小虎詭笑道：「有銀姐在外面照着，事情就更好辦了，到下一站就看我的，大家現在將就點，到晚上再吃喝個痛快。」

於是小虎一行人大剌剌地走出茶棚，小虎故意向賣包子的道：「多少錢？」

「四十文。」

小虎在懷裡掏出一大堆銅子兒，連那張紙一齊塞給了賣包子的，笑道：「包子味道不錯，多的賞給你。」

說完頭也不回上了車。

那些監視嘍囉好像已換過班，一見小虎上車要走，立刻胡哨連連，發出訊號。

在野舖裡還沒吃完的土匪聽到訊號，知道又要起程趕路，嘴裡「幹他的，幹他的！」罵個不停，他們覺得情況好像有點反客爲主了，這那是在押人，好像在做跟班嘛！

這種情緒不穩，毛毛躁躁的情況看在筱乩童的眼裡，又担上了一份心事，連忙召集幾個頭頭，把酬勞加高了一倍，才算穩住了軍心。

大隊人馬又上路了，這次，小虎吩咐把車趕快一些，別到了夜裡，還不能落店。

大漢立刻催緊了騾子。小虎回頭看看後面的馬隊，見筱乩童坐在一匹矮小的川馬正跑在前面，像小猴子坐在大綿羊上，好像馬戲班裡的雜耍班子，不禁笑着揚聲道：「大法師，下一站是什麼地方啊？」

「下一站是枋寮。」筱乩童也大聲地回答。

小虎又問道：「枋寮算不算是大縣哪？」

「不算小，蠻熱鬧的。」

「這麼走要多久？」

「四個時辰。」

小虎道：「今晚就在枋寮落脚住店吧！大法師同不同意啊？」

「好，就這麼辦。不過希望你把騾車趕快一點，免得到上燈時還進不了鎭。」

「好，好。」小虎連聲答應，這次似乎蠻合作的，却未催大漢。

於是迤邐着一長串的馬隊，就在不疾不徐的速度下，馳向枋寮縣。

從淮陽到江夏全程三百里，到了枋寮，算是與江夏的交界口，縣城雖不像淮陽，是個大碼頭，却也蠻熱鬧的。

打前隊的是江淮三霸的人，走到天黑已遠遠看到城門。只見城門裡一點點的火把光芒，密如繁星，火光照耀下，黑黝黝的一大堆人，怕不有三五百個。

這是怎麼回事？江淮三霸老大李鐵拐，揚手停止了馬隊前進，心中充滿了驚疑。

土匪們怕的就是官兵，因此他担心是官兵預先得到風聲，在前面堵住，那麻煩可大了。

正在躊躇不知道該怎麼辦的當兒，遠遠已見一人，手執火炬，飛奔而來。

距離雖近，見奔近的人是普通莊稼漢的裝扮，驚疑的李鐵拐，稍稍沉住了氣，正要開口問話，那莊稼漢已揚聲招呼起來：「嗨，老鄉，可是筱大法師的同伴？」

奇怪，他們怎麼知道的？李鐵拐感到驚愕，口中回答道：「不錯，你們是幹甚麼的？」

那莊稼漢高興地道：「那就對了，我們已等得很久啦！大法師在那裡？」

李鐵拐道：「你們等大法師幹甚麼？他在後面。」

「老鄉，你別裝迷糊啦！大法師看咱們縣份窮，捐了十萬兩銀子修橋舖路，所以連縣太爺也親自在城門口迎駕啦！」

李鐵拐大感意外，也不知道是眞是假，正在不知所措，那莊稼漢已向後大聲嚷嚷道：「大法師在後面，咱們過去接駕啦！」

於是城門口響起一陣吆喝聲，數十人像潮水一般地湧向後隊。

筱乩童看不到前面，見前面小虎的騾車不動了，已在吆喝道：「快到地頭，怎麼不走了？」

小虎大聲道：「前面不動，我們怎麼走啊？」

正說話間，那些歡迎的人羣已湧了過來，有人在嚷嚷道：「那位是筱大法師啊？」

小虎伸手往後一指，道：「後面騎小馬的矮個子就是。」

呆瓜見這麼一大羣拿着火炬的人，不由看呆了，忙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小虎笑道：「你們慢慢看就知道了，呆瓜，你跟三八花，也跟過去，反正攛掇着這批人捧捧那筱乩童，讓他破點財再說。」

呆瓜、三八花沒見小虎給銀釵的字條上寫的是什麼，不過小虎既這麼吩咐，知道不會有錯，也下車隨着人潮跟了過去。

只見爲首二名手拿火炬的莊稼漢，似乎在給中間一位背着手，佝着背，穿着海青袍子，戴方帽的士紳在引路。

那名士紳見了筱乩童，兜地一揖，道：「在下是縣衙的師爺馬起靜，先行代敝上父母官唐知縣，特來迎駕，城裡縉紳及縣太爺，都列隊在城門口恭迎哩！」

筱乩童驚疑莫明，拱手還禮，忙道：「何勞各位等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馬師爺呵呵一笑道：「大法師善心仁擧，捐助巨款，替本縣百姓修橋舖路，何必如此謙虛，故作無事？」

「我……我……」筱乩童正在結結巴巴，不知如何解釋。

三八花玲瓏心一點即透，在旁喳喳呼呼起來了：「大法師做善事就怕別人知道，馬師爺，大法師究竟捐了多少啊？」

馬師爺看了看三八花，笑道：「捐了白銀十萬兩，敝上縣太爺爲此大爲感動，諭告全縣縉紳，列爲善士楷模，縣裡縉紳引頸仰慕，已在古祖師廟前，擺下酒宴，爲大法師接風洗塵。」

三八花做戲了，對筱法師埋怨道：「大法師，你瞞得我們好苦，說只捐了一千兩，原來捐了十萬兩，現在人家既然來接駕了，就快去吧！面子上也要敷衍敷衍呀！」

媽的！是誰在搞鬼？筱乩童心中在罵，但見後面黑鴉鴉人頭愈聚愈多，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而且這幫子土匪也不知怎麼安排。

那馬師爺見三八花口齒伶俐可愛，二人搭訕上了。

「小姑娘，妳與大法師如何稱呼？」

「喔！」三八花嘻嘻笑道：「我是跟姐姐出來的，咱們都是大法師的信徒，這次隨大法師出來，就是巡廻地方，像廟裡的

七爺八爺出巡一樣，有需要就做做好事，沒需要就到處燒燒香，還還願。」

「原來如此，可敬可佩，請大家走吧！喔，那些壯士呢？」

三八花道：「好像是保鑣罷，我也搞不清楚。」

她做了一個鬼臉，於是大隊人馬復又起程，走到城門口，只見縉紳民衆夾道歡呼，鞭炮之聲，像連珠炮一般，震耳欲聾。

筱乩童少不得下馬與縣太爺揖讓寒暄一番，才又上馬而行，進入城中，又是一連串爆竹之聲，此起彼落，延綿不絕。

縣太爺的轎子跟在筱乩童的後面，讓筱乩童在前面接受二邊店家的歡呼，過足了榮耀風光的乾癮。

由於人多，還有官府在場，所以小虎也比較放心了，坐在騾板車上東張西望，開懷而笑。

呆瓜已看得咋舌發呆了：「小虎哥，這麼熱鬧的場面，讓一個三寸丁佔盡了，實在叫人不服氣。」

「這叫欲取之，必先予之，你懂不懂？」小虎像是胸有成竹。

紫玉釵也低聲問道：「小虎，你這樣安排，究竟是爲了什麼？」

小虎這才正色道：「我要延長三天行期，到得早了，紅岩寨那方面，十二金釵姐姐及艾大哥腹背受敵，會擋不住的。」

紫玉釵明白了，玫瑰釵聽得格格笑了起來：「你可以去當狗頭軍師了，怎會想出這種絕點子？」

小虎道：「二位姐姐不要高興得太早，等一會咱們分開坐，在大庭廣衆之下，他們才不敢明目張膽的對咱們怎樣，所以盡量攛掇別人對這批土匪敬酒，最好讓他們吃得醉醺醺的，到了夜間，二位姐姐就動手宰他們幾個，再弄張罪狀放在死人身上，叫他們啞吧吃黃蓮，有口難言。」

紫玉釵與玫瑰釵同時點點頭。

「還有一點，銀姐已爲我們訂下了天使大客棧，等下我們就住進去，裡面有個茶房阿華，已買通好了，就是銀姐與咱們的連絡人。」

三八花奇怪道：「你怎麼知道的？」

小虎攤開手掌，出現一個小紙條，笑道：「妳沒見銀姐的信，剛才丟釆紙一齊丟過來的。」

說話間，大隊人馬已到了祖師廟前廣場，場中燈火耀天，擺滿了酒席，席上早已佈滿了菜，一班穿着公服的總爺在權充侍者，往來端酒端茶奔走着。

下了馬，在推推讓讓下，坐上了酒席，縣太爺爲了表示答謝捐獻，盡地主之誼，還命縣裡的士紳分開坐，以便主客盡歡敬酒。

一般嘍囉還無所謂，看到有酒有肉，早已垂涎欲滴，可是一批頭頭與筱乩童，却是苦不堪言。

他們是自由自在，佔山爲王慣了，那能受這樣的拘束，行筷舉杯，還要一板一眼，照着禮數來。尤其對這件事，他們還悶在葫蘆裡，感到莫明其妙．連問都不敢問。

小虎早已看準了桌位，與縣太爺筱乩童湊在一桌上，三巡已過，縣太爺說話了：「大法師，南塘久已氾濫，本縣一直想修堤，可是苦於經費不夠，難得法師善心，下月即可動工，本縣心中之感激已不是謝字可以表示，希望法師以後多多蒞臨敝縣，多所教益。」

「豈敢，豈敢。」筱乩童連連拱手，他一直想問問事情的始末，却沒有機會。

小虎笑道：「縣太爺這麼敬重大法師，來，我們來敬大法師與縣太爺一杯。」

一桌坐十個人，其餘八個人立刻廻響，大家高高舉杯敬酒。

「乾，先乾爲敬。」

筱乩童連忙飲盡，站起來連聲道謝，小虎乘人不注意，却把自己的酒洒在地上。

縣太爺覺得小虎很活絡，問道：「這位小哥兒與大法師如何稱呼？」

意思是問什麼關係。小虎當然明白官場上的一套，笑瞇瞇道：「我是小虎，也是請大法師巡廻善舉之東主之一。」

「哦？失敬失敬。」縣太爺連連客氣。

小虎當仁不讓，反正一筆賬都在自己肚子裡，笑道：「大法師的認捐銀子不知付了沒有？」

縣太爺客氣了半天，就是爲了這句話，忙用眼色看了身旁的馬師爺。

馬師爺笑道：「貴管家說過，銀子由大法師帶來，唉！所以太爺想知道這筆銀子如何繳法？」

筱乩童一直在愁眉苦臉，正想說話，小虎已搶先笑道：「這點不用太爺操心，但不知貴縣爲法師預訂了客棧沒有？」

「有，有，就在兄弟大客棧，太爺爲

法師包下了整個後院。」

小虎道：「那好，吃完了酒，煩師爺帶手下到兄弟客棧去拿好了，法師既有心做善事，那有不繳之理，十萬兩一次付，不欠分毫。」

縣太爺官心大悅，忙舉杯道：「好好，敬法師一杯。」

小虎笑道：「除了太爺，各人該輪流敬法師一杯。」

「對，對。」枱面上的縉紳看在捐獻份上，那有不湊趣之理。

於是挨着個兒敬酒，一輪下來，筱乩童臉已通紅，這種悶酒、苦酒灌得多了，已使他不勝負荷，而且更把小虎恨得要命。

「小兄弟，本法師亦要敬你一杯！」筱乩童舉起滿滿的一杯酒，眼睛裡却燃燒着惡毒的烈火。

「不敢，不敢。」小虎假裝客氣，那有看不出來之理。

筱乩童道：「你知道這杯酒的用意嗎？」

小虎嗤嗤笑道：「反正這筆賬你知我知。」

筱乩童仰首一飲而盡，道：「乾！」

「乾！」小虎也飲盡自己面前的酒。

「我只想搞清楚，這件事你是怎麼安排的？」筱乩童問。

小虎道：「那得問問『許總管』去。」

「許總管到底……」

小虎笑着截住話題道：「他可能爲你去安排明天的事了。」

筱乩童喝得頭腦暈脹，聞言心中又是一驚，道：「明天什麼事？」

小虎目光一掃，道：「各位對不起，大法師喝多了酒，就容易忘記事情。」

馬師爺笑道：「沒關係沒關係，睡到明天早晨，大法師酒醒了就會想起來了。」

縣太爺接口道：「是啊！大法師明晨的國泰民安的醮會法事就晚一個時辰開始吧！」

筱乩童氣得幾乎跳了起來，趕程還來不及，還做什麼法事，這臭小子到底在搞什麼鬼？

他血脈賁張，小虎却離開座位，走到法師後面，低聲道：「這點場面，你千萬自制，想要拿回銀子，乖乖聽我小祖宗的話，否則把你底子當場抖出來，你就吃不完兜着走。」

筱乩童氣得幾乎吐血，但他還是忍住了，小虎走回座位舉杯道：「來來來，大家敬父母官一杯！」

立刻把場面敷衍過去。

這邊小虎與筱乩童暗裡過招，制得筱乩童服服貼貼，那邊三八花的桌子上也在鬧哄哄。

與三八花坐在一起的是性情暴烈的仇八怪和陰沉沉的魚四。

酒過三巡，三八花就找麻煩了。桌上有一道紅燒鯉魚，有人正要動筷子，三八花筷子一伸，攔住道：「這道魚不能吃。」

想挾魚的也是一位縉紳，茫然問道：「爲什麼不能吃？」

三八花笑笑道：「這位魚當家很忌諱，所以咱們不能吃。」

有的人的確有許多奇奇怪怪的忌諱，那位縉紳也不知道是眞是假，收了筷子，笑道：「姓魚的不准吃魚，姓牛的就不准吃牛肉，姓朱的不能吃豬肉，那一桌上要有這三位姓，加上姓蔡的不能吃菜，什麼都不能吃了。」

他本是插科打諢，說說笑話，三八花却當回事了，說道：「可不是，你如不信，只要碰一碰魚，晚上準掉腦袋瓜子。」

那縉紳看她一個小毛丫頭，偏又說得正經八百，不知是眞是假，忙道：「怎麼會呢？」

「怎麼不會？你犯了魚當家的忌，他晚上不去殺你才怪。」

縉紳的臉色變一變！

魚四在這種官府應酬場合，本來不想理會，見三八花愈說愈不像話，含笑對那名縉紳道：「這丫頭片子專會滿口胡謅，您別理她。」

三八花嘻嘻笑道：「我說話從來不胡謅，要你不殺人，只有一個辦法。」

見她居然敢拿話頂回去，這桌枱面上共坐了四位縉紳，都半信半疑，另一位問道：「什麼辦法？」

「只有在他褲襠裡包尿片。」

衆人聽了哈哈大笑，大人褲襠裡包什麼尿片？這一笑也表示他們以爲三八花眞的在胡說八道了。

「你們不要笑。」三八花正經八百地道：「他包尿片是有道理的。」

「有什麼道理啊？」有人在問。

「你們沒聽過强盜碰上官兵，嚇得尿屁直流嗎？尤其魚當家的大小便平常就失禁，所以只要他包了尿片，就表示舊傷又發，就不會殺人了。」

魚四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厲聲道：「小鬼丫頭，妳有完沒完，老子宰了妳！」

三八花忙搖手道：「開玩笑，開玩笑，魚當家的，你不要認眞嘛！」

她雖然在找麻煩，看到魚四窮兇惡極的模樣，心裡也有點怕怕，連忙搖手搭台階。

這種場合，實在不宜動武殺人，有了台階，魚四只能忍住，又坐下吃喝起來。

可是那些仕紳見魚四兇狠的模樣，心中驚疑不定，輕輕問三八花：「他們不是大法師的保鑣嗎？」

三八花一哼道：「他們就是戲文裡的竇爾敦。」

恰巧那位仕紳看戲不多，問道：「什麼叫『竇爾敦』啊？」

「這齣戲你也沒看啊？眞是老土。」三八花本性不改，又嘰嘰喳喳起來了：「說明白一點，白天是保鑣，晚上會多出一隻手來。」

「怎麼會多出一隻手？」仕紳感到奇怪，倏呀了一聲道：「妳說是做三隻手？」

三隻手的意思是扒手，三八花笑笑，也不點破，道：「所以銀子多的人，就得担點心了。」

聽了這番話，那名仕紳下意識地摸摸腰袋裡的銀子，向同座的陪客打了個眼色，竟食未終席，悄悄地溜了。

他惹不起這些凶巴巴的江湖人，又怕被人扒掉銀子，覺得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這一走，其餘的陪客也一個個開溜。

這對魚四與仇八怪來說，正好自由自在地大吃大喝，毫不爲意，就在這時，另一邊却響起翻桌子的唏哩嘩啦聲。

掉頭望去，正是呆瓜那一桌。

原來呆瓜坐在一批小頭頭桌上，他想起小虎的叮囑，興頭來了，就撩撥兩句，興頭不好，也撩撥兩句。一會兒說他們是吃泥巴的蝦米，一會兒又說他們沒洗澡，比臭魚還臭，還伸脚去勾人家的櫈子，讓人家坐下去跌了個元寶仰天。

那批小頭頭的涵養可沒大頭頭那般好了，三撩四撩，撩得脾氣毛躁，翻了桌子，要揍呆瓜。

呆瓜却也不怕，擺開那幾招架勢，準備迎戰，口中却在喊：「三八花，來幫忙聯手啊！柴八斗不是說過那三招要聯手才顯得出威力嗎？」

三八花不能見死不救，立刻踢開櫈子跳了過去，喳喳呼呼道：「不用怕，本女俠來也，看誰敢動你一根汗毛。」

二小架勢擺開，小頭頭也圍上了，立刻驚動了那些端菜搬碗的兵丁捕快，跑上來道：「不要打，不要打，有什麼好說，縣太爺在座，不可以動武。」

呆瓜心裡也知道這場架打不起來，吃定了這批小頭頭沒膽子敢在官面應酬場合裡動手，益發張牙舞爪，道：「你們這批毛絨的龜孫子敢在這種場合鬧事，老子要好好教訓教訓你們，看你們是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膽！」

那些打雜的官兵捕快立刻上前隔開，道：「算了算了，有什麼過不去的回家再說，大家賣個面子，驚動了縣太爺可不是好玩的。」

紫玉釵與玫瑰釵也急匆匆地跑過來了，她們是怕呆瓜吃虧。

雙方把亂七八糟的場面拉開，重新分開坐落。

其實縣太爺那有聽不見的道理，如今見捐款有了肯定的答覆，沒有再留下去的理由，首先起座告退，一場應酬也就在亂糟糟的情況下結束。

小虎等人上了車立刻急馳天使大客棧，屁股後面自然少不了二三十個監視的跟屁蟲。

筱乩童落脚在兄弟大客棧隔着三條街。

一進客房，那些土匪頭頭就對筱乩童大吼大叫地發牢騷起來。

「筱法師，這一趟活兒，咱們幹不下去了。」首先氣急嚷嚷的是魚四：「這像是押人哪？活了一把年紀，反被幾個臭小子耍得像猴子一樣，所爲何來？」

仇八怪也咆哮道：「人家罵你先人，你只能悶聲不吭地挨駡，要動手宰人，你又擋着，說爲了銀子，但是銀子看到了沒有？簡直像戲台上的畫梅止渴一樣，我看你大法師死了這條心吧！再走下去，不知道要耍出什麼花招來。」

江淮三霸的老大李鐵拐道：「對，這幾個小子太精靈刁鑽，實在應該想個辦法制制他們！」

筱乩童正一肚子煩惱，聽了這些牢騷，心裡更不是滋味，嘆了一口氣道：「各位不知道我的苦衷，一生的家當，被這些小子連根刨起，想追回來只能忍，不追回來又不甘心，弄得我方寸大亂。」

江淮三霸中的老二李蓋仙像個飽學書生，終日陰沉沉地不發一言，此刻陰陰一笑，道：「我倒是想出個辦法治他們，不知管不管用。」

筱乩童忙道：「李二哥能有法子最好啦！我正在頭痛哩。」

老二李蓋仙一揚白扇子道：「今天夜裡不如出手宰掉二個，三個小鬼在一起，什麼花樣都想得出來，宰掉二個，剩下一個唱獨脚戲，就沒什麼好唱啦！」

魚四一拍大腿道：「這主意好極了，我贊成。」

「我也贊成。」仇八怪跟着幫腔。

筱乩童前思後想，才道：「好吧！不過小虎一定要留着，銀子在那裡，線索全在他身上。」

魚四陰陰笑道：「這點你大法師就不用愁啦！我們下手自然有分寸。」

跟着魚四、仇八怪、江淮三霸都告退回到自己房間，五人商議了一陣子，決定動手的方式。

在天使大客棧那邊，三小與紫玉釵玫瑰釵說說笑笑，談起一路上撒足了威風，笑得彎腰打跌。

紫玉釵道：「這些土匪一定不會善罷甘休的，我看你們今夜還要防着一點。」

小虎笑道：「放心吧！二位姐姐去辦妳們的事，這裡就交給我好了。」

玫瑰釵道：「那我們還是早點休息吧！」

等紫玉、玫瑰一走，小虎又要繩子，又要尿壺，與呆瓜、三八花登時忙碌起來。

夜色沉了，一過初更，紫玉釵與玫瑰釵立刻從床上翻身坐起，穿上緊身衣褲，繫上軟劍，悄悄開了房門，二人目光四下一看，明處暗處，屋脊牆角，伏樁不下一二十人，看不見的地方還不算。

二人互打眼色，玫瑰釵先大模大樣走出去，她身形一掠就上了屋脊，守在屋脊上的一名漢子是江淮三霸手下的小頭頭，一見玫瑰釵半夜三更上來，心裡就一緊，凝神戒備。不過他並不太怕。花裡嬌十二金釵的威名，他們雖在道上聽過，却仗着屋頂上前後左右四角至少有三四名兄弟，萬一動手，也有支援，所以他只握着刀柄，凝神而視。

玫瑰釵滿面笑容地走近，道：「小兄弟，幹嘛那麼辛苦啊？下去喝杯茶吧！」

那人冷冷道：「免了。」

玫瑰釵笑道：「其實你們頭家也太多心了，我們是不會走的，就算八人大轎來抬也抬不走咱們！」

那人道：「那是你家的事，我們奉命在這裡放哨，只能看着。」

玫瑰釵心想：我不相信你能挺到什麼時候？口中却笑道：「小兄弟，你貴姓大名啊？」

「我姓姜，江湖人稱『拚命三郎』。」

「好綽號，果然有些三郎的味道。」玫瑰釵格格輕笑道：「我最喜歡像你這種的漢子。」

那「拚命三郎」一見玫瑰釵蕩冶的表情，再聽那番話，心如小鹿亂撞，那個男人見了漂亮的妞兒能不動心的，何況又是自

動找上門來的。

「拚命三郎」眼睛發直，血脈賁張，看在玫瑰釵眼裡，心裡有數，盈盈挨近低聲道：「我睡不着，你下去陪陪我嘛！」

「拚命三郎」想走，心中又怕是個陷阱，正在猶疑不決，身上突感一麻，張口想叫，却又喊不出聲來。就這樣被玫瑰釵用點穴法點了啞麻二穴。

這樣如法泡製，不到一個更次，二十名伏樁，個個中了道兒。這時紫玉釵才現身，手中拿着小刀子，見一個就挑一個脚筋，把二十個人都弄成殘廢，放倒原地，就騰身而起，撲向兄弟大客棧。

他們拿定主意，今夜要剪去筱乩童的羽翼，把那些嘍囉弄得個個躺下，行動不得，看筱乩童如何處理。

也就在雙釵半夜暗中動手的當兒，江淮三霸及魚四仇八怪也親自出動了。

雙方各有打算，也正好錯過，玫瑰釵與紫玉釵走了一個更次，他們五人也摸進天使客棧了。

可是當他們首先發現暗樁個個倒地，當時大吃一驚。五人分別查看後，聚在一起，李鐵拐首先低聲道：「這些人都被點了啞麻二穴，被挑了脚筋，看來這些小鬼都溜了。」

老二李蓋仙道：「既然來了，咱們就搜搜看，回去也好有個回話。」

於是五人先不顧這受了傷的小弟兄們，開始搜房間。

他們也不知道誰住那一間，先搜到了紫玉釵與玫瑰釵的房間，果然空無一人，心中益發認定一定都跑了。等搜到小虎那間房子，門一推開，房裡一片黝暗，却聽到炕上一聲尖叫：「半夜三更，你們要當小偷啊？」

五個江洋大盜一呆，凝神望去，炕上坐起小小的黑影，就是三八花。

這一下五名江洋大盜又驚又喜，第一個念頭是這三個小鬼居然沒走！立即興起第二個念頭，伏樁都放倒了，怎麼不溜？

這樣一想，他們反而不敢魯莽造次了，擋在門口的恰巧就是出主意殺人的李蓋仙，陰沉沉道：「小丫頭片子，你怎麼還沒走？」

三八花喳喳呼呼地道：「咱們睡得好好的，爲什麼要走？」

她邊說邊推身邊的棉被包包，叫道：「小虎哥，小虎哥，有人夜闖寢宮啦！」

小虎似乎睡得很熟，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李蓋仙趁這檔兒目光聚神，往屋裡四下一掃，見另二條棉被鼓鼓的，分明小虎與呆瓜也睡在一起，屋內也沒什麼異樣，心神穩定下來，心想：這正是下手殺人的好機會。當下冷笑道：「妳這鬼丫頭還眞會編，這是什麼寐宮，嘿嘿，老子來此，就要變成閻王殿啦！」

三八花驚叫道：「你們想幹嘛？」

李蓋仙道：「老子專程來宰你們的。」

三八花似乎害怕起來，結結巴巴道：「大人來殺小孩子，這算什麼好漢！」

李蓋仙陰笑道：「老子不想做好漢，只想除了你們幾個小討厭鬼。」

三八花語氣哀求道：「你們不要這樣嘛！有話好說，進來吃點東西談談嘛！」

李蓋仙道：「也好，我想吃妳的肉。」說着已一步踏進門檻。

三八花忙道：「我的肉怎麼能吃，你就喝點尿水吧！」

李蓋仙一哼，人就往裡衝，心想死到臨頭，還敢放肆。那知剛衝出二步，感到脚下彷彿踩到繩子之類什麼東西，正想低頭看一看，倏然嘩啦一聲，一陣水劈頭淋了下來，奇臭撲鼻，衣衫盡濕。

不但他首當其衝，後面跟着的老大李鐵拐與魚四等人也濺了半身，沾了不少。

李蓋仙被臭得捏住鼻子，驚叱道：「這是什麼？」

倏然一隻木桶掉了下來，正好套在他頭上。

只聽到三八花已拍手格格笑道：「我說請你們喝尿，沒有錯吧！」

李蓋仙以爲遭到暗算，慌忙拿下頭上的木桶，正要抬頭看看佈置的什麼機關，突然寒光一閃，胸前中了一把匕首，大叫一聲，踉蹌急退。

老大李鐵拐厲聲道：「房裡有埋伏！」

只見三八花又笑道：「房裡沒有埋伏，還有一盆狗屎。」

話剛說完，一團黑影自房中飛出，仇八怪見黑影飛向自己，拔出肩上的鬼頭刀，揮來擋去，那知噗嗤一聲，臭汁四濺，果然是一團狗屎，濺得四人沒頭沒腦，鼻臉亦是。

這一下惱火了脾氣本來暴烈的紅鬍子仇八怪，一聲厲吼，揚刀扎出，嘩啦啦窗牖俱碎，他一個虎跳，從窗口衝了進去。

那知人剛進入屋中，雙脚却踩上繩圈陷阱，感覺一緊，突然被倒吊起來。

他大驚之下，刀鋒四揮，大叫救命。

李鐵拐也大吃一驚，鐵拐往上，拐頭刀鋒彈出，向那繩索揮出。他想救人，那知鐵拐伸進窗戶就被一條蔴繩橫裡捲住，掣向屋角。他用力沒有奪回，由於用力方向不對，居然脫手。

堂堂五個江洋大盜，一人被擄，一人兵器被奪，江淮三霸與魚四愈想愈不是滋味，魚四陰聲道：「小虎，你先把人放下來，有話好說。」

這時人影一掠，小虎已落在窗口上，哈哈笑道：「有什麼話你說吧！只要本幫主聽得舒服，放人像放生，沒問題。」

魚四道：「你把仇當家的放下來，咱們轉身就走，決不再來爲難你。」

小虎道：「你說的話比放屁還不可信，咱們棉花店失火，免彈(談)啦！」

李鐵拐厲聲道：「要怎樣你才肯放人？」

「要放人簡單，你們都跪下來磕三個頭，叫一聲爹，我就放人。」小虎大刺刺，老神穩穩地說。

魚四的魚腮臉立刻變成了驟馬臉，陰哼道：「小虎，你太過份了！」

小虎冷笑道：「你們三番兩次想殺我們，難道不過份？」

魚四陰陰道：「我們還有四人，若眞的橫下心腸，放命一搏，只怕你們三個小鬼也一樣會成釜底遊魂。」

「哈哈哈，你要這樣估計，就不妨試試。」小虎喊道：「呆瓜，準備刀子，讓仇八怪先吃一刀。」

答。

「是。」呆瓜此刻正趴在樑上，吭聲回

仇八怪人被倒吊，話却聽得清清楚楚，忙大吼道：「魚老四，你不要害我啊！」

魚四心中有點尷尬，他明白敵對僵持之間，絕不能受到挾制，可是仇八怪在生死邊緣的心境又完全不一樣，要怎麼樣才能兼顧呢？

他想不出辦法，只有用眼睛探詢江淮三霸意見。

李蓋仙倏然對小虎道：「我們先走一步，你可以放人吧？」

小虎冷冷笑道：「你當我們只會吃飯，沒有腦子，是不是？」

「這話怎麼說？」李蓋仙聽不懂他的意思。

小虎道：「你們走了可以再來，我放人要再抓人可就難啦！」

李蓋仙一呆。小虎笑道：「其實對付你們這幾個，也不必多傷腦筋，要放就放，不過還是一句老話，照我剛才的話做，跪下磕個響頭，叫一聲爹，我就放人。」

話已經說絕了，李氏兄弟與魚四大家望來望去，誰都拉不下這個臉來。

在江湖中，維持名號的就是一份尊嚴、一股狠勁，眞要下跪向一個毛孩子叫爹，將來傳言出去，本事再好，也無法做人了。

小虎見他們猶疑不決，手足無措，又笑道：「你們覺得對我小祖宗，二個膝蓋無法打彎，叫不出這聲爹，是不是？」

李蓋仙結結巴巴道：「你就讓半步，留個見面之情，好不好？」

「好。」小虎回答得很爽快：「我就換個變通辦法如何？」

李氏兄弟與魚四精神一振，暗暗鬆了一口氣。

只見小虎喊道：「呆瓜，把小狗子放出來。」

「好。」呆瓜應了一聲，眞的放出一條癩皮狗出來。

這隻狗的頸子用繩索繫住，跳出門口，還向李氏兄弟與魚四汪汪叫了兩聲，才垂頭喪氣地站着。

小虎道：「你們對我跪不下去，叫不出口，那就對這條狗跪下磕三個響頭，叫聲爹吧！叫完了，我就放人。」

李氏兄弟與魚四幾乎吐血暈了過去。

對人拉不下臉，跪不下去，怎能對一條狗下跪叫爹。

被倒吊的仇八怪可眞着急了，吼道：「你們就代我委曲一下，照他的話做吧！這不算你們丟臉，算是代我丟臉，等我回去後向你們磕頭叫爹都可以，算把你們的本兒拿回去。」

小虎笑道：「聽到沒有，人家仇老大都不忌諱，你們還忌諱什麼？別忘了仇老大還有幾個得力的手下，明天要知道你們對仇老大見死不救，他們第一個就不放過你們。」

江淮三霸與魚四所以進退兩難，怕的就是窩裡反，聞言面面相覷。

魚四倏一咬牙，跪在地上向癩皮狗迅速磕了三個響頭，叫了一聲爹，站起來飛掠而逝。

李氏三兄弟見魚四這麼做，也只能咬牙切齒地跪下去叫了聲爹，飛掠而逝。

他們再沒面目留下來，只有一去了之。

小虎哈哈大笑，叫道：「三八花，可以點燈了。」

房中燈火復燃，仇八怪仍被倒吊在樑上，吼道：「你要說話算話，該放了我吧！」

小虎道：「當然，本帮主一向令出法隨，呆瓜，你把仇當家的鞋襪剝了下來。」

仍趴在樑上的呆瓜答應一聲，立即伸手去剝仇八怪脚上的鞋襪。

「這是幹嘛？」仇八怪又驚又疑。

小虎道：「仇當家號稱紅鬍子，聽說捲寨子搶刦都靠馬上功夫，來去如風，所以有沒有二條腿沒多大關係，你就把他脚後二根筋挑了。」

呆瓜答應了一聲，仇八怪拚命掙扎，雙脚亂動，厲聲道：「你居然說話當放屁，殘害咱家……」

小虎笑道：「我說放了你，可沒說不修理你，挑你二條脚筋，算是蠻客氣的，呆瓜，挑！」

呆瓜手起刀落，挑了仇八怪的脚筋，接着割斷繩索，噗通一聲，仇八怪人倒栽葱一般，摔在地上，厲叫二聲，痛暈了過去。

「現在怎麼辦？」呆瓜從樑上跳下來，拍拍雙手。

三八花喳喳呼呼道：「這還不簡單，等紫姐玫瑰姐回來後把他殺了拖出去埋了。」

「不。」小虎正經八百道：「這不是好辦法。」

呆瓜嚷嚷道：「你要留個禍害啊？」

小虎道：「殺了他更是禍害，別忘了他還有幾個不怕死的手下，眞要向我們報仇，還是麻煩事。等二位姐姐回來，把他抬回去算了。」

＊　＊　＊

擾擾攘攘的一晚上終於過去了，筱乩童得到一連串不好的消息，憂心如焚。但是大清早首先是馬師爺駕到，不用說，是來收取捐贈的銀子。筱乩童咬緊牙關和血吞，只能把十萬兩銀子捐出來。

馬師爺帶着手下高高興興地抬着二箱金子離去，接着縣太爺帶着馬師爺親自來道謝，並要親自看他作法放燄火。

筱乩童只能強打精神，穿上法衣，在祖師廟前勉強鬼畫符敷衍敷衍，小虎與呆瓜、三八花在紫玉釵與玫瑰釵的陪伴下，也坐在縣太爺後面，像沒事兒一樣，坐着觀望。看到筱乩童快變得了衰鷄童，心裡直想笑。

一場法會總算勉強挨了過去，趁着散場，縣太爺已經打道回府，小虎高聲叫道：「大法師，咱們可以上路了吧！」

筱乩童一張臉像死了爹一樣，毫無表情，道：「還要等一等。」

呆瓜呆呆道：「要吃中午飯了，還要等一等。」

筱乩童道：「吃過午飯還要等個把時辰。」

小虎道：「爲什麼？」

「你肚子裡應該比我清楚。」筱乩童惡狠狠地道：「我不把那些殘廢安頓好怎麼上路？」

小虎哈哈笑道：「應該應該，大法師又要破費銀子嘍，其實散一散也好，帶在身上，也是添麻煩。」

說完對呆瓜、三八花道：「咱們上館子吃飯去，大法師，上路的時候通知我們一聲，同時不要忘了替我們會會帳。」

＊　＊　＊

小虎離開了祖師廟，三步一搖地逛着，走進一家富麗堂皇的「家鄉樓」用飯。三小二釵吃飽喝足，左等右等，等了一個多時辰，不見有人來通知上路，只能自己付帳回客棧。回到客棧收拾了一下行李，還是不見筱乩童的人。

三八花喳呼起來了：「小虎啊！到底什麼時候上路呀？」

小虎也感到納悶。紫玉釵道：「我去看看，么妹，妳也出去看看，四週有沒有暗樁。」

玫瑰釵立即跑出去，接着紫玉釵也走了。小虎就在院子中打轉，因爲這情況太出乎意外，就像繫住的風箏突然斷了線一樣，抓不到邊，反而有點四顧茫然了。

過了一盅茶的工夫，玫瑰釵回來了，見了小虎就道：「四週沒半個伏樁，筱乩童好像不要我們了。」

「奇怪，難怪我這招金鈎銀鈎吊獃子不靈了？」小虎打趣着說。

玫瑰釵正色道：「你不要以爲是好現象，其中一定有問題。」

小虎道：「依妳看有什麼問題？」

「我也不知道，等五姐回來，應該有點頭緒。」

玫瑰釵的話剛說完，紫玉釵急匆匆地走了進來。

「筱乩童的人馬已撤走了。」她憂形于色道：「已經走了半個時辰。」

小虎大爲驚訝，難道他不想追回損失的銀子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玫瑰釵道：「現在該怎麼辦？」

小虎道：「我們仍回紅岩寨，筱乩童去不去沒有關係。」

紫玉釵道：「也好，反正銀子也搬回去了，要的線索就在紅岩寨，有沒有筱乩童都一樣，不能把他送進江夏府的牢房，算是便宜了他。」

主意既已決定，小虎招呼着呆瓜、三八花辭了店，付了賬，坐着那輛騾板車，馳出了縣城。

小虎算過，下一站就是清河鎮，由於午後出發較遲，到清河鎮可能已經上更，所以吩咐駕車的大漢加緊一鞭，早些趕到。

大漢應聲揮鞭，催騾趕路，這一程由於沒有筱乩童人馬的牽絆，快速異常。

車上無事，紫玉釵却一直掛念着銀釵的下落，按常理說，銀釵一直在暗中盯着筱乩童的動靜，筱乩童走了，她應該知道了通個消息才對，怎麼也會石沉大海，無消無息呢？

紫玉釵與玫瑰釵反覆研究，始終研究不出一個結果來。

突然間，奔馳的騾子一聲長嘶，踣地不起，幾乎把板車翻過來。大家一陣吃驚，紛紛下車，齊聲問道：「怎麼啦！怎麼啦？」

大漢下車揮汗道：「在客棧裡上了料也加了豆，好好的，我也不知道怎麼會脫力。」

大家圍着看看拖車的青騾，只見牠仆倒地上，口吐白沫，已經奄奄一息。

小虎道：「三八花，妳不是一向對牲口最內行嗎？就看看究竟怎麼回事？」

三八花蹲下先摸摸騾子肚臍，動動蹄子，再看看騾眼，然後站起來，一張雀斑臉充滿了驚疑道：「這匹騾子中了毒，剛才一陣急奔，毒性發作，沒救啦！」

紫玉釵道：「阿三，這究竟是怎麼搞的？」

阿三在媒婆館也做了多年看門的，慌忙道：「小姐，我眞的不知道，騾子養在客棧的牲口欄裡，我不能每個時辰都盯着牠。」

小虎道：「紫姐，這事不能怪他，騾子翹了，咱們就走路好了。」

除了走路，那有什麼戲唱，於是三八花及呆瓜只能背起包袱，三大三小，把車拉往路邊，一起開動二條腿走路。

就在這時，身後來了一輛敞蓬馬車，遠遠就在吆呼：「讓路啦！鄉親們讓讓路啦！」

小虎連忙閃到路旁，回頭一看，煙塵中只見車轅上執韁揮鞭的竟是個十四五歲，摔着一條大辮子的鄉下妞兒。

一色青布短衣褲，土裡土氣，但頗壯健有神。三八花首先喳呼起來：「小虎哥，有救了，跟她打個交道好不好？」

「好啊！后對后，妳出馬。」

三八花忙跳到路中，雙手猛揮，口中喊道：「停停，小姐姐，搭個便車好不好？」

馬車停了下來，那鄉下妞兒俯身道：「妳們要幹嘛？」

「我們商量搭個便車，送妳點銀子，好不好？」

鄉下妞兒笑道：「好啊！上那兒呀？」

「清河鎮。」三八花回答。

鄉下妞兒搖搖頭，道：「我只能帶你們到前面二十里的石碑店，再遠我就不能去了。」

三八花問道：「爲什麼？」

「我家就在石碑店！我得回家呀！」

紫玉釵道：「好吧！先搭程車再說。」

呆瓜道：「對對對，這麼走，到明天晚上也到不了清河鎮。」

那鄉下妞兒倒也落落大方，道：「那各位上車吧！到了石碑店你們若還有什麼事，我跟我家姑姑啊，娘啊去商量好了。」

於是三大三小都上了車，鄉下妞兒一聲吆喝，車聲轔轔，復又起程。阿三也坐在車轅上，有一搭沒一搭地問道：「小妞兒，妳這麼小就會趕車啦！技術蠻不錯的嘛！」

小妞兒道：「我八歲拉牲口，十歲就趕車啦！」

「眞不賴。」阿三誇讚她道：「妳叫什麼名字？」

「我姓蔡，人家都叫我『菜心』。」

「哦！蔡姑娘，妳家是做甚麼的啊？」

（未完・十五）

龍飛鳳舞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藍荒・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黃鶴樓至武當山這一段時間，龍驪遭遇到層出不窮的驚險，但對於天心教的內幕却一無所知，只知有一個總巡查任明傑主持這次事件的經過，南宮北只是一個分舵主，兩個朋比為奸，捉走比劍大會的武當山乙木總招待，雖然自己揭穿了他們的陰謀，獲得了很多經驗，為了依時上山比劍，决定一探武當，來到山下，衆道士迎上山去，在言談中據說乙木道人已回山，龍驪覺得奇怪，猜想一定是任明傑假扮，任明傑亦察覺龍驪不是郝泉，誘至自己的精舍，二人對話都發覺自己所猜是對的，露出本來面目，大打一場，龍驪有點招架不住……

武當藏奸細

任明傑雙脚還未踏落地上，一聽龍驪之言，趕忙仰首望去，唯恐對方會趁機逃走。

他的目光才一往上望去，便見到龍驪長劍一揮，硬生生將橫架着的樑木斬為兩斷。

龍驪揮動長劍，斬斷了大樑之後，仗着長劍，斜身飛掠而去，隨着劍芒閃動，那以青竹編排成的竹牆已被他削斷了一大片。

但聽「轟然」一聲大響，整座竹樓塌了下來，那些被龍驪削斷的竹枝，根根如同利劍，往任明傑刺來。

任明傑怒喝道：「龍驪，你……」

龍驪已在竹樓塌下的剎那間，飛身奔出了竹樓，根本就沒聽到任明傑的怒喝之聲。

任明傑的怒喝雖大，又如何能蓋得過竹樓塌下的巨響之聲？

龍驪站立在距離小樓三丈之外，望着塌下的竹樓，擦了擦汗，忖道：「好險，

掌門死可疑

差點便走不了啦……」

他雖然明知任明傑絕不會被塌下的竹樓埋住，却不願就此離去，他要看一看任明傑的狼狽之態。

是以他站在山崖的邊際，將長劍插回鞘中，兩眼凝望着竹樓，等待着任明傑的出現，可是，他站在那兒約有一盞茶之久，也沒看到任明傑從倒塌的竹樓裏現身出來。

他不由得詫異地忖道：「以任明傑的身手，還會被那竹樓壓死不成？怎麽他到現在還沒出來？」

他幾乎忍不住要想走過去翻開那一堆竹枝茅草，查看一下任明傑的生死，可是回心一想，忖道：「任明傑那廝異常狡猾，別是他故意藏在茅草堆裏，等着我前去，然後……」

想到這裏，他的心中突然掠過一絲警兆，驀地旋轉身軀。

就在他一轉身的時候，他果然見到處身的這座虎頭一樣的山崖尖端，站立着一

個身着灰袍的老道。

那不是任明傑又是誰？

任明傑易容成乙木道人的模樣，身上穿着寬大的青色道袍，本來看去仙風道骨，還有幾分修道人的模樣。

此刻他滿頭滿臉全是灰塵，眼中射出怨毒憤怒之色，身上的一襲青色的道袍，也被灰土洒滿而變成灰色，加上袍袖被龍驪的劍刄劃破數處，破布隨風揚動，倒有幾分像鬼……

龍驪看到他那副模樣，忍不住笑道：「任明傑，你為何不照照鏡子看看你那副樣子？眞是說多好看便有多好看。」

任明傑的手指張開合攏，指骨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

他咬着牙，狠聲道：「龍驪，老夫若不將你殺死，誓不……」

龍驪打斷了他的話聲，道：「任明傑，你不必發誓，就算發誓也沒有用，須知你身為天心教總巡查，絕不能不顧你們的教規便冒然行事……」

任明傑怒火中燒，狠聲說道：「老夫甘願接受教中最嚴厲的處分，也要將你殺死……」

龍驪冷笑道：「你若存有殺我之决心，最好還是先脫離天心教，否則恐怕你還是不敢下手……」嘿！這個時候，他竟敢出言勸說金臂劍魔任明傑脫離天心教，這可見他的胆子有多大了。

任明傑果然臉上現出痛苦之色，他緊咬着牙關，好半天都沒說話。

龍驪說道：「任明傑，在下眞是替你覺得羞恥，明明我並非是你的敵手，你却無法將我殺死，並且還要想對在下施以暗算……」

任明傑怒道：「老夫要殺你，還用得着暗算？」

龍驪冷笑了一笑，說道：「你剛才偷偷的掩到我身後，不是想對我施以暗算做什麽？」

他一想起方才險些落入對方手中，也不由暗暗心懍，忖道：「好在我的警覺心夠高，不然豈不慘哉……」

任明傑臉上肌肉痛苦的抽搐了一陣，從牙縫裏迸出一句話：「龍驪，老夫若不使你身受人間諸般痛苦，絕不罷休！」

龍驪冷冷一笑道：「那是以後的事，至低限度你此刻絕不能對我怎樣！」

他話聲一頓，又道：「在下相信只要下三年的苦功，便能凌駕你之上，到那時，你要想殺我更不容易了……」

任明傑陰陰地道：「龍驪，老夫此刻放過你，任你諸般侮辱，他日你身受人間諸般痛苦之時，你便會曉得老夫今日之言不虛……」

龍驪眼中迸射出凌厲的光芒，沉聲道：「任明傑，你不必嚇我，在下誓以有生之年，拚却這一腔熱血，將天心教滅去，到那時，你……」

任明傑怒喝道：「快滾，滾開點。」

龍驪咀角泛過一絲淺笑道：「任總巡查，請你把身上的灰塵拍去，免得惹人懷疑，因為你此刻是飾演的乙木道長。」

他說完了話，沒等任明傑開口，便飛身躍下出崖，順着上山的路徑，向着解劍崖奔去。

任明傑望着龍驪漸漸遠去的身影，雙手緊握，眼中凶光一陣閃爍，臉上現出一絲獰笑，喃喃道：「龍驪，老夫誓與你週旋到底，非要逼得你自殺不可……」

龍驪向着解劍巖奔去，隨着距離的愈行愈遠，他臉上所留下的那絲快意愈來愈是淡薄。

脚下的路徑雖然難走，並沒有使他減低奔走的速度，倒是心頭留下的沉重情緒，使得他愈走愈慢，到最後幾乎連舉步都難了。

他的耳邊猶自縈留着任明傑那怨忿聲音道：「……老夫要使你身受人間諸般痛苦……」

龍驪曉得任明傑今日是顧忌着天心整個計劃，所以才不敢放手的與自己一搏，也不敢與自己拚命决一死戰。

他雖不明白為何天心教為何要得到那劍主之席，為何還非要他龍驪取得那個席位，但他却清楚天心教此刻决不會殺死他的。

就利用了這個原因，龍驪重重的打擊了任明傑的自尊心，使自己從劣勢再度居於優勢。

但是……

龍驪心中一動，忖道：「但是，任明傑却可以毫無顧忌的對峨嵋一派手下，他若是利用天心教的力量，對爹爹施以打擊，峨嵋又豈能得存住？到那時，爹爹、娘還有麗君……」

他一想到自己的家庭，心弦震撼，連臉色都已變了……

他不願往下想去，也不敢想像當峨嵋覆滅時，家裏的人會有怎樣的結果。

他的脚步一停，喃喃自語的道：「不行，我非要想辦法，防止這件事的發生不可……」

他原先計劃得很好，一方面拜託馮飛虹替他神秘傳信給峨峨，一面自己趕來武當參加劍會，等到取得劍主一席後，立即趕回峨嵋，將天心教之事盡所知的告知父親。

然後由神龍雲鶴以峨嵋掌門之位，發出掌門金令，通告各大門派，共同磋商防禦抵抗天心教的辦法……

但是，現在形勢對他十分不利，馮飛虹沒到峨嵋便已被天心教擒住，而龍驪又已與任明傑成了死敵。

以任明傑在天心教的地位，雖說低於教主副教主，却也甚有影響力，他若全力催促天心教開始一統武林的計劃，峨嵋必然首當其衝……

龍驪打了個寒噤，忖道：「不行，絕不能讓任明傑離開武當，把消息傳出去，我需要將他易容成乙木道人之事告訴武當掌門……」

他心中紊亂如麻，一時之間也决定不了今後的整盤計劃，只得先作一個决定，把任明傑留在武當再說。

一念既定，他加快了步履向着解劍巖奔去。

轉了兩道山崖，眼前那座六角涼亭高大的解劍巖已經在望。

無塵等四個道人全都坐在涼亭裏，他們在低聲的談論着話，一直等到龍驪距離涼亭不足四丈之處，他們才發覺了龍驪向

這邊奔來。

無塵道人首先站了起來，走出凉亭，向着龍驤迎了過來。

他詫異地問道：「龍大俠，劍會已經開始了，你爲何……」

龍驤截問道：「無塵道長，請問貴派現在的掌門人是那一位？在下有事要見見他。」

無塵道人哦了一聲道：「龍大俠要見掌門人是……」

龍驤肅然道：「有關於貴派的覆亡危機，以及整個武林的安危……」

此言一出，那四個道人聽了全都大驚失色。

無塵和逸塵面面相覷了一陣，問道：「龍大俠，你……」

龍驤肅然道：「在下並非虛言，請道長帶在下去一見貴派掌門！」

無塵道人見到龍驤的凝肅之態，不敢再問，說道：「本派由於上代掌門玄天師伯驟然仙去，一時沒有留下遺言，到底是由誰繼任掌門……」

龍驤道：「在下來武當時曾經聽說貴派是由避塵道長繼任爲掌門，怎地……」

無塵道人頷首道：「大俠之言不錯，避塵師兄是敝派最有希望繼任掌門之人，但是這要由五位長老磋商之後方能決定的……」他話聲頓了頓，又道：「由於這次劍會事關重大，避塵師兄既是本派應選的劍會主盟劍手，自不能就此接任掌門之任，因此五位長老會商後決定等劍會完後再推選掌門……」

龍驤道：「你這麽說，目前掌握整個武當所有權利的是那五位長老了？」

無塵道人頷首，說道：「大俠之言不錯。」

龍驤道：「好，你帶我去見他們。」

無塵道人沉吟一下道：「五位長老各有職責，若是沒有重大之事，絕不可以擾及他們，否則……」

龍驤凝肅地道：「無塵道長，此事有關整個武林的大勢，絕不容有絲毫忽視，在下必須一見貴派的五位長老。」

無塵道人爲難地道：「可是……」

龍驤沉聲道：「如果貴派長老怪罪，在下可以担待得了，道長你不需担心。」

逸塵道人沒等無塵道人說話，道：「師兄，此事非同小可，如果你不願去，還是師弟我帶龍大俠去見玄玄師伯……」

無塵道人搖頭道：「不，你還是在這守着，由我帶龍大俠去丹房敲鐘求見玄玄師伯。」

他話聲一頓，道：「龍大俠，請隨貧道這邊來。」

龍驤隨着無塵道人向山上奔去，一路上他都因心中有事，未出一言，只是默然疾奔。

無塵道人側首望了他好幾次，每次都看到他面容凝肅，默然不語，也就閉上了嘴，沒敢繼續追問下去。

他們兩人沿路疾奔，很快便過了山腰，不時可看到建築在松林後或竹林旁的觀院，此外還有一些身着道袍的年青道士立身道傍，觀望風景，充分顯出一片悠閒之態。

那些道士見到無塵道人帶着龍驤沿路飛奔，齊都詫異地轉首望着他們，可是無塵道人臉色沉重，也沒跟那些道士打過招呼。

龍驤沿路上看到的道士至少有一百多人，還有許多隱現在綠蔭後的紅牆，他詫異地忖道：「今天是武當舉行劍會的日子，怎麽整個武當連一點戒備的情形都沒看到？那些道士行動緩慢，一副悠閒之態，似乎沒把這次劍會當成一件大事……」

他正想到這裏，已聽得無塵道人回頭問道：「龍大俠，貧道實在忍耐不住，想要請教你一些問題……」

龍驤一看他問話的神態，立刻便曉得他所要問的問題是什麽。

他心念一轉，道：「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在下可以答覆，有些問題連在下也不大清楚，在下就不能作答了。」

無塵道人腳下一緩，深吸口氣，才問道：「貧道記得龍大俠你上山之時並沒像現在這樣憂心忡忡，偏偏見過乙木師叔之後，方才如此，莫非此事，是有關乙木師叔……」

「不錯！」龍驤聽到無塵道人如此一問，不禁對他另眼相看了，他聞聲頷首，道：「道長你猜得不錯，此事與令師叔有關。」

無塵道人臉色微變，腳下一頓，道：「莫非乙木師叔已經背叛了本門？」

龍驤搖頭道：「不，令師叔仍然忠心貴派，背叛者乃是南宮北！」

無塵道人愕然道：「什麽？南宮……南宮師兄也牽涉在內？」

他不相信地道：「這……這不可能吧，他們爲什麽要這樣做？」

龍驤苦笑道：「誰知道他們爲什麽要這樣？我也爲他們背叛貴派之事苦思不得其解……」

「這眞不是不可能的事。」無塵道人喃喃道：「貧道眞是不敢置信……」

龍驤吁了口氣道：「在下曉得你不會相信，這件事本來是很難令人相信的，所以我才不願告訴你。」

無塵道人囁嚅地道：「龍大俠，不知你如何曉得……」

龍驤道：「你是說我有什麽證據？」他望了無塵道人一眼，道：「在下曾在武昌親眼見到令師叔乙木道長被南宮北與衡山叛徒金臂劍魔任明傑共同合擊，墜入長江，而遭任明傑擒住，可是這次我却見到令師叔，他截口不提在長江之事……」

無塵道人恍然地說道：「哦，原來是這樣，龍大俠你才對乙木師叔起了懷疑之心。」

「並非僅只懷疑而已！」龍驤道：「在下已可證實眼下留在山上的乙木道長乃是金臂劍魔任明傑易容裝扮而成的……」

無塵道人聽龍驤說，留在山上茅舍中的乙木道長，係「金臂劍魔」任明傑易容改扮的，不由驚道：「那任明傑眞是胆大，竟敢闖上我武當山來，公然易容成乙木師叔的模樣……」

他話聲一頓，問道：「不過，他既有這個胆子並且也將敝師叔的動作學得很像，龍大俠你是如何看得出來的？」

龍驤道：「這很簡單，一個人縱然能模仿另一個人的動作談吐，對於他人的武

功是不可能全部模仿的，在下一發現情形不對，便出手一試他的武功……」

「啊，龍大俠果然不愧是江湖上成名的劍俠，單憑這份機智便是無人能及！」無塵道人說道：「貧道在敝師叔上山時，也曾發現他跟以前不盡相同，以前師叔已够沉默嚴肅了，但是他現在更加變得孤單沉默，當時貧道深覺奇怪，却不敢追問，原來並非是貧道的錯覺……」

龍驤聽他說了這麽一段話，這才明白無塵道人方才帶領自己去見乙木道人時，臉上浮現的奇異神態，敢情是他唯恐龍驤會觸怒乙木道人。

此念一生，他頓時對無塵道人增加不少好感，笑了笑，他問道：「無塵道長，你下過山沒有？」

無塵道人臉上一紅，搖搖頭道：「貧道天資愚笨，雖然跟隨家師十六年之久，却一直在藝業上沒有多大成就。所以家師不許貧道下山，其實貧道却也頗爲羨慕龍大俠你那樣快意恩仇，仗劍行俠的江湖生涯……」

龍驤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唉，其實江湖上凶險處處，稍一不愼，便落得身首異處，還不如像道長這樣無憂無慮的山上靜修的好……」

「龍大俠！」無塵道人問道：「依你的看法，貧道的武功是否可以到江湖上去闖盪一番……」

龍驤道：「道長的武功在江湖上足可去得，倒是江湖經驗不足對於那種在刀口上舐血的日子，依道長的個性，恐怕不好過……」

無塵道人赧然一笑道：「家師也是這麽說我，其實我倒是很想到江湖上走一趟的！」

龍驤側首望了望這個已近中年的道人，暗暗的嘆了口氣，忖道：「人就是這樣，在山裏住久了，便嚮往山下的塵世，若在濁世呆久了，却又想回到清靜的山中，這種天性，不但常人有，甚於連修道十多年的道士也會有，可見得人性中是有許多弱點……」

他想到這裏，突然有所感觸，忖道：「或許那天心教的教主深深的明白人性中的弱點，這才針對那些弱點下功夫，驅使許多人背叛他們的門派……」

他沉吟一下，問道：「無塵道兄，令師是那位道長？」

無塵道人答道：「家師玄機，也是本門的五位長老之一……」他拍了拍手，道：「這件事，我需要先稟告家師曉得，不然……」

龍驤搖搖頭，道：「這倒不用了，在下只要一見貴派長老院中主持長老，他必會通告其他四位長老，令師當然也就知道了……」

他笑了笑道：「不過，這件事關係甚大，我想他們絕不會就此偏信我一人之言，而要親自調查一番，才能作出決定。」

無塵道人頷首，道：「他們一定會這樣做。呵，龍大俠，事不遲疑，我們快走吧！」

他們倆又開始往山上行去，走了約有十多丈遠，無塵道人指着遠處道：「龍大俠，你看，那便是此次比劍的會場。」

龍驤順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但見約有二十丈外，一座金碧輝煌的高大觀院峙立着，一排排的屋脊櫛比鱗次，蜿蜒而去，傍着山脊而建，也不知有多少房屋。

在那座高大的觀院前，有一片寬廣數十丈的大土坪，看來是全部經過人工開闢出來的，不然圍繞在土坪邊的樹木不會只有人高，也不會那麽整齊。

此刻，在那土坪的正中，搭着一座座的木台，台上還張着青色的帳篷，隨着山風的吹拂，那些帳篷不住地上下晃動。

龍驤的眼力很好，却由於被擠在帳篷下的人羣給擋住了，看不清楚被帳篷圍着的比劍會場。

無塵道人說道：「這次上山，觀看劍會舉行的門派弟子，約有二百餘人，不但少林來了人，甚而連長白、天山都有人來的，早四天之前，我們的客房便已住滿人了……」

龍驤自嘲地一笑，道：「倒是我這參加比劍的人來得最晚。」

無塵道人說道：「龍大俠，你遲至今日才來，確實使得玄海師叔非常着急，還是貴派鄭大俠一力保證，說大俠絕不會棄權，師叔才放下心來。」

龍驤暗忖道：「他們又怎曉得我在這幾天內經歷過那麽多的事情？若非是我的運氣不錯，根本連武當的山影都看不到，別說是來武當參加劍會了。」

無塵道人見他沒有說話，又道：「貧道倒是覺得非常奇怪，爲了大俠你的遲遲未來，南宮師兄還爲你作過担保，保證你一定會準時趕到，並且還稟告玄海師叔，把你的那一場比劍改在明日上午舉行，這是什麽原因？」

龍驤也懶得跟他多說，因爲他若要說出南宮北爲何那樣「好心」，必然要把整個事情的始末說了出來，那需要費多少時間才說得清楚？

是以他只淡然一笑道：「南宮北那麽做，也許有他的原因吧，這個在下也不明白……」

他生恐無塵道人繼續追問下去，連忙把話岔開，問道：「華山派的何女俠來了吧？」

無塵道人點頭道：「何女俠在你去見乙木師叔時已經上山了，她的樣子好像很不高興……」

龍驤苦笑一下，還沒說話，只聽得身後傳來一聲招呼之聲，道：「喂，你也是武當派的？」

龍驤轉過頭去，但見不知何時，身後六丈之外，站着一個身穿紅衣的，頭上梳着一根冲天辮子的童子，敢情正是他在山下小鎭上碰見的紅孩兒李鵬翔。

此刻，李鵬翔腰帶上插着一柄鑲着珠玉的短劍，瞪着圓溜溜的烏黑眼睛，凝望着龍驤，一瞬也不瞬。

他的臉上充分流露出驚奇之色，愣愣地望了一下，問道：「喂，你知不知道你長得很漂亮？」

龍驤原來還以爲李鵬翔已經認出自己便是在那小鎭上找他麻煩的人，誰知李鵬翔却突然說出這麽一句使人啼笑皆非的話來。

龍驤聳了聳肩，道：「喂，你知不知

道你長得也很漂亮？」

他這句話一出口，使得站立一傍的無塵道人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紅孩兒李鵬翔瞪了無塵道人一眼，道：「牛鼻好，你笑什麼？」

無塵道人尷尬地道：「小施主，貧道難道連笑的自由都沒有了不成？」

李鵬翔道：「當然不是，不過你却不能在這個時候笑。」

無塵道人問道：「為什麼？」

李鵬翔說道：「你現在當着我的面前笑，豈不是擺明了是笑我，我當然不許你笑。」

無塵道人無可奈何地道：「好，貧道不笑就是了，小施主，你不去看比劍，來這兒做什麼？」

李鵬翔皺了皺鼻子，嘴角一撇，道：「我還以為那比劍大會有多好看呢，原來只是個女人跟個猴子在比劃，那有什麼好看？」

龍驤聽他這麼一說，不必追問，立刻便曉得此刻是何素月跟燕雙飛在比劍。

他暗暗搖頭，忖道：「這孩子眞是胆大妄為，不知天高地厚，到處惹事，到處闖禍，他的父母也能放心讓他出來，不怕惹出亂子……」

無塵道人聽到李鵬翔形容得好笑，忍不住笑了出來，李鵬翔又是瞪一眼，道：「牛鼻子，你又笑什麼？」

無塵道人又問道：「紅孩兒，你說女人比武不好看，可是你的姊姊不也是女人嗎？」

紅孩兒李鵬翔面色不屑地道：「呸，那個女人怎能跟我姐姐相比？憑她那個樣子，給我姐姐當丫頭，我姐姐也不願意要她呢！」

龍驤腦海之中，立即浮現起那白衣少女的婷婷倩影來，他暗自思忖道：「她的臉上時時刻刻都幪着一層白紗，使人看不透她的眞正面目到底是怎麼個樣子，不過這孩子是她的弟弟，必定看過她的面目，聽他這麼一說，想必那玉觀音該是美得不得了啦，不然以何素月的姣好容貌，也不會被他瞧不上……」

他正在這麼想着，已聽得無塵道人問道：「小施主，令姐眞的那麼美……」

李鵬翔嘻嘻一笑，以兩隻手指在臉上不住的括着，道：「羞羞羞，牛鼻子，不要臉，羞羞羞……」

無塵道人曾經在玉觀音李若薇上山時見過她一次，當時他便為她幪着白紗的神秘模樣感到不勝好奇，由於那份好奇心，他才會有此一問。

誰知李鵬翔竟會羞起他來，頓時，他的臉上一紅，叱道：「不許胡說，不許胡說。」

「哼！」李鵬翔皺了皺鼻子，哼聲說道：「我偏要說，羞羞羞，牛鼻子，不要臉……」

無塵道人臉孔漲得通紅，叱道：「你敢再說，貧道……」

李鵬翔雙手一插腰上，小胸脯一挺，道：「哼，牛鼻子，你要找小爺打架？嘿，別人怕你武當派，我可不怕，我是天山派的，天山派就比你們武當派武功厲害得多。」

無塵道人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此刻若是換一個人對他這麼說話，他一定毫不猶疑的挺身而上，以命相拚……

可是，偏偏站在面前的是一個孩童，對一個不滿三尺的童子，他又能怎麼樣？

龍驤看到無塵道人的窘迫難堪，曉得自己若不說兩句，他就下不了台了。

於是，他拉了拉無塵道人的袍袖，道：「無塵道長，不必跟一個孩子計較了，我們走吧！」

無塵道人搖頭苦笑道：「他在上山的時候便找了我們不少麻煩，那知道現在却又……」

「好了！」龍驤道：「我們走吧，不要理他便行了。」

李鵬翔嚷道：「喂，學人講話的人，你不把話交待清楚便敢一走了之？」

龍驤臉色一沉，道：「你要我交待什麼？」

「嘿！」李鵬翔把頭一歪，根本不理他那一套，道：「你學小爺說話，說完便溜走了，那有這麼容易的事？」

龍驤道：「看你這樣子，莫非你還想留下我不成？」

李鵬翔道：「嗯，你非要向我賠罪不可。」

龍驤道：「孩子，你太放肆了，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李鵬翔道：「這是武當山，誰不知道？嘿，武當山又怎麼樣，惹得小爺惱火，小爺照樣放一把火給燒了！」

無塵道人嚇了一跳，道：「你……」

他急得連話也說不下去了。

龍驤劍眉一豎，道：「李鵬翔，你的胆子好大，你想要我打你一頓才舒服是不是？」

李鵬翔微微一楞道：「你怎麼曉得我的名字？」他隨即怒道：「什麼？你要打我一頓？來，看小爺可怕你？」

龍驤看他那樣子眞是又好笑，又好氣，忖道：「這孩子頑皮透頂，胆大妄為，非得好好管束不可……」

李鵬翔見到龍驤沒有說話，胆子更加壯了，他拍了拍腰上的短劍，說道：「看你那白白淨淨的樣子，也不見得你有多大功夫，來來，讓小爺試試你們武當派的劍法……」

龍驤輕叱一聲，道：「李鵬翔，你忘了早上被人摔出客店外的情形了？又敢到處惹事！」

李鵬翔一怔，詫異地問道：「你……你如何曉得早上的事？你是誰？」

龍驤還沒說話，無塵道人已搶先道：「他是銀衫劍客龍驤，你聽過沒有？」

「銀衫劍客？」李鵬翔睜大了眼睛，道：「你便是什麼中原四大劍客的銀衫劍客？」

龍驤微微一笑，道：「怎麼，你還想不想試試我的劍法？」

李鵬翔滿臉懷疑之色，道：「憑你這個樣子會是銀衫劍客？我才不相信呢！」

龍驤笑道：「看來你非要跟我比試一番了？」

李鵬翔頷首道：「你如果能打敗我，我便相信你是……」

他這句話未說完，突然聽得遠處傳來

呼喚之聲，不由得楞了一楞。

龍驤循聲望去，但見十丈開外，一條白色的人影飄然飛躍而來，他笑了笑道：「李鵬翔，你的姐姐來了。」

李鵬翔一聽那呼喚之聲，立即便曉得是姊姊來了，他連龍驤的話都不敢回，拔足便跑。

龍驤敞聲一笑，說道：「你想跑到那裏去？」

他的身形一動，已迅如電掣的閃掠至李鵬翔的身前，攔住了他的去路。

李鵬翔嚷道：「讓開點！」

他伸出左掌，順着身軀前衝的勢子，向着龍驤小腹拍去。

龍驤又怎在乎李鵬翔這一掌？他笑道：「好小子，眞的動起手來了。」

他身形一閃，挪到李鵬翔的身後，右手一伸，便抓住對方的衣領，一把將他提了起來。

李鵬翔一掌擊出，眼前人影便失去蹤跡，使得他微微一愕，就在那一愕之間，他的整個身子已被龍驤提在空中。

李鵬翔曉得這下是碰到高人了，可是倔強的個性使得他不服氣，身軀一扭，右足往後疾踢而出。

他還怕自己那一脚不能奏效，緊跟着便拔出腰上的短劍，反手往後撩去。

龍驤冷嗤一聲道：「孩子，你好大胆子。」

龍驤一把抓住了李鵬翔的脚，順手往上一擲，根本沒等對方的短劍刺出，便將李鵬翔的身子拋起兩丈多高。

這時，那自比劍會場飛奔而來的李若薇已距離此處將近十丈之遙。

由於龍驤他們立身在沿山脊舖就的小徑上，而李若薇是自山腹凹處的坡地奔來，視綫受到地形的隔斷，沒能看到立身路上的龍驤和無塵道人。

但是李鵬翔這一被拋起空中兩丈有餘，立即被李若薇看得清清楚楚。

她揚聲道：「鵬弟！」

她不叫還好一點，這一叫幾乎把李鵬翔的魂都給叫出來了。

李鵬翔生來是天不怕地不怕，在家連父母都不在乎，出了外面更是到處惹禍，並且還唯恐禍事鬧得不够大，因此，幾乎沒有人不是見他便覺得頭大。

可是他唯獨見到了李若薇，那份包天的胆子便不知飛到那裏去了，任何時候，只要李若薇一到，他便連動一下都不敢。

這也是他們兩人被人喚作「紅孩兒」和「玉觀音」的原因之一。

李鵬翔的身形尚在空中，一聽得李若薇的呼喚，早已嚇得他的臉色都變了，便待拔足逃走。

那知他才掠出兩尺，眼前一花，龍驤已攔在他的面前。

李鵬翔一咬牙，橫劍急劃而出，怒道：「別攔小爺的路！」

龍驤挪身閃過他這一劍，笑道：「你姊姊來了，你還敢溜？」

李鵬翔見到龍驤閃身挪開，他那還敢逗留？斜斜地一竄，想要從龍驤的左側溜走。

可是他的身形一動，龍驤又如鬼魅似的攔在他的面前，擋住了他的去路。

李翔鵬氣得滿臉通紅，怒聲道：「小爺……」

他的話才出口，身後已傳來李若薇的喝聲道：「鵬弟，你還不跟我住手？」

李鵬翔臉色大變，聞聲側過頭來，只見他的姊姊已經自山坡奔了上來，站立在距他不足丈許處。

他心頭一涼，曉得自己再也無法溜走了。

狠狠的瞪了龍驤一眼，他把短劍插回鞘中，緩緩回過身子來，喚了一聲：「姊姊！」

李若薇的臉上幪着白色的面紗，看不到她被白紗覆蓋後的面色如何。

但是從她露出在面紗外的兩隻澄澈的眼神中，却可看到裏面射出來的怒意。

李鵬翔一見到她眼中射出來的凜凜目光，立即全身都不自在起來。

李若薇冷冷地望了李鵬翔一眼，道：「你想要跑到那裏去？」

李鵬翔強咧了咧嘴，道：「我……我出來溜溜，看看這兒的風景。」

李若薇冷哼一聲，說道：「你還敢狡辯？」

李鵬翔渾身打了個哆嗦，垂着頭不敢吭氣。

龍驤看到李鵬翔的樣子，心中不由得暗暗好笑，忖道：「像這種頑皮的孩子，只有他的姊姊能够制服他，除了她之外，大概沒有第二個人能管得了他了。」

他望了李若薇一眼，只覺她站在那兒，全身揚溢着一股聖潔而冷瑩的光華，竟是使人不敢逼視。

在這烈日之下，她的全身湧現一股寒冰之氣，彷彿是從極北的冰天雪地裏來的冰雪仙子，一種冷傲，孤高之態，充分的顯現出來。

龍驤心中頗為驚訝於李若薇身上那份出奇的美，他的嘴唇蠕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定了定神，他收斂起稍稍紊亂的心情，不再多望李若薇一眼，向着無塵道人行去。

他才自李若薇身邊閃過，已聽得她低聲喚道：「這位少俠請留步。」

龍驤脚下一頓，偏過頭去，只見李若薇那澄清眸子凝望着自己。

龍驤看得心中一窒，說道：「這位姑娘……」

李若薇一檢衽，說道：「舍弟年幼頑劣，到處生事，得罪了少俠，還請少俠原諒。」

龍驤看了那垂頭喪腦的李鵬翔一眼，只見他的粉臉繃得緊緊的，小嘴噘得老高，正在生悶氣。

他淡然一笑，道：「沒有什麼，只是在下從未見過如令弟那樣可愛的孩子，所以貿然的出手逗了逗他，以致惹他生氣，眞正說來，還是在下的不對，不能責怪令弟。」

李鵬翔一聽龍驤之言，眼中發光，抬起頭，望着龍驤，滿臉都是感激的神色。

李若薇凝目望了龍驤一眼，道：「多謝少俠包涵了！」她對李鵬翔道：「鵬弟，還不向這位少俠道歉，若不是他替你說情，今天我便要好好的懲責你一番了。」

李鵬翔也不敢多吭氣，朝龍驤抱了抱拳，道：「鵬翔有失禮之處，多承龍少俠見諒，謹此致謝……」

龍翔見到他那規規矩矩的樣子，心裏頗為歡喜，他暗忖道：「到底這孩子是出身在一個有敎養的家庭，雖說孩子脾氣，喜歡頑皮生事，却能坦然認錯。」

他肅然抱了抱拳，道：「不敢當得小兄弟的多禮……」

李若薇等龍驤說完了話之後，問道：「聽舍弟之言，少俠姓龍，莫非是銀衫劍客……」

龍驤抱拳道：「不敢當，在下正是龍驤。」

李若薇輕輕的哦了聲，凝目打量了龍驤一眼，柔聲道：「原來是中原四大劍手中身居首位的龍大俠，奴家失敬了。」

龍驤見到李若薇聽得自己的名字之後，眼中突然露出一股奇異的光采，等他要凝目捕取那份奇異的光采時，却已見她的眼簾一沉，那縷光采一閃即滅。

他的心中頓時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特異情緒，暗自思忖道：「她為什麼要以那種眼光望我？那裏面到底是蘊含着什麼意思？」

李若薇見到龍驤一時之間，竟然怔在那兒，她那顆靈巧的心立即便已將龍驤的心情猜測出來了。

頓時，她那澄澈的眼睛恍如濛上一層薄霧，默然的凝望着龍驤。

無塵道人自李若薇出現之後，便一直站立在五尺之外，默默的望着這邊，連一句話都沒說。

他冷眼旁觀，看到了龍驤和李若薇的神情，心中忽地湧起一絲感慨：「看這一雙璧人，眞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他們站在一起，誰能說他們不配？可是，聽說龍驤已經娶有妻室，致使他們之間隔了一道深深的鴻溝……」

無塵道人自幼便皈依道門，每日除了練武，誦經之外，根本沒有旁騖之心，直到現在年過三十，都沒有下過一次山。

就因為他的觀感與思想都很單純，他這才憑着直覺的認為龍驤和李若薇是天造地設的一對，而對他們之間的隔有鴻溝而心生感慨。

他正在忖想之際，突然聽得遠處傳來一聲響亮的鑼聲，接着便是一陣哄然的話聲。

他的目光一閃，只見龍驤和李若薇齊都抬起頭來，似乎也被那鑼聲所驚醒。

龍驤猛一抬起頭來，只見李若薇也仰起了頭，那雙黑亮的眸子裏充滿了遺憾與感慨。

他不禁為之一怔，心念一轉，頓時便了解到李若薇何以會有那種神情出現在眼瞳裏了。

他的心中掠過一絲喜悅之情，為自己的能得到如此倩麗的美女所青睞而高興。

可是跟着這份喜悅之後的，却是一股苦澀。

他輕輕的咬了咬嘴唇，心中無限感慨地暗道：「唉，我們是相見已晚，再也不能夠像尋常人那樣坦然的相聚下去……」

他們心中泛起的微妙情緒，只有他們可以從彼此的眼神中看出來，就連無塵道人也只能憑直覺感覺出一星半點而已，那李鵬翔雖是靈慧聰明，到底年紀還小，他又怎能得知？

一聽得那響鑼聲，他轉首向着比劍會場望去，隨即大聲道：「姊姊，他們比完劍了。」

李若薇哦了聲，伸出手去拉過李鵬翔，似要藉他來掩飾自己慌亂的心情。

她問道：「比完劍了？」

李鵬翔點了點頭道：「姊姊，我們回去看看，到底是那一個贏了……」

李若薇此時唯恐多在此逗留一刻，便將自己的心中情愫多一分的暴露出來，是以她一聽李鵬翔之言，微一襝衽，道：「龍大俠，奴家走了。」

龍驤抱了抱拳道：「李姑娘好走！」

李若薇心中慌亂，也沒想及自己並未報出姓名來，龍驤為何會曉得自己姓李的原因。

她面上幪着的白紗微微一動，似要說話，却沒有說出來，那輕盈的嬌軀微微一頓，已轉了過去。

李鵬翔睜着一雙圓溜溜的眼睛，望着龍驤，說道：「龍大俠，你不跟我們一塊走？」

龍驤微微笑道：「在下還有一點要事，必需辦完之後才能走，不能陪你一起去了。」

李鵬翔點點頭，道：「原來這樣。」

他緊接着又問道：「龍大俠，你到武當來不是要參加比劍的嗎？怎麼我沒看到你在裏面？」

龍驤道：「我的那場比劍還沒有輪到，明天上午你就可以看到我在場上了。」

李鵬翔笑了笑道：「龍大俠，你的本事那麼高，一定可以打敗他們，明天我一定在最前面看着你取勝……」

龍驤一笑道：「多謝你捧場，在下盡力就是了。」

李鵬翔說道：「龍大俠，我和姊姊在那座藍色的篷帳裏，你別忘了跟我們打招呼……」

李鵬翔還想要說話，那轉過身去的李若薇已拉了拉他的衣袖，道：「鵬弟，別多打擾龍大俠了，人家有事情要辦理呢，我們走吧！」

李鵬翔不敢再多說話了，揮了揮手，道：「龍大俠，明天再見了。」

龍驤也揮了揮手，道：「明天見。」

他望着李若薇拉着李鵬翔飛身躍下山坡，朝比劍會場奔去，心神恍惚，好一會都沒定過神來。

直到那一紅一白的兩條人影消失在視綫範圍之外，他才輕輕吁了口氣，收回遠眺的目光。

無塵道人站立一傍，只見龍驤默然的嘆了口氣，一臉的惆悵之色，他的心中也不禁浮起感慨之情，忖道：「看他們倆人的樣子，貧道眞替他們担心，不曉得他們將會如何結局？唉，塵世之人，往往不能忘懷於『情』之一字，以致惹來許多的煩惱，看來還是貧道我見機得早，跳出情網之外，投身清淨的道家門中……」

龍驤收回了遠眺的目光，轉過臉來，突然見到無塵道人滿臉的憐憫感慨之色，凝望着自己。

他心頭一跳，臉上不禁紅了起來，訕訕地說道：「這一場比劍，不知道是誰贏了？」

無塵道人心中想笑，却是笑不出來。

他搖了搖頭，道：「貧道奉命跟三師弟守望解劍岩，是以沒有機會參與守備會場之任，無法得知勝負如何。」

龍驤方才也只是掩飾之詞，此刻一聽無塵道人之言，也不再多問，道：「道長，我們走吧！」

無塵道人頷首道：「我們也不能多躭擱了，去晚了恐怕見不到玄玄師伯了。」

「哦！」龍驤不由又問道：「令師伯是……」

無塵道人說道：「由於本門的武功秘笈遺失甚多，故此家師和師伯等人……」

他說到這裏，突然想起那是有關於本門的秘密，絕不可對其他人道及的，雖然龍驤是峨嵋派的弟子，峨嵋與武當同屬武林五大劍派，但這是派中的秘密還是不能坦然說出。

商此無塵道人尷尬地笑了笑，轉口道：「家師伯每天早時都要入定半天，十多年以來都是如此，為了這個原因，他老人家連這次劍會都沒參加……」

龍驤曉得無塵道人未說出來的話，必是武當由於一些武功秘笈之遺失，這才由掌門人及派中長老共同精研武功，想要另創新的劍法，或者從存留的殘缺劍法中，找出補齊之法……

他暗忖道：「武當的情形與各大門派完全相同，爹爹還不是因為本門武功秘笈遺失，這才窮畢生之精力，創下『龍騰九淵』之式……」

他的整個思緒，頓時集中在各派武功秘笈遺失的上面，最奇怪是何以會那麼巧，他暗暗的思忖着原因。

無塵道人見龍驤沒有說話，也不多言，他們倆人就默默的向着山上奔去。

轉過了兩座山崖，無塵道人領着龍驤向着左首的一條青石板舖成的小路奔去。

那條小路全是以一塊塊寬廣二尺的青石板舖成，順着傾斜的地形拾階而下。

由於這條路徑完全是人工開闢出來的，是以兩側山壁矗立，上面的老樹藤蔓覆蓋，將陽光都已掩遮住。

龍驤只覺身上一凉，抬起頭來，望了望頭上成穹廬的樹枝藤蔓，道：「這兒眞是清凉。」

無塵道人說道：「玄玄師伯個性最為暴躁，早年行走江湖之時，曾有雷谷尊者之號，若以武功來說，他該是本門目前的最高高手……」他話聲頓了頓，道：「二十年前的五派劍會，原該派他老人家參加的，後來是因為師祖認為他老人家個性太過暴躁，而劍會則是為各派切磋武功而設，唯恐他得罪其他四派，這才沒派他去參加……」

他笑了笑道：「他老人家到了中年之後，深知自己的個性不好，曾經自我收斂了一陣，可是終因本性難移，犯了一次大錯，以致師祖仙去時，沒將掌門之席傳給他老人家，自此之後，他便閉關居住在鬱雷谷裏……」他解釋地道：「那鬱雷谷還是玄玄師伯自己取名的，他的目的就是要磨煉自己的個性……」

龍驤見到無塵道人提到玄玄道人之時，掩不住滿臉的虔敬之色。

他頷首道：「在下最欽佩的便是令師伯這種人，因為一個人若要擊敗別人，只要痛下苦功便行，但是若要擊敗自己的個性，則不但需要毅力，苦心，還需有至大的智慧方能做得到……」

無塵道人肅然道：「龍大俠之言確實很對，貧道也認為以玄玄師伯的武功與在本門中的地位，已經無人能管束他老人家，可是他老人家却在師祖仙去的次日，便闢室苦修，十八年如一日，沒有一天改變，這種毅力與决心，使得敝派上下，沒有一個人不佩服……」

龍驤問道：「對了，據道兄你方才之言，貴派的長一輩都是以玄字為輩份字號，但是那乙木道長也是較你高上一輩，他却……」

無塵道人說道：「乙木師叔他並非是師祖嫡傳的弟子，他也算不得是武當正支的傳人，他是本門的旁支，師叔祖石姥姥的弟子，本是俗家，直到中年以後，才歸入道門，由玄天掌門師伯替他取道號乙木的……」

「哦！」龍驤恍然，說道：「原來如此。」

無塵道人說道：「龍大俠，這些事都是本門的私事，若非是你問起，貧道不會說出來的，但望大俠你等會見了玄玄師伯之後不要提起。」

龍驤這時更能感覺到無塵道人的純樸沒有心機來，他微微一笑，道：「道長放心，在下不會向他人提及此事的。」

無塵道人說道：「貧道身為武當弟子，此次劍會，當然希望避塵師兄能够獲勝，可是站在朋友的立場，貧道却希望龍大俠能够贏得劍主一席……」

他苦笑了笑，道：「這並不是貧道對武當心生背叛之心，而是貧道認為以大俠的手采，若是取得劍主一席，對於未來的武林很有帮助……」

龍驤誠懇地道：「多謝道長的愛顧，在下只有盡心為之，其他的話，在下也不好說了。」

無塵道人感慨地道：「貧道雖然從未下過山，但對於江湖中的情勢大致可以曉得，也很明白我們五大劍派在武林中的地位低落，遭致黑道魔頭的貶視，如果大俠他日能成為武林第一劍道高手，為我五大劍派出一口氣，縱然大俠不是本派中人，貧道也是高興……」

龍驤聽了非常感動，道：「在下眞是受寵若驚，能得道長如此偏愛……」

無塵道人輕輕的嘆了口氣，道：「這並非是貧道對大俠有所偏愛，而是貧道對本門發生的許多事情過於失望之故，許久以來貧道便發現本門的長幼兩輩隔閡過多，似乎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秘密，因此……」他話聲一頓，側首望了龍驤一眼，但見對方凝目肅容，正非常注意的傾聽自己說話。

他心頭一震，暗自搖頭，忖道：「唉，我今天是怎麽回事，心裏積存的那麽多事，全都對他說了出來，這是有關於本門的秘密，縱然他是正派人士，並且為人也忠直可靠，但是這些關於本門的秘密，他



又能怎麼樣？還不如由我自己慢慢的去探索……」

龍驤看到無塵道人似有滿腹隱衷，說着說着便已提及關於武當派內的事務，雖然那些秘密，不是他應該曉得的，可是，他却忍不住凝神傾聽。

此刻，但見到無塵道人戛然住口，不再往下說去，頓時他也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心中忖道：「那是人家派中的私事，我這樣凝神探索，豈不會被他認爲我太過份了……」

他見到無塵道人那種欲言又止，難以啓口的尷尬樣子，連忙把話題岔開，問道：「無塵道長，我們該到了吧？」

無塵道人感激地望了龍驤一眼，指着前面的一條鐵綫吊橋，道：「快了，一過那座鐵索橋，便是鬱雷谷了。」

龍驤聞聲前望，但見自己和無塵道人兩人已經快將走完這條青石小道，前面不遠處，便是一條寬有十數丈的斷壁深淵。

連接着兩邊峭立的斷崖，是一座鐵索軟橋，遠望過去，那座索橋在斷淵之上不住搖晃，似乎隨時都會斷去……

他們兩人加快脚步，走出了那條陰鬱的石板小道來到吊橋之前。

龍驤站立在鐵索橋邊，沿着峭立的斷崖往下望去，但見淵深二十餘丈，底下是一條滿佈嶙峋巨石的小溪，在這熾烈的陽光之下，淵底的小溪尚泛起黯淡的片片粼光……

無塵道人站在龍驤的身旁，指着那條鐵索吊橋，說道：「這條鐵索橋還是玄玄師伯在師祖仙去之時開始動手修建的，他老人家爲了懺悔以往的過錯，是以築好這座吊橋，在對面鬱雷谷闢室苦修。」

龍驤暗忖道：「在此混亂的濁世，像那種剛烈而勇於認錯的眞君子是太少了，有他出來，我想一定可以把潛藏在武當的奸細全部找出來。」

無塵道人問道：「龍大俠，我們過去吧？」

龍驤頷首道：「在下聽道長這麼詳加介紹，對於令師伯的爲人已非常了解，也願意能早些見到他老人家。」

無塵道人非常高興地道：「貧道在本山也只是與玄玄、玄天兩位師伯較爲親近，只可惜玄天師伯……」

他的臉色一黯，搖了搖頭道：「他老人家已經乘鶴仙去了，我們不必再提，還是走吧。」

龍驤見他的神情黯淡，心中越發認定玄天道長之死，是有特殊的因素。

他記得在黃鶴樓頭，南宮北設宴欵待四派劍手之時，乙木道長接到來自武當的飛鴿傳書，悲慟無比，而南宮北則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此刻回想起來，當時南宮北的神情似乎早已知悉有那等事情發生……

龍驤目光一閃，凝聚思緒，忖道：「莫非玄天道長之死，完全是天心敎所爲，否則南宮北又怎會有那等神情？」他不想還好，這一想來，對於武當派的前途更加担心起來。

隱隱的，他覺察到天心敎的魔手已攫向武當，將整個武當都緊緊的握在掌握之中……

他忍不住問道：「無塵道長，貴派掌門人玄天道長聽說是由於靜坐練功時驟然仙逝的，貴派有沒有詳細查視一下，他的死去有無外界因素？」

無塵道人臉色驟然一變，問道：「龍大俠，你是聽誰說起掌門人仙逝時是在靜坐之中？」

龍驤道：「當時在下恰好與貴派乙木道長以及南宮北同在武昌黃鶴樓頭，是以見到貴派的飛鴿傳書……」

無塵道人全身一震，驚道：「飛鴿傳書？」

他的眼中滿是疑惑之色，緊抿着雙唇，不再說話，似乎陷入沉思之中。

龍驤看到他那奇異的神情，也不由楞了一下。

他意念急轉，忖道：「看他的神態，好似武當並沒有以飛鴿傳書通知乙木道長，那麼……」

想到這裏，他只聽無塵道人問道：「龍大俠，你確定是看到了有飛鴿傳書給乙木師叔？」

龍驤頷首道：「不錯，當時正在黃鶴樓頭，我距離乙木道長也不遠，見到他接到飛鴿之後，將鴿子脚上縛着的書信取了下來……」

他想了想當時的情景，繼續道：「當時他看完書柬，立刻臉色大變，悲悼無比，宣佈武當掌門玄天道長已經逝去……」

無塵道人追問道：「龍大俠，你有沒有注意到，當時乙木師叔在接過飛鴿後，是很自然的拆開鴿脚上縛着的書信，還是無意中發現的？」

龍驤搖頭道：「這個我便沒有注意到了。」

無塵道人問道：「龍大俠，你能不能仔細的想一想？」

龍驤問道：「這件事很重要嗎？」

無塵道人誠懇地道：「請大俠不要詢問貧道爲什麼，貧道只能對你說，此事關係敝派的前途至鉅，希望大俠能帮貧道這個忙，好讓貧道證實一件事。」

龍驤那句話的用意，也只是想要探測當時無塵道人究竟對此事知道多少？

他方才在無塵道人一提及武當有人以飛鴿傳書武昌黃鶴樓之時，立即便已想到武當派並沒有以飛鴿通知乙木道人關於玄天道長的死訊。

這麼一來，事情就很明朗了，武當派既沒決定以飛鴿傳書，通知乙木道人，則那放出飛鴿之人必然是事先與乙木道人連絡好的——當然，不一定是乙木道人，或許是南宮北也不一定。

那人爲何要私自以飛鴿傳書說玄天道長的死訊？可見他負有向乙木或南宮北報告玄天道長死訊的責任。

由於這一人，也就可以推測出玄天道長之死，對於那人與乙木（或南宮北）都很重要。

龍驤想到這裏恍然大悟，忖道：「敢情玄天道長之死，是早在天心敎的計劃之中，可見必是天心敎潛藏在武當派之人所暗害的。」

他心念急轉，剎那之間便將玄天道長的死，一切前因後果都想得清清楚楚。

（未完·十二）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